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孫中山先生演說全集

總理逝世三週年
首都各界紀念會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扎、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首都各界總理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印贈

中山先生演

說全集

近園敬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七輯

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續輯

目錄

孫中山先生演說全集

總理逝世三週年
首都各界紀念會編

黎副總統（元洪）政書

易國幹·宗 彝·陳邦鎮輯

水竹邨人詩集

徐世昌著

馬相伯（良）先生年譜

張若谷編

回顧錄

鄒 魯著

李烈鈞將軍自傳

李烈鈞撰

八十自述

何成濬述

北洋人物史料三種

競智圖書館等編

①徐世昌全傳②段祺瑞秘史③李純全史

清末民初留日陸軍士官學校人名簿（一—二三期）

佚 名編

附：日本新聞學校校友名簿

中華民國廿五年
日本昭和十一年
留日學生名簿

日華學會編

Wt214/22/51721

孫中山先生演講集目次

第一編 對國民黨員之演講詞

- 1 中國的改造問題 (在民報紀元節演講詞——民國前六年)……………一
- 2 實行社會革命 (對同盟會饒別演講詞——元年四月)……………一〇
- 3 論民生主義 (對上海同盟會機關演講詞——元年)……………一六
- 4 黨爭乃代流血之爭 (對神戶本黨交通部歡迎會演講詞——二年三月十三日)……………一八
- 5 社會問題的談話 (與戴季陶氏的談話——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二二
- 6 三民主義 (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演講詞——十年六月)……………二六
- 7 五權憲法 (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演講詞)……………三一
- 8 黨員須研究革命主義 (對梧州國民黨員演講詞——十一年)……………三八
- 9 總理演說 (在本黨改進大會演講詞——民國十二年一月二日)……………六二
- 10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對中國國民黨總親大會訓詞——十二年十月)……………六六
- 11 國民黨過去之失敗與今後之成功 (在大本營之演講詞——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七四

12 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	(在大本營之演講詞——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八一
13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要專注重軍事	(對各黨員——十二月三十日)……………	八八
14 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〇三
15 中國現狀及國民黨之組問題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〇七
16 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一〇
17 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一三
18 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一六
19 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二八
20 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二〇
21 主義勝過武力	(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詞)……………	一二五
22 語言文字的奮鬥	(對宣傳講習所演講——十三年七月)……………	一二九
23 中國內亂之因	(對留日各埠國民黨歡迎會演講詞——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三三
第二編 對軍政界之演講詞		
1 釋自由	(對湖北軍政界歡迎會演講詞——元年四月十日)……………	一
2 歡送國會議員演說	……………	三

3 治粵談	(對廣東省議會演講詞)	五
4 說地價抽稅	(對廣東行政人員演講詞)	七
5 鞏固中華民國基礎之方針	(在廣州軍政府演講詞——民國九年元旦)	八
6 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對桂林軍政學七十六團體歡迎會演講詞——十年十二月七日)	一〇
7 軍人精神教育	(在桂林對滇粵贛軍演講詞——十一年一月)	一九
8 統一中國非北伐不爲功	(對北伐軍之將領之演說詞——十一年)	五五
9 和平統一化兵爲工	(對滇桂軍歡迎宴會演講詞——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五八
10 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	(歡宴各將領演講詞——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六三
11 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	(頒發觀音山衛士獎牌詞——十三年元旦)	七六
12 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	(對廣州商團及警察演說詞——十三年一月四日)	七七
13 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	(對湘軍演說詞——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八五
14 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	(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十三年三月十日)	九四
15 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	(對滇軍演講詞——十三年三月廿四日)	九
16 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對黃浦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一二五
17 銀行最高的信用是「兌現」	(對中央銀行開幕詞——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一三七

18 革命成功箇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 (對黃浦軍官學校告別詞——十三年十一月三日) 一四三

第二編 對工學界演講詞

- 1 中國應建設共和國 (對留日學界演講詞——民國前)……………一
- 2 提倡女子教育 (對廣東女子師範第二校演講詞)……………二
- 3 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 (對東京留學生全體演講詞——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三
- 4 救國之急務 (對上海寰球中國學會演講詞——八年)……………一二
- 5 知難行易 (對桂林學界歡迎會演講詞——十年十二月九日)……………一六
- 6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 (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講詞——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二九
- 7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對嶺南學生歡迎會演講詞——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四三
- 8 世界道德之潮流 (對嶺南大學黃花崗紀念演講詞——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五四
- 9 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對廣東女子師範學校演講詞——十三年四月四日)……………五七
- 10 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 (勞動紀念日對各工團演講詞——十三年五月一日)……………七四
- 11 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 (對長崎中國留學生會演講詞——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八二

第四編 對農商界之演講詞

- 1 當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 (對桂林同鄉會歡迎會演講詞——十一年一月四日)……………一
- 2 政府所扣留的不是槍械是私運軍火的丹麥船 (對廣州商團代表演講詞——十三年八月十四日)三
- 3 耕者要有其田 (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訓詞——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九
- 4 農民大聯合 (對農民黨員聯歡會演講詞——十三年八月)……………一三

第五編 對民衆及民衆團體之演講詞

- 1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對中國社會黨演講——民國元年)……………一
- 2 社會革命談 (對武昌十三團體歡迎會演講詞——民元)……………二
- 3 言論務須一致 (對粵報界講演詞)……………二四
- 4 平均地權 (對廣州報界歡迎會演講詞)……………二六
- 5 地方自治 (對潮州歡迎會演講詞)……………二九
- 6 大衆當勉爲愛國國民 (對中國同志就業社演講詞)……………三〇
- 7 鐵路計劃 (對民立憲記者談)……………三〇
- 8 修築馬路是便利交通的好方法 (在江陰的演講——元年十月九日)……………三三
- 9 努力爲國 (對神戶華僑全體演說——二年三月十三日)……………三八
- 10 政黨與政府之重要關係 (對橫濱華僑歡迎會演講——二年)……………四二

- 11 廣西善後方針 (對廣西南甯人民演講詞——十年)……………四四
- 12 開發陽朔富源之方法 (對廣西陽朔人民演講詞——十年)……………四六
- 13 廣西應開闢道路 (對廣西昭平人民演講詞)……………四九
- 14 勸各報鼓吹裁兵演說 (十二年一月廿六日)……………五〇
- 15 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義(留聲演講)應上海中國晚報之請講于廣州南堤小憩(十三年五月卅日)五四
- 16 北伐的原因 (對贊助北伐大會演講詞——十三年九月廿九日)……………五七
- 17 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講詞——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五九

第六編 對外賓之演講詞

- 1 與士蔑西報記者之談話 (元年)……………
- 2 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 (在中國議員團歡迎席上)……………二
- 3 大亞洲主義 (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高等女學校)……………八
- 4 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 (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演說詞——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一九
- 5 與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 (在北嶺丸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二四
- 6 與長崎新聞記者之談話 (在上海丸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九
- 7 與神戶新聞記者之談話在上海丸中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三三

孫中山先生講演集

第一編 對國民黨員之演講詞

1 中國的改造問題

——在民報紀元節演講詞——一九〇六年——

諸君！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徒爲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民報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來此，一定是人人把中國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

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甚麼研究，纔會曉得的。譬如一箇人，見著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作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作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著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他當作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但是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因爲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裏？

政權在那裏？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上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卻成爲亡國之民，這不是奇怪的事嗎！那非洲杜國不過二十多萬人，英國去滅他，尙且相爭至三年之久；菲律賓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尙且相持數載；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服從滿洲的，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很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裏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到了今日，我們漢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里，那滿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有一箇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體，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們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纔肯封刀，這不是人類所爲，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照現在看起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

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剿絕他，故此騎虎難下。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把持政權，制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至於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緣故，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著手的時候，卻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是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法蘭西大革命，及俄羅斯革命，本沒有種族問題，卻純是政治問題。法蘭西民主政治，已經成立，俄羅斯虛無黨，也終要達這目的。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為相宜，這也是人人曉得的。惟尙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為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為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

弄到往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能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怕都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

說到生生義，因這裏頭千條萬緒，成爲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並且社會問題，其患在將來，不像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雖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遠，凡是大禍災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卻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纔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於今先說民生主義所以要發生的原故。這民生主義，是到十九世紀之上半期，纔盛行的；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因，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著緊，這箇道理，很覺費解，卻可以拿淺近的事實來做譬喻。大凡文明進步，箇人用體力的時候少，用天然力的時候多，那電力汽力，比起人的體力要快千倍。舉一例來說，古代一人耕田，勞身焦思，所得穀米，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近世農學發達，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因爲他不是專用手足，是借機械的力，去幫助

人工，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農工，因為他的生產剛設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專注重生產。近代卻是兩樣，農工所生產的物品，不愁不足，祇愁有餘。故此更重商業，要將貨物輸出別國，好謀利益，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照這樣說來，似乎歐美各國，應該家給人足，樂享幸福，古代所不能及的。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與剛纔所說，正是反比例，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追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裏，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興月盛，遂變為一種很繁博的科學，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凡有識見的人，皆知到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這真是前車可鑒。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纔去講民生主義，已經晚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看不見，或者我們子孫總可以看得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纔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預籌預防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三民主義，總較歐美容易許多。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草去謀生活的，歐美卻是早已絕跡。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卻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蠅頭微利，也

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歐美爲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爲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不敷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獵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只因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餬口，而工業卻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受飢餓。祇就倫敦一城計算，每年冬間，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更可知。英國大地主威爾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定然支蔓，社會問題，也是如此。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無大增加，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爲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地價一定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

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高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後卻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爲己有，這是未知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爲一千，或多至二千。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漲，倘若實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纔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在此。行了此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

落人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爲文明各國所取法的了。

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衆人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到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爲至完美的國家。

還有一箇問題，我們應要研究，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預備立憲的上諭，自驚自擾。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的，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成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爲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爲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德斯鳩學說，作爲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不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

那五權除剛纔所說的三權之外，尚有兩種，一是考選。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卻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攷試的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

，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反都因訥於口才，無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著大統領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向來是以選舉為興廢，遇著換了大統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放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樣看來，都是致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致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卻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致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致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祇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致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致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致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便可以除卻盲從濫選，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雖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致選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纔得妥當。

一為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處理，為人所易曉。但是中華

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台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의 奴隸，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握拿，往往實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俯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爲議院專制，除非雄才大略的大總統，如林肯麥堅尼羅斯威等，纔能達到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心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

合上二種，共成爲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果，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担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2 實行社會革命

——臨時總統解職後對同盟會會員演說詞——元年四月——

諸君！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理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緊要的事待著手。自二百六十年前

，中國亡於滿洲，中國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偏佈，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爲民族革命的代表。但祇是民族革命，革命仍不免爲專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已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尙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社會革命爲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尙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爲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箇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是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但是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祇有少數資本家，受痛苦的尙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到，祇民生還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會革命最難，因爲種族革命，祇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祇要將機關改良便了，唯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纔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功了，社會革命，祇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尙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

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纔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爲此。中國原是箇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是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於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後，顧及全世界情形方可。如以爲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調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從前未嘗著意此處，近來正在喫這箇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於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常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後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利害些，那時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麼！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方成，民政尙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將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於換契約時，少加變更，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

等，以後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徵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爲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爲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爲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法，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農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納，則無此病。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爲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後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爲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家，如發達後，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爲鐵道及實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後，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十萬元，則完一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爲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阻礙故也。然祇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需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

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收買，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裏，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尙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約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尙何貧之足患！地爲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自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擡價，則收買土地自易，於是將論資本問題矣。

國家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以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鴆毒，不知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洲之發達，南美阿金灘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爲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尙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爲可嘆。昔張之洞議築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所以設立漢陽鐵廠，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賠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裏，鐵道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餘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

，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餘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爲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增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餘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則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爲清政府所制，欲開發則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則資本家將從此以出是也。

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糊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成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道爲國有，但其價值過巨，收買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後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爲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祇此一款，已足爲全國之公用而有餘。尚有一層

，爲中國優於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爲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尙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鑛產山林，多爲國有。英國鑛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於地主之手。中國鑛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采以求利？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比現在收入加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後，歸國家收回，準美國約得十四萬萬。鑛山租款，約十萬萬；卽此三項，共爲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餘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餘，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消之法，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爲止，視爲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後，可獨立爲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後，自食其力，幸者爲望人爲富翁，則不須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凡此所云，將來必有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爲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道不愈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勉之。

3 論民生主義

——對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演講詞——元年——

同盟會之成立於今十數年矣，藉吾輩同志，開會討論，惟於海外能之，今日竟能於內地設置機關，且能自由言論，嗚呼盛哉！雖然，今日革命雖告成功，共和雖已成立，不過達吾人一部分之目的，決非已遂初心者也。願諸君以推翻滿洲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之，以後之進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義，實行無遺，夫然後爲吾人目的達到之日，而對於政綱所負之義務，庶幾無憾矣。

三民主義者，同盟會唯一之政綱也，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今滿政府已去，共和政體已成，民族民權之二大綱已達目的，今後吾人之所急宜進行者，卽民生主義是。夫民族民權二主義在稍有人心者，舉莫不贊同之，卽有堅持君主國體之說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辯論，卽歸消滅。而獨近日吾人提倡民生主義，居然有起而反對者，其言曰，社會主義之實際，在歐美文明國中尙不能行，而況於中國乎？且今日外國之資本家，以金錢之勢力壟斷我國財政，苟吾國不極力提倡資本家，圖實業之發展，以資本之勢力抵制外人，則當今經濟競爭之世界中，無中國立足地矣。聽其言，似亦有理，然彼輩之所以爲此說者，蓋未知民生主義爲何物，故自然爲無謂之反對耳。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試以鐵道論之，苟全國之鐵道皆在一二資本家之手，則其力可以壟斷交通，而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之死命！土地若歸少數富者之所有，則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設，平民將永無立錫地矣！苟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則其所得，仍可爲人民之公有；蓋國家之施設，利益所及，

仍爲國民福利，非如少數之壟斷，徒增私人之經濟，而貧民之苦日甚也。雖然，國有之策，滿清政府以之亡國，吾人所反對者也。然則向之反對鐵道國有者，豈與本政綱抵觸者乎？是不然，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清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爲尤甚。故本會政綱之次序，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此也。論者又曰，凡事必有等級，今資本家之等級尙未經過，夢然言民生主義，人民智識，社會組織，皆無此程度也。嗚呼！果如所言，則共和之先必經君主立憲之一級，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辯而自明者也。

要之，本會之民族主義，爲對於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民權主義，爲排斥壟斷政治之弊害；民生主義，則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前二者，吾同志既已灑幾許熱血，而獲今日之成功，則今後更宜極其心思，盡其能力，以達最後之目的，此則予之所深望於同志諸君者也。

4 黨爭乃代流血之爭

對神戶本黨交通部歡迎會演說民國二年三月十三日

今日蒙諸君開會歡迎，不勝感激！鄙人得與諸君共聚一堂，願將對於政黨之鄙見，與諸君研究。今日之能維持中華民國，惟政黨。政黨之用意爲政策，一黨之中，有一黨之政綱。政綱乃全黨人之心事所定之方針；或人民心理一方面能行者行之。一國之中，非立憲政體不能成立政黨。立憲有

民主君主之分別。民主之國有政黨，則能保持民權自由，一致而無亂。君主之國有政黨，亦能保持國家秩序，監察政府之舉動。若無政黨則民權不能發達，不能維持國家，亦不能謀人民之幸福。民受其害，國受其害。是故無政黨之國，國家有腐敗，民權有失敗之患。我國數千年歷史之中最善政體莫如堯舜。堯舜之世，亦為今日之共和政體，公天下於民。何以見之？即堯以舜賢而讓位於舜，舜以禹賢而讓位於禹也。湯武之革命，亦以救民為主，惜皆是帝皇主義，不能子子孫孫皆賢，故終皆失敗亡國。暴秦以後，其君主專制日益誇張，政體日形腐敗，國事日蹙，勢將滅亡，人民不堪忍受。至清朝愈甚。至到今日始成共和。採美利堅法蘭西之美政，以定政治之方針。蓋在民權政體，一致而無亂。其可以至到一致而無亂者，因政府能聽民意，從公理，力謀人民自由幸福，所以不亂也。前者君主政體，係一人之主權，不聽民意，故違公理，種種政策，莫不由一己之私，行一己之樂，不理民事，故此不能確立於世界。今中華民國實行民權主義，可以鞏固於千年萬年，可保一致而不亂者，此亦靠乎政黨。人民苟有見地，則由政黨發表其意見於政府，政府不行，可以推倒之。至於政府之組織，有總統制度，有內閣制度之分。法國則內閣制度，美國則總統制度。內閣制度為內閣負完全責任。內閣若有不善之行爲，人民可以推倒之，另行組織內閣。總統制度為總統擔負責任。不但有皇帝性質，其權力且在英德諸立憲國帝皇之上。美國之所以採取總統制度，此因其政體有聯邦性質。故不得不集權於總統，以謀行政統一。現就中國情形論之，以內閣制度為佳

。他國國民莫不主張政黨內閣；視其議員爲何黨之多數以定國民之信用。如組織內閣選舉時，在位之一黨少數則失敗，在野之一黨多數則居之。但其黨之可以得多數者，莫不由人民之心理主義所贊同。是則政黨內閣，可以代表民意。國家則爲民意所成，灼然若見矣。蓋政黨在野之時候，若見在位之政黨行爲不合，可以指明出來，使人民咸知孰善孰惡，憑公理公意，彼此更換，使多數人所主張之一黨組織內閣。總統制度，因總統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性質，總統有限年數，六年或五年，期限之中，若有不善之行爲，亦不能中途變更。以上兩項，孰善孰惡，現下正待民意所推，兩者必採其一以行之。但我國四萬萬人不能逐一去問；且人民之中爲職業所阻，無此閒時來管政事。倘人人不問國事，於國家則極危險，故有政黨可以代表民意。如無政黨，於國家則更不堪問矣！所以有政黨則可以一致不亂，無政黨則積滯進行。各政黨之中若逢政策與自己黨見不合之事，可以質問，可以發揮黨見，逐日改革，則無積滯。無積滯即無變亂之禍患。變亂云者，有大小，大則流血革命，小則妨礙治安。是故立憲之國，時有黨爭，爭之以公理法律，是爲文明之爭，國事進步之爭也。若無黨爭，勢必積成亂禍，爲無規則之行爲耳。如日本此次之黨爭，亦爲文明之爭。因執政政黨之政策，無益於國家，故起而推倒之，從新組織內閣，以求國利民福。或曰黨爭爲國之不祥事，此謬論也。蓋黨爭爲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前在清政府之下，所有革命黨，某某黨，是時不能謂之黨爭；因我國民要推倒滿清，恢復漢人之國，爲生死之爭，爲兩國之爭，爲異族之爭。今各黨之爭

孫中山演講集第一編

，曾維持民
仇敵，爲種
界。如政治
亦不足爲惡
嚴守文明，
，未暇組織
位計，非組
取勝。此亦
一條民生主
明民生主義
人人無一不
支部俱樂部
，財力亦難
國方在建
聯絡留日

5 與戴季陶氏社會問題之談話

——民國八年六月廿二在孫公上海住宅——

問 中山先生：

「你這幾天研究甚麼東西？星期評論裏面，我覺得有一篇國際同盟和勞動問題，是不是你的，你也留心這個問題麼？」

答 戴季陶氏：

「不錯，這勞動問題，中國人差不多向來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一則是中國的工業沒有什麼發達，社會階級沒有十分彰著；二則由於中國人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本來沒有近代的智識，歷年來政治上紛爭太厲害了，所以這種實在的民生問題，更是沒有人顧及；三則由於那些工人本身多數是未曾受過教育，幾十人中找不出一個識字的來，所以他們階級的自覺是一點也沒有的；四則由於那些經營工業的資本家，對於近代社會思想的潮流，一點智識都沒有，即使有一兩個懂得一點的，他們也巴不得沒有這種思想運動發生，因為這種原故，中國注意這個問題的人真是少極了！不過就上海地方說，工人的人數有三四十萬，而且罷工的事件也常常發生，前幾天罷市風潮的時候，同時就引起了大罷工的事實，幸而北京政府免曹陸章的命令下來了，如果再遲一兩天，恐怕會變了全市

總同盟罷工的景象。當時上海有智識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勸告工界的人不要罷工，爲甚麼呢？就是因爲這許多無組織，無教育，無訓練，又沒有準備的罷工，不但是一個極大的危險，而且於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但就這次的現象看來，工人直接參加政治社會運動的事，已經開了幕，如果有智識有學問的人不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思想上智識上來領導他們，將來漸漸的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面去，實在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受了罷市風潮的感動，覺得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是一樁很要緊的事！」

問 中山先生：

「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導他們呢？還是站在研究的批評的地位，做社會思想上的指導工夫呢？」

答 戴季陶氏：

「我的目的還是是屬於後者，因爲我對於這個問題，現在智識還很淺薄，所以打算努力做研究的工夫，拿我的研究所得發表出來，供他們各方面的人的參考資料。」

問答至此，中山先生又道：

「你這個意思很好，我們改革中國的主義，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謀民權的平等，而且在社會上要謀經濟的平等，這樣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種種階級衝突，階級競爭的苦惱。所以吾們在經濟上，一面要圖工商業

的發達，一面要圖工人經濟生活的安全幸福。不過目前這個時候，我們對於許多不明白的人，要使他明白，應該怎麼樣呢？有一點頂重要的，就是指導他們方法，很要注意。中國現在不但工人沒有智識，連號稱知識階級裏面的人也是一樣沒有知識。工人沒有知識，就是一切新舊知識都沒有的；知識階級裏面的人，就是有害的知識，沒有有益的知識。對於毫無知識的，給他一個知識是容易，對於號稱有知識的，教他判別是非利害，倒是很難！我們在這個時候，既然立了一個主意要做指導社會的工夫，最要緊的，就是不好先拿我們的知識，整個的放上去，以為這件事，我已經明白了，他為什麼不明白？兩次說不明白，便生了氣，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曉得，羣衆的知識是很低，要教訓羣衆，指導羣衆，或者是教訓指導知識很低的人，最要緊要替他們打算，不好一味拿自己做標本，這樣的做法工夫，方才有趣味，方才得到研究的益處，方才能夠感化多數的人。

你看教馬的人，他怎樣能夠把馬教會的，就是他在教馬的時候，他自己的意識已經先變了馬，他不是先要馬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先要自己懂得馬的意思。教馬的人，在馬的面前，是一點也用不得知慧的；如果要用人，一定要和馬打起架來。你又看那教獅獅的人，他也是要就獅獅的性去教獅獅，不是要就人的性格去教獅獅。因為在我們看來，英國是這樣，俄國是這樣，德國是這樣，拿許多榜樣做材料，就歸納到中國應該怎樣的本題，成一個主張，但是那多數的人，他却是不懂的，所以我們如果要指導多數人，是先要把自己的知識學問收藏起來，處處去順他的性，來誘起他

的自覺，然後得來的結果，方能夠圓滿，然後我們指導社會的目的，方能夠達到。」

問 戴季陶氏：

「此刻這個時代，思想的震盪，已經到了極點，中國在這世界思潮的震盪的中間，也就免不了震盪起來，但是因為知識程度太低的原故，一般的人對於世界上思想的系統，不能夠明白。那些做煽動工夫的人，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統不清的社會共產主義，傳布在無知識的兵士中和工人裏面，這幾天報上登載說隊裏面發現題名兵士須知的小冊子，就是這種事實了。如果因為這一種無意識的煽動，發生出動亂來，真是一塌糊塗，沒有辦法了，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有甚意見？」

答 中山先生：

「這確是一種危險，因為無論在那一國，他們各種思想，都是有系統的，社會上對於有系統的思想的觀察批評，也是有系統的。政治運動是政治運動，經濟運動是經濟運動，各有各的，統系都隨着人文進化的大潮流，自自然然的進步。如果沒有特別的壓力，像我國從前那樣的政治，決不會有十分激烈的變態發生出來的。中國在社會思想和生活還沒有發達，人民智識沒有普及，國家的民主的建設，還沒有基礎的時候，這種不健全的思想，的確是危險！不過這也是過渡時代一種自然的事實。如果要防止他，反而煽動人的好奇心，助我不合理的動亂，再冷靜一點想，無論在甚麼地方，荒地開的時候，初生出來的，一定是許多的雜草毒草，決不會一起便忽然生出五穀來的，也不會忽轉便發生

牡丹芍藥來的。這種經過，差不多是思潮震盪時代的必然性，雖是有害，但也用不着十分憂慮的。」

6 三民主義

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民國十年六月

列位同志！今天是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開成立會的日期，兄弟先有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到底是一個甚麼東西呢？迴想從前我們推翻滿清建設民國之後，便組織了一個國民黨。這個國民黨關係中國的前途是很大的，自從國民黨橫被解散了以後，中國就亂，且亂到不了。由此便知歷年底禍亂，民不聊生，都是國民黨被解散底反響！我們國民黨，雖然是時時刻刻和那些國賊奮鬥，但是北方各省，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入我們的範圍；南方也有祇有廣東一片乾淨土成立了這個辦事處。諸君等第一要明白中國國民黨不是政黨，是一種純粹的革命黨！（全全場鼓掌）當民國二年國民黨被解散的時候，我們同志出亡海外，便在海外集合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來革命。所以今日這個中國國民黨，實在就是中華革命黨；無論名目上是有甚麼變更，實質上總是一樣的。

民國成立，雖然有了十年，但是基礎還沒有鞏固，這便是民國的共和政體還沒有成功。共和一天不成功，就是本黨底責任一天不能終了，我們要不放棄這個責任，還要努力來奮鬥的！（鼓掌）必要等到共和政治徹底做到，民國的基礎十分鞏固，那才算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鼓掌）而且我們

中國國民黨和其他一切政治作用的黨會，是大不相同的。譬如明末清初底時候，有些明朝遺老，組織天地會；又叫做洪門會。這個會散佈在我們南方各省的叫做三點會；散佈在長江一帶的又叫做哥老會。他們的宗旨，是在反滿復明，光復漢族，本來也是一個革命黨；不過他們底主張，專是民族的革命，和我們的主張便大不相同。我們所主張底革命，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革命。

甚麼叫做三民主義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從前滿清盤據中原的時候，一般革命家祇知道致力於民族主義，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沒有注意。五權憲法關係開國的建設方針極大。在漢沒有光復以前，一般黨人的心理，以為漢族一經光復，便可以達到國利民福底目的。到了今天，才知道是太大的不然！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當日同志僅僅知道注重在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這個過錯，也就是本黨底責任，還沒有終了的地方。要知道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能貫徹，就是民族主義達到了目的，終久總是不能穩固；何況民族主義，在今天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

何以說民族主義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自從滿洲人到了中國之後，我們漢族被他們征服了二百多年。現在滿清雖然推翻，漢族是光復了，但是我們民族還沒有完全自由。此中原因，是由於本黨祇做了消極的工夫，沒有做到積極的工夫！自歐戰告終，世界局面一變，潮流所趨，各種族的人民，都注重到民族自決。我們中國尤其是世界民族中底最大問題。此刻東亞底國家，嚴格的講起來

，不過是一個暹羅和一個日本，可稱是完全底獨立國，中國的幅員廣大，人民衆多，比較他們那兩國何止數十倍，但是幅員雖大，人民雖衆，祇可稱是一個半獨立國罷了！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漢族光復了之後，把所有世襲底官僚頑固底舊黨和復辟底宗社黨，都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豈知根本的錯誤，就在這個地方！講到五族底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古人不到百萬，滿人祇數百萬，回教雖衆大多數都是漢人。講到五族底地位，滿洲是處日本的力範圍之內，蒙古向來是俄國的範圍，西藏幾乎成了英國底囊中物。由此可見他們都沒有自衛底能力，我們漢應該要幫助他們才是。漢族向來號稱是四萬萬，或者還不祇此數。用這樣多的民族，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完全漢族底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底羞恥！（鼓掌）這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還沒有澈底的大成功！（鼓掌）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鼓掌）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鼓掌）大家都知道美國在今日世界之中，是強最富底民族國家。他們民族的複雜，就種類來說有黑種，白種，紅印度種，有幾十個的民族；就國界來說，最多的有英國、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俄國人也有幾十個的民族，是世界國家中民族最多底集合體。美國人口的總數約過一萬萬，專就德國人種說，在美國的便有二千萬，實占美國人口總數五分之一；其他英、荷、法、俄、各國的人數，散佈在全美國之中的也是很多。何以美國的民族不稱英、荷、法、德、俄、美幾國的人，單稱美利堅人呢？諸君要知道美利堅底新民族，便是合英、荷、法、德、俄幾國

的人同化到美國所成底名詞！因為那些國家的人，到了美利堅之後，都合一爐而治之，成了一種民族，所以不稱英、荷、法、德、俄、美幾國的民族，便專稱為美利堅民族。因為只有美利堅一種民族，所以才有今日光華燦爛底美國。大家想想，民族底作用是偉大不偉大呢？像美國這樣種民族主義，才是積極底民族主義；這樣積極底民族主義，才是本黨所主張民族主義的好榜樣！（鼓掌）我們在今日講中國的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底民族主義；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或者有人要說五族共和，揭發已經許久了，此時單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不怕滿蒙回藏四族的人不願意嗎！說到這一層，兄弟以為可以不必顧慮。因為現在滿洲人附日，蒙古人附俄，西藏人附英，就是沒有自衛能力底表徵。將來提撕振拔他們，還是要依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就是拿漢族來做中心，使滿、蒙、回、藏四族都來同化于我們；並且讓那四種民族能夠加入我們，有建國底機會。做效美利堅民族底規模，把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鼓掌）組織成一個民族底國家！（鼓掌）和美國底東西兩半球相映照，成兩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鼓掌）

大凡成立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一定是受種種影響；尤其以歷史底和地理底影響為最大。譬如瑞士國早成立了一個獨立民族主義的國家，它的地形，是位于歐洲底中部，東邊和奧國接壤，西邊和法國接壤，北邊和德國接壤，南邊和意大利接壤；它的國土，無論是和那一國連界，附近人民底種族和語言文字，便與那一國相同。但是他們不淪為法，德，意，奧聯合民族的國家，自己能單

獨組成一個完全瑞士民族的國家，這真是很難得的事！并且瑞士是行使直接民權底國家，法國還是行使間接民權的國家。全世界中行使直接民權，是以瑞士爲第一。瑞士民權的發達，在歐洲現在算是到了極點。國內政治的修明和民族底結合，同美國比較，總是要駕乎其上。像這樣民族主義底國家，真是我們一個極好底榜樣。所以說到中國將來無論是有甚麼民族參加進來，必須要他們同化于我們漢族，成立一個中華民族的國家！（鼓掌）故本黨所持底民族主義，是積極底民族主義！（鼓掌）諸君切不要忘記！（鼓掌）

我們抱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和各國的革命黨，都是大不相同的。各國的革命黨，不是祇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世界中明明白白抱三個主義來革命的，祇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像美國脫離英國去獨立，完全是爲民權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法國從前的大革命，本是抱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法國和美國的民權革命，可算是一部分的成功。不過法國的民生革命，至今還是失敗；美國底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本可以說是成功，但是社會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因爲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裏面便伏着將來革命底導火線；因爲這種情形，所以法國美國目前還要講民生主義。回頭再看到我們中國底現狀，又是一個甚麼樣子呢？本黨同志革命了幾十，祇可以說是達到了一部分的民族主義。別國底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都是已經達到了目的，我們此刻還是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這就是和美國法國大大不相同的地方。又像最近俄

國底革命，有人說蘇維埃政府是注重民生主義，沒有民族主義的大意味，至於民權主義，不過是他們革命的附屬品罷了，這又是和本黨不同的地方。兄弟所主張底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這個結晶的意思，和美國大總統林底所說底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的話是相通的。這句話的中文意思，沒有適當的譯文，兄弟就把他譯作「民有」「民治」「民享」。（鼓掌）*of the people* 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 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 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張的這主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主張底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鼓掌）由此，可知兄弟底三民主義，在新大陸底偉人是已經先得我心的！（鼓掌）迴想兄弟從前在海外的時候，外國人不知道甚麼是叫做三民主義，總拿這個意思來問我。兄弟當時在苦無適當底譯語回答，只可援引林肯底主義去告訴他們，他們才完全了解我底主義。由此更可知兄弟底三民主義，不但是專為迎合現代底潮流，並且是很有來歷的。

至於講到民權主義，在歐美民權最發達底國家是瑞士，我從前已經說過了。現在應該要慎重聲明的，是代議制度還不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民權。美國法國英國雖然都是行民權主義，但是他們還不是直接民權，是間接民權。兄弟底民權主義，是採用瑞士底民權主義，這就是直接民權底主義！（鼓掌）歐美的間接民權，已經是不容易爭得的，不知道流了多少鮮血，來做一種代價，

然後能夠爭到手。從這裏看起來，那麼，直接民權，當然是更可寶貴的；我們要得這一種更可寶貴東西，一定是要有很大的代價！（鼓掌）直接民權的第一個是「選舉權。」人民得到了，直接底選舉權，還要有「罷官權」，一切重要官吏，要人民有權可以選舉；官吏不好的，人民也有權可以罷免。國家除了官吏之外，次重要的是法律，人民要有權可以自己訂定一種法律；如果法律有不便時候，也要自己可以修改廢止。這種修改廢止法律的權，叫做「複決權。」人民訂定法律的權，叫做「創制權」所以直接民權一共是四種：叫做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和複決權。這四種權，便是具體底民權；像這樣具體的民權，才是真正底民權主義！（鼓掌）

民生主義，就是時下底社會主義。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義於在甚麼時候呢？國人到今日才出來講社會主義，已經於很遲了。但於社會主義底真學說，輸入中國還不甚久。兄弟把「社會主義」的原文譯成「民生主義」，在意義上似乎較為妥當。（鼓掌）然而國人往往都是誤解民生主義的真諦，許多資本家，開了一個工廠，僱了幾千名工人做工，每人每日發給很少的工錢，他們便自誇於衆，說於「實行民生主義。」諸君想想，這種資本家所講底民生主義，同真正底民生主義，相差有多遠呢？資本家憑藉他的金錢魔力，牽籠許多工人，去替他個人出死力，工人出了許多血汗，只賺得少許工錢；這種工廠底組合，外國話叫做「血汗店，」真是一點都不錯！現在許多人講民生主義，都是離題太遠，墮入五里霧中，這也是國人不求甚解的過錯。兄弟所主張底民生主義，有等

好的具體辦法，不是像那些好奇底人，徒託空談，取快一時的言論。我的辦法是甚麼呢？就是歸宿到「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現在留心社會情形底人，多說中國目下沒有資本家，用不着講社會主義。又有多人說，等到有資本家發生了之後，再去講社會主義還不爲遲，這是太不得要領了！像以這樣見解的人來講社會主義，難怪他們看着社會主義，還是前路茫茫，不知道從那裏下手。而且社會主義底真諦，如果專從書本中研究，不是專靠幾十本幾百本書或者是幾千本書，可以看得出來的；必要有機敏底會心，確實底心得，才可以領悟得出來。我嘗說中國人讀書，越讀越糊塗，大概就是這一類的人！（鼓掌）

三民主義底大旨，已經講完了。我們考察今日世界的大勢，洞觀古今的大勢，人類社會需要三民主義，真是不可一日缺少。所以兄弟敢下一句斷言，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對於三民主義，必要討論，祇要求實行！（鼓掌）因爲三民主義有這樣的重要，所以不厭重複，再來詳細的講一講，我們在辛亥年推倒滿清，光復漢族，在消極一方面，可以說是達到一部分民族主義的目的；但是積極一方面，半點功夫都沒有做到。從今以後，應該爲漢族發揚光大，令那些和我們共同建國的各民族，都是合一爐而冶之，同化到漢族之內，在東亞大陸，建立一個中華民族底國家，使漢族的威名，震動全球！（鼓掌）至於要達到真正民權底目的，應該要實行四種直接民權。那四種直接民權是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和複決權。講到民生主義，兄弟已經定了很好的辦法，這個辦法，就

是實行「平均地權」。中華民國政府，從前在南京創立的時候，兄弟便倡議平均地權，實行本黨民生政策。有許多同志都不表示贊同，兄弟便問他們說，你們從前入同盟會來革命，對於實行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不是發過了誓願嗎？就來歷上講，何以有民生主義呢？就是由於社會上貧富不均。甚麼是貧富不均呢？古時雖然有貧富階級的分別，但是沒有今日的利害，今日貧富懸殊，不可方物，正所謂富者敵國，貧者無立錐之地。其所以養成這樣貧富不均底現象，就是由於古今底生產力不同。（鼓掌）譬如：古時木工所用的器械，不過是斧鑿鋸刀罷了。故古人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現在工業發達完全用機器替人出力，費極小的工作，便得極多的出品，正所謂事半功倍。好像耕田，在最初底時候，僅是用手力，到了發明犁之後，使用牛馬來代手力，而速率加倍，成功也較容易；從前專靠手力的時候，費數天的工夫，才能耕一畝的田地，現在一日便可以耕一畝有餘；到歐美改用汽力電力以來，每一日更可以耕幾百畝或者一千畝。這個千與一的比例，豈不是很驚人底奇事嗎？又像運輸，如果專用人力，一個人負一百斤，日行一百里，就是極難行的苦事，從有了火車輪船以後，可以供運輸之用，較之專用人力的速率，又何止千倍？這就是從前生產和現在不同的大概情形。不過生產的不同還屬有限的；至於分配的不同，更是無限的。外國人講民生主義，在今日還祇有資本和工人兩個問題。工人無工可做，就是無麵包可吃。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富的愈富，窮的愈窮，這種現狀，又和我們不同。中

國今日的情形，是上下交困，大家都是一樣的窮。由此可見外國是患不均，中國是患貧，這就是中外社會情形的大區別。有人說中國沒有大資本家，這是實在的情形。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統計全國裏頭，有一千萬以上的資本家，不過一百多人，這還有甚麼資本家可說呢？但是如果說中國沒有資本家，便可以不講社會主義，那便是大錯。不知道前車之覆，便是後車之鑒，歐美社會在今日之患不均，便是吾人極好底教訓！（鼓掌）那種不均的病根，還是由於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預先沒有解決。所以兄弟提倡民生主義，講到歸宿，不得不解決「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

我們先研究「土地」問題：土地制度，在歐美各國都不相同。英國底土地，多是封建制度；美國底土地，完全由資本家出錢買來的。兄弟民生主義的辦法，主張「平均地權」，在中國本是杜漸防微底意思；不過時至今日，已經有了端倪了。像近來廣州市的土地，自開闢了馬路以後，長堤一帶和其他繁盛地方底地價，日貴一日，眼前已經有每畝值數萬元的。像這樣高的地價，在中國內地市場，洵屬罕見的事！若在倫敦巴黎，或者是紐約，其地價之昂貴，較之中國，便不可相提並論，有一畝之地，要值數十萬元，或者數百萬元的！中國古時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權的用意，是一樣的。本黨底民生主義，本是以國利民福為旨歸；平均地權就是達到這個旨歸的方法。這個方法，從前雖然沒有實行，但是從今速圖，猶未為晚。再像美國，本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表面是很富庶的，但是美國大多數底人民，還是毫無幸福可享，那些享幸福的，只

是少數的資本家。善觀人國者，不可徒觀其表面，要把一國之中的各種社會，都是看得很清楚。美國有一個哲學家，叫做軒利佐治，他說：『現代的文明，好像尖錐入社會之中，在尖錐之上的社會，却升之使高，在尖錐之下的社會，便壓之使低。』因為這個道理，故近代社會，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趨勢。現在國人既是要講社會主義，便應該要講本黨底民生主義。本黨底民生主義，是有辦法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平均地權一部分的手續，就是『定地價』。就關於定地價的手續來說，從前英國辦這一件事，有規定地價底衙門，又有不服所規定地價的控訴衙門，這是英國規定地價的大概辦法。這種辦法，在中國是很難行得通的。因為中國人怕打官司，怕到衙門內辦公事；如果規定一塊地價，必要到衙門內去兩次，便覺得不堪其擾，這是普通人很不願意的。兄弟所規定底辦法，極其簡單而又極公平，就是令人民自己報告地價，政府只限以兩種條件：一條是照原報的地價，行值百抽一的稅率；一條是照原報的地價，政府可以收買。這個辦法便可以使人不敢欺蒙政府，不致以多報少，或者以少報多，効用是很妙的。何以說不致以多報少，或者以少報多呢？因為人民把自己的地價報告到政府了之後，政府一面固然隨時可照價收買，但是一面可以不買，還要照價收稅。如果是少報多的，原意是希望政府去買那塊地皮，假設政府不買那塊地皮，豈不是要照所報的原價去納稅嗎？豈不是因為要報多價，便受重稅的損失嗎？這是在以少報多的一方面，政府可以毋庸顧慮的。至於以多報少，固然希望可以減輕稅銀，假若政府即刻要照原價收買，那塊

地皮豈不是因爲要減稅反致虧本嗎？這是在以多報少的一方面，政府又可以毋需知道了這些利害，想來想去，在報多報少兩方面，都是有危險，歸到結果，實價。（鼓掌）像如此的辦法，政府不要費力可以坐收稅銀，地主得政府的扶植之善，是再無有復加的！地價的高低，沒有一定，完全隨附近交通的方便和商路現在廣州到黃埔一帶的地價是很低的，每畝不過是值兩三百元，假若黃埔開成了一條馬路，直達黃埔，那麼，馬路告成了之後，地價必定是抬高；將來抬高的地價，此刻的地價，或者要值五萬元一畝的地價，也未可知。有土地的人，便一日的人，便一日變窮一日。所以土地問題，實在是很大的！我們要預防這種由於愈貧富者愈富的惡例，便非講民生主義不可；要講民生主義，又非用從前同盟法不可。此此刻革命事業，本沒有成功，要想革命完全成功，預先還要解決土地問題。

我們再研究資本問題：這個問題，是現在世界上最大問題。凡是資本已在都沒有好辦法。中國此時的資本還沒有發達，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趕緊設法美的覆轍。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兄弟著了一本書，叫做實業計畫。這本書的事生利的事業。像開闢市場，興辦工廠，建築鐵路，修治運河，開發礦產那些公有，把各種新事業的利益，都歸之公家。譬如此刻北京政府，用外資修築像

些鐵路，都是很賺錢的。現在中國底鐵路，總計路線不過是五六千英里，每年收入有七八千萬元，比較全國的地丁，實在是大得多的。全國底各項收入之中，以鐵路的收入爲第一，如果把路線延長到五六萬里，豈不是還要更賺多錢嗎？借用外錢開礦，也是很有利底事業。開礦本來沒有虧本的道理，問有虧本的，那是由於辦理不善。講到此地要大家注意的是，弟兄所主張的借外資，是借外國人的機器做生利的事業！（鼓掌）像京奉鐵路築成了之後，利息極厚，外人不肯贖回，便以其餘利復築京張鐵路，今且由那條鐵路，一直達了綏遠城了。總而言之：外資非不可借，借來的外資，應該辦生利的事業，不可做消耗的費用！（鼓掌）

就世界各國的社會情形說，現在國內最有秩序的莫過英國、美國。說到英國、美國的政治，雖然是很完善，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許多人，常常鼓動社會革命。這是爲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民生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社會革命一日免不了的。大家更要知道社會革命的慘痛，比政治革命的流血，還要利害得多！（鼓掌）本黨從前革命，自推翻滿清以後，在民族主義中，可算是有一部分的成功；至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絲毫沒有效果。故現在革命，不但是要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并且要迎合現代底潮流，兼顧民族主義。現在族民族主義是怎麼潮流呢？從歐戰停止了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鑒於世界民族的大勢，大倡『民族自決』的那一說；這種『民族自決』的一說，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後來巴黎和平會議完結了，在歐洲中部便成立了許多新獨立底民族

國家，像佐哥斯拉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國。諸君由此便可以得現代民衆的思潮了。

本黨始終底最大目的，是要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三種工夫，同時來做完：做完了這三種工夫，就是達到了本黨底主義！（鼓掌）達到了本黨底主義，那就算是國利民福！（鼓掌）到了那個時候，人民才可以享真正的幸福！（鼓掌）至於做這三種工夫，還要希望諸君來努力！（鼓掌）更要諸君預先做宣傳的工夫！（鼓掌）我們現在要做這三種工夫，實在是一個絕好底機會。因為廣東已經在我們的手中，做我們的策源地，這省的人民，是很多的——總數有三千萬，諸君要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廣東全體底人民！（鼓掌）使人人腦中都了解我們底主義！（鼓掌）此時若不從速宣傳，如果將來廣西綠林有反攻底舉動，我們就沒有時機去做宣傳底工夫了！（鼓掌）十幾年以前，我著了革命方略一書，在地方自治中，便主張縣長民選。現在廣東的縣長，已經是實行民選，積極提倡民治了。諸君想想，廣東人民有沒有這個程度呢？在兄弟看起來，恐怕他們還沒有這個程度。既沒有這個程度，偏要實行民選，豈不是要鬧亂子嗎？不過民治主義，是本黨素來底主張，要見之實行，是當然不容懷疑的。想此刻實現我們的主張，將來又不鬧亂子，令一般人民都有程度來實行民治，這就是此刻要做的宣傳工夫了！（鼓掌）

兄弟最近有一個感想，英美的政治，雖然是很發達，但是政權還不在普通人民的手裏，究竟是在誰的手裏呢？簡直的說：就是在有知識階級的手裏。有知識階級掌握國家的政權，就叫做「政黨

政治」，記得我們這次回廣東來底時候，路過香港，便有一家報紙說我們這次回粵，並不是「粵人治粵」，實在是「黨人治粵」。我想那個說這一句話的人，固然是別有用意，不過我們也是很願意承認的；並且從今以後，還要主張那「黨人治粵」！（鼓掌）因為以黨治國，英國美國是有先例可援的。（鼓掌）如果從今以後，在廣東真是能夠實行本黨底主義，也是我們粵人莫大的幸福！（鼓掌）我們要達到「以黨治國」的目的，此刻便應該趕快下手，結合團體，訓練本黨的黨員；（鼓掌）宣傳本黨的主義！（鼓掌）諸君對於三民主義，如果還有未明瞭的地方，儘可隨時來問兄弟，兄弟必定是詳細的答覆。因為諸君要去做普遍的宣傳，教人民了解三民主義，必要自己了解三民主義。所謂先知先覺者，必自己先覺，然後才能夠覺人！（鼓掌）決沒有自己不覺，而能夠覺人的！（鼓掌）現在廣州已經成立了中國國民黨的特設辦事處，這就是我們在廣東訓練黨員和宣傳主義底總機關。從此擴充，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將來廣東全省便為本黨實行主義底試驗場；民主主義底發源地！（鼓掌）還要由廣東擴充到全國！（鼓掌）要長江黃河一帶的省分，都受本黨主義的灌溉！（鼓掌）諸君要知道本黨主義，何以要急於宣傳的原故？因為民國雖然是成立了十年，但是一般人民，並沒有了解共和是一個甚麼東西；他們自己看待，還不是國民，完全是遺民！（鼓掌）因為他們自己還是以遺民自待，所以總是待真命天子出現，預備好做太平臣子，和奴隸的百姓！（鼓掌）諸君想想，這個樣子怎麼能夠縣長民選呢？我們要想將來不致於債事，惟有積極宣傳三民主義，實行以「黨人治粵」！

（鼓掌）凡事都要我們黨人努力去做！（鼓掌）三民主義普遍實行了，其次就是要實行五權憲法。（鼓掌）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才是本黨底真精神！（鼓掌）希望諸君把本黨的真精神從此發揚光大，播傳到全中國！（鼓掌）

7 五權憲法

——對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民國十年七月——

今天的講題是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兄弟所獨創，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講過的。諸君知道近來一二百年，世界上的政治潮流，都是趨重立憲。立憲兩個字，在近來一二十年內，我們都聽慣了。到底甚麼叫做憲法呢？簡單的說：憲法就是把一國的政權分作幾部份，每部份都是各自獨立，各有專司的。各國的憲法，祇有把國家的政權分作三部，叫做三權；從來沒有分作五權的。五權憲法是兄弟創造出來的。兄弟創出這個五權憲法，大家都有點不明白，以為這個五權憲法，有甚麼根據呢？五權憲法的根據，老實說起來，就是我研究各國憲法，獨自思想出來的——至於講到五權憲法的演講，十數年前，祇有在東京同盟會慶祝民報週年紀念的時候，演講過了一次。但是那個時候，大家對於這個道理，都沒有十分留心。在當時大家的意思，以為世界各國，祇有三權憲法，並沒有聽見過甚麼五權憲法的。兄弟所創出的五權憲法，便覺得很奇怪，以為是兄弟憑空杜撰的；不知道兄弟創這個五權憲法，實在是有根據的。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從廣東舉事失敗以後，便出亡海外

，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過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餘，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後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張本。故兄弟當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憲法，祇有三權，還是很不完備，所以創出這個五權憲法，補救從前的不完備。所以五權憲法，就可說是兄弟所獨創的！

世界各國成立憲法最先的，就算是美國。當美國革命，脫離英國，成立共和之後，便創立一種三權憲法，世人都叫他做成文憲法，把各種國民福利的條文，在憲法之內訂得非常嚴密。以後各國的憲法，都是效法他這種憲法來作立國底根本大法。因為美國的憲法，有這樣的重要，所以兄弟也去詳細研究過了。美國的人民，自從憲法頒行之後，幾乎衆口一詞，說美國的憲法是世界中最好的；就是英國政治家，也說自有世界以來，祇有美國的三權憲法，是一種很完全的憲法。但是依兄弟詳細的研究，和從憲法史乘及政治學理種種方面比較起來，美國的三權憲法，到底是怎麼樣呢？由兄弟研究底結果，覺得美國憲法裏頭，不完備的地方還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以後歐美學者研究美國憲法所得的感想，也有許多是和我相同的。兄弟以最高上的眼光同最崇拜的心理去研究美國憲法，到底美國憲法還是有不完備的地方；就是近來關於美國憲法裏頭，所有不完備和運動不靈敏的地方，世人也是漸漸的知道了。由此，可見無論甚麼東西，在一二百年之前，以為是很好的，過了多少時候，以至於現在，便覺得不好了。兄弟研究美國憲法之後，便想要補救他的缺點；當時

美國學者也有這種心理，想要設法補教的。但是講到補教的事，談何容易！到底要用甚麼方法才能補教呢？理論上固然是沒有這樣書籍可以作補教，事實上又沒有甚麼先例可以供參考。研究到這裏，兄弟想起從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教授叫做喜斯羅，他著了一本書，叫做自由。他說憲法的三權是不夠用的，要主張四權。那四權的意思，就是要把國會中的「彈劾權」拿出來獨立，用「彈劾權」同「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作為四權分立。他的用意以為國會有了彈劾權，那些狡猾的議員，往往利用這個權來壓制政府，弄到政府一舉一動，都不自由，所謂「動輒得咎」。他的這個用意，雖然不能說是十分完善，但是也能夠著這本書，發表他的意見，便可見在美國裏頭，已經是有人先覺悟了。

美國的憲法不完全，他們便有人要想法去補救，不過那種補救的方法，還是不完備。因為在美國各州之內，有許多官吏，都是民選出來的。至於民選是一件很繁雜的事，流弊很多。因為要防範那些流弊，便想出限制人民選舉的方法，定了選舉權的資格，要有若干財產才有選舉權，沒有財產的就沒有選舉權。這種限制選舉，和現代平等自由的潮流是相反的，而且這種選舉權是容易作弊，對於被選的人民，也沒有方法可以知道誰是適當，所以單是限制選舉人，也不是一種補救的好方法；最好的補救方法，祇有限制被選舉權，要人民個個都有選舉權。這種選舉，就是近日各國人民要力爭的選舉，這就是叫做普通選舉。普通選舉雖然是很好，究竟要選甚麼人才好呢？如果沒有一

個標準，單行普通選舉，也可以生出流弊。那些被選的人，當是擁有兄弟想來，當議員或官吏的人，必定是有才有德，或者有甚麼能幹，才既有德又沒有甚麼能幹，單靠有錢來作議員或官吏，那末將來所做的成績，補才德和能幹的資格之人，只有五十人，便要照這種資格的人來選舉，們是合格呢？我們中國有個古法，那個古法就是考試。從前中國的官吏，便算是正途，不是考試出身的人，不能算是正途。講到這個古法，在中國尚少。因為那個時候，做君主的人，在吃飯睡覺的時候，都念念留心，叫誰去做官。主以用人為專責，所以他能夠搜羅天下的人材。到了今日這件事，所以任用官吏，在君主時代，可以不用考試，共和時代，考試三權之外，加多一個考試權。考試本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兄弟亡命海外，法，見得考試就是一件補救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算是兄弟個人獨創中製出來的。憲法中能夠加入這個制度，我想是一定很完備，可以通行無阻。

我們從前在東京同盟會時代，本是拿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來做黨綱，來拿來實行。不料光復以後，大家並不注意；多數人的心理，以為推翻所以民國雖然成立了十年，不但沒有看見甚麼成績，反比前清覺得更差。

說，大家都可以知道了。我們要除去這種腐敗，重新來革命，一定是用五權憲法來做建設國家的基礎。我們要有良好的憲法才能夠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鼓掌）不過兄弟發明了五權憲法之後，一班人對於這個道理，都很不明瞭；就專門學者，也有不以為然，記得二十年以前，有一位中國學生——他本來是大學法科畢業，在美國大學，也得了法學士的學位，後來他還想深造，又到美國東方一個大學去讀書。——有一次兄弟在紐約城和他相遇，大家談起來，兄弟便問他說：「你這次入美國東方大學，預備去研究學問呢？」他說：『我想專門學憲法』。我就把我所主張的五權憲法說與他聽，足足的和他討論了兩個星期，他便說這個五權憲法，比較甚麼憲法都要好，極端贊成我的主張。兄弟在當時便很歡喜，見得他既是贊成了這個憲法，就請他進了學校之後，把這個五權憲法的道理，詳細去研究，過了三年之後，他便在耶路大學畢業，得了一個法律博士學位。耶路大學是美國東方很有名譽的大學，他能夠在這個學校畢業，得了博士學位，學問自然是很好的。他從耶路大學畢業之後，後來又到英國，法國，德國去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那一年，他剛回到中國。兄弟見了他，就問他說：『你從前很贊成我的五權憲法，近來研究了各國的憲法，有一些甚麼心得呢？』他回覆我說：『五權憲法這個東西，在各國都沒有見過，恐怕是不能行的』。兄弟聽了這話之後，就很以為奇怪，很不以為然；不料我們那班同志聽了他的話之後，都以為這位法律博士，且說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總是有些不妥當，所以對於五權憲法便漸漸不大注意了。

還有一位日本的法律博士，兄弟在南京政府的時候，請他做法律顧問，有許多關於法律的事情，都是和他商量。後來討袁之後，兄弟亡命到東京，又遇見了這位博士。他還問兄弟說：「甚麼是叫做五權憲法呢？」兄弟就和他詳細講解，談了兩三個月的工夫，合計起來，總有二三小時，後來他才明白了。在那個時候，兄弟便覺得這位法律博士，還要我講這些時候，才能夠明白，若是和一般普通人民討論，更是不知道怎麼困難，難怪他們都是不懂了。剛才所說的那兩位博士一位是美國的博士，一位是東洋的博士。我在紐約遇着美國博士的時候，討論了兩個星期，他很贊成這個五權憲法，當時他不過是一個學士，祇是半通的時候，後來他在美國耶路大學畢業，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可算大通的時候了，他反說各國沒有這個東西。那位日本博士，兄弟與他研究了好幾個月的工夫，他才明白。可見五權憲法這個東西，想拿拿來行，實在是很難的！現在雖然沒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數百年或數千年以後，將來總有實行的時候。我們要想把中國弄成一個富強的國家，有甚麼方法可以實現呢？這個方法就實是行五權憲法。兄弟在東京慶祝民報週年，講演五權憲法之後，現在相隔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但是贊成五權憲法的人，還是寥寥無幾，可見一般人都不大明白，所以今天我還要拿來和大家說明。但是要把五權憲法來詳細說明，我想用幾天的功夫，還是不夠，而且恐怕越說越不明白。所以現在想出一個法子，要想在五權憲法範圍之外來講。因為一個問題，從側面來講，每海要比從正面要來講容易明白些。中國有句成語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句成語的意思，就是說看廬山的人，要離開廬山一二百里以外，才能夠看到他的真面目；如果在廬山裏頭，便看不出他的所以然了。兄弟今天來講五權憲法，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據這個意思。

我們爲甚麼實行五權憲法呢？要知道這個原因，便應該把幾千年以來政治拿來看看。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愈縮愈小，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夠保持平常的狀態。政治裏頭的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過，便成了專制。中外數千年來的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的衝動。中國的和外國的政治，古今是不同的。中國的政治，是從自由入於專制；外國的政治，是從專制入於自由。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的時候，堯天舜日，極太平之盛治，人民享極大平等自由的安樂。到了後來，政治一天敗壞一天，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人民在從前太平時代，享受自由太多，不知道怎麼樣寶貴，不知不覺的漸漸放棄了，野心君主便乘機利用這個機會，所以釀成秦漢以後的專制。至於外國的政治，是從專制趨於自由。因爲外國古代君主專制太過，人民不堪其苦，於是大家提倡自由。故外國有句話說：「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民不能自由寧可死去，不必貪生。可

見外國政治專制，在當時是甚麼樣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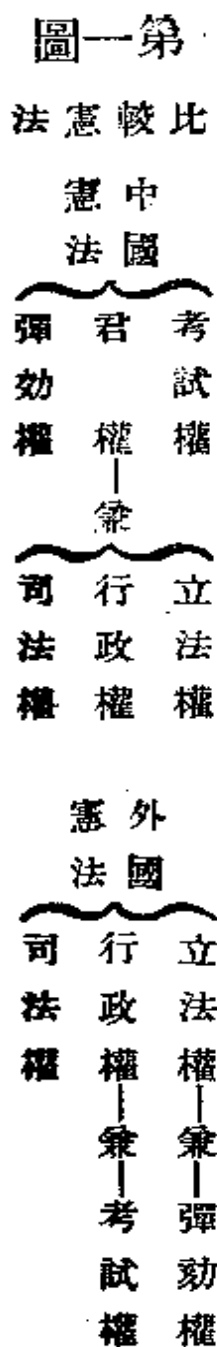
中外政治不同的地方，我們還可以再來比較一比較：中國的政治，是從自由入於專制，因為中國古時有堯舜的好皇帝，政治修明，人民得安居樂業，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向來是很自由的；老子說：「無爲而治」，也是表示當時人民極端自由的狀況。當時人民因為有了充分的自由，所以不知自由的寶貴。普通外國人不知道這些詳細情形，便以為中國人民不知道自由的好處，不講究自由。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堯舜以來，已經享受過了很充分的自由，到了周末以後，人民才放棄自由，秦始皇才變成專制。當中國周末的時候，就是和歐洲羅馬同時。歐洲自羅馬滅亡了之後，羅馬的土地，被各國割據。當時各國用兵力，佔據一塊地方，大者稱王，小者稱侯，都是很專制的。人民受不過那種專制的痛苦，所以要發生革命，拚命去爭自由；好像晚近幾世紀，發生許多戰爭，都是爲爭自由一樣。兄弟從前主張革命，對於爭自由一層，沒有甚麼特別提倡。當中原因，就是因爲看到了中國人民，祇曉得講改革政治，不曉得甚麼叫做自由。中國歷代的皇帝，他們的目的，專是要保守自己皇位，永遠家天下，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他們祇要人民完糧納稅，不侵犯皇位，不妨礙他們的祖傳帝統，無論人民做甚麼事，都不去理會。人民祇要納糧，便是了事，不管誰來做皇帝，也都是可以的；所以人民並沒有受過極大專制的痛苦。外國人不明白這個緣故，故常批評中國人不曉得自由。近年以來，有許多青年學者，稍爲得了一點新思想，知道了自由兩個字，說到

政治上的改革，便以為要爭自由。不知道中國人民，老早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爭的。因為不須去爭，所以不知道寶貴。比方我們呼吸空氣，是生活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人類在空氣裏頭生活，好比魚在水裏頭生活一樣。魚離了水，不久就要死；人沒有空氣，不久也是要死的。我們現在這個房子裏頭，因為空氣很充足，呼吸很容易，所以不曉得空氣的寶貴。但是把一個人閉在不通空氣的小房子裏頭，呼吸不靈，他便覺得很辛苦，一到放出來的時候，得了很好呼吸，便覺得舒服，便知道空氣的寶貴。歐洲人從前不自由的痛苦，所以要爭自由；中國人向來很自由，所以不知自由！（鼓掌）這就是中國政治和歐洲政治大不相同的地方。

政治裏頭又有兩種人物：一種是治人的，一種是治於人的。孟子說：「有勞心者，有勞力者；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兩種人。治人者是有知識的；治於是者人沒有知識的。從前的人民，知識不開，好比是小孩子一樣，祇曉得受治於人；現在的人民知識大開，已經是很覺悟了，便要把治人和治於人的兩個階級，澈底來打破。歐洲人民，在這個二十世紀，才打破治人的皇帝之階級，才有今日比較上的自由。兄弟這種五權憲法，更是打破這種階級的工具；實行民治的根本辦法！（鼓掌）

現在再把憲法的來源講一講：憲法是從英國創始的，英國自經過了革命之後，把皇帝的權力，漸漸分開，成了一種政治的習慣，好像三權分立一樣。當時英國人並不知道三權分立，不過為政治

上利便起見，才把政權分開罷了。後來有位法國學者孟德斯鳩，著了一部書叫做「法意」——有人把他叫做「萬法精義」，這本書是根據英國政治的習慣發明三權獨立的學說，主張把國家的政權分開，成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所以三權分立、是由於孟德斯鳩所發明的。當時英國雖然是把政權分開了，好像三權分立一樣，但是後來因政黨發達，漸漸變化，到了現在，並不是行三權政治，實在是一種政治。英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是國會獨裁，實行議會政治，所謂以黨治國的政黨政治。孟德斯鳩發明了三權分立的學說之後，不久就發生美國的革命。美國革命成功，訂立憲法，是根據於孟氏三權分立的學說，用很嚴密底文字，成立一種成文憲法。後來日本維新，和歐洲各國革命，差不多是拿美國的憲法做底本，去訂立憲法。英國的憲法並沒有甚麼條文，美國的憲法，有很嚴密底條文。所以英國的憲法，可以說是活動的憲法；美國的憲法，是呆板的憲法。此中因為是由於英國是以人為治，美國是以法為治的。英國雖然是立憲的鼻祖，但是沒有成文憲法；英國所用的是不成文憲法。拿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和我們中國專制時代的情形來比較，我們中國也有三權憲法，像下面的第二圖



照這樣圖看起來，可見中國也有憲法，一個是君權，一個是考試權，一個是彈劾權。不過中國的君權，兼有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這三個權裏頭的考試權，原來是中國一個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從前各省舉行考試的時候，把試場的門都關上，監試看卷的人，都要很認真，不能夠關節，講人情。大家想想是何等鄭重；到後來有些不好，便漸漸發生弊病了。說到彈劾權，在中國君主時代，有專管彈劾的官，像唐朝諫議大夫和清朝御史之類，就是遇到了君主有過，也可冒死直諫。這種御史，是梗直得很，風骨凜然。譬如廣州廣雅書局裏頭，有一間十先生祠，那就是祭祀清朝諫臣的，有張之洞的題額「抗風軒」三個字，這三個字的意思，就是說諫臣有風骨能抗君主。可見從前設御史臺諫的官，原來是一種很好的制度。從前美國有一位學者叫直氏，他是很有名望的，著過了一本書，叫樣自由與政府，說明中國的彈劾權，是自由與政府中間的一種最良善的調和方法。由此可見中國從前的考試權和彈劾權都是很好的制度，憲法裏頭是決不可少的。

兄弟剛才所講的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力量是自由。自由這個東西，從前的人民，都不大講究。極端的自由，就是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很新的學說。提倡這種學說的，最初是法國人布魯東，俄國人巴枯寧，和近來已經逝世的俄國人克魯泡特金。在他們要講這種主義，不過是把這種理論，看得很新，便去研究研究罷了。近來中國的學生們，對於這種理論，並沒有深切研究，便學人

去講無政府主義，以爲是趨時，這真是好笑！講到無政府主義，我們中國在三代以上，便有人講過了。像黃老的學理，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鼓掌）列子內篇所說的「華胥氏之國」，其人民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這又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鼓掌）我們中國講無政府主義，已經有了幾千年了！（鼓掌）不過現在的青年，不過來細研究，反去拾取外國的牙慧罷了！（鼓掌）殊不知道他們現在所講的無政府主義，就是我們幾千年前講過了的東西，現在已經是掩却不顧了！（鼓掌）兄弟所講的自由同專制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如果物體是單有離心力，或者是單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態的。總要兩力相等，兩方調和才能夠令萬物均得其平，成現在宇宙的安全現象。

憲法在政府中的作用，好比是一架機器。兄弟說政府是一架機器，不明白道理的人，以爲這個譬喻，真是比方得很奇怪。其實物質裏頭有機器，人事裏頭，又何嘗沒有機器呢？法律就是人事裏頭的一種機器，就人情同物理來講，支配物質是很容易的，支配人事是很艱難的。這個緣故，就是因爲近來科學的發明很進步，管理物質的方法很完全，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飛天潛水的機器，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支配物質，便是很容易。至於人事裏頭的結構，是很複雜的，近來所發明管理人事的方法，又不完全，故支配人事便很不容易。政治上的憲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機器；也是調和自由和專制的大機器。（鼓掌）我們最初革命的時候，便主張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和美國總統林肯所說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是相通的。兄弟從前把他這個主張，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個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人民必要能夠治，才能夠享；不能夠治，便不能夠享。如果不能夠享，就是民有都是假的。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要打破這種階級，未嘗沒有方法。古語說：「人力可以勝天」。動物裏頭有千里馬，一日能夠走一千里；鳥能夠飛天；魚能夠潛海。假如我們要學千里馬，一日可以行千里；要學鳥可以飛天，魚可以潛海；試問我們不能夠做得到呢？因為我們人類發明了科學，能夠製造機器，祇要用機器便能夠一日行一千里；便能夠飛上天；便能夠潛入海。譬如我們坐自動車，更不止是日行千里；我們坐飛行機，就可以飛上天；坐潛水艇，就可以潛入海；這就是人事可以補天功！（鼓掌）古書說從前希臘有一個人，一日能夠行千里，這是天賦的特能，不是可以常有的。今日人類有了機器，便不必要有天賦的特能，也可以日行千里；也可以飛天潛海；隨意所欲。我們現在來講民治，就是要把機器給予人民，讓他們自己去駕駛，隨心所欲，去馳騁翱翔。這種機器是甚麼呢？就是憲法！上面所列的圖，就是五權憲法。

這個五權憲法，就是我們近世的汽車飛機和潛水艇。把全國的憲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個權，每個權都是獨立的。從前君主時代，有句俗話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

是把上頭反到下頭，或者是把下頭反到上頭。在君主時代，造反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這個五權

第五圖

五權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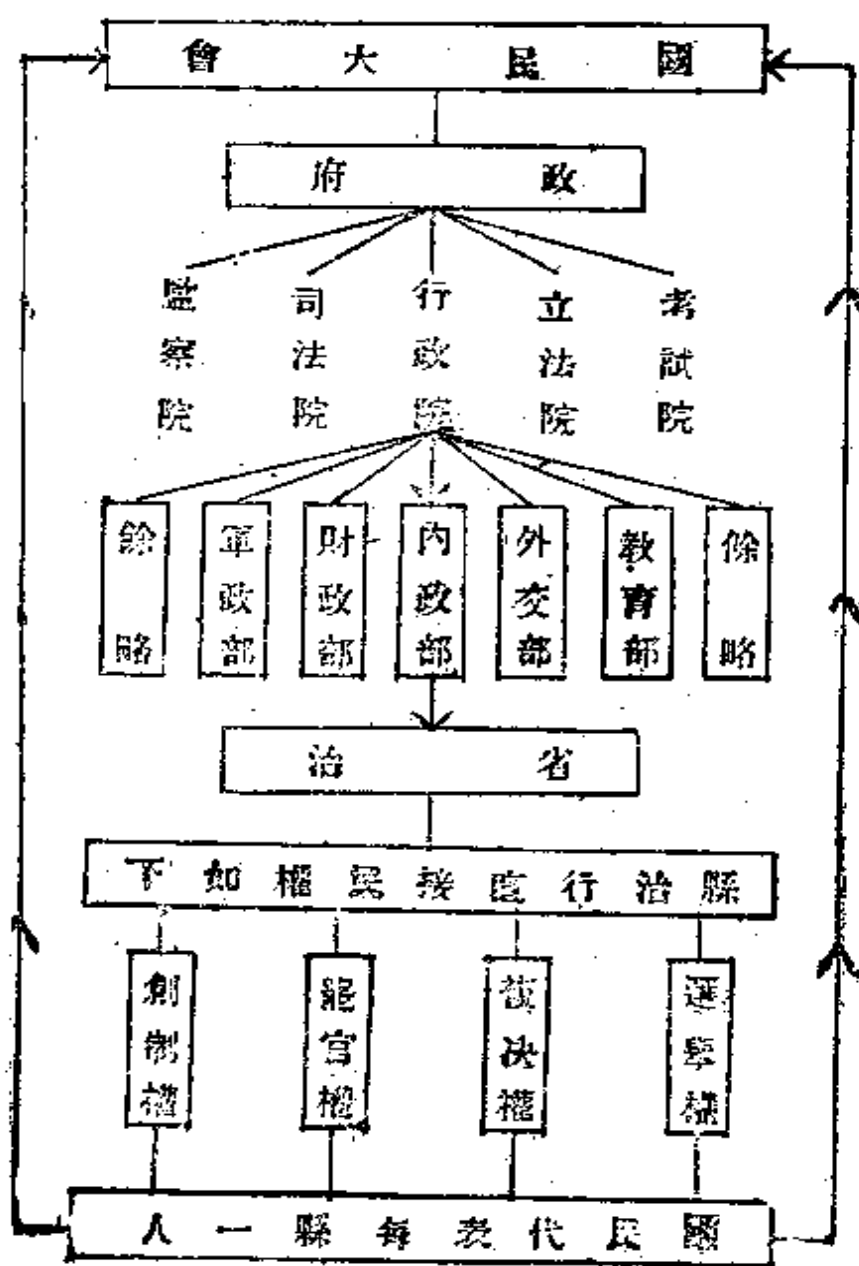
立法權
司法權
行政權
彈劾權
考試權

憲法不過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權，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提出來做三個獨立的權，來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員一方面，另外立一個執行行政的大總統，立法機關就是國會，司法人員就是裁判官，和彈劾與考試兩個機關，同是一樣獨立的。

如果實行了五權憲法以後，國家用人行政都要照憲法去做。凡是我們人民的公僕，都要經過考試，不能隨便亂用。兄弟記得剛到廣州的時候，求差事的人很多，兄弟也不知道那個有才幹，那個沒有才幹。這個時候，政府正要用人，又苦於不知道那個是好，那個是不好，反受沒有人用的困難。這個緣故，就是沒有考試的弊病。沒有考試，就是有本領的人，我們也沒有方法可以知道，暗中便埋沒了許多人材。並且因為沒有考制度，一班不懂政治的人，都想去做官，弄到弊端百出。在政府一方面，是烏烟瘴氣；在人民一方面，更是非常的怨恨。又像前幾天兄弟家裏，想雇一個廚子，一時想不到要從甚麼地方去雇，就到酒菜館裏託他們替我去雇一個。諸君想想：為甚麼不到木匠店內或者是到打鐵店內託他們那些人去雇呢？為甚麼一定要到菜館裏去雇呢？因為菜館就是廚子的專門學堂，那裏就是廚子出身的地方。諸君，再想想：雇一個廚子，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還要跑到專門的地方去雇，何況是國家用人的大事呢？（鼓掌）由此便可知考試真是件

很重要的事情：沒有考試，我們差不多就無所適從。好比舉行省議會選舉，要選八十個議員，如果定了三百個人是有候補議員資格的，我們要選八十個議員，就在這三百個人中來選舉。若是專靠選舉，就有點靠不住。因為這個原因，美國選舉的時候，常常鬧笑話。我記得有一次美國有兩個人爭選舉，一個是太學畢業出身的博士，一個是拉車子出身的苦力，到了選舉投票的時候，兩個人便向人民演說，運動選舉。那個博士的學問很高深，所講的話總是些天文地理政治哲學，但是他所講的高深道理，一般人民聽了，都不大明白。這個車夫，隨後跟上去演說，便對人民講，你們不要以為他是一個博士，是很有學問的，他實在在是一個書獃子；他是靠父兄力量，才能夠進學校裏去讀書，我因為沒有父兄的幫助，不能夠進學校內去讀書；他是靠父兄，我是靠自己的。大家想想：是一個有本領呢？用這一番話，說得那班選舉人，個個都是拍掌，都說那位博士的演說不好，一點都不明白；這個車夫的演說很好，真是入情入理。選舉結果，果然是車夫勝利。諸君想想：這兩個運動選舉的人，一個是博士，一個是車夫，說到學問，當然是那位博士要比車夫好得多。但是那位博士不能夠當選，這就是祇有選舉沒有考試的弊病。所以美國的選舉，常常鬧笑話。如果有了考試，那末，必要有才能有學問的人，才能夠做官，當我們的公僕。考試制度，在英國實行最早；美國實行考試，不過是二三十年。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是還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

我剛才講過了，五權憲法的立法人員，就是國會議員；行政首領，就是大總統；司法人員，就是裁判官；其餘行使彈劾權的，有監察官；行使考試權的，有考試官。兄弟在南京政府的時候，原想要參議院訂出一種五權憲法，不料他們那些議員，都不曉得甚麼叫做五權憲法。後來立了一個約法，兄弟也不去理他。因為我以為這個執行約法，就是一年半載的事情，不甚要緊，等到後來再鼓



吹我的五權憲法，也未爲晚。後來那些議員，搬到北京，訂出來的天壇憲法草案，不料他們還是不顧五權憲法，還是要把自己的好東西丟去不要，這真是可惜！大家要曉得五權憲法是弟兄創造的，五權憲法就好像是一部大機器。大家想日行千里路，要坐自動車；想飛上天，就要駕飛機；想潛入海，就要乘潛水艇；如果要想治一個新國家，就不能不用這個新機器的五權憲法！上面的圖，便是憲法裏頭構造的制度，好像機器裏分配成各部分一樣。

上面這個圖，就是治國的機關。除了憲法上規定五權分立之外，最要的是縣自治，行使直接民權。能夠有直接民權，才算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共有四個：一個是選舉權，二個是罷官權，三個是創制權，四個是複決權。五權憲法，好像是一架大機器；直接民權，便是這架大機器中的掣扣。人民要有直接民權的選舉權，更要有罷官權。行政的官吏，人民固然是要有權可以選舉；如果不好的官吏，人民更要有權可以罷免。甚麼是叫做創制權呢？人民要做一種事業，要有公意可以創訂一種法律；或者是立法院立了一種法律，人民覺得不方便，也要有公意可以廢除。這個創法的權，便是創制權。甚麼是叫做複決權呢？立法院若是立了好法律，在立法院中的大多數議員通不過，人民可以用公意贊成來通過。這個通過權，不叫做創制權，是叫做複決權。因爲這個法律，是立法院立的，不過人民加以複決，這個法律才是能夠通罷了。至於我們民國的約法，沒有規定具體的民權，在南京訂出來的民國約法裏頭，祇有「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那一條，是兄弟所主張

的，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那個責任。我前天在省議會演講，已經把五權憲法的大旨講過了。很希望省議會諸君議決通過，要求在廣州的開會，制定五權憲法，做一個治國的根本大法。今天兄弟的這種講法，是從五權憲法的側面來觀察。因為時間短促，所有的意思沒有充分發揮，還希望諸君細心來研究五權憲法，贊成五權憲法！（鼓掌）

8 黨員須研究革命主義

——在梧州對國民黨員演講——

今日在梧與黨員諸君相見，有幾句話對諸君說，諸君要知道吾黨現名為中國國民黨，實即昔日之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即由同盟會與國民黨遞嬗而成。我黨為何而立？誠以中國數百年來，為滿洲人征服，且數千年來，向為專制政體之國家，所以就要成立這個革命黨，以推行三民主義，和改良國家的政治。

革命黨在辛亥起義，把滿清推翻，光復共和，始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當初革命目的，本欲將國家政治改良。現在民國已經成立十年，試問十年來，革命事業曾做了幾件？實則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亦未進到，究其緣故，因中國人思想幼稚，見革命初次成功之時，轟轟烈烈，咸以為革命宗旨甚易達到。不知當革命初起，滿清滅亡的時候，早有一般滿清官僚，及武人投誠入黨、入黨

之後，就將活動於政治的小數革命黨。盡數傾陷，革命黨銷，當時的黨員，咸誤信之。不知革命軍起之後，而革命黨名義取銷，中華民國，即爲官僚武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辟，武人專政，種種惡現象。去年粵軍回粵，既將，現僅廣西一省，至於雲南貴州四川湖南諸省，雖次本總理被舉爲中華民國大總統，本總理自當將吾可仍惑於革命軍起革命黨銷之論，大家要反向革命雖已悉入革命黨之範圍，而人民尙未盡是革命黨，又何所恃而服人？將謂恃兵力乎，非也；我們革命以武力服人，大家要知道武力實不足恃，惟德可以服，征服廣東湖南，此次何以失敗至此，此可以證明吾黨應以主義維持國家，不應再恃武力，此事不幾年來，世界各國之發達，咸食賜於革命風潮。先由即以中國而論，前清兵力，可算強大，何以終被翻

之失敗，可知黨力所到，無不屈服。此種力量，實爲天經地義，蓋平等自由博愛，乃公衆之幸福，人心之所同向，無可壓迫者也。

吾黨之三民主義，卽民族民權民生三種。此三主義之內容，亦可謂之民有民治民享，與自由平等博愛無異，故所向有功。以名言之，可稱民有民治民享。今欲將此三主義詳細解釋，非一二點鐘可能盡。質而言之，民族卽民有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獨佔。——民權卽民治也。

——從前之天下，在專制時代，則以官僚武人治之，本總理則謂人人皆應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故余極主張以民治天下。——民生卽民享也。——天下既爲人人所共有，則天下之利權，自當爲天下人人所共有。——自此三主義推行以來，無堅不入，無人不從。何者？權利爲人所共好，今平均而與之，宜其無堅不入也。從前陸榮廷當政，將廣西人所有之權利，完全收歸於自己之一身；其種種斂錢之法，如開賭，加賦，發行紙幣等，屈指難數；單就發行紙幣而言之，其數二千餘萬，既無抵押，又無擔保，此種無本生涯，我們乃以全數之人工貨物換之，喫虧實在不小。故此次粵軍援桂，廣西之無形損失，卽紙幣已及數千萬，此鉅大之損失，完全爲陸榮廷所括去。故廣西一切幸福權利，祇陸榮廷一人享之，一家享之，一派享之，廣西同胞不能絲毫染指。當時俗諺所云：「凡做官者，不平則鳴。」謂非桂平人，則武人鳴也。其餘數百萬人民，皆陸榮廷之奴隸也！夫奴隸之制，野蠻時代產物也，聰者欺愚，衆者暴寡，弱肉強食，刻薄百姓，陸榮廷罪惡之大如此。我們之革命黨則反

是，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將野蠻變爲文明，不平變爲平等，革命黨之所以無敵於天下，卽以此也。野蠻昔代之官僚，往往因圖一人之私利，動以武力壓制幾千萬人，使爲一人之奴隸。革命黨三民主義，則大不然，自己爭自己權利，且爭衆人權利，人人歡迎，人人同心。故革命黨之力量，比較軍隊之力量還大。此種力量，全由道德與真理所合成。諸君復明白真理，係爲公爲大衆，非爲私爲一人，儻若爲私，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者，乃假革命黨，專借黨以魚肉人民，欺侮人民者；真革命黨必不若是，諸黨員切須明白此理，合力排斥方可！

現在梧州之革命黨，方始成立，到會諸君，亦不過一二百人，究有何法可以制服幾百萬人民？機關槍過山礮都不可能，惟革命主義爲可能耳！我們黨員若能大家宣傳革命主義，未知者，使知之，已知者，使詳知之，人人皆知此主義，人人皆爲革命黨，則廣西卽永遠革命黨地盤；儻若不能將此革命真理，悉力宣傳，將來陸譚馬葉諸強盜，乘機捲土重來，則廣西幾百萬人民，就永遠爲其奴隸，卽民治永無發展之日了！望大家乘目下陸譚初被推翻之際，趕緊分赴各鄉，各縣，努力宣傳三民主義，使人皆知此主義爲天經地義，結合團體，實行自治，使廣西幾百萬人民，悉同一心，無論有何武力侵逼，皆不能推翻了；如不去宣傳此種主義，使人人明白，將來那些會受老陸老譚之私恩者，再出來攪亂，廣西又變成賊治，卽不免復爲野蠻世界。廣西現係萌芽時代，欲實行民治，必須推廣革命黨方可。我們大家皆有親戚朋友，將此主義宣傳，由一人傳諸幾百人，由幾百人傳至幾千人

，由幾人便傳至幾萬人，使廣西省人民皆明白此主義，皆同心合力，無論如何強大的武力，都不能推翻，我們便有機會以圖大衆之公益與幸福。現在廣西爲革命黨所占領，爲革命黨所散布，而希望陸譚諸逆回來者，仍尙不少，我們的革命主義不能於此數月內的大好時機宣傳出去，以主義感化他們，以道德真理征服他們，廣西的革命地盤，雖有兵力，終算不得鞏固。現在中國人明白真理者少，我們黨員已爲先知先覺，應以我的先覺去覺後覺，以先知去教後知，大家負宣傳責任，更望黨員對於革命主義，時時詳細考究，儻有不明白此種主義者，必向之宣傳，使之明瞭。再以此主義團結各鄉，實行地方自治，儻各鄉地方自治皆辦得好，則民國便可根本成立。從前一般官僚和武人，力把民治推翻。止知利己，現在兩廣爲革命地盤，官僚和武人都逃了，我們革命黨人立足於此，必須做出一個真正中華民國出來！

9 總理演說

——民國十二年一月二日本黨改進大會——

現在總章已通過了，我們便要照着實行，但實行還要得人。我們對於時局，要分幾方面進行，我們的人材，要照幾方面來分配。我們進行的方法，大要是三種：一，政治進行；二，軍事進行；三，黨務進行。我們的政治進行，現有許多人在北京，還有許多人散在各省，分頭担任。我們黨裏的軍人，就多在此南方做軍事活動。現在本黨修改新章，就要覓一班人才來担任黨

務的進行。

政治進行是靠不住的，隨時可以失敗。軍事進行，現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來改造國家，還說不定成功與否。所以政軍兩種進行，成敗都未可必。只有黨務進行，是確有把握的，有勝無敗的。我們革命黨，自發起至今，已有三十年。我黨主義，只是有進步無退步的。大約十年前比二十年進步，現在比十年前又進步。照此類推，再過十年，這進步必更勝於今。所以說黨務進行是有勝無敗的，是一定可靠的。

但是我們自革命成功以來，民國成立以後，我們的黨務反不如前，變成了一盤散沙，把從前革命的精神都無形喪失了。這就是由於成功之後，大家都不注重黨事，只重看政軍兩種進行，所以就大遭失敗。現在要從黨務進行，就是要恢復以前革命黨的精神，發揮十幾年前吾黨先烈的精神。這樣做來，成功一定可靠。

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宣傳的結果，便是要招致許多好人來和本黨做事。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古人說「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宣傳便是攻心。又說「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們能夠宣傳，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我黨，那便是大成功了。我們從前本手無寸鐵，何以會革命成功呢？就由於宣傳力。革命以後，大家有了軍隊，有了政權，以為事在實行，不必注意宣傳。豈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傳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記了，現在我們要反省纔好。

俄國五六年來，革命成功，也就是宣傳得力。他的力量不但及於國內，并且推及國外。前同英國與俄國訂約，約內有一條訂明不准在英國內宣傳，足見宣傳之力無可抵制，只好訂為條件。英國軍力財力皆可對付俄國有餘，只有宣傳無法對付，足見宣傳這種武器比軍隊還強。

今天我們把本黨再改進，再擴張起來，對於中國是很有辦法的。現在比從前自由得多，從前是不准革命黨隨處倡言的，現在儘可隨便傳布。各界的人心，傾向我黨的也很多。只可惜宣傳工夫少了，我黨黨員也沒有十分宣傳的訓練，所以黨務還沒有最大發達。我們要曉得宣傳這種武器，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傳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軍隊奪了城池，取了土地，還是可被人推翻的，還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們要對宣傳切實來下番工夫。不如此，這目的就難以達到。不過要做宣傳，就要有一個最便利的機關，最鞏固的機關。這機關是什麼呢？就是個黨。所以我們要切實把黨務來改良，來擴張，使一日一日的進步纔好。所以今天很希望大家照此新章來商量組織，請大家從長討論。

（當時討論結果，須先組織幹部）

（總理提議）——幹部職員太多，依總章，現在代表會未成立以前，都由總理任命。但是一人那能想出這多適當人材。只好請大家不拘方式，任意推薦，以備參考。

（衆贊成。復次，張秋白起問，宣言有「殖民地」三字，可否改為共治地。總理答詞如下：）

此句是我加的。因為中國地位，在國際間實在比亡國不上。比高麗安南對於他的上國所保有的權利還少。單說海關一事，現在還是值百抽五。諸君要曉得，這五還是七十年前價格的五，不是現在的。現在雖說了增加稅率，費了許多運動，却聞意大利人還沒答應。可見艱難之極了。

高麗人如果逢着大災，餓死的滿地，日本人爲體面起見，定要去救濟他。若是中國有災，外國人隨意捐助幾元便了不起。外國人只在中國所得中國權利，比高麗安南還多還很。若論起義務來，却沒有對待他屬國的熱心。這不是殖民地是什麼？

這些不平的情狀，總以說穿爲好，不要怕侮辱了國體。從前梁啟超因要打銷漢人排滿的義憤，便說滿清入關，中國不算亡國。因為滿清曾受過中國龍虎上將的封號，所以也是中國的臣民代替了明朝。當時我們駁他，如受過封便算中國臣民，那嗎赫德是中國的戶部，戈登是中國的將軍，若是得了中國，也就不算亡國了。他們設這種話，無非要壓抑國民的反動。我們正望國民有覺悟，知痛苦，知奮發，那便非說穿不可，何必自瞞自呢？實在外國人對中國不起的地方，外國人原來明白，他的良心上也十分過不去，所以有華盛頓會的發起，原想把中國提平一點。可惜中國人自己不懂，畏首畏尾，只爭到幾條有名無實的原則。最吃虧的青島，可算花了一筆代價得回來了。但是還有許多地方，何以又不通統退還呢？可見青島是在近的事大家叫得聲浪很大，故有效力。其餘地方，吃虧久了的，便噤在肚裏不說，以致幫忙也就無可幫忙。這就是中國人外交失敗之處呀！

10 黨員不可存心做官

——對中國國民黨總親大會訓詞民國十二年十月——

同志諸君！今天是本黨總親大會繼續開會的日期。諸君這次到廣東來開總親大會，是要做一些甚麼事呢？諸君要知道應該做些甚麼事，便先要知道本黨是甚麼性質。本黨自成立以來，始終都是革命黨，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關於民國的幸福，人民絲毫都沒有享到。今年是民國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沒有享民國的幸福，并且各省發生戰事，到處都有兵變，年年都是受痛苦。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革命沒有成功；因為革命沒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國，無從建設。我們從此要建設民國，所以還要革命，民國一天沒有建設好，本黨就要奮鬥一天。諸君都是本黨黨員，便要但負這個奮鬥的責任！

本黨最發達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華僑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國國民黨。華僑的思想，開通較早，明白本黨的主義在先，所以他們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但是本黨在辛亥年革命，能夠推翻滿清，改造民國，何以十二年以來，不能一氣呵成，建設民國呢？就是因為國內大多數人民，還不明白民國的道理，不了解本黨的主義。因為大多數人民，不了解本黨的主義，所以本黨在中國革命，從前的破壞成功，現在的建設不能成功。我們要本黨的革命，自破

壞以至建設，徹底做成功，還要國內外同志，大多數都担負這個責任，更行努力去奮鬥。

本黨政府，此刻建設在廣東，在這個政府所管轄之地，國內人民，加入本黨者，寥寥無幾。回想南京政府成立之時，本黨的義務，該是何等發達！本黨的氣象，該是何等蓬勃！何以本黨在南京政府之時，便那樣興盛，此刻在廣東，反不如前呢？原因就是在本黨份子，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令外人看不起，所以外人不情願加入，幫助本黨來奮鬥。譬如許多黨員，總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滿意足，這些黨員的心理，以為達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業，便算了結一樣。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至於熱心黨務，真正為本黨主義去奮鬥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因為加入本黨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分，便非常複雜！諸君！現在這地開懇親大會，要想振興黨務，討論的事件，當然是很多，照本總理看起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乘此機會，把那些不良的份子，設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份子都淘汰完了，留下來的份子，自然是很優秀的，大家從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為主義去奮鬥。黨員的精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能夠為主義去犧牲，大家為黨做事；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徹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

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

，才算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的存心，都以爲要用黨人做官，才算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大家都知道滿人滅了中國之後，就是以滿清治中國。試問當滿清的時候，全國所有的大官，是不是都用滿洲人去做，才算是滿清治中國呢？完全不是的！最初滿清入關的時候，便用洪承疇治中國。洪承疇是甚麼人呢？洪承疇就是漢人。到了後來，滿清更用許多漢人來治中國。推到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很多國家，都是聘用客卿治國。——像李斯相，楚材晉用，都是用外來的人治國家。因爲要某人做某官，就是要那一個人去做那一件事，如果那個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個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一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個官，便是不勝任，便沒有好結果。好像諸君在家內要有好菜吃，便要專請一個好廚子；要做好衣穿，便要專一個好裁縫；要做好屋住，便要專請一個好建築工程師。這些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的任務，在諸君自己家內的人，不能夠說都可以做得到；諸君自己家內人，不能夠說都要做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諸君要請廚子，裁縫，和建築工程師，家內的便不能一定要反對。國就是大眾的一個大家庭，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如果說要黨員做官，才算是以黨國，那麼，本黨的黨員，現在有三十多萬，廣東的知縣，只有九十多個，其餘的大官，更是很少，用這樣少的官，怎麼能夠分配到這麼多的黨員呢？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諸君

要辨別得很清楚！至於本黨黨員，若是確爲人才，能勝大任的，自當優先任用，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

本黨自成立以來，在國內進步很慢，在海外進步很快。但是到民國以後，就是海外進步也不甚快，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一般華僑黨員，自以爲革命成功，我是黨員，應該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灰意懶，失却原來奮鬥的精神。所以弄到海外各處黨務，至今都沒有朝氣，各處都是暮氣很深，前途是很危險的！我們要除去現在的暮氣，恢復朝氣，便要諸君恢復從前爲黨奮鬥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然後本黨，才可望蒸蒸日上，不致失敗！否則長此以往，本黨前途，便很危險，便要失敗。本黨革命在十二年以前，過去的失敗，不知道有了多少次，譬如在辛亥年，假若有好方法，能實行以黨治國，我相信從南京政府以後，決不致弄到今日，像這樣的大失敗。但是失之東隅，還可以收之桑榆，亡羊補牢，還未爲晚。諸君在廣東開懇親大會，能夠研究從前的錯誤，趕快改良，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從今日以後，便消滅以往的錯誤，從新振作精神，發奮有爲，本黨前途，到還有無窮大希望！

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現在得到廣東這片乾淨土，做我們的策源地，可算是一個小小的成功。諸君這次到此地來開懇親大會，也是一個不易得的機會。試問這個地盤

，今天歸我們所有，將來能不能夠保守呢？諸君今年在此地開懇親大會，明年還可不可以再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以後可不可永遠在此地開懇親大會呢？這個可不可以沒有別的問題，只問我們自己能不能夠盡心盡力，求一個保守這個地盤的方法？如果能夠求得保守這個地盤地方法，并且把那個方法，能夠發揚光大，諸君此後，不但是年年可以在廣東開懇親大會，并且可以把這個懇親大會，移到南京北京去開。這個保守地盤的方法，是甚麼呢？就是在得人心，人心一得，這個地盤便永遠歸我們所有，別人便爭奪不去；人心一失，這個地盤，便要歸別人所有，不但是諸君不能再來開懇親大會，就是本黨的無論甚麼事業，都不能在此地做。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辛亥年滿清之所亡，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民國之所以成，就是成於我們得到了這個根本。我們現在要保守這個地盤便要得廣東的人心；以後要擴充這個地盤，吸收各省，統一全國，便要得各省的人心，得全國的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黨現在的黨員，人格高尚，行為正大，不可居心發財，想做大官，要立志犧牲，想做大事，使全國佩服，全國人都信仰。然後本黨的基礎才能夠鞏固，本黨的地盤，才能夠保守。我每次要諸君革命，總是勸諸君犧牲，今日說要犧牲，日明也說要犧牲，究竟要犧牲到甚麼時候為止境呢？民國一天沒有建設成功，三民主義一天沒有完全實行，我們的犧牲，便沒有一天的止境；要三民主義完全實行，我們革命澈底成功，那才是我們犧牲的止境，那才是我們犧牲的報酬！第二是要諸君注重宣傳，教本黨以外的人，都明白本黨的主義，歡迎本黨的主

義，然後本黨施行主義，便無反抗。本黨在辛亥年革命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一般先烈，自己能夠犧牲，爲主義去奮鬥；并且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全國人民，令全人心都贊成革命，所以武昌起義，一經發動，便全國響應。當時武昌的革命軍，沒有離開武昌一步，沒有打到各省，各省便同時響應來革命，就是由於各省人民，受過了本黨主義的宣傳。現在本黨放棄宣傳，這是一個大錯誤！至於不肖黨員，行爲不正，或假本黨員名義，在外招搖，更是失全國人心的大原因。本總理知道本黨黨員，固然不能說是人人都好，但是相信本黨的主義，的確是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建設新國家一個最完全的主義。諸君把這個主義，宣傳到全國，使全國人民都贊成，全國人民都歡迎，便是用這個主義，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國人民的心理，都被本黨統一了，本黨自然可以統一全國，實行三民主義，建設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要達這個目的，便要諸君實行普通的宣傳。宣傳就是勸人，要勸世人都明白本黨主義，都來傾向本黨，便要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知道怎麼樣去宣傳。到了知道怎麼樣去宣傳，那便是宣傳人才。要有很多的宣傳人才，非要辦一個宣傳學校，慢慢的養成不可。依我看，諸君今天開這樣的盛會，要有好成績，最要緊事，是先辦一個宣傳學校，養成這種人才，如果這種學校辦成了，我在每星期之中，也可以抽出多少時間，到學校來演講，担負教師的責任。

我從前提倡革命，常常遇到很多的反對人。過細考察那些反對人的心理，大概都是挾持成見，

不肯改變，我總是用盡方法去開導，反覆規勸，以至於了解而後已。並且把那些最反對的心理，變成最贊成的心理，熱心爲本黨的主義去奮鬥。由這樣看起來，此刻想實行本黨主義，要從這個懇親會閉會以後，本黨的黨務，便能夠進步，還是非從宣傳上做工夫不可。宣傳工夫，就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現在廣東的人民，號稱二千萬，本黨黨員有三十萬，如果一個人能夠宣傳十個人，在一年之後，可以得三百萬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後，便可以得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有了一千五百萬人的同志，就是廣東的人心，有了一半來歸化本黨；到了廣東的人心，有一半歸化本黨，本黨便可黨治粵。再用一千五百萬做基本，推廣到各省去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傳到四萬萬；到了四萬萬人都受過了本黨的宣傳，四萬萬人的心理，便要歸化本黨；到了四萬萬人的心理，都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現在廣東的三千萬人之中心，真正明白本黨主義的人，幾幾乎不及三萬，只有千分之一，力量實在是太薄弱！但是能夠利用三萬人做基本，到處去宣傳，還是很有效力，前途還是很有希望。譬如本黨從在日本組織同盟會所得的會員，不過一萬多學生，他們回國之後，到各省去宣傳，便收辛亥年武昌起義，登高一呼，全國響應，不到半年，全國就統一的大效果。由這樣看起來，革命的發起人不怕少，只要大家負起責任來，到各處去宣傳，前途總是很有希望的！

我們從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難保，并且還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我們從前有那樣的大位

險，還能夠去革命，那是甚麼原故呢？就是由於我們富於犧牲的精神；因為我們有很大的犧牲精神，所以後來革命，能夠成功。我們現在革命，要像以前的一樣成功，那麼，今天的懇親會，不但是形式上要振作精神，并且要大家從今天起，把從前的犧牲精神，重恢復起來。如果大家恢復了從前的犧牲精神，便不怕有甚麼難事，便不愁現在的革命，做不成功。我們無論做甚麼事，只要問心無愧，憑真理去做，就是犧牲了，還是很榮耀。像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打死孚琦的溫生財，爲主義去革命，成仁取義，留名千古，至今誰人不敬仰他們呢？就是千載之後，誰人又不去紀念他們呢？他們那些人的犧牲，真是雖死猶生，死在九泉之下，都是很瞑目的。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人類犧牲的價值，有比生命還要貴重的，就是真理和名譽！七十二烈士和溫生財，爲真理和名譽而死，他們死後的酬報，不只是立紀念的石碑，革命成功，中國富強，全國人民都可以享幸福，那就是他們的大酬報！他們要得將來的大酬報，眼前便不能不犧牲。那種大酬報，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得到的，或者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才可以得到。凡百事業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遲，利益愈大。我們革命，要收國強民富的大利益，眼光便要遠大；要爲十年百年之後來打算，不要爲眼前來打算。

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羣。要銷滅那一般軍閥

，軍事的奮鬥，固然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羣的奮鬥，更是重要。因為這原因，諸君從今以後，便要盡力去宣傳，介紹國人，加入本黨。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只要一個人感化十個人，介紹十個人入黨。我想一個人介紹十個人，不是難事，再過一年二年以後，便是以十傳百，百傳千，推廣到全國，那就是全國的人心，完全被本黨所感化。到了完全國的人心，都歸化於本黨，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

11 國民黨過去之失敗與今後之成功

——對大本營之演講詞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各位同志！此次吾黨改組，志在將本黨勢力，在中國內地各省，盡力擴充。向來本黨勢力，多在海外，故吾黨在海外有地盤，有同志，而中國內地勢力，甚為薄弱。所以吾黨歷年在國內的奮鬥，專用兵力，兵力勝利，吾黨隨之勝利；兵力失敗，則吾黨亦隨之失敗。故此次吾黨改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單獨倚靠兵力，要倚靠吾黨本身力量。所謂吾黨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黨從今以後，要以人民的心力，為吾黨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奮鬥；人民的心力與兵力二者，可以並行不悖。但兩者之間，究竟應以何者為基礎？應以何者為最足靠？自然當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礎，為最足靠。若單獨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因為兵力勝敗無常。吾黨必要先有一種基本力量做基礎，然後

兵力有足諒之希望；假使沒有一種基本力量做基礎，雖有兵力，亦不足恃。

吾黨在國內，以兵力奮鬥而勝利者，已有三次：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設共和，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一次。袁氏稱帝，討袁軍興，推翻洪憲，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二次。張勳復辟，吾黨提倡護法，其後徐氏退位，以至陳炯明謀叛，北方武人亦承認護法，是吾黨兵力成功的第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達革命之目的。是兵力雖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為吾黨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種力量，就是人民心力。當時中國人民不贊成革命，多數人民不為革命而奮鬥。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即如近幾天，陳炯明率其部下，迫攻廣州，以作孤注之一擲。我軍本其奮鬥精神，與之抵抗，已將陳逆部隊，打得七零八落，在廣州方面，亦可說是兵力的成功。但將來能收得效果若干，將來結果如何，尚不能預定。且將來所得結果，是善果，抑是惡果，亦不能預定。以吾黨想立於不敗之地，今後奮鬥的途徑，必先要得民心，要國內人民與吾黨同一個志願，要使國內人民皆與吾黨合作，同為革命而奮鬥。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決其成功。蓋以兵力戰鬥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黨員力量奮鬥而成功，是足靠的。贊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謂之成功，靠黨員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勝仗非真成功，以黨員打勝仗，方是真成功。

如何以黨員打勝仗？就是凡屬黨員，皆負一種責任，人人皆為黨而奮鬥，人人皆為黨的主義而

宣傳。一個黨員努力爲吾黨主義宣傳，能感化一千幾百人。此一千幾百人，亦努力吾黨主義宣傳，再能感化數十萬人，或數百萬萬人。如此推去，吾黨主義，自能普遍於全中國人民。此種奮鬥，可謂之以主義征服。以主義征服，是人民心悅誠服，所謂『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經過十二年，而國內糾紛愈甚，政治經濟諸端，反呈退化現象，其原因何在？簡括言之，即是吾黨奮鬥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黨黨員，非不奮鬥；但自辛亥革命以後，熱心消滅，奮鬥之精神，逐漸喪失。人人皆以爲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業，不肯繼續做去，這是最大的原因。至此等錯誤思想發生的原因，不能不稍詳細說明。回憶武昌起義時，我從海外迴返上海，當時長江南北，莫不贊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雖至腐敗之老官僚，亦出而爲革命奔走。惟當我初抵上海時，凡吾黨同志，以至紳商學各界，甚而至於一班老官僚，都一齊來歡迎。其中有一官僚，極鄭重的對人說，好極了，現在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滅了。我當時亦聽聞此話，甚爲詫異。不久，則見所謂革命黨人所辦的報館，所賴以指導國內輿論者，交持此論調，真是怪事。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爲滿清出力，以殘殺革命黨人爲能事；在革命軍興之時，又出而口頭贊成革命。當時一般官僚，尚未知革命黨有何等力量。但彼等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軍起，革命黨興，彼輩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八個字，去

抵制革命黨。而革命黨人不察，亦隨聲附和。後來民國成立，即有政黨濫起。其時有共和黨統一黨，種種色色，不勝縷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權爲目的，但完全不是革命黨。於是宋教仁黃興等，一股舊革命黨人，以爲別人既有了黨，吾等尙未有黨，乃相率而組織國民黨。但當組織國民黨之時，我已經辭了臨時大總統。我當時觀察中國形勢，我已經承認吾黨立於失敗之地位，當是時極爲悲觀，以爲在吾黨成功之時，吾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尙不能施行，更復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棄一切，暫行置身事外。

後來國民黨成立，本部設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長，我決意辭却。當時不獨不願意參加政黨，且對於一切政治問題，亦想暫時不過問。但一般舊同志，以爲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長，吾黨就要解體，一定要我出來担任。我當時亦不便峻却，只得答應用我名義，而於黨事則一切不問，純然放任而已。及至宋案發生，一般同志，異常憤激，然亦未有相當辦法，遂聯電同致日本，促我返國。我回上海時，見得宋教仁之被殺，完全出於袁世凱主使，人證物證，皆已完備。所有宋教仁未被殺之先，一切往來電文，宋教仁被殺之後，一切來往電文，皆已搜集起來，已經證實宋教仁之被殺，主謀的確是袁世凱，毫無疑義。於是一般同志，問我有何辦法。我謂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爲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誤以爲宋教仁之被殺，是一個人之事，以爲不應因一人的事，動天下之兵。我竭力勸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

被殺，並非一人之事，切勿誤認，除從速起兵以武力解決之外，實無其他辦法。而各同志仍依然不肯贊成。當宋教仁被殺時，全國輿論，皆甚憤激，即外國亦不直袁氏所爲，袁氏借債之舉，因此大受打擊。是時吾黨在國內勢力，殊不薄弱，倘能於此時而起繼此奮鬥，吾黨大有可爲，袁氏不足患也。無如各位同志，皆不贊成，此種時機，以至錯過。

不久，袁氏借債成功，錢已到手，可以施用武力政策，遂向吾黨示威，先免去吾黨四都督，吾黨遂起而與之對抗，因而二次革命以起。惟此時，時機錯過，故二次革命，終歸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各同志多再亡命於日本，大都垂頭喪氣。但我此時，反極爲樂觀。然必先使多數同志奮鬥精神復活，方能繼續吾黨革命事業。於是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集合吾黨革命分子，專心於革命事業。從前吾等不敢公言革命，因避去革命黨之名義，而有同盟會之組織。但此時在日本竟公然提出中華革命黨，以資號召矣。然當時亡命在日之同志，以爲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勢力，有何方法。彼等以爲當二年前，吾黨正是成功，據有十餘省地盤，千萬之款，可以籌集，三四十萬之兵，可以調用，尙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敗塗地，有何勢力，可以革命？革命進行，究竟有何辦法？我再三苦勸各同志說，我黨自成功至失敗，其時間不過三年，爾等不要專向從前的地位着想，爾等不要忘記了時間！爾等若專向地位着想，以爲從前有十餘省地盤，有錢又有兵，尙且失敗，若如此想，一定想不通的，爾等要向時間上着想。吾黨成功時，有十餘省地盤，有錢又有兵，誠然不錯。但爾

等要再追想三年以前的事，吾黨人在三年以前，都是一班亡命之徒，何嘗有地盤，何嘗有錢，何嘗有兵？吾黨成功時間，不過一年，爾等可將一年間事情，作爲一場大夢，復回三年以前的革命精神。自庚子以後，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總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餘次，而每次失敗，各位同志總沒有灰心的。何以經過武昌之成功後，遂反至灰心？吾等在三年前，類皆百折不撓，屢仆屢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奮鬥！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復從前所具之精神，繼續奮鬥而已！從前吾黨當推翻滿清時，何嘗有力量，大衆皆是赤手空拳。當武昌革命黨發動時，亦未有何種方法，不過大衆皆明白滿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種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種道理，但尚未有何種事實，可以證明。今日吾等雖失敗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經驗益富，而且事實可以證明。故今次失敗，比之三年前，較有信用，有經驗，有證據。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敗，無不繼續奮鬥；在三年後，便爾灰心，不肯繼續奮鬥呢？各同志經我此次苦勸之後，大衆都恢復從前的革命精神，共同起而組織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唯一之宗旨，是以革命的精神，圖主義的實現。

後來袁世凱稱帝，中華革命黨遂起義於廣東山東長江流域各省。未幾袁氏死，黎元洪繼之。當時各同志，又不能繼續奮鬥。到底人人以爲黎氏復職，民國政治可以逐漸整理，不肯繼續革命。後來張勳復辟，吾等實行護法。然革命始終不能澈底，稍有少許成功，即行收束，以爲妥協，因此革命事業，始終未能成功。

以上所述，吾黨之奮鬥，多是倚靠兵力之奮鬥，故勝敗無常。若長此以往，吾黨終無成功之希望，吾黨三民主義，終無實現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組事情發生。

此次改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黨造成一中心勢力。各同志從今日起，要認真去幹革命事業，要將革命事業作為本人終身事業，必要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完全實現，方可算是吾黨成功。但是此等成功，不能單靠戰爭。因為戰爭，要靠軍人，而現在一般軍人，多是不明主義者，彼等不是為主義而戰爭，是為個人陞官發財而戰爭，故單靠軍人奮鬥，不能使三民主義實現。不過現在與軍人適逢其會，故與之合作罷了。然此是借人之力量，以幹革命事業，終是不可靠的。吾黨所要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對於三民主義，應當有堅決的信仰，要使吾等皆願意為主義而犧牲，為主義而奮鬥。且吾等必先具有此決心，有此志願，然後用宣傳的方法，使全國大多數人民，皆與吾等具有一樣的決心，一樣的志願。能夠多收一個同志，就可減少一個反對黨。

至現在吾黨黨員，實在甚少。吾等應當固結團體，討論一種好方法，努力去宣傳，於最短時間，使廣州百餘萬人民，皆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又費若干時間，努力去宣傳，使廣東三千萬同胞，以至於全國四萬萬同胞，有過半數變成革命黨，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黨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國民黨黨員之戰勝。我黨從今日起，努力去做，務要達到黨員戰勝，方得謂之成功。如其不然，若專靠兵力，雖百戰百勝，亦不得謂之成功。就如以前所述三次之勝利，皆旋得而旋失。勝

敗互見，何得謂之成功？推究其故，實有許多缺點，且許多工作未做。此種工作，在革命後，固未嘗做，在革命前，亦未嘗做。其所以未做之故，因為吾等未曾發明有好的方法，且因為知識不足，尚未看見此種道理。故革命成功以後，許多革命黨人，反藉革命以謀個人利權，養成個人勢力。一俟個人勢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所以革命雖經三次成功，而革命主義，依然不能實現。其最大原因，皆是專靠兵力，而黨員不負責任，所以有此惡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傳事業，幾乎停頓。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從事於宣傳，但當時宣傳方法，皆是個人的宣傳，既無組織，又無系統，收效仍小，故只可謂之人自為戰的宣傳。至武昌起義以後，則連人自為戰的宣傳，亦皆放棄，而不肯做。人人皆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吾黨停止奮鬥。殊不知以前之所謂成功，不過靠兵力之成功，而非黨員之成功。吾黨欲求真正之成功，從今以後，不單獨專靠軍隊，要吾黨同志，各盡能力，努力奮鬥。而且今後吾黨同志的奮鬥，不要仍守着舊日人自為戰的奮鬥，要努力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

12 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

——對大本營之演講辭——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各位同志：此次本黨改組，想以後用黨義戰勝，用黨員奮鬥。吾黨經過十餘年來，或勝或敗，

已歷許多次數。就以勝敗成績觀之，則軍隊戰勝，爲不可靠，必須黨人戰勝，乃爲可靠，此點黨員須首先明白。吾黨當革命未成功以前，皆用黨員來奮鬥，絕少用軍隊來奮鬥。至於武昌一役，雖屬軍隊奮鬥之大勝利，然此次成功，乃由黨員以黨義奮鬥之結果，感動軍隊而來。不幸武昌成功之後，黨員即停止奮鬥，以至此十二年來，吾黨用軍隊奮鬥多，用黨員奮鬥少，即或有之，亦屬討袁失敗之短時期間。

吾黨此次改組，乃以俄國爲模範，企圖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黨員協同軍隊來奮鬥。俄國以此能抵抗列強之侵迫，其時正當俄國革命初成功，而俄黨人竟能戰勝之，其原因則由黨員能爲主義的奮鬥。吾人由反對俄國各報紙所得之事實，則英兵由北冰洋上陸時，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種種印刷品，問其何故來打俄國？列強既與德國和好，何以今再有征俄之舉？各國兵士，當時以爲往俄與德兵戰，不知爲與俄民戰也。以此質諸上官，上官無詞以對，兵士遂即行引退，或激成兵變。此全由俄黨員不僅能感化本國人，而且能以主義感化外兵。日本兵隊之開往西伯利亞，亦同被感動。此俄黨人爲主義奮鬥的結果。吾黨歷年來革命奮鬥功夫，尙未周密，以故屢遭失敗。吾黨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多肯奮鬥。及成功後，則遽行停止，轉而全靠軍隊來奮鬥。今由俄國觀之，則黨人奮鬥，始能爲最後之成功。今日有民國之名，而仍然失敗者，何以故？則由於黨人不爲主義奮鬥之故。我黨爲國中唯一的革命黨，如黨員希望革命真成功，即須奮鬥，否則無成功之望。從前黨

員出外宣傳，發揮主義，非常踴躍；至成功後，以爲此等事，乃無效力之所爲，須握軍權，乃算奮鬥，這個觀念實在錯誤。今日由俄國革命成功觀察之，我們當知軍隊革命成功非成功，黨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現在可以明白了。然從今日現象考察，吾黨黨員中熱心的人，出面握軍權，未嘗無人，但以謀利爲目的，假稱熱心，以便爭握軍權，不知軍隊是拚命殺人的事業。今之手握一萬數千兵者，以利結合，鮮有以主義感化其部下者。就現在情形觀之，凡兵士臨陣，有賞則能克敵破城，無之，則不能。或有不賞亦打仗者，則因地盤苦瘠，須佔領較富裕的地盤而已。可知軍隊奮鬥，係爲陞官發財起見，非如昔日黨員專爲主義的奮鬥也。故欲靠今日之軍隊，單獨以達革命之成功，則希望甚微。必定將現在將士升官發財自私自利的思想化除，引他到遠大的志願，乃能有望。故黨員今日第一級工夫，要先設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的軍隊，完全變爲革命黨員，一致爲三民主義犧牲，而不爲升官發財而犧牲。如此，則軍隊黨員便可成互助之奮鬥，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然軍隊之奮鬥，必須有多少之練習，乃黨員則毫無練習，此黨員之缺點也。若黨員欲運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猶之軍人上陣戰爭，必須明白其槍礮之效力，及其用法。故黨員必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內容如何，然後用之出而宣傳，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槍礮能有效力者，因其能殺人，故大軍一到，敵人即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與之相反，其效力爲生人。革命主義，既以生人爲最終之目的，故必須週知敵人之情形，尤須明瞭士農工商之狀況。對待

此類人們，非可殺之也，實須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則須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痛陳主義，乃能克敵致果。此乃無敵之雄師，無人能抗之者，在乎我黨能善用之否耳。如遇農則說之以解脫困苦的方法，則農必悅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種人們，亦然。然用何方法，用何力量，走向道路，則須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非對於已往及將來乃對於現在，造成良好國家。建築方法有二，一曰軍隊之力量，二曰主義之力量。我黨前時無兵力，今始稍有之。然吾黨兵力，常居於弱的地位，而敵則常居於強的地位。前為吾黨大敵的滿洲政府，兵力強於我，而我能推翻之；以後袁世凱馮國璋等，我亦能推翻之。今目前之敵人，則為曹琨吳佩孚，試問能打倒之否？照歷史上觀察，則必能之，祇時間的問題而已。惟靠軍隊打倒曹吳，革命亦未能算成功。試問滿洲袁馮倒後，革命能成功否？由此推之，則前途極為危險。今後首當將企望以軍隊謀革命成功的觀念打破，因為軍隊無暇受宣傳感化，即熱心者帶兵，亦為環境所同化，久而久之變為圖私罔利之人。故軍隊數年來，未能成為革命軍，這是一個大原因。無識者以為軍隊戰勝，便是革命成功，而不知實係觀察錯誤。革命是救人的事，戰爭則為殺人的事，軍隊奮鬥是出而殺人，黨員奮鬥是出而救人。然革命須用軍隊之故，乃以之為手段，以殺人為救人。殺人為軍隊之事，救人乃黨人之事。十餘年前，用軍隊破除障礙，推翻滿洲政府，這是軍隊用得適當。惟推倒滿清政府之後，即須救人，此乃黨員所應有事，所謂責無旁貸的。乃竟不負此責，其高尚者則宣言不問政事，壞者則祇知陞官發財。今則愈弄愈壞，革命名詞

，失其尊嚴神聖，其咎實在於革命黨人不去做革命奮鬥工夫。今次之改組，則欲黨員個個從新再去做革命黨員工夫。但做革命奮鬥工夫必須有方法，而方法必須訓練而來。古人云：『不教民戰，是爲棄之。』這句話是很對的，黨人爲主義奮鬥亦然。然必須自己先訓練，然後出而能感化他人。現在吾黨即欲實行訓練黨員，使之出而奮鬥。以前黨員無訓練，故奮鬥成績甚微。殺人之事，尙須操練，則救人之事，更非訓練不可。吾黨員奮鬥之武器，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也。諸位皆贊成此次改組者，試問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已有心得否？打倒曹吳，亦不能作爲吾黨成功。因吾黨主義，非祇推倒一二軍閥，便算了事的，必須黨員人人能奮鬥，主義能實行，然後乃得爲真成功也，此則純然倚靠宣傳之力。軍隊以槍礮出而宣傳，黨員則以主義出而宣傳，其革命相同，而其成功則不同。因革命成功，非能專靠殺人，尤須靠救人。然救人必須全國人能自救，全國人能自救，必須多數人明白人生道理。若黨人以華僑爲多，試問何以有華僑？則因內地生活不足，乃謀生活於海外。就香港出口計之，前二十年每年往南洋者，多至四五十萬人，現在必有加而無減。此等出外謀生者，多由他人借給船費，就是賣身爲豬仔，落船後，已覺不快，登岸後，更不快，至派往各口鑛山作工後，更覺痛苦非常。詢其何以來此受苦，則言內地生路已絕，以每年四十萬出口計之，回國的不足四萬，是十人有九人死於海外，并骸骨亦不能回國。此等人是最苦的，幸遇有親友，以資贖回，救出苦海；然贖不勝贖，且所救祇爲一二人。我革命黨救人，則謀全數救之，不但華僑，且及全國

。各位均知南洋羣島前時均一片荒土，我中國人爲之闢草萊墾荒地，謀生活，雖間有致富者，然極少數。我國荒地曠山甚多，乃竟地利不闢，其原因則由無良好政府，不能有所爲。今革命方法，乃救全體人民組織良好政府，惟必須多數人先明白主義，了解此方法，乃能全救之。故今先打倒陳逆，得回惠潮梅之地，使全省統一，進而全國統一，再進而實行主義，乃能救之。十二年前，軍力成功，不能實行主義，以至人民痛苦愈甚。不知者方歸咎於革命黨，試問革命黨能受之否？然事實則確令人飽受痛苦。前之強盜甚少，今則強盜遍地，皆由黨人失於奮鬥，致此結果。奮鬥救人方法如何？即以廣東言之，三千萬人，須一半能明白我黨主義，能受我黨感化，方能達我黨目的。故我黨人能起而救人，首須明白主義，明白社會狀況，然後人民乃能接受我黨主義也。譬之軍人提槍射擊，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則亦傷。今黨員出而宣傳主義，能入人心，則其人必受多少感動。然有感動有不感動者，何以故？其不受感動者，則由於其人有障礙。譬之人射擊時，其立於一大石之後，則雖命中，亦不死傷。若其人有障礙，則所言必不入，故必須隨時考察各個人之情況。因凡人類，皆有其主義，以發財而論，則人人皆欲之，我黨人之救人，亦屬發財主義。但常人則欲個人發財，我黨則欲人人發財而已。今日私人發財者，無險不冒，就以南洋猪仔而論，其冒險性較軍隊爲強大，軍隊死亡，反不如猪仔死亡之多，而人之甘心爲個人發財者，乃樂而爲之。此發財主義，實與我黨主義無背。所不同者，乃我欲人人發財，彼則謀個人發財而已。損人利己，乃能發財成功者，

我黨人不爲也。我黨須人人發財，始爲成功。故須向各界人士說明，如君欲真發財，必人人發財，乃可達真發財目的。因此必須組織良好政府，使人人明白本此主義以組織政府，乃可達到人人發財之目的。古代草莽英雄，出而革命，所憑者威力，順之者生，逆之者死，此乃「化家爲國」之革命。我黨則不然，乃根本民意而革命，實爲「化國爲家」之革命。今我國已成割據局面，如單靠我革命黨軍力統一之，實不可望，因革命黨兵力甚弱，以軍力論，則必屬於非革命黨者成功。然我黨之必成功，又若可操左券者何也？則革命力量，譬之山上之大石，不動則已，若一引動，則必轉落至山脚而後止。故革命力一引動，則不可止。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尙未成功，何以故？則由於我黨組織之方法不善。前此固無可倣效。法國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國革命血戰八年而始得獨立，因均無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國有之，殊可爲我黨師法。各黨人個個能實行爲主義奮鬥，不汲汲於握軍權，但監督之使爲己用而已。且俄之成功亦不全靠軍力，實靠宣傳。我黨兵力雖弱於人，惟主義則高尚於人，久爲國人所信仰。苟我黨員能盡其聰明能力，說之使明，則當無不受其感化者。大衆能想出良法，使多數人明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可不待軍力革命，而亦告成功。俄國軍隊能感化外兵，而今日爲我敵者，祇本國兵而已，又何至不能感化之耶？且在前廣州新軍一役武昌一役，是其明證。故我黨不用此力則已，一引用之，則曹吳之兵，必如前清新軍例，而我黨可事半功倍矣。爲此之故，我黨均須每日學習宣傳方法，時時訓練，訓練純熟，然後能戰勝一切。今滇軍以

善戰稱，由於彼軍士每日三操兩講，無日或間者也。我黨主義，乃合各個人所期望而集成者乃企圖人人發財，非企望損人利己，而發財者也。彼英法美等國人民之生活程度，優於吾人者，則以有良政府之故，彼政府常爲人民謀幸福，有災害則爲之防，有利益則爲之圖，故人民能家給人足。今我黨人若能日日出而講演主義，其有不入者，則考其有何障礙。今定於每兩星期，在此學習一次，而此兩星期，須將做過之工夫，報告於我。由下一星期起，訂一問題，互相研究，以便答聽者的問話，搜集材料。如軍隊打仗然，打過後須補充子彈，今黨員出外宣傳，亦當如之。每兩星期到此補充材料，則宣傳事業自易着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爲吾之所倡始所發明，其演繹須一依我之解釋，然後方不至誤解誤講。此處可稱爲諸位的兵工廠，我可以盡力供給材料，爲宣傳於軍士的武器。

13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

——對各黨員演說稿——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諸君！這次國民黨改組，變更奮鬥的方法，注重宣傳，不注重軍事。今日提出這個問題來，爲甚麼奮鬥的方法，要注重宣傳，不要注重軍事呢？大家知道我們革命的方法，自推倒滿清以後，都是注重軍事，以前是注重宣傳。這個原因，是在後來組織軍隊的機會，比從前多。說起功效來，

是那一樣大呢？自然是宣傳奮鬥的效力大，軍事奮鬥的效力小。譬如就武昌起義說，表面上雖然是軍事奮鬥的成功，但當時在武昌的軍隊，是清朝訓練的，不是本黨訓練的，因為沒有起義之先，他們受過了我們的宣傳，明白了我們的主義，才為主義去革命。所以這種成功，完全是由於宣傳奮鬥的成功。假若當時武昌的軍隊，毫沒有受過宣傳，不明白革命之道理，專由本黨另外起一支兵，打那一些清兵，想把他們盡數消滅，他們一定拚命來與我們反抗。那麼，我們的革命，恐未必能夠成功。或者我們有了一支兵，對於我們的兵士，絕不注重宣傳，兵士絲毫不知爲甚麼要革命的道理，這拿一種軍隊來和清兵奮鬥，那麼，勝負之數，也未可必。至於武昌起義，當時能夠達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於滿清軍隊的自動，一經發起，便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動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他們受了宣傳，都贊成我們的主義，所以便不來和我們反抗。像這樣用敵人的軍隊，來做我們的事業，所收的效果，該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倒了以後，我們便以爲軍事得勝，不必注重宣傳，甚至有把宣傳，看做是無關緊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國，沒有是非，引出軍閥的專橫，這是我們不能不負責任的。現在我們要再圖進步，希望我們的革命主義，完全成功，便要恢復武昌起義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傳。所以這次改組以後，便要請大家向宣傳一方面去奮鬥。

我們用已往的歷史證明起來，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是由於宣傳。譬如中國的文化，自何而來呢？完全是由於宣傳。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甚麼事呢？是注重

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爲甚麼事呢？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再像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亞洲全部，信仰的人數，比那一種教要多些，都是由於釋迦牟尼善於宣傳的效果。再像耶穌教，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近代傳到亞洲，流行於中國，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這樣普遍的道理，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義，便深入刻骨，便能夠爲主義去死。因爲這個原因，傳教的人，往往爲本教奮鬥，犧牲生命，亦所不辭。所以宗教的勢力，比政治的勢力，還要偉大。我們國民黨的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我們的這種主義，比宗教的主義，還要切實。因爲宗教的主義，是講未來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們的政治主義，是講現在的事，和人類有切膚之痛的事。宗教是爲將來靈魂謀幸福的；政治是爲眼前肉體謀幸福的。說到將來的靈魂，自然是近於空虛；講到眼前的肉體，自然有憑有據。那麼，宗教徒宣傳空虛的道理，尚可收到無量的效果，我們政黨宣傳有可憑據的道理，還怕不能成功嗎？要政治上切實的道理，實行出來，統共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武力，壓逼羣衆，強迫去行；——中國古時政治變更，大多數都是用這種方法。——一種是靠宣傳，使人心悅誠服，情願奉令去行。這種方法，在中國歷史上不多見。中國實行改革政

治的人，最大的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許多英雄豪傑，都想要皇帝。從前創成獨裁制不專用武力的，只有湯武革命。他們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的地盤做根本，造成良政府，讓全國人都佩服。所以後來用兵，一經發動，便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全國人都是很歡迎的；不專用兵力，便統一中國。他們當初要造成良政府，讓人佩服的事業，便是注重宣傳。後來全國人歡迎，不和他們反抗，便是因為受過了宣傳。所以當時中國人民，便享幾百年幸福。後人都說他們的革命，是「順乎天，應乎人。」到了現在，人類的政治思想極發達，民權的學說極普遍，更不可專用兵力；必要人人悅誠服，都歡迎我們的主義，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們國民黨這幾年用武力的奮鬥太多，宣傳的奮鬥太少，此次改組，注重宣傳的奮鬥，便是挽救從前的弊端。

諸君担負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恆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為要人心悅誠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夠收效果的；必要把我們的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有效果。我們要能夠收到這種效果，便非請諸君對於宣傳，做繼續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繼續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恆心；因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至中途廢止。我們一定要達到這種目的，那就是我們的志氣。無論甚麼人做事，都有一種志氣。古人說：「有志者事竟成。」用這一句話對個人說，大概在市井之上，熙熙

攘攘，往來不絕的人，都是志在發財。他們究竟是不能夠得志呢？有的能夠做富翁，是得志的；但是這種志氣，過於自私自利，和別人的利害相衝突，便容易被他人消滅，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是不能得志。有一種志氣，是大家公共的志，衆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謂衆志成城。像革命黨從前想推翻滿清，到後來果然建設民國，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就推翻滿清而論，從前太平天國，也有這種志願，當時何以不成功呢？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洪秀全自廣西金田村起義，打過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他們的革命，本來可以成功的，因為後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一班人出來破壞，所以失敗；滿清因為能夠利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一班人，所以他們的天下還能夠維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漢人，洪秀全也是漢人，洪秀全所反對的本是滿人，不是漢人。但是當時漢人知道要反對滿人的很少，所以漢人便自相殘殺，弄到結果，滿人坐收漁人之利。自明朝漢人亡國之後，排滿的舉動，不知道有多少次，失敗的原因，都是漢人自相反對。如果漢人不反對，太平天國的革命，便老早成功了！辛亥年武昌起義，全國戰事不過兩三個月，便大功告成，太平天國打了十幾年仗，還是不能成功，當中的原因，都是由於漢人自己不相維持。辛亥年漢人知道自相維持，所以滿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太平天國時漢人不知道自相維持，所以終洪秀全之身，總是推滿清不倒。漢人知不知道自相維持的道理，是由於全國漢人，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辛亥年全國漢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所以武昌的漢人一經起義，便沒有漢人再來反對漢人，去

維持滿人的天下。國人明白不明白滿漢的界限，是由於主持革命的武昌沒有起義之先，我們革命黨老早發明了民族主義，一般有思想，一傳十，十傳百，大眾一心，向前奮鬥。弄到後來，人人都知道武昌起義之後，便沒有漢人再去幫助滿人。滿人沒有漢人的幫助？像辛亥年漢人排滿這種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羣力；這種大要用四萬萬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兩個人的力，可以限。譬如一個人，可出力一百斤，搬運貨物到十里路遠，每日可以每日可以搬運一千斤，用一百人的力，每日便可以搬運十萬斤。少斤呢？四萬萬人在一百日內，又可以搬用多少斤呢？因為沒有實，所以這種羣力是怎麼樣偉大，諸君還不容易明白。我們可用物用力，可分作兩種：一種是用孤力的——像一虎在山，羣獸空是孤力；他項走獸，如獅如豹，都是一樣。——一種是用羣力的。合居的有時可到幾千萬。蜜蜂合居的也是極多，并且很有條理，——有做窩的，有覓食的，有採花的，有看門的，有釀蜜的，并一樣，有行政，立法，司法種種人員，毫不紊亂，做起事來，既

於螞蟻所用的羣力，更容易看出。譬如，我們在一做成一條極長的隧道，以避風雨而便出入。如果二力，搬運極微的塵泥，要做成一條長隧道，應該三都去搬運塵泥，同力合作，積少成多，便可以在四天性不同。多數人能合羣，但是羣性的程度，不五在一羣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對於職務，不互相六做，好像守門的蜂，尾上藏有蜂蠆，知道他的職七的安全，他使用尾刺激，拚命抵抗，就是犧牲生八種視死如歸的特長，不是教成的，是他生成自然九當兵的人，必要受過了許久的教練，然後才能應十的職守的。近來文明國的兵士，雖有死守職務，一。至於中國的兵士，更是比不上，俗話常說：二須經過許久的教訓，才勉強有用。如果說到忠三心的性質，一羣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訓四練，但須加以訓練，然後合羣的性質才有進步，進步

往前，毫無顧慮；人便每每因後天的訓練，沒有嫺熟，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因為這個原故，人類中常發生許多亂臣賊子，自相殘殺，螞蟥和蜜蜂之中，便沒有這種現象。

我們要求中國進步，造成一個極合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非用羣力不可。要用羣力，便是在合羣策羣力，大家去奮鬥；不可依賴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做去，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民國成立以後，生出了袁世凱，趙秉鈞那一般官僚來，那般官僚在滿清的時候，本來是很聽話的，初降到民國來，也是忠於共和，奉命維謹，不敢犯法。到了後來犯法，這個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因為推倒滿清之後，成立民國，那般舊官僚還不知道民國是甚麼東西；人民又不知道怎麼樣做主人，去監督他們。而在專制的時候有皇帝做主人，可以管理他們，他們怕皇帝的威權，革他們的官，所以他們便甘伏於奴隸之下。到了民國，人民本是主人，應該有權可以監督他們的；但是初次脫去奴隸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還不知道怎麼樣做主人的方法，實行民權；所以他們便目無主人，胡行亂為。革命成功，創造民國，原是先覺先知奮鬥出來的，普通人民還不知其所以然。當民國初成立的時候，他們還怕那般先覺先知來干涉，有時候還是不敢亂為。到了後來，官僚和軍閥連成一氣，他們便更有胆量來把持政權，違法亂紀，無所不為；不是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便是曹錕拿錢買總統做，用武力反叛民國。所以弄到今天，不是人民的國家，完全是官僚和軍閥的國家。人民的天然性，本來沒有蜜蜂和螞蟥的天生長處，所以能夠變好的原故，多半是由於學

習。普通人要學習，便是不知：先覺先知的人要他們知，便應該去教——教便是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久而久之，便可傳到四萬萬。如果四萬萬人都明白了我們的主義，他們便歡迎我們去建設中華民國。要做到這樣的偉大事業，只有本黨才有這個力量！因為本黨是有主義的，別黨沒有主義，所以他們便做不到。造成一個國家，是從何而起呢？何為國家呢？國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世界上現在何以多是民國呢？從前何以都成帝國呢？因為人民的政治思想，各有不同，改革國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變，——好像改革廣東，并不是要把白雲山搬到河南，把東江西江北江，都要改變河道的方向。——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舊思想，另外換成一種新思想，這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國家有了新基礎，那麼，好像做新屋一樣，只要屋基築成，以後做牆上樑，還有甚麼大困難呢？本黨的三民主義，便是無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何謂三民主義呢？簡單的說，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詳細的說，便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項主義的意思，是要把全國的主權，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內；一國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國家利益，由人民共享。這三項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個字包括起來。五權憲法是根據於三民主義的思想，用來組織國家的。好像一個蜂窩一樣，全窩內的覓食採花看門等任務，都要所有的蜜蜂，分別担任，各司其事。總而言之，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都是建國的方略。建設一個國家，好像是做成一個蜂窩，在窩內的蜜蜂，不許有損人利

己的事，必要整整有條，彼此毫無衝突。我們將來的國家，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國家，在此國家之內的人民，便是世界上最安樂的人民！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不是現在廣東少數的國民黨員，可以做得成功的；必要應用羣力，請全國人都同心協力去做，那才容易成的。要全國人都同我們去做，便要他們明白我們做事的主義，如果不然，他們不但不同我們去做，并且還要反對我們。像做外國人的奴隸，本來沒有人甘心情願的；但是從前的漢人，不知道做中國皇帝的是從外國來的滿人，所以曾國藩，左宗棠，那一般漢人，便情願去做滿人的奴隸，來反對漢人。因為他們在那個時候，只知道忠君大義，清朝深仁厚澤，我們是不能反對的；不知道有滿漢的界限，民族的思想，滿人來做漢人的皇帝，是不能不反對的。所以他們一生做外國人的奴隸，反以為榮耀。到了辛亥年，全國漢人的思想便和從前大不相同，所以武昌革命，一經發起，便全國響應。我們見到此地，所以從事革命，便要宣傳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從前宣傳民族主義，推翻滿清，很有功效；我們現在從事宣傳，必要把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同民族主義一樣的注重。不過從前宣傳民族主義的時候，有漢人同滿人的比較，很容易教人明白，現在宣傳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難找到一個簡單的比較，很不容易教人明白，因為環境可以束縛人的。譬如老監犯，在牢內住了十幾年，如果一時把他放到外邊，教他回去，他仍然是回到老監牢；因為他在監牢住久了，習慣成自然，如果回到老監牢內去，便覺得很自然，若是到別的地方，便覺得不自然的。再者大家

都知道美國最著名的南北戰爭，是由於「黑奴制」。當時美國南方有幾百萬黑奴，北方是工商業的省分，南方是農業的省分，因為有了許多黑奴，便可以替他們去耕種。戰爭的原因，是北方主張人道主義，要求人人平等，不可有奴隸的制度，想用政府籌一大宗款，去贖那些黑奴；南方主張人民有財產保護權，黑奴是他們的財產，政府不能干涉，反對北方的主張。因為這項爭端，便發生南北之戰。後來北方勝利，南方失敗，實行放奴，讓那幾百萬黑人自由。那些黑奴初放出之後，便一時無所措手足，覺得諸事都不方便。因為自己從前做奴隸的時候，所有的衣食居，都有主人辦到非常完備，那個時候的生活，是很安樂的，一旦脫離了主人，自己便不知道怎麼樣可以謀衣食居，一時的生活，便覺得痛苦。諸君都知道美國有兩個大偉人：一個是華盛頓，一個是林肯。林肯之所以出名，是由於放黑奴；黑奴到現在，才知道要感謝他。但當初放出來的時候，不但不感謝他，并且還要謾罵他，當時有許多黑奴常對林肯痛罵說：「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爲甚麼他要來害我們呢？」我們革命黨推翻滿清，把人民由奴隸的地位，超渡到主人的地位，現在做了主人，不但不來感激，因為暫受目前的痛苦，反要來謾罵。常有人說：「我們從前是很安樂的，自革命之後，國亂民窮，要有真命天子出世，或者清朝復辟才好。」民國真是沒有用呵！試問從前的人見了官要打屁股，現在不受這種刑罰，只就這一件事說來，民國到底是好不好呢？我們要人明白民國的好處，必要用普遍的宣傳，去感化人，萬不可專用兵力去壓制人。如果專用兵力，就是一時成功，還不能根本改

革命人民的思想；變更人的習慣。好像現在陳炯明的軍隊投北，陸榮廷的軍隊也投北。他們爲甚麼要投北呢？因爲他們的思想，以爲北京從前出真命天子，那才是真的，民國是假的。再像民國六年陸榮廷到北京，還要去向宣統叩頭。這種改不了的奴性，和美國的黑奴，當初赦出之後，一時還失不了奴性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要根本上改變他，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傳，大家担负這種任務，所用的方法，必須隨機應變。好像現在因爲關稅問題，外國人用兵船來示威，我們要和他們反抗，便應用民族主義。要說明民族主義，是很容易的；說明權民主義，那便困難；至於要說明民生主義，那更困難。許多人從前只知道民族主義，現在才知道民權主義；講到民生主義，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的。我們担任宣傳的，自己先要明白他才好；如果不然，便是以盲導盲，都不知道是從那一條路走。

革命沒有成功以前，廣東人有一句俗話，可以包括民生主義。這句話是歡迎民生主義的，很可以用來做羣衆宣傳的材料。因爲普遍的宣傳，是要對極無知識的羣衆去演講。普通人極歡迎的心理，是在甚麼地方呢？拿他們心理上極迎歡的話去演講，便可感動許多人；不必費很大的力量，便收很大的效果。這句話不是我們革命黨說的，是普通人民自己造出來的。這是一句甚麼話呢？就是「革命成功，我們大家有平米吃。」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因爲革命成功了，如果實行民生主義，國民真是有平米吃！現在的米比從前的還要貴，大家不要以爲這就是革命成功之後，實行了民生主義的

效果；這個米貴的道理，是因工價拾高的原故。我們廣東的工人，從前沒有團體，近來因為知道了被東家壓制，便組織種種工會，去反抗他們；遇到和東家衝突的時候，便罷工，要求加工價，減時間。這種方法是從外國得來的，外國的工人要求加工價，是因為他們的工業發達，工廠極大——普通一個工廠，一年可以得幾百萬利息。像上海前幾年的工廠，一百萬資本，每年可以得兩三百萬利息。外國像這一樣大的工廠，每年也可以得幾十萬利息——外國的工人因為生活太高，便結起團來，和廠主商量，只許廠主賺若干，其餘要分到工人。這項情形宣傳到中國來，我們的工人，不管工業情形是怎麼樣，也是一樣照行。不知道中國沒有極大的工廠，只有做散工的勞動，他們還要求加工價，所百物昂貴，米也隨之而貴，這是我們革命黨提倡人民自由的結果。要補救他，有甚麼方法呢？歐美補救的方法，在資本家一方面的，是工價加高，貨價也抬高，這不是根本的解決；他們現在所想的根本解決，是社會革命。中國的工業還沒有發達，罷工的事，在外國可行，在中國不可行。我們革命成功之後，要有平米吃，究竟用甚麼方法可以做到呢？外國人想做的的方法，是工人同農民合作，不要商家做經紀，賺佣金，便可省却許多消耗費。這件事是要大家去做，政府加以提倡，便容易成功。廣州此刻米貴，最大原因是商家壟斷，有中飽的弊端。要除去這項弊端，便要工人同農民合作；要工人和農民知道怎麼樣合作，要去宣傳這個道理。現在我們的工人，大多數都是有知識的，很容易宣傳，難處是正要農民知道。米出農民，原價一元，直接可以買二十斤；間接向商家去

買，用銀一元，只可買米十斤，中間被商家賺了一半。要米價平，便要工人同農民辦一合作社，用工人所做的器具，交換農民所出的米，省去商家的中飽，那樣，米價便可以平。外國實行這種方法，最有成績的是英俄兩國，他們所辦的合作社，大的有幾千萬人。我們如果要照英俄兩國的方法去行，便有平米吃。工人和農民也可以多得錢。要達到這種目的，必要有團體去行；要有團體，便要勸他們入黨，入了黨之後，才可以請師父來教，我們把這個方法怎麼樣去行，實行了以後，做成一個甚麼國家，並不是難事，難處是由於不知，不是不能行，是由於不知道怎麼樣去行。孟子說：『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行也，是不能也；爲長者折枝，非不能也，是不行也。』我們如果徹底的知道了，再去實行，那就是爲長者折枝，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

我們想要造成一個有條理的國家，就是像蟻巢和蜂窩一樣。螞蟥和蜜蜂還有這種組織能力，人爲甚麼沒有這種能力呢？人爲萬物之靈，所有的智識，比較甚麼動物都要高一點，是應該有這項能力的呀！我們現在擔任國事的人，把國家應該做的大事，一概不理，只知道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爲甚麼還不如蜜蜂呢？如果不知道國家是甚麼東西，只要去看蟻巢和蜂窩！古人說：『人饑己饑，人溺己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之內，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們的責任。大家都是國民黨員，應該擔負這個責任，用宣傳去奮鬥。從前所以不能行的原故，是由於不知。蜜蜂和螞蟥，本來也是不知，但是他們有天生的長處，不過他們的長處，各個「蟻與蜂」，只限於一件事；我們人類是甚麼

事都可以做到的。譬如從前以爲人總不能像鳥雀一樣，飛到上霄，是不是飛上天呢？飛上天都可以做得到，別事還不能做嗎？是「知難行易」。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是由於思想錯了，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學說去做事，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到。

中國現在是最貧弱的國家，像葡萄牙那樣小的國，尙且派兵，我們還要怕他。講到我們從前的時候，本來是很富強的，像唐朝本從前是很貧弱的，也受過了像我們白鵝潭一樣的大恥辱，到了近，是由於維新。如果我們立志要國家富強，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往向前去做，總是可以做得成的。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才完全成功。不過首先要立一個志願，照那個志願去做，總是不改。今。天我希望國民黨員的，是要諸君立志，於十年之內，把中國諸君有了志願，方法是很多的。中國從前是富強的，英法現在是富強，如果自己真沒有方法，便可以請師父。——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是請外國技師來教，所以學到現在，便飛得很好。——但諸君須先有還要去宣傳自己的志願，推到四萬萬人都有這項志願。如果人人都

和蜜蜂，合羣策羣力去行。

我們這次革命，一定是能夠成功的，不過要大家先有這項志願，立定恆心去做。如果弄到成功，把中國建設好了，大家便有平米吃。到了有平米吃，中國便是世界上頂安樂的國家。諸君便是世界上頂享幸福的人民！我們要做到這個地步，不可專用兵力。因為兵力，只可以用來做破壞的事，不可用來做建設的事。要做建設的事，便要有主義和方法。要全國人都明白建設的主義，便要有宣傳。所以從今天以後，要請大家注重宣傳的奮鬥，不要注重兵力的奮鬥。

14 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民國十一年一月廿日——

各位同志代表諸君！今天在此開中國國民黨全國大會，這是本黨自有民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黨以來的第一次。我們革命黨用了三十年工夫，流了許多熱烈的心血，犧牲了無數的聰明才力，才推翻滿清，變更國體。但在這三十年中，我們在國內從沒有機會開全國國民黨大會，所以今天這個盛會，是本黨開大會的第一次；也是中華民國的新紀元！

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雙十日。今天是民國十三年的一月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同武昌起義的日期，都是民國很大的紀念。從前革命黨雖然推翻滿清，變

更國體，但是十三年以來，革命主義，還沒有實行，這就是革命還沒有成功。此中最大的原因，是當時革命黨外面見到外國富強，中國衰弱，被人凌辱，內面又受滿清專制，做人奴隸，幾幾乎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時發於天良，要想救國保種，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時可以成功，並想不到成功以後，究竟用一個甚麼通盤計畫去建設國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驅使，不管成敗，各憑各的力量去爲國奮鬥，推翻滿清。這種奮鬥，所謂各自爲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故滿清雖然推翻，到了十三年以來還沒有結果，這就是我們的革命，仍然是算失敗！

我們現在得了廣州一片乾淨土，集合各省同志，聚會一堂，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從前我們沒有想到要開這種大會，沒有想到我們的黨務究竟是如何進行，是因爲受了滿清官僚的欺騙。我們受了滿清官僚甚麼欺騙呢？因爲一般同志頭腦太簡單，見得武昌起義以後，各省一致贊成革命，從前反對革命的官僚也贊成革命，由此少數革命黨，就被多數的官僚包圍。那般官僚說：『革命軍起，革命軍銷。』當時的革命軍，也贊成這種言論，於是大家同聲附和，弄到現在只有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的成績，所以革命軍至今仍失敗。這就我們失敗的大原因！今天大家都覺悟了，知道這話不對，應該要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成。』所以從今天起，要把以前革命精神恢復起來，把國民黨改組。這都是由於我們知道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策，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標，不能夠改造得好的。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

便主張「以黨治國。」但到今天想想：我覺得這句話還是太早；此刻的國家，還是大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現在革命黨的責任，還是要先建國，尙未到治國。從前革命黨推翻滿清，不過推倒了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後，便生出了無數小皇帝；這些小皇帝仍舊專制，比較從前的大皇帝還要暴虐無道。故中國現在還不能像英國美國以黨治國，今日民國的國基還沒有鞏固，我們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國家再造一次，然後民國的國基才能鞏固。這個要國基鞏固的事，便是我們今天的任務。此次各位同志來此開這個大會，和尋常的集會不同。今天這個大會，不是普通懇親會；不是平常討論會；也不是採集各地問題的會。這是一個甚麼會呢？我們自十三年以來，在政治上得了種種經驗，發明了種種方法，看到中國國家雖然不好，國勢雖然比從前退步，但知道中國還有辦法，還可以建設得好。革命黨三十年來爲良心所驅使，不論成敗去革命，革命成功了，對於國家不知道用甚麼方法去建設。至於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了辦法，所以此次召集各省的同志來廣州開這個大會，就是把這個方法公諸大家來採納。在沒有開這個大會之先，已經組織了一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那個委員會中，籌備了許久的時候，自今日起，要把這個籌備的方法，逐日提出來，請大家來研究，要大家贊成這些方法。諸君得了這些新方法，要帶回各地方去實行。至於這些新方法的來源，是本總理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經成功之後，所得的種種革命方法，用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定出來的。當中不完備的地方在所不免，所以還要開這

個大會，請大家來研究研究。以後便要請大家贊成，到各地方去實行，同心協力，建設國家。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所以這次國民黨改組，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的問題，第二件是改造國家的問題。這次大會，只有十天，十天的時期很短少，我希望大家要愛惜光陰，明白這個大會的宗旨。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意見，當討論之時，便貢獻出來，參加在內；但是大家要知道會期是很短的，必須愛惜光陰，當研究問題之時，必須各人虛心，不可以無意識的問題來挑撥意見。如果生出無謂的爭論，會中的大問題就恐怕十天解決不了；我們這個會的成績，便不好。所以我們要提防，要警戒！

我們對於改組黨和改造國家兩件事以外，另外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甚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黨因此失敗。我們以後，便要團結一致，都要把自己的聰明才力貢獻到黨內來；自己的聰明才力不可歸個人所用，要歸黨內所用。大家團結起來，為黨為國同一目標，同一步驟，像這樣做去，才可以成功！政黨中最要緊的事，是各位黨員有一種精神結合。要各位黨員能夠精神上結合，第一要犧牲自由，第二要貢獻能力。如果個人能夠犧牲自由，然後全黨方能得自由；如果個人能貢獻能力，然後全黨才有能力。

。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後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才能夠改造國家。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位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位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這個原因。我們今日改組，便先要除去這個毛病。

本黨今日開全國代表大會，我希望各位代表，要把自己的能力和各地方的能力都貢獻到黨內來，合成一個大力量去改造國家，那是一定可以成功；一定在今年之內可以成功。今天這個大會，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的第一次；這是中華民國將來國史中的大光榮！我希望諸君努力，在這十天之內，把應該要做的事，完全達到目的！

15 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現在的問題，是國民黨改組問題。我們自辦同盟會以來，有很大的力量表現出來，就是把滿洲政府推倒。但推倒之後，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壞雖成功，建設上却一點沒有盡力；這十三年來，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數反革命派，即以此爲口實，而攻擊革命黨，謂只有破壞能力，而無建設能力。此種話我們革命黨雖不肯承認，然事實上確是如此，這都是因爲我們破壞沒有機會來建設。我們秉政時的南京政府，只得三個月。到了北京

政府的時候，政權都歸於反革命黨手內，此後革命黨在政治上就沒有建設的機會；不僅如此，且至於逃亡海外，在自己領土之內不能立足。自民國成立後，政權皆操之反革命派手內，故雖革命黨對於政治上社會上做了種種的破壞，而苦於無機會以建設。故從各方面看來，中國自革命後並無進步，反爲退步。但此並非革命黨之初心，今人民皆以此歸咎於革命黨，我黨亦不能不受。在滿洲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黨之奮鬥，重在宣傳其主義於全國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視革命二字爲神聖。成功後不能如其所期，頓使失望，此種事實，誰負其責？革命黨不能不負其責！人民以各種痛苦歸咎於我們，我們實難辭其責，要皆由於所用方法不對。

今回想革命未成功以前，黨人犧牲性命爲國効力，艱難冒險，努力奮鬥，故能成功；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爲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於革命黨。何啻數十倍，故其力量，大於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實因我們方法不善，若有辦法有團體來防範之，用對待滿清之方法對待之，則反革命派當無所施其伎倆。俄國有個革命同志曾對我言，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本事，俄國反革命派實望塵莫及。俄之反革命派，爲官僚與智識階級，當革命黨發難時，均相率逃諸外國，故俄國革命黨能成功，而中國的反革命派，聰明絕頂，不僅不逃避，反來加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而革命黨人，流離轉徙，幾至消滅；到了今日，只西南數省爲一片乾淨土，均爲反革命派所得』

得。』由此觀之，革命黨有力量推倒滿清，使反對者投於革命黨之旗幟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於方法未善之過，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尙不知其所以失敗的緣由。若當時有辦法，有團體，先事防範，繼續努力奮鬥下去，建設起來，則祇需三年之時期，其效果已頗有可觀；決不至如今日之一無成績！中國革命六年後，俄國才有革命，俄國革命黨不僅把世界最大威權之帝國主義推翻，且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政治諸問題。這種革命，真是澈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方才俄國朋友對我所說的話，乃是旁觀者清，當局的人，尙設想不到。但俄之反革命派，並非真正不如中國反革命派之聰明利害，且百倍過之，特俄國之革命黨之聰明利害，又百倍過於彼輩耳！中國之革命黨經驗不多，遂令反對派得盡其技，沒有俄國那種好方法以防範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故俄國雖遲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雖早六年革命而仍失敗。

此次改組，就是從今天起，重新做過。古人有言：『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將十三年前種種可寶貴最難得的教訓和經驗，來辦以後的事。以前有種種力量來建設民國，以後便有種種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辦法條理，合全國而為一羣策羣力，努力而行，則將來成功，必定更大，此即為今後之第一大希望，此次改組，即本此意。改組之能成功與否，全憑各同志之能否負責聯絡與努力奮鬥而定之。若能如此，則中國事業，大有可為。我國人民，身受十三年的痛苦，吾黨此次應在最短時期內解放之，將國家障礙，完全消滅。此次改組，

各種辦法，已由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籌備許久，今提出中國國民黨宣言案，請秘書長將原文朗讀。

這個宣言，係此次大會之精神生命，此宣言發表後，應大家同負責任。諸君係本黨各省代表，宣言通過後須要負責，回各省報告宣傳。此宣言將國民黨之精神政綱完全發表，并應使之實現。此宣言今後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舉動，故須詳細審慎研究。大家通過後，不能隨意改變，都應遵守，完全達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16 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現在此處已經是政府，不過不是如前年之護法政府。因前護法政府成立時，出師北伐，已至江西，進行極稱勝利，忽遇後方陳炯明叛變，將護法政府推到。當日南方無政府，而北方軍閥，忽贊成護法，聲言恢復國會。今年所謂國會，却在北京選舉曹錕爲總統，這便是護法結果！

今次本總理再回廣州，不是再拿護法問題來做工夫。現在的政府，革命政府，爲軍事時期的政府。對於發展很有希望，廣東地盤亦很鞏固，北伐已籌備，尅日前進。近忽發生關餘問題，各國派兵艦二十艘來粵示威，因其有如此大力量來示威，故決心以一種大力量去抵抗。有一時候，幾艘危

險，要同他們即刻開仗，但我們總堅持到底。近各國見武力沒有什麼效果，乃用文字戰爭，日前公使團由領事團轉來一牒文，謂：『地方政府與公使團來往文書，須由領事團轉達。』我政府通牒駁之，謂此處非地方政府，乃北京之對敵政府，最少亦有「交戰團」資格。但雖如此說去，而各國之外交政策，其對於人國，總是於其己國有利益時，則承認之爲政府；無利益時則否認爲政府。今日之事，實緣我們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明明白白與北京脫離關係，故組織民國政府實爲目前第一問題。當公使團牒文未來以前，我本來即想組織政府，曾派財政部長葉恭綽赴奉浙兩處，徵求組織政府方法。但現在被公使團輕視，皆因我們無政治地位之故；有了地位，始有政治行動可言。否則反抗政府的舉動甚多，例如地方暴動等事，都是反抗政府的舉動，但他們的反抗政府，就是土匪，爲法律上所不容。現在有一種反抗政府的舉動，不是土匪，也不犯法，就是革命。何以言之，因我們已經宣布脫離不承認彼爲政府，我們是政治上的行爲，和他是對抗的，但此必要有一地位。中國歷史有一習慣，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但近代文明國家，不是如此；若有一種政治上行動，即敗後也不爲寇。中國近來對世界上普通習慣尚不熟悉，做事總是避開名義，成後始來定稱謂。但文明各國並不如是，如愛爾蘭當歐戰時，忽對英宣告獨立，此事英政府雖於二點鐘內即平定之，但愛爾蘭在此二點鐘內之舉動，各國均認爲政治上舉動，不是犯法舉動；因彼於起事時，即佔有一郵政局，在此處即宣布組織一完全政府，各部官員都經任命。雖其文告黏在壁上漿糊未乾，即已失敗，黨

人均逃亡於美國軍艦，而美艦亦即收留之，其後雖英政府要求引渡，亦遭拒絕，蓋即因其曾有正式組織，為政治上的行動之故。否則即為土匪，為暴動，安望美人之如此保護。

現我們有廣東四川數省，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四倍於日本，決不致兩點鐘內即至滅亡，為什麼尚不敢有所表示，以組織一政府？故本總理之意，以為此次大會之目的有，一改組本黨，一建設國家。而於建設國家，尚有應研究之問題二：一立即將大元帥政府變為國民黨政府，二先將建國大綱表決後，四出宣傳，使人民了解其內容，結合團體，要求政府之實現。一省如是，各省如是，合全國民意與軍閥奮鬥，其效果必大。從前我們沒具體條理，今則有之，若以之宣傳於士農工商各界，則必表同情，由全國團結成為一體，為一大示威運動，則軍閥安有不倒？革命安有不成？以上二問題隨大會擇定其一，皆無不可。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此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并無國可治，祇可說以黨治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當俄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均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其最危險時期，為十八面受敵，各國均派兵到俄國，其國內之反革命派，亦深受各國援助。故俄國六年前之奮鬥，均為「民族主義」的奮鬥。當時我們尚不知道其為民族主義奮鬥，今回顧起來，的確如此！故現在俄國對於贊成民族主義諸國，皆引為同調。常對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諸國，勸其不可放棄民族主義。其最初之共產主義，亦由六年間之經驗，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可見俄之革命，事實上實是三民主義。其能成功，即因其將黨

放在國上。我以爲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

但此說初聽之似甚駭人聽聞，其實現在我們何常有國？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來，以後後再去治之。如今日上海廣州常見之青草地上起洋樓，必先經過一棚寮時代，此棚寮即用以儲置建築材料與工人聚居之所，由此乃可以建築洋樓。中國現有好多人不明革命黨之用意，即如羨慕洋樓者，見棚寮而厭之，不知無此棚寮，以儲工具材料等物，則所羨慕之洋樓，只是空中樓閣，永不能實現。故當洋樓尚未造成之前。此棚寮實爲至可寶貴之物。革命黨之於國家，即如棚寮之於樓。黨有力量，可以建國，故大家應有此思想與力量，以黨建國，茲請進而研究建國的方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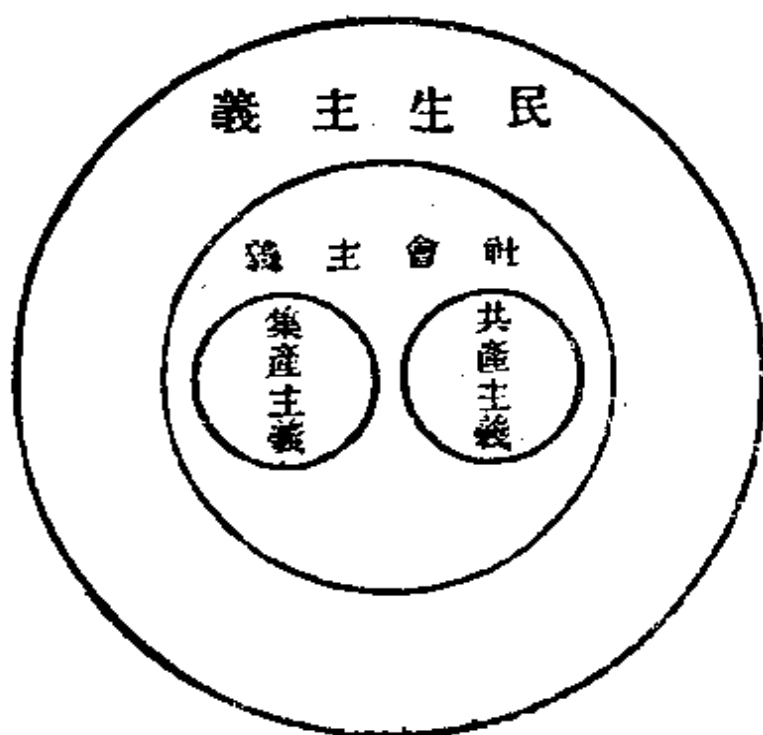
17 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此次開會，所定本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係於本黨改組前途者至爲重要。由宣言審查委員會所審查之結果，對於民生主義一項，尚有問題，故今日不能即時討論，即付表決。在未表決宣言之前，尚有一重大問題，爲本黨之基礎問題，必須徹底了解，然後宣言便易表決。此重大問題，即爲民生主義。本黨多數同志，對於此主義，向不甚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義而生誤會，因誤會而生懷疑，因懷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現象，恐兆將來分裂，發生不良結果。故本總理對於此主義，必

須再行剖解，庶幾本黨同志，因此主義所發生之誤會懷疑暗潮，可以完全打破，而成一最有力量之國民黨。本總理現在十分信任本黨員，每百人中決無一人不服從本總理者。惟知各位黨員，對於本黨主義，尚不無多少懷疑。須知政黨以主義而成立，黨中主義，無論是總理與黨員，均須絕對服從，不能稍有一點懷疑。本黨全體同志，現在思想可分兩種：一屬於老同志，一屬於新同志；老同志爲穩健思想，新同志爲猛進思想。穩健者可說是不及，猛進者可說是太過，其實過與不及之兩種思想，均未明白民生主義之真諦。

本總理前聞北京一般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聞俄國共產主義，便以此爲世界極新鮮之主義，遂派代表往俄，擬與之聯合，并代俄宣傳主義，認定「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爲不同二種主義。我們老同志亦認定「民生」與「共產」爲絕對不同之二種主義，於是羣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諸民生主義之真諦，雙方均屬誤解。譬如在新青年一方面者，各代表抵俄後，俄人對之，便極力稱讚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故彼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認定救國大計，非此不可，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爲國民黨員；本黨舊同志，驟聞共產黨員紛紛加入本黨消息，頓起懷疑，蓋恐本黨名義，被彼利用也。對於此事，懷疑尤甚者，爲海外同志，本總理曾接到海外華僑數次緘電，詢問此次改組，是否爲改國民黨爲共產黨，如爲改成共產黨，則華僑同志，決不贊成。蓋華僑處於帝國主義政府管轄之下，深受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破壞俄國革命論調之毒，故發



生種種懷疑，不能自釋。世界上從前對於俄國革命之懷疑，認不獨華僑爲然，即各國人士亦莫不皆然。不過彼一時也，此又一時也，多數華僑，不諳外國文字，不能依外國論之進步爲轉移，三四年前，我聞於外國人士者，至今猶以爲然，不知外國人士之輿論，亦依俄國內政之進步而變遷。近來俄國內政進步之神速，與今大不相同，故英，法，美，日等國之國會，均欲提議承認新俄羅斯；至於意大利，則已承認！其他各國，在此一二年後，亦必相繼承認。俄國已爲各國所承認，故就利害

而言，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決無大害，此爲我海外同志所宜放心即者也！就利害而言，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茲將各主義之連帶關係與範圍，用圖示之如右：

民生二字，爲數千年已有之名詞，至用之於政治經上，則自本總理始。非獨中國向無所聞，卽在外國亦屬罕見。數年前，有一服從馬克思主義之學者，研究社會問題，發現社會上之生計問題，與馬克思學說有不合之點，於是提出疑義，逐條並舉，徵求同黨解答，歷時一年之久，而應徵者無一人，乃將其著作公之於世，名之曰歷史之社會觀。其要點之大意有云：「在今日社會進化中，其經濟問題之生產與分配，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爲依歸」云云。由此可見本總理所創民生主義之名詞，至今已有學者贊同矣！由此亦可知民生二字，實已包括一切經濟主義。

至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後爲英國戈登所破壞，故今日無從考證。若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爲解決民生問題之政策而已。本黨同志於此便可十分了解，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耳。諸君既能明白民生主義之真義，則新舊同志，因誤會懷疑而生之暗潮，從此便可打消。

18 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現在本黨大會宣言已經表決，這是本黨成立以來破天荒的舉動。但是我們表決宣言之後，大家必須依宣言而進行，負擔此項實行責任。此次宣言，不祇在場代表共同負責，就是各省及海外的同志，均有負擔此項革命的責任。我們從前革命，均未收到好結果，就是因為革命沒有澈底成功。其原因大都是我們同志負擔責任沒有始終如一，所以不能貫徹革命主義。現在本黨召集此代表大會，發表此項宣言，就是表示以後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後，仍不免於失敗。當袁世凱做皇帝的時候，本黨的同志，在山東，在廣東，在四川，在福建，在長江一帶的紛紛起事，用種種力量來抵抗袁氏的帝制，那時候并不用鮮明的革命旗幟，以後袁世凱自斃，總算我們反對袁世凱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眞精神，仍是失敗；後來護法之役，也沒把革命旗幟豎起，做了五六年的護法工夫，最後曹錕吳佩孚也贊成護法，弄得護法的問題，又歸調和妥協。大抵我們革命，在起初的時候，奮鬥均極猛烈，到後結果，無一次不是妥協。即舉「排滿」「倒袁」「護法」三役而言，我們做革命都是有頭無尾，都是有始無終，所以終歸失敗！

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澈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有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世界受

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銷，并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徹底革命的大錯。所以今天通過宣言之後，必須大家努力前進，有始有終，來做徹底成功的革命！

19 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方才得俄代表報告，俄國行政首領列寧先生已於前日去世。國民黨的同志們，當然非常哀悼，應該乘此次大會時，正式表決去一電報，以表哀忱。未表決之前，有幾句話與諸諸先說一下：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為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彼今已逝世我們對之有何種感想？和何種教訓？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一有組織的有力量之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此次大會之目的也在此。現在俄國的首領列寧先生去世了，於俄國和國際上會生出什麼影響來，我相信是決沒有的。

因爲列寧先生之思想魄力奮鬥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他的身體雖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爲我們最大之教訓！

本總理爲三民主義之首創人；亦即中國革命黨之發起人。我們的革命，雖有幾次成功，但均是軍事奮鬥的成功，革命事業，並沒有完成。就是因爲黨之本身不鞏固的緣故，所以黨中的黨員，均不守黨中的命令，各自爲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黨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於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失敗，逃亡至日本的時候，我就想設法改組，但未成功；因爲那時，各同志均極灰心，以爲我們已得政權，尙且歸於失敗，此後中國實不能再講革命；我費了很多的時間和唇舌，其結果亦只是中國即要革命，亦應在二十年以後。那時我沒有法子，只得我一個人肩起這革命的担子，從新組織一個中華革命黨，凡入黨的人，須完全服從我一個人，其理由即是鑒於前次失敗，也是因爲當時國內的新思想尙未發達，非由我一人督率起來，不易爲力。到現在已經十年了，諸同志都已慣習了，有人以此次由總理制改爲委員制，覺得不大妥當。但須知彼一時，此一時，當前同大家灰心的時候，我沒有法子，只得一人起來担负革命的責任；現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來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來了，沒有人覺得中國的革命應在二十年以後了，我們從事革命的事業，國民只以爲太慢不以爲太快了，故此次改組，即把本黨團結起來，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

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倣效其辦法，也應倣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本黨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衆人，希望大家起來奮鬥，使本黨不要因為本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如列寧先生之於俄國革命黨一樣，這是本總理的最大希望！

現在提出用本大會名義致電莫斯科，對列寧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請大家表決。至於各行政機關，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本會亦應休會三日，此三日內，每日下午，本總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義。此講題，從前曾對高師學生演過一次再有兩三次，即可從大體講完。若詳細的講演，非長久時間不可。今乘此機會，儘三天之內，摘要把他講完，諸位回去後，即可以之為宣傳的資料。其餘「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目前沒有時間來講，將來講後，再刊為單行本寄與諸位。現在請俄國代表鮑爾登先生講列寧先生之為人，請伍朝樞君翻譯，俟講完後，我們再來表決本問題。

20 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

——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

同志諸君！今天是我們國民黨代表大會開會的第十天；也是這次大會閉會的一天。這次開會以來，所辦的重要事項，秘書長剛才已經報告了。至於會中所辦重要的事，即刻要拿去做宣傳材料的

，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全體，分作三段：第一段是講中國國內的現狀。第二段是解釋本黨的三民主義，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為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永遠不變的，要大家自始至終去實行這個主義。——在同盟會沒有成立以前，已經是確定了；成立同盟會就是要實行這個主義。後來推翻滿清以至於建立民國，也是爲實行這個主義。但是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已經有了十三年，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二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我們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訂一個完全辦法，劃一同志的步驟，并議定黨中的紀律，就是要大家能夠實行三民主義；把這個主義的言論，一定做成事實。推究這個主義的來源，是我從前和各位同志經過了許久的討論與研究，然後才確定出來的。在革命黨沒有成立以前，便有少數同志很贊同去實行；後來革命黨成立了，就有多數同志贊同去實行；到了今日，便有極多的先知贊同去實行。由此便可見本黨的三民主義，是始終都不改變的！大家對於三民主義以後要心悅誠服，完全担負責任的責任。

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黨的政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節目。我們因爲要實行三民主義，所以不得不照中國的現狀，依人民的要求，來規定這個政綱。人民所做不到的，我們要替他們去做，人民沒有權利的，我們要替他們去爭。所以三民主義是爲人民而設的，是爲人民求幸福的！我們從前革命，爲三民主義去犧牲，就是爲人民求幸福而犧牲。政綱既是依人民的要求規定的，人民今年有甚麼

要求，我們便要規定一種什麼政綱；如果爲人民明年有別種要求，我們的政綱，便要依他們的新要求，重新去規定。但是人民的要求，在短時期中，決無大變動，所以我們訂定的政綱，至少也要維持一年。在這一年之中，便要大家遵守，一致行動，照所訂定的條件去實行。我們在這次大會所訂定的政綱，或者有見不到的地方；諸君以後對於自己定的政綱以外，不能說沒有新見解，所以這次所定出來的，不能說是完全周到，沒有遺漏。但是諸君如果有了新見解，必須等到明年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才去修改；在沒有開第二次大會之先，我們對於這次大會所定的政綱，就萬不可違背。如果有了違背，便是亂大眾的步驟。而且此次大會所定的政綱，是從前經過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多的研究，又再經過大會中諸君的聰明才力才訂定出來。訂定的條件，是預算在今年之內要實行的辦法。我們在這一年中的言論，便要與這個辦法相符合；如果不然，便是這個辦法沒有效力，便是枉費了這次大會的工夫。政綱和主義的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時期，最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由此便可知政綱的修改，是有一定時間，因爲預定了一定時期，大家進行的步驟，才有秩序，不致紛亂。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綱相矛盾，這是本黨自亂的大毛病，此後大家必須要除去這個毛病。各位同志，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或者中途得到新見解，或者有特別聰明的人，一時發見政綱中有不合理的

地方，都不可以自作自爲；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爲，便是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

黨員的奮鬥，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兵士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都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致前進，弄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沒了！本黨黨員從前常有自以爲是的，便要獨斷獨行，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非常渙散；革命事業，不能成功。以後要我們革命事業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動，固結精神。自根本上講起來，革命事業，是大家的事，不是一個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協力，才可以實行；如果不能同心協力，便永遠不能實行。所以這次所定的政綱，是本黨臨時的號令，至少要行一年。在此一年之中，不是要一兩位黨員去實行的，是要大家共同去實行的。大家共同去實行，便是一致行動；一致行動，就是黨員的好道德。我們這次在廣州開會便是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從此以後，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奮鬥。奮鬥的方法，在中央的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各地方的，大家要組織區委員會，或各地方委員會，把我們國民黨佈滿了全國。諸君此次不遠千里萬里而來，在此開了十日大會，議決了許多議案，是已經受了奮鬥的任務，得着奮鬥的材料，散會之後，帶回到本地去，應該分給本地各位的同志，教各位同志都要拿這種材料，分途去奮鬥。所以這次大會，好像

是一個大軍事會議，定了種種作戰計劃，下了許多攻擊命令，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又好像是一個大兵工廠，製造許多槍炮，出了很多子彈，諸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炮子彈，回到本地去，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去補充他們，各位同志得了補充，便要他們實行攻擊，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必須審察敵情，隨機應變，對於敵人要能夠收效，這才算是不枉費了這些補充。

這次的大會，是頭一次試辦，只決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去辦理中央的事務，各地方委員會和地方上的事務，就要大家分途去辦理。至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是由多數同志推舉，再交本總理向今日大會中通過了的。大家不能說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便能夠做事；也不能說只有本總理所提出來的人，便能夠做事。各位同志中有很能夠做事，在此次委員名單中沒有提出來的，自然很多，大家如果知道了是很能夠做事的，在下次大會中，還可以推舉出來。我們不能說做了委員的才可以做事，不做委員的便不能做事。只要大家各盡各的責任去實行，各盡各的能力去奮鬥，便可以說是做事。至於講到做事的結果，此時更不能預定誰是能夠做事？誰是不能夠做事？必要各位有了成績，貢獻到黨內，到來年再開大會的時候，才可以決定。各位要將來的成績如何，散會之後，便要努力去奮鬥，到了來年開大會的時候，把自己奮鬥的成績，都報告到大會，讓大家去比較；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知道是誰的成績頂好。因為成績是由於奮鬥而來的。如果多數人不奮鬥，當然不

能有成績，若是一個人盡力去奮鬥，也可以得一個大成績。能奮鬥不能奮鬥，是在有沒有武器。諸君從這次大會，已經補充了很多的武器，回到各地方上盡力去奮鬥，將來的成績，一定是很好。在來年大會中，拿諸君的成績來比較，知道了誰的成績是頂好的，自然可以知道是誰的奮鬥頂多。我們要本黨的成績都好，就要從今以後，大家一齊去奮鬥！現在已經是民國十三年，就是國民黨在各地方公開奮鬥了十三年；因為見到從前的奮鬥尚不充分，所以這次要開大會，把全黨來改組。從前奮鬥不充分的原因，是由於沒有辦法。從此以後，有了辦法，就要諸君担負責任，拿這個辦法去替國人發生一個新希望。我們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辦法，所以成功與失敗各有一半。從今以後，拿了好辦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勝無敗，天天成功。把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宣佈到全國的民衆，在今年之內，一定可把革命事業做到徹底的大成功！

21 主義勝過武力

歡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演說 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晚——

蒙古巴先生和國民黨各省代表諸君！今晚是本總理來歡迎諸君；本總理又來同諸君共同歡迎巴先生。諸君此次到廣東來，開國民黨全國大會，本總理覺得諸君振作的精神，興旺的氣魄，是向來沒有的。（鼓掌）諸君有這樣好的精神和氣魄，本黨前途有無窮的希望，這是本黨應該慶祝的，也是

中國前途應該慶祝的。（鼓掌）

我們這次革命，是先講方法，然後才去實行。從前革命，因為沒有好方法，所以不能大功告成，這次開全國代表大會，便是要定一個好方法。諸君在沒有得到方法之先，有一件事要諸君留心的，是本總理的學說，和古人的學說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我所信仰的是「知難行易。」我們從前革命，本來沒有詳細方法，但是因為有先烈的犧牲，和諸君的努力，前仆後起，繼續進行，便做成了兩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滿清兩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國體，根本改變。這兩件大事沒有詳細方法的時候，尚且可以做成。我們在那個時候，因為沒有很詳細的方法，所以我常常和人談革命，總有人問我說：「滿清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萬萬人民，內有海陸軍的鎮壓，外有列強的幫助，請問你有甚麼方法可以推翻滿清呢？就令能夠推翻滿清，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對付列強呢？」并且常用難題來對我說：「滿清對外不足，對內有餘。」又說「我們不可革命呀！如果我們起了革命，列強必要把中國瓜分！」我們在那個時候，對付滿清推翻，對付列強不致瓜分，沒有別的長處，方法是在不問成敗利鈍！（鼓掌）只問良心要做，便立志去奮鬥！（鼓掌）我從前在英國的時候，有一次在圖書館內看書，遇到幾位俄國人，交談之後，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國人便問起我來說：「中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我當時得了這句問話之後，便不能不答。但是我那一次亡命別英國，雖是初失敗之後，沒有辦法，然捲土

重來之氣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內就要再舉，再舉又必期成功；不過對那些俄國人，又不敢輕於答覆，故爲最穩健之回覆說：「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國人便驚訝起來說：「你們在那樣大的國家，發起革命，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嗎？」我當時又問俄國人：「你們俄國的革命，何時可以成功呢？」他們答覆說：「大概一百年後能夠成功，我們便大滿足；此刻正是在奮鬥，成功雖然在一百年之後，但是現在不能不奮鬥，如果現在不奮鬥，就是百年之後也不能成功，因爲要奮鬥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們現在便努力奮鬥。」我當時聽了他們這番話之後，回想到我的答話，便覺得無以自容。因爲我在初失敗之後，本希望中國的革命，急於成功，不過爲對外國人說話穩健起見，故多說三十年；及聽到他們的答話，知道他們的計畫穩健，氣魄雄大，加我好幾倍，所以我在當時就非常抱愧！我自那個時候以後，便環繞地球，周遊列國。一面考察各國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國勢強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運動。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週，到武昌起義以前，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週，每次到一個地方，總是遇到許多熟人，那些人總是來問我說：「我們看到了你這位先生，不知失敗多少次了，爲甚麼還不喪氣，總是這樣熱心呢？這是甚麼理由呢？」我每次都沒有甚麼好話，可以答覆，只有用我在英國圖書館內和俄國人的談話，來答覆他們說：「我不管革命失敗了有多少次，但是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

俄國人立志革命，希望一百年成功，現在不過二十多年便完全達到成功的目的；我從前希望數

年成功，現在已經到了三十年，還沒有大功告成。這是因為中國人革命的方法和氣魄，不及俄國人。俄國人因為有了這種氣魄和方法，所以革命一經發動，得到機會，便大告成了。俄國革命的成功，為甚麼這樣大而且快呢？因為俄國人立志穩健，眼光遠大，把國家大事算到一百年，甚麼方法都計畫到了，這就是經驗多而成功快。無論做甚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智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智識，有了智識，便有了方法；有了好方法來革命，一經發動，就馬上成功。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講到結果，沒有俄國成功快樣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沒有好學問好方法。至於實行革命，大家都是各自為戰去幹，實在是不知而行。做到後來能夠推翻滿清，且免去列強瓜分，都是無意中做出來的，預先毫沒有料到。十三年以來，我們革命的智識進步，有了許多方法，旁邊又有俄國的好榜樣此後革命，應該要先求知，然後才去行。本總理發明的學說。是「知難行易，」如果知得到，便行得到！（鼓掌）從前的革命，不知還能行；此後的革命，能知當更能行！（鼓掌）知了才去行，那種成功，當然像俄國一樣，這就是我們今晚可以大慶祝的。

我們今晚來歡迎巴先生，巴先生是外蒙古人。外蒙古到民國以來，脫離中國，內政是很修明的，在陸軍一方面，也練了很多的騎兵，所以他們現在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次巴先生到廣東的來意，還是想蒙古再同中國聯合；（鼓掌）造成一個大中華民國！（鼓掌）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大民族

！（鼓掌）全國人口的總數是四萬萬，漢族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中國在帝國制時代，總是想壓制蒙古；在民國時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樹錚練邊防軍去打蒙古；現在又想派馮玉祥帶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總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總是要脫離中國去獨立。我們南方政府向來沒有用過兵力去征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遠萬里而來，想聯合成一個大中華民國，（鼓掌）就是因為我們有主義。（鼓掌）由此便可見主義大過武力！（鼓掌）用主義來建國，萬萬里都是來朝的；（鼓掌）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鼓掌）由此便可知主義勝過武力！（鼓掌）這便可以大大的慶祝。（鼓掌）所以要諸君來公祝巴先生一杯，本總理也來公祝諸君一杯。

21 言語文字的奮鬥

——對國民黨宣傳講習所開學演講——十三年七月——

同志諸君！本黨自改組後，我們便著手開辦一箇陸軍軍官學校，今天晚上在此地，又開辦一箇宣傳講習所，這兩件事，都是為本黨主義來奮鬥的事業。軍官學校是教學生用槍砲去奮鬥，這箇講習所，是教學生用言語文字去奮鬥，即和平的奮鬥。

這兩種奮鬥事業，究竟是那一種更為重要呢？請到這一層，兩種都是很重要的。民國成立以來，我們黨人大多數都是用槍砲來奮鬥，很少的用宣傳來奮鬥。所以從前的同志，都是人自為戰，各

人單獨想出方法，隨時隨地，自由行動，憑箇人去奮鬥，至有聯絡，有系統，和有紀律的奮鬥，從前革命黨實在沒有做過的。今晚開辦這箇宣傳講習所，就是第一次的起用語言文字來奮鬥。就用槍礮和用語言文字兩種奮鬥來講，從前用槍礮來奮鬥的時候最多，用槍礮的力量，已經把滿清政府剷除了。但是滿清政府雖然是已經除了十三年，說到革命，還沒有澈底成功，沒有得甚麼結果，這是因為甚麼緣故呢？簡單的說，就是因為缺乏宣傳奮鬥的工夫，從前把槍礮的力量比宣傳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傳那一方面去奮鬥，所以用槍礮奮鬥，雖然是已經成功，求到革命事業，還不能得甚麼結果。現在我們應該曉得初期的革命，十分重要的是槍礮奮鬥，後來的革命，更加重要的還是宣傳奮鬥。如果我們沒有宣傳的奮鬥，那麼，我們用槍礮奮鬥得來的結果，更不能保持，這就是十三年來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我這一次革命，想要補足從前的缺憾，和從前的過失，所以如今便開設這箇宣傳講習所，想各位同志們在這箇講習所學得多少智識，然後更將所學的心得，向民衆去宣傳。講起效力來，宣傳事業同軍人事業，實在是一樣的大，和一樣的重要。向民衆宣傳，就是同向敵人猛烈的進攻一樣。古人說：「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攻心就要用宣傳的方法，從前專注意攻城，忽略了攻心，所以我們以後，便應該注意攻心，把本黨的主義宣傳到民衆。諸位同志到這箇講習所來學習，講習所自然要把本黨的三民主義，教授到諸位同志，俾同志知道了以後，用這種道理去宣傳。

我們宣傳的目的，是在甚麼地方呢？你們將來出去宣傳，祇要給民衆知道三民主義的意思，這就算是宣傳有了結果嗎？這可算是宣傳的目的嗎？專就平常的宣傳而論，自然是要令人知，令人曉。但是這不能算是我們的目的，不能算是我們的結果。我們的目的和結果，究竟是在那裏呢？諸位同志在這講習所內來學習，本是要求知，我們求知，實在不是我們的目的，這不過是一種方法。至於我們宣傳主義，不特是要人知，並且要感化民衆，要他們的心悅誠服。我們若果能感化民衆，民衆能心悅誠服，那纔算是我們宣傳的結果，那纔算是達到了我們宣傳的目的。若是徒然知，而毫不被感化，便是毫無結果，沒有結果，便不是我們的目的。要感化人，那纔算是宣傳的目的。諸位同志要知道學到了種種方法之後，還要以感化人做結果和目的。我們既是知道了感化人，就是最大的目的，想達到這最大目的，必要有資料。我們究竟要有甚麼資料呢？我們如果能學得許多學問的，又能設用口去做宣傳的工夫，就能感化人嗎？學問和口才，本來是宣傳的方法，如果要能感化人，究竟以甚麼爲最重要呢？我們要感化人，最要緊的，就是誠，古人說至誠感神，有至誠，就是學問少，口才拙，也能感動人，所以至誠有最大的力量。若是在宣傳的時候，沒有至誠的心思，便不能感化民衆，有至誠的心思，無論甚麼人，都沒夠感動。所以各位同志在講習所要學宣傳的方法，第一箇條件，便要有誠心，要誠心爲革命來奮鬥，誠心爲主義來宣傳，要以宣傳爲終身極大的事業，存至誠的心思，要能犧牲世界一切權利榮華，專心爲黨來奮鬥。如果各位同志，能夠

這樣存心，能夠這樣爲黨奮鬥，我們的事業便能大告成功。我們中國革命的事業，發起的人數很少，時間不過二三十年，革命風潮，能般傳播到全國。造成一種極大的力量，究竟是甚麼緣故呢？這就是先烈有至誠之心，能夠犧牲身家性命來救國，因爲他們有這種犧牲精神，能夠感動全國人民，所以使得多數人的同情，都來贊成革命，現在贊成革命的人，比較二十年前是進步得多。但是拿全國四萬萬的人數來比較，革命黨人還是居於少數，所以宣傳工夫，在今日更加重要，更加急切，我們要趕緊宣傳革命主義，令所有的民衆都知道，令人人都通曉，要全國的人民都來贊成革命，同我們合作，那麼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

諸位同志，知道從前用槍斃奮鬥，已經打倒了滿清，以後要做建設事業，還要人人都明白革命的道理，都來同我們合作，纔可以成功。由此便可以知道宣傳就是建國的後半工夫。前一半工夫半已經由先烈和現在先得革命思想的諸同志做過了，其他一半，還要諸君來擔任。大家要知道這一半的工夫，如果沒有人擔任，革命事業便不能徹底成功。本黨自改組之後，知道要想革命徹底成功，便要注重宣傳，所以本總理今晚來同諸君講話，便望諸位同志，把這箇責任擔負起來，要擔負這箇責任，須至誠做基本，有了至誠做基本，便是有了宣傳材料，便是得到奮鬥的能力。假若沒有至誠，奮是有高深的學問，雄辯的口才，永久還是沒有成功的希望。諸位同志今晚來研究本黨的主義，預備宣傳，本總理希望於諸君的，就是要以至誠爲重，能有誠心，便容易感人，能感化人，總

可以把我們的主義宣傳到民衆，令民衆心悅誠服。民衆受了我們的感化，纔能夠同我們合作。到了民衆都同我們合作，革命自然可以成功，所以本總理今晚來同諸君講話，沒有別的貢獻，頭一無二的貢獻，便是要諸位同志，以至誠立心，來做宣傳一方面的革命工夫。

22 中國內亂之原因

——對東京大阪神戶國民黨歡迎會演說詞——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神戶東方飯店——

各同志！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民國的名稱，是革命黨推翻了滿清之後才有的。不過十三年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這種名不符實，便是我們革命沒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過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時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甚麼事呢？是求進步的事！這種求進步的力量，無論在那一個民族或者那一個國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便是沒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三年，就是四十三五年五十三三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國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後，然後才有止境，然後法國才定。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徹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爲甚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爲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這稱力量，向來是沒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還

不能成功。

這回北京發生政治上的大變化，這回變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黨的力量。革命黨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舉行，所以在兩三年前，便有幾位同志說：「我們以後革命，如果還是專在各省進行，力量還是很小，必要舉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於這個理由，那幾位同志便到北京去進行。到這次變化發生之前六個月，他們便有報告說，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軍人贊成的很多，不久就要發動；他們在六個月之前，便要我放棄廣東，到天津去等候，參加中央革命。我在那個時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應他們說：要有事實發生後，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戰事起了之後，他們催促更急，主張要我一定放棄廣東，趕快到天津。當時我在韶關，督率北伐軍出發江西，要北伐軍完全離開廣東，進到江西之後，才可以離開廣州，若是我離開廣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進行。到了江浙戰事發生變化，江西贊成北伐軍的同志，不敢來歸，在韶關的北伐軍，也因之搖動，不能迅速前進，不上十日，北京就發生這次變化，外間的新聞傳到了，我們同志的報告也同時到了，他們既是發動了這種事實，我爲踐成約起見，便不能不往北京去。當北京初次變化的時候，國民軍的行動，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後來我由韶關到廣州，由廣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況，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別種勢力的牽涉，不像革命的運動。到上海住幾日之後，北京情況更爲之一變，但是還有許多人催我趕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

，率軍領袖的張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電報，總是要我趕快北上；我也因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來的真情況，所以便決定北上。又因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數日之內無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內，也無船位，所以便繞道日本，來神戶；在神戶等船，比在上海等船還要快，而且路過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舊朋友，及觀察日本國民最近對於中國的感情。至於北京這次的變化，雖然不是完全的革命發動，但是他們歡迎我去，便是給我們以極好的宣傳機會。

此時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國趕快和平統一。說到和平統一，是我在數年前發起的主張，不過那些軍閥，都不贊成，所以總是不能實行這種主張。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夠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到北京去的任務，就是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路過日本，在上海動身，及到長崎和神戶三處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聞記者來見我，要我公開發表對於中國時局的主張，我都是主張要中國和平統一，便要廢除中國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我現在神戶，沒有工夫來看日本全國的報紙，不知道日本國民對於我這種主張的感想是怎麼樣？——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對的；不過我這兩日所見日本的舊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這幾個朋友，雖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輿論，但是可以担負在日本宣傳我的主張的任務。

中國要和平統一，爲甚麼我要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呢？和平統一是一內政問題，廢除條約是外

交問題，我們正講內政問題，爲甚麼要牽涉外交問題呢？因爲中國國內種種力量，都沒有革命黨的力量大，中國現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黨！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吳佩孚的歷史。吳佩孚是袁世凱以後最大的軍閥，吳佩孚這個軍閥，究竟是從何而起呢？他在民國五六年以前，是一個無名秀才，沒有人知道；就是帶兵到湖南衡州，來打南方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個旅長。當時南方政府是總裁制，本總理也是幾位總裁當中之。我們南方政府教吳佩孚不要用兵，給他六十萬塊錢，並說北方政府賣國，教他回師去打北方。他得了我們南方的大批軍餉，便回師武漢，進佔洛陽；當時北京政府是段祺瑞當國，他便攻擊段祺瑞，始而打電報，繼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祺瑞之後，口頭上雖然以民黨自居，總是說北京政府腐敗，要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事，心理上還是想做袁世凱第二。外國人考查到了他的這種真相，以爲可以利用，便視爲奇貨可居，事事便幫助他，自己從中取利；吳佩孚以爲外國人都是這樣幫助，天下還有甚麼事不能做，所以便越發大膽，用武力橫行於中國，弄得全國人民，都是不能安居樂業。我們革命黨因爲要救國救民，所以便聯絡各方面有實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諸君聽到這裏，便知道，吳佩孚的成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失敗，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起家 and 失敗，完全是由於民黨的力量。革命黨的力量，當然要大過吳佩孚！至於吳佩孚在這幾年中，以軍閥自居，專用武力，壓迫民衆，我們民黨也是受他的壓迫的原故，是由於吳佩孚得了外力帝國主義的幫助。所以此刻在中國，只有帝國主義的力量，才是大過

革命黨。我們革命黨要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要銷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因為要銷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所以講內政問題，便牽涉到外交問題，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

外國人在中國活動的，像教書的傳教的和許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於不安分的，只有少數流氓。這些流氓，在外國不過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國，不上幾年，稍為知道中國內情，便結交官僚，逢迎軍閥，一逢迎到了軍閥，便無惡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條約之中，所沒有記載的事，他們都是包辦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樣。所以這幾年來，無論那一個買辦做事，背後總有幾個外國政客的幫助。譬如廣州商團，購槍自衛，向來都是很自愛的，對於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廣州政府，無論是民黨，或者非民黨，同商團相處，都是安然無事。這兩年來，有幾個英國人不喜歡國民黨，不願意國民黨的政府發展，便煽動陳廉伯，運動商團全體，在廣州內部，反對國民黨的政府。陳廉伯原來是一個匯豐銀行的買辦，本來是個安分的商人，沒有甚麼野心，因為他做匯豐銀行的買辦，所以那幾位反對國民黨的英國人便認識他，便日日運動他反對政府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陳廉伯當初雖然沒有這野心，但是受了英國人的這種運動，既可以得英國的幫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國人的保護，安然無恙，於是他的膽量，便雄壯起來，便發生野心，他便

住在沙面，對於本黨政府，作種種的反抗運動。他當初所有的死黨不過是幾個人，運動成熟了的商團軍士，也不過是三五十個人，羽毛還不豐滿，要反抗廣州的革命政府，還是沒有辦法，他於是又聽英國人的話，向外國另外辦軍火，想另外組織軍隊。他所辦的頭一批軍火，是用一隻叫做「哈佛」的丹麥船，運進廣州。當那隻軍火船一到廣州的時候，便被我們政府查出來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隻軍火船。一面派人調查那船軍火的來歷，才知道那船軍火是用商團的名義運進來的。在那隻船進口之前五日，陳廉伯也曾用商團的名義，向政府領過了一張護照，不過陳廉伯領那張護照的時候，曾聲明在四十日之後才發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後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張護照都是有用處。陳廉伯當初所以有些聲明的意思，就是他對於丹麥船運來的這批軍火，已經想到了種種偷漏的方法，以為不必用到那張護照，便可以偷過，他所領的護照，是預備第二次軍火到的時候才用的；後來果然有第二批軍火，由歐洲放洋，只因第一次的在廣州失敗，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運進甚麼地方去了。所以陳廉伯才要所領的那張護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內都有效力，而這船軍火運進廣州的日期，和那張護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個大疑點。更查這隻軍火船，是屬於丹麥商人的丹麥在廣州的領事，是一個英國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國人，又不在廣州，是以我們便和英國領事交涉。英國領事和我們的私交很好，便將陳廉伯買軍火的原委，告訴我們說：「你們還不知道陳廉伯的行動嗎？香港和上海的外國報紙，老早就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反對你們政府，你們還沒有留心那種

新聞嗎？我老實告訴你罷，有幾個英國人許久便教陳廉伯買軍火，練軍隊，反對廣州政府，這不過是頭一批軍火，以後還有二批三批。至於這種主張，只是幾個英國人的事，我可以報告我們公使，懲辦他們；你們可以辦你們的商團，對付陳廉伯。」我知道了這種詳細情形之後，便把那船軍火完全扣留，當時許多明大義的商團，也承認由政府辦理，沒有甚麼異動；但是陳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國人的鼓動，便煽動一般無知識的商團，要求政府發還扣留的軍火，如果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便煽動廣州全體商人罷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一千多商團，穿起軍服，整隊到河南大本營請願，要發還槍枝，第二日便罷市。我當那一日正在大本營，便親出接見那一千多商團，對他們演說：商團買槍的護照，就日期講，陳廉伯已經聲明在四十天之後才有效，這批槍枝只在領護照後五日之內，便到廣州，是一個疑點；就槍數講，護照上載明的長短槍數，與這隻船所載的槍數不符，是二個疑點。專就護照說，便有這兩個疑點，有了這兩個疑點，那末這批軍火，不是私運，便是頂包，并且把英國領事對我所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和另外買槍練兵，來反對政府的情形，詳細告訴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他們聽明白之後，當時便很滿足，第二日也沒有罷市。以後我把陳廉伯叛跡，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實告訴商團，但是在手續上，我還沒有用公文，只用私緘，對商團各代表說：陳廉伯反叛政府的詭謀，我已經查清楚了，你們商團不是同謀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謀的人，我一定要辦他，以懲儆尤。那些陳廉伯的黨羽，便鼓動全體商團，要求政府寬大，不能多牽

連，政府就答應他們的要求，不但是沒有牽連，並且沒有重辦一個同謀的人，陳廉伯看見政府很柔軟，更鼓動商家罷市，還是求政府，發還所有扣留的槍枝。政府也答應他們的要求，承允把護照上所載槍枝的數目，分批發還，在國慶日便一批發還長短槍四千枝，子彈一二十萬，陳廉伯那些人看見政府一步讓一步，很容易欺負，於是鼓動商團在國慶日收回槍枝的時候，對於政府武裝示威開槍打死許多慶祝雙十節的農團軍工團軍和文武學生，因為陳廉已經預備了在國慶日收回槍枝之後便造反，所以預先便在西關，招了兩三千土匪，假充商團。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團的土匪，在國慶日不但打死人，並且把打死的人，刨肝剖肺，割頭斷腳，把那些死屍分做無數部分，拿到沿街示衆，慘無人道。當日政府也沒有把商團有甚麼處分，商團的不良分子，便從此以後，目無政府，專唯陳廉伯之命是聽，把廣州全市商團的槍枝都集中了西關，在西關架天橋，築砲台，用鐵欄門分鎖各街道，儼然把廣州市，分成了兩部分：城內屬於政府範圍，西關屬於商團範圍；凡是商團範圍以內都是由商團發號施令，在商團發號施令的範圍以內，不但是沒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員路過，被他們知道了，就馬上有性命的危險。當時西關區域內，完全成了一個交戰區域。那幾日英國人便在香港英文報紙上挑戰，說廣州的實在勢力，已經到了商團之手，政府沒有力量，行使職權，政府人員，馬上便要逃走。其實政府還是想調和，但是西關的那些土匪，頑強抵抗，無論政府是怎麼樣調和，都不能得結果。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機關的高當舖，都收藏得有幾十團兵，居

只要高臨下，開槍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時候，政府爲求自衛起見，才下令還槍。到了政府還槍之後，稍明事理的商團份子，便極願繳槍了結，以免糜爛市場，而陳廉伯的死黨，還是在西關散布謠言，不說是東江陳炯明的援兵就到了，說是白鵝潭的英國兵船，馬上就要開砲，打退政府，只要商團多抵抗幾點鐘，便可以勝利。

當商團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十幾日，英國領事本告訴了我們政府說：「在白鵝潭的英國兵船，已經奉到了他們海軍提督的命令，如果廣州政府開砲打西關，英國兵船便開砲打廣州政府。」我得了這個通知，使用很正當的宣言，通告英倫政府和世界各國。英倫政府也自己知道無理，便制止他們海軍提督，所以到後來政府和商團衝突的時候，英國兵船，到底是守中立。從互相衝突之後，不上四點鐘，各武裝商團便繳械了事，於是香港英國的報紙，更以爲是反對廣州政府的好材料，便無中生有，亂造謠言把廣東政府，罵得不值半文錢。其實廣州政府和商團，原來本是相安無事，因爲有幾個英國流氓，居中離間，所以便弄得不和。到了不和之後，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結，因爲那幾個英國流氓又從中挑撥，所以便弄殺人繳槍，以致商團受英國人的大騙。諸君不信，只看前幾個月的香港英文報紙，許多都是恭維陳廉伯是「中國的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發現的論調，便可以知道英國人的居心。幸而英國人和陳廉伯的這次陰謀，沒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廣東便變成了第二個印度！我們廣東這次沒有亡省，雖然是天幸，但是已經阻止了北伐軍的進行，擾亂了廣

州市的商場，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國人的力量，在廣東自釀中搗亂，就是推到全國的情形也是一樣。因為這些理由，所以我們才要防止外國人的力量，再來中國搗亂。防止了外國人在中國搗亂的力量，中國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便先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還是在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廢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中國才可以脫離外國的束縛，才可以還我們原來的自由。

用極淺近的道理說，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甚麼東西呢？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大家的賣身契。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喪失權利的條約，就是把我們國民押把外國人，替我們寫了「賣身」的字據一樣。中國國民賣身不只是賣把一國，已經賣把了十幾國。我們國民賣了身，究竟國家的地位，墮落到甚麼樣子呢，有許多人都說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認是全殖民地。存這樣見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便是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國情。如果說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來，中國現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國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歸英國，由英國人管理，是英國的全殖民地。上海還是中國的領土，不過暫時租把外國，可以說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講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當然比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要高。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呢？香港割歸了英國，英國政府便派一個總督來管理。那個總督為管理香港起見

，設立了一個香港政府，另外又設立一個立法局！所有關於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個立法局頒布出來的。在那個立法局裏頭，還有幾個中國人，那幾個中國人在立法局裏頭，還有很大的發言權，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租界之內，大多數做生意的是中國人，納稅的是中國人，勞動的也是中國人，試問中國有沒有人在上海工部局裏能夠有大發言權呢？中國人能不能夠在上海工部局裏頭，議訂法律來管理上海呢。我們在上海是主人，他們由外國來的都是客人，他們居然反客為主，在中國的領土之中，組織一個政府來加乎我們之上，我們人民不敢過問，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還是在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國人在中國所到的地方，他們便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所以中國現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一級。我就這種情形，創立一種新名詞，叫中國是次殖民地。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講，凡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國的奴隸，對於母國總可以享多少權利；我們現在做十幾國的奴隸，沒有一點權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的殖民地，和南非許多地方也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非和加拿大所設立的政府，對於母國新進口的人民，都有主權可以檢查，由母國運來的貨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所自由抽稅；英國人進那些殖民地之後只可以做普通買賣的商業，不能濫發紙幣，擾亂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國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國不能另外設

立法庭去裁判，試問英國人進中國的口岸，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檢查呢？英國貨物到中國來，中國有沒有海關去自由抽稅呢？英國在中國的所有通商口岸，開設銀行，濫發紙幣，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國人寄居中國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國法庭能不能夠去裁判他們呢？英國人的這些行動，在本國的殖民地是怎麼樣呢？再在他們的祖國三島之內，又是怎麼樣呢？不止是英國人在中國是這樣橫行，就是其他各外國人，都是一樣。所以中國人不只是做一國的奴隸，實在是幾十幾國的奴隸。國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國奴的地位還抵。好比高麗把亡日本，安南亡把法國，高麗人只做日本一國的奴隸，安南人只做法國一國的奴隸。高麗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國人還要高。我們不用外國的領土來比，就是同是中國的土地，只要完全亡把了外國的，便和在中國沒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園，無論甚麼中國人，都可以進裏面休息；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還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并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在香港之內，無論是甚麼地方，中國人都可以進去；在上海便多有地方，中國人不能去，好像便上海的英國會館，中國人在便不許進去，就是有英國人的朋友住在裏面，中國人只要進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國會館，中國人還可以進去看朋友，還可以進去吃飯，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墮落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還不想振作國民的精神，同心協力，爭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的

條約，我們中國便不是世界上的國家，我們中國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國民。

現在北京有了大變化，我可以自由到北京去，我一去北京之後，便要開國民會議。這個會議能不能夠馬上開得成，此刻固然沒有把握。假若開得成，我首先要提出來的就是兩件事，一件是改良國民生計，一件是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若是國民會議開不成，我們就是想要做這二件事，便做成不功。要把這二件事做成功，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能夠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大家先出來提倡。至於民會議的組織法，因為全國人數的調查不的確，不容易由人民直接派代表，所以我在宣言裏頭，便主張用全國已經有了組織的團體派代表，共同到北京來組織國民會議，至於宣言中所列入團體，外遺漏漏的還是很多，譬如報界便沒有列入，所以我在上海，便主張加入報界團體，你們在海外的華僑團體，也沒有列入，為解決華僑在海外所受的種種壓迫起見，華僑團體也應該要加入。要全體國民都是一致力爭，要全國有組織的團體，都是一齊加入，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可以開得成，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是有很大的力量。因為要得到國民全體的主張，然後對內要改良國民生計的問題，才可以根本解決；對外要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動世界公國人民的視聽。現在中國搗亂的外國人，不過是少數無賴的流氓，至於在外國許多主張公道的外國人，都不知道這些詳細情形，假若那些很公平的外國人，都知道了中國同他們所立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實在是很壞，他們一定出來仗義執言，為我們打不平，要幫助我們要求他們本國政府，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好比美國南

方人從前虐待黑奴，北方主張公道的人，便出來打不平，發生南北戰爭，一定要解放黑奴一樣。因為這個道理，所以我們這次到北京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必須有組織的團體都一齊加入，才有大力量，可以動各國主張公道，民衆的注意，然後乃全國可動世界的公忿，他們一定要來和我們表同情，到了各國主張公道的人，都和我們表同情，那還愁甚麼不平等的條約不能夠廢除呢！

我們做國民的要將將達到這種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國去力爭；要全體國民都打電報，一致去爭。國民爲爭這種國家大事，打到了幾百張和幾千張電報，便可以當幾千兵和幾萬兵；假若我得了國民的一萬張電報，都是要開國民會議，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萬張電報，向軍閥去力爭，用一萬張電報去爭，這種和平的爭法，勝過十萬兵。所以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做國民的大家奮鬥，一致去要求。今晚在這裏開會的人，都是本黨在日本各地的同志，散會之後，要實行本黨的主張，便要寫信發電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國的家庭，去解釋國民會議的重要；要各人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是一致贊成，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便可以和平統一，大家便可以得太平幸福；國民會議開不成，中國便還要大亂不已，大家便還要受兵災的禍害。所以大家要以後所得到的禍是福，還是在大家自己去求。今晚各同志迎歡來我，我便希望各同志在散會之後，對於國民會議，要努力去奮鬥！

第二編 對軍政界之演講詞

I 釋自由

——對軍政界代表致歡迎詞——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

此次的革命，乃國民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自光復以來，共和與自由之聲，甚囂塵上，實則其中誤解甚多。蓋共和與自由，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之軍人與官吏說法。倘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能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為國民辦事！是故所貴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輪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動，乃臻圓滿。此在有形之機關為然，在無形之機關，亦何莫不然，蓋在政治機關，凡百執事，按級供職，必紀律嚴明，然後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必收此效，然後可以保全人民領土，與列強相競爭。由斯而談，聞者或以為與平日所信之共和與自由主義大相衝突，其實不然。僕前言之矣，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蓋人民終歲勤劬，以謀其生，而官吏則為人民所養，不必謀生，是人民實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養少數人，代彼辦事。於是在辦事期內，此少數人者，當停止其自由，為人民盡職，以答人民之供奉，是人民之供

率，實不啻爲購取少數人自由之代價，僅此少數人而欲自由，非退爲人民不可。自由之範圍本寬，而在勤務期間則甚狹。僕爲總統，殊不能自由，今日來鄂，與諸君相見，實以國民的資格，而非以總統的資格，故僕今日所享之自由，最爲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國民的自由也。

僕此次解職，外間頗謂僕功成身退，此實不然，身退誠有之，功成則未也。僕之解職，有兩原因，一在速享人民的自由，一在盡瘁社會上事業。吾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革命，尙未著手，故社會事業，在今日非常緊要。今試卽中國四萬萬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過五萬人，居軍界者多不過百萬人，餘者皆普通人民，是著眼於人數，已覺社會事業萬萬不可緩辦。未統一以前，政事軍事皆極重要，而統一以後，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前者乃犧牲自由之事，後者乃擴張自由之事，二者並行而不悖。僕此次解職，卽願爲一人民事業之發起人。蓋吾人爲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業甚多。且吾國因頓於專制政體之下，人格之喪失已久從，而規復之，需力絕鉅，爲時亦必多。僕不敏，請擔任之，同時有一語奉告諸君，則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爲人民不可。當未退爲人民，而在職爲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復從紀律，萬萬不可。在盡力革命諸君，必且發問曰，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軍人何以不得享受之？須知軍人之數少，人民之數多，吾輩服從之時短，普通人民之時長，朝作總統，夕可解職，朝爲軍長，夕可歸田，完全自由，吾輩自可隨時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卽不啻軍人之自由，此語最須牢記。惟在服務期間，則不可與普通人民

一律，此其點耳。

2 歡送國會議員演說

——民國五年七月十四日——

今日得與諸君相集一堂，幾爲始念所不及，諸君爲國民代表，民國於五年之間由，創始而變遷，亂而中興，可謂劇矣。今後猶有變故乎？否乎？吾將以過去者推測將來，一言括之，則在諸君之心而已。須知民國何由發生，亦祇發生於國民之心。其始因世界造大潮流感受於少數人心理，由是演進及於多數人心理，而帝制以倒，民國以成。顧其基礎尙未堅固，多數人之認識未真，乃有奸人乘機播弄，遂使民國者一切形式機關制度傾覆掃蕩，而專制帝國幾乎復活；此非徒袁氏之罪也，多數人不知自愛其實，故強有力者得逞志於一時。然而民國究竟亡而復存，強有力究竟不可恃，則又知民國創制雖爲時無幾，而天下爲共和真理，其入於人心者深矣。共和國體是否爲世界之最良，此事可聽之數百年後學者政治家之論定。在吾人創造民國，其實本良心上之所信，而不憚犧牲一切個人之私利而爲之，其得多數人之贊同，絕而復續，要亦人人本有良心上之所信，而無何等自私之念於其間。袁氏爲贊成共和之一人，乃至自背其誓約，欲及身而爲帝，謂其誠有民主制不如帝制之見解，而後爲此變計，抑祇知爲子孫富貴之圖，甘犯天下之大不韙，吾人亦可姑留以俟將來歷史家之判斷。然欲去吾人良心上之主張，惟彼專者是從不可也。具有如袁之勢力能力，而卒不變遷，則尤可爲今

後之大教訓。袁氏今已自斃，民國之大障礙已除，此後中國存亡責任將，在我國會諸君。何者？主權在民，民國之通義，若諸君則民國之代表，實中華民國之統治者也。諸君遇非常不易得不可忽之時機，而處最尊貴之地位，負最重大之責任，毋曰政治良否，乃政府之事也。立法國之權鼎立，立法機關實為稱首之一部，立法機關無能自外亦無能外之者。即如約法規復與國會召集，前此舉國爭之行政機關，僕嘗以為此在國會有自行召集與規復約法之權能，初不待爭於行政機關也。今約法已復，集會亦有定期，既復者不復道，然諸君則當自知其地位與責任，實用其所當有之權能。否則謙讓未遑，反客為主之勢成矣。總統為行政之首長，國民則字之曰公僕。今以家事為喻，袁氏者一大強奴耳，不守其奴僕之分，而凌踐主人，浸至據有主人之產，主人憤恨不平，義師以起。此奴自斃，家中備有忠僕，靜待故主歸來，而猶相顧却步曰，奴屬尚能為患，不思一般小奴雖受大奴之鞭策，而今日則無所庇護，計惟衣食主人耳。噫主人未歸，竊錢米不敢謂無，然惟於是則主人之歸大不宜緩，假使主人依舊放棄，令此輩心胆益粗。則羣小奴將漸師往日大奴之故智，正復可慮。民國以四萬萬人為主人，諸君為主人代表。使忠僕得以盡職，奸奴不敢復生，皆惟諸君之責，諸君勿自餒也。北京軍警固多，然皆中華民國之軍隊也。民國之軍隊，當然保護民國主人，若其有不法之侵害，則是民叛背國者也，民國將共起而誅之。四萬萬人認諸君為代表，則四萬萬人實為諸君之保障。袁氏之強，猶或敗壞，孰則敢曠為民國之叛人者？故以為諸君此諸無所畏避，當速至北京，解決目前之難局，

致力將來之建設，亦猶之主人歸家，首先申明家法。則一切事務自然就理，無須枝節推問。國會一開，當請黎總統宣誓就職，此爲民國元首繼任之必然手續，最大之典禮，不可忽略。禮成而後即授意總統，任命總理閣員，成立責任，內閣更因應現在將來國家社會之所宜，制爲國憲，及一切法規俾，全國有所依據。法良意美，而執行者又得人，則以中國之地位政治，爲世界最強富之國不難也。

3 治粵談

——對廣東省會議演講詞——

今次旋里，承諸位雅意歡迎，感謝不已。茲將有涉於廣東最緊要最急迫之事情，爲諸君言之。兄弟到香港時，即聞有人欲行第二次革命，以圖推翻廣東政府，其印信及旗幟等物，均已齊備，兄弟曾親見之，未知貴會諸君所聞否？此等舉動，不獨關於廣東之安危，實關於中華民國全部。廣東爲全國之肢體，一有禍亂，全國牽動，若輩一發難，北京政府爲保全大局計，勢必調兵南下，各省必互相救援，玉石俱焚之禍不免，可不寒心！又廣東不用一兵，而達反正目的，實爲桑梓幸事！當軍政府成立未久，一般貪鄙之流，欲假第二次革命之名，謀破壞廣東大局，我輩若不急起維持，將目前緊要事件，連爲籌畫，恐禍端即見於頃刻，欲圖補救，已無及矣。

陳都督此次離省，蓄志已久。陳都督極有本領，不避勞怨，前屢辭職，屢經函電挽留，隱忍至今。兄弟到省時，與談時局，未嘗不殷殷求治，未稍露去任之意；今去如此其速，實由於外界不甚

原諒，多歷艱之詞。即如此次汪精衛先生不同，竟有謂爲陳都督陸令拒之，以固其位者，此種妄詞，陳都督如何能受！所以一見胡漢民先生抵省，即懇然以去，不得已也。至汪精衛先生不同廣東，別無他意，汪之生平，祇敢當擔義務，權利一節，毫不計及，其去也，亦欲避權利耳，與陳都督有何關係？

今日論選舉都督問題，張兄弟到時，開議長談及，貴會本日已經表決請胡漢民先生暫行權理，另日再開正式選舉。以平常論，此爲正當辦法，今則不然，蓋目下之時勢如此危迫，亟應即日舉定胡漢民先生爲正任都督，以安大局，否則亂象立生。若論胡漢民先生爲人，兄弟知之最深，昔與同盟革命事業已七八年，其學問道德，均所深信，不獨求於廣東難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見也。前革命軍起時，兄弟約其同到江南，組織臨時政府，彼助力爲多。兄弟蒙參議院舉爲臨時總統，一切佈施，深資贊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幹，不獨可勝都督之任，卽位以總統，亦綽綽有餘。故敢推薦於貴會，務請早爲解決。若再延遲，恐一般爭權利之流，乘機以逞，則廣東前途，不堪設想矣。且廣東軍界，經陳都督組織，已著成效。竊謂主持廣東軍事者，非都督不可，但其志存謙讓，若不另舉都督，彼必不肯復出。至汪精衛先生之意，亦與陳都督同，兄弟曾電促其返粵，彼謂如能舉定胡漢民爲都督，一星期內卽可返粵，否則雖返香港，亦必不來廣東。是舉都督一人，可得陳汪二人之用，抑念廣東今日捨此三人外，更有何人能勝任廣東都督之任？非敢謂廣東無人，但一時實難

其選耳。蓋今日爲廣東擇都督，須有學問，而兼有道德者，始能勝任。苟用非其人，則一般不逞之徒，必乘機竊發，萬一廣東爲其所據，由長江而黃河，長驅直進，大局尙堪問乎！竊若輩之用心，無非欲登九五，破共和，復行專制而已！雖現在共和建設尙未完全，一切疾苦亦未盡除，然此是必然之事，蓋欲行大改革，非多少心血，多少時日，必不能達其目的。總之，目前之最急者，惟速舉胡漢民先生爲正任都督一事。胡漢民先生，前在都督任內，外人或有不深滿意之處，此不足爲怪，即以孔子復生，處於今日，亦必有人非之者，然不能以一眚掩大德也。貴會爲人民代表，竊謂此事關係全粵安危，其責任重大，萬不可稍涉遲疑，務請於今日解決，是所厚望。

4 說地價抽稅

——對廣州行政人員演說——

今日諸君到來，研究地價抽稅問題。我中華民國成立，今正當建設之始，財政爲急。外國有一種單稅法，最爲可採；視地價之貴賤，爲抽稅之多少，辦法亦最爲單簡。前行一條鞭法，當時亦以爲便，然僅分上中下三則，殊不得其平。試觀城鎮與鄉落，納稅相去亦不甚遠，而地之價值何止倍蓰，不平孰甚！若行地價抽稅之法，乃爲平勻。若英國某處屬土，經已開行之而有效，其抽法或抽百之二，或抽百之一，他日由省會議決，然後執行。至於地價貴賤，由業主自報多寡，如防業主以貴報賤，由省會定一條件，如國家開鐵路馬路，或是建一大工場等，可以隨時收歸國有，則以貴

報賤之弊概免可毋慮矣。若行此等地稅，雜稅可以不收，聲明祇收其地之天然稅。至於建築樓房等之人爲稅一納，實爲平均地權之一法也。及今不圖，他日人民進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其害伊於胡底！如外國土地權全操於少數大資本家，其勢必流於資本專制，其害甚於君主專制！

聞都督有換舊契議案交省會議決，深望議會與報界諸君能通過而鼓吹之，於國利民福有絕大關係，比諸破壞之功不更大且偉哉！如此，政財問題可以解決矣。

此地稅問題，關係於國利民福，若省會能達此議案目的，衆代議士爲不朽矣！聞與政府有些小意見，又何足介意！立法權限是誰與之者？從公理求之也！革命黨之權，誰與之者？少數人犧牲性命於公理上求之也！不然都督欲得權限優勝些，代議士欲得權限優勝些，誰能與之？又誰能均之也？日前聞省會請將約法宣佈，而中央有取銷約法之議，故未便宣佈，省會電中央爭之，復派代表入京爭之，現中央竟有取銷各省約法明文，此舉似可不必，何若向公理上求之。

此地稅問題，衆議士果能毅然進行，不計輿論攻擊，信用之足不足，求達我目的，使吾粵造成一模範省，不獨我粵三千萬同胞，崇拜我衆代議士，吾國四萬萬同胞，亦當崇拜我衆代議士，咸稱我衆代議士爲聖人爲英雄，何信用足否，輿論洽否之足言乎！所謂向公理求之者此也，我衆代議士其勉之。

5 鞏固中華民國基礎之方鍼

——九年元旦在廣州軍政府演講詞——

661

今日爲南京政府成立紀念日，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於茲九載。當初吾人原抱定鞏固民國基礎削平變亂之決心，不意事與心違，致成今日如斯之局面。若長此敷衍以往，漫說九年不爲功，卽九十年亦不爲功。然吾人須若何方法，始能使中華民國基礎鞏固乎？若僅就民國成立言之，武昌起義之日卽算成立，不過至元年元旦方再正式成立耳。南京政府未成立以前。外人不知有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外人方知之，於是惹起全世界之注目。故論民國成立，當以元年元旦爲始。然而成立雖成立，基礎並未鞏固，九年之中，袁世凱推翻民國一次，張勳又推翻一次，幸爲時不久卽行恢復。段祺瑞於反對袁世凱稱帝及驅逐張勳之後，自以爲大功無倫，悍然不顧，爲毀法賣國之事。吾人忍不能忍，始率海軍南來護法，期解決外交法律等問題。數載以來，初則堅持不稍讓步，繼則不惜委曲求全，與北方誠意謀和。迨和會停頓之後，段祺瑞似亦漸覺悟不能以武力統一中國，對於法律外交兩問題，表示讓步，並允定期取消軍事協約。後爲排日派之曹錕吳佩孚，親日派之張作霖等聯合，將段推倒，該項問題遂無商量之餘地。其後岑春煊等止商謀和，投降條件，業經議妥。迨粵軍達回粵目的，其議自廢；彼等乃於倉皇出走之際，取消自主，而北庭竟據以宣告統一。此種行爲，類於兒戲，余與伍唐諸君曾通電否認。此次軍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護法；但予觀察現在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吾人從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針，開一新紀元，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

亂。方總統何？即建設正式政府是也。舊法不適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所以數載以來，北政府尙自命為中央政府，外人仍承認之；而視我等則為土匪，視我等護法區域則如土匪區域，無他，取此名義狹而不正也。且我取義既狹，對於北庭既不曾承認其為中央政府，外人承認使而蔑視我，不亦宜乎。又護法區域，前有川桂等省加入，範圍較大，今已縮小，愈見護法不適宜矣。至以軍政府機關而言，外人眼中視之，殆與前清時代之營務處等，此種機關，豈能代表中華民國，而與北庭對抗乎？就以上種種觀之，足見建設正式政府之不容一日緩也明矣。且北政府前雖以正式政府自命，今徐世昌已公然下令，以舊國會選舉法選舉新總統，即是公然宣布彼之總統實為非法選出，亦即公然不敢自命為正式政府。此正吾人掃除污穢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設良好乾淨之正式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變亂之時，何可放棄此種責任。但建議設立正式政府之權，全在國會，國會在北京不能行使職權，而在廣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國會諸君建議，做南京政府辦法，在廣東設立一正式政府，以為對內對外之總機關，中華民國前途，其庶幾乎！予認廣東此時實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願以此重大之事，作中華民國九年一月一日之新紀念焉。

6 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桂林軍政學各界諸君！諸君今天開這個盛會來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本大總統這次督師北伐，經過桂林，借這個機會，能夠和諸君會面，可算是一段大姻緣。本大總統以為諸君今天的歡迎，不可單為歡迎本大總統的個人，還希望諸君歡迎本大總統的革命主義！（鼓掌）

就中華民國的來源說，大家都曉得中國近十多年來的大變動，是從古沒有的。這個大變動是甚麼呢？就是把中國有史以來的政治制度根本推翻，另外造成了一個新組織；這個新組織簡單的說，便是把數千年的專制變成了共和。共和成立以來，雖然有了十年，但是還沒有真正實行，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為共和是由革命而來的，現在全國人民大多數還不明白革命的道理是甚麼東西，所以還不知道把共和怎麼樣去實行。至於國家表面上雖然掛了共和招牌，但是行政上依然沒有進步。試看這十年以來，全國之內，建設事業有多少呢？簡直一件也沒有。譬如用廣西一省來說：全省人民雖然知道滿清已經推翻了，却又生出一個游勇出身的陸榮廷來，用一夥強盜把持政權，不但是把廣西一省弄得一團糟，並且盤據廣東，賣烟開賭，以至兩廣人民，生計日促，都想攔路劫搶，過眼前的日子，所以弄到兩廣都變成了土匪世界。現在并有許多廣西人，不但不知道共和的好處，反有希望真命天子出現，或者滿清復辟，把民國再變成帝國的心理。這項心理，也不但廣西人是這樣，就是全國大多數的普通心理，差不多都是這樣。本大總統也常常聽見鄉下人說：「國亂民窮，真命天子何時出現呢？」現在全國抱這種舊思想的人，還是很多。如果四萬萬人都抱這種舊思想，那麼，

共和的基礎，怎麼能夠穩固呢！

諸君要曉得：共和與專制有甚麼分別？民國與帝國有甚麼不同？我們可用現在民國和從前帝國兩個名詞比較來說一說。從前帝國的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天下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隸；現在民國的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鼓掌）帝國是皇帝一個人作主的，民國是人民大家作主的。（鼓掌）諸君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絕不可抱那種舊思想！本大總統受國會的付託，總攬全國政權，雖然說是全國的行政首長，實在是全國人民的公僕。（鼓掌）本大總統這次是來做你們奴隸的；就是其餘文武百官，也都是你們的奴隸。（鼓掌）從前帝國時代，四萬萬人都是奴隸，現在民國時代，大家都是主人翁，（鼓掌）這就是民國和帝國不同的地方；這就是中國從古沒有的大變動！（鼓掌）普通人民還不知道這個變動，十年以來，一般舊官僚和軍閥，又死死的壓制他們，弄到人民至今還不能居於主人翁的地位。諸君要曉得從前的人民，本是皇帝的奴隸，我們革命黨用革命主義，把專制皇帝推翻，才把人民由奴隸的地位超度到主人翁的地位。（鼓掌）諸君現在都是居於主人翁的地位，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更希望諸君來歡迎民國的主義，革命的道理。（鼓掌）中國革命的道理，就是革命黨平日主張的三民主義。（鼓掌）革命黨同志，從前主張三民主義，從事革命，十多年，才把滿清推翻，創造民國。本大總統便是主張三民主義的發起人。（鼓掌）諸君今天來歡迎本大總統，還要希望諸君來歡迎本大總統所主張的三民主義。（鼓掌）三民主義能夠實行，民

國才可以建設得好；如果人民不了解三民主義，民國前途，還是毫無希望。（鼓掌）三民主義便是民國的精神。（鼓掌）諸君歡迎民國的精神，那才算是真正的歡迎！（鼓掌）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主義，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層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義。我們革命黨爲甚麼要提倡民族主義呢？因爲滿清專制二百多年，我們漢族受過亡國的痛苦，後來又受世界潮流的壓迫，恐怕還要滅種，所以有少數人出來提倡鼓吹，要除去專制的異族；到後來全國覺悟，便把征服中國的滿清根本推翻，把中國的統治權收回到漢人手裏，中國領土完全爲漢族所有。十年前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義成功！所以「民族主義」就是和「民有」的意思一樣。革命成功以後，中國的土地和主權，已經由滿清皇帝的手裏，奪回到中國人民的手裏來了。但是我們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權之名，沒有政治上主權之實，還是不能治國。必須把政治上的主權，實在拿到人民手裏來，才可以治國，才叫做民治。這個達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權主義。至於民生主義是由人類思想覺悟出來的，因爲我們既有了土地和主權，自然要想一個完全方法來享受，才能夠達到生活上圓滿的幸福。怎麼樣享受生活上幸福的道理，便叫做民生主義。所以說「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總統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次序，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

進到民權主義，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原因，這三項東西，都是從不平等裏頭的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鼓掌）就民族的情形來說，有甚麼不平等呢？簡單的說，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一國壓制那一國，這種民族壓制那種民族，壓制愈利害，反動也愈利害。用我們中國來講，古來華夏之界極嚴，自古及今，都是我們漢人自己來治中國，祇有當中遭過了兩次亡國之痛，一次是受蒙古的亡國，變成元朝；一次是受滿清的亡國，變成清朝。革命黨把二百餘年的滿清專制皇帝推翻，就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效果。至於歐美各國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大概也是和我們的一樣的。

民族主義，在人類思想上，本來發達最早，到了後來，覺得自己民族，雖然不受他種民族的壓制，但是在本國之內，還要受特別階級的壓制——像皇帝和貴族，高高在上，人民處在他們壓力之下，動也動不得——因為受壓力的痛苦，便生出反動，便提倡民權來反對君權，所以由歷史上看來，民權主義常在民族主義之後。近二百多年來，民權思想極發達，君權退步，世界上的國家，許多已經變了共和，其中沒有改變共和的國家，也把君主專制改為立憲，限制君主權力的範圍。所以現在全世界的國家，不是共和，就是君主立憲；專制政府，差不多要絕跡了。共和國家在歐美最著名的，從前有法蘭西瑞士的共和國；現在有俄羅斯德意志和其他戰後所建設的諸共和國；在美洲之北的有美利堅的共和國；美洲之南所有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共和國。由此便可知近年來的民權主義

，是怎麼樣發達了！

由民權主義更進一步，便是民生主義。現在歐美兩洲，像法國美國既沒有皇帝的專制，人民便可以說是極平等自由，民權可算是極發達；但是只能說到民有民治，還說不到民享——試看他們國內的平民，受資本家的壓制，窮人受富人的壓制，甚麼煤油大王，鋼鐵大王，鐵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敵國，那般平民和勞動者，連麵包都找不到手，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歐美現在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問題來了！這項問題便是社會問題，解決這項問題的道理，就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窮人反對富人的反動。（鼓掌）歐美各國的民族和民權兩個問題，可說是早已解決了，現在所受的痛苦，純是民生問題。中國向來沒有這個問題。爲甚麼本大總統在三十年前，研究建設新中國的道理，一定要在民族民權兩個主義之外，并主張民生主義呢？因爲這民生主義，是建設二十世紀以後新國家的完全方法，這三種主義並行，真正共和的基礎才能夠穩固。（鼓掌）本大總統這種主張，可以說是取法乎上，不是因陋就簡的。（鼓掌）因爲要把中國製成一個新局面，非用新組織不可；要用新組織，非實行極完全的三民主義不成功！（鼓掌）

歐美各國二百餘年以來，祇曉得解決民族民權兩件事，却忘記了最要緊的民生問題。到現在全國的權力，都操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裏，祇有少數人享幸福，大多數人還是痛苦。因爲大多數人不甘受這種痛苦，所有現在才有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的事情，時常發生，我們中華民國如果把民

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解決，用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一定可以把現在的中國變成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鼓掌）我們如果不把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縱使將來國富民強，不出數十年，一定要受歐美今日這樣相同的痛苦。歐美人當時以為政治平等，人民自由，工業發達，便是黃金世界，甚麼問題都沒有了。不料到了工商業發達之後，便生出大資本家來，他們用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權，遇事都是居於優勝地位，試看那一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不是為資本家而設的？所以世界到了現在，經濟革命的潮流，便一天高過一天，這就是平民和勞動者對着富豪及資本家的反動。報紙上所載的「同盟罷工」「破壞工廠」「焚燒公司」種種新聞，都是窮人反對資本家的舉動，弄到全國總是不安。他們所受這不安的煩惱，實在不是別的事情，純是由於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所以才生出貧富的衝突，釀成經濟革命。法國在數十年前，曾發生過一次經濟革命，但是不久便失敗了；俄國近來實行政治革命，同時又實行經濟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貴族推翻，同時又把資本家推翻，現在俄國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利害，結果到底如何，今天還預料不到。本大總統觀察世界的大勢，默想本國的情形，以為實行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這便是防患於未然。

諸君要曉得革命是不得已而為的事；（鼓掌）革命是破壞的事業。好比拆房子一樣，我們在相同的地方，想改造一所新房子，便不得不把舊房子拆去；想建設一個新國家，便不得不把舊國家破壞

這個破壞就叫「革命」！（鼓掌）建設國家要用三十年工夫，好像造房子要用三個月工夫一樣。拆房子祇須一天，造房子就要三個月，人家造成一所新房子，都很想安樂樂住過一世，不是今天造好了明天便拆掉，又不是明天再造好了，後天又把他拆掉。我們革命，也是一樣的道理，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徹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鼓掌）所以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鼓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鼓掌）這三民主義就是救種種痛苦的藥方，這三個問題，如果同時解決了，我們才可以永久享幸福。（鼓掌）如果達到了民有民治的目的，不管民生的問題，二三十年後必定再有一種痛苦發生，現在俄國就是我們的好榜樣。我們要應該注意的，不可說我們的國情和歐美各國不同，我們如果把國家建設好了，也可以像歐美那樣的國富民強。我們把如果民生問題，現在能夠同時來解決，就可以免將來經濟革命的痛苦。（鼓掌）如果民生問題不能同時解決，將來人民富足，總是少數人的富，不是多數人的富。（鼓掌）那種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才算是真富！（鼓掌）所以我們要國家永遠富強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便是三民主義。（鼓掌）

現在再把桂林的現狀來說：如果要想把桂林來改良，必需的方法，像辦學校，治河道，修馬路，發展農工商業，種種計畫是很多的，一時也說不完，假如把這各種大計畫實行出來，桂林便另外變成一個新景象。桂林本來的好處說不盡，別的不講，單就周圍的風景來說，真是山清水秀，甲於

天下，好的了不得；但是因為街道太窄，汽車馬車不能通行，所以還不見十分美麗。如果開了馬路，和廣州一樣，東西南北可以四通八達，那不是更好的景象嗎？假使自今年起，改良街道，便利交通，到明年之後，一定會影響到土地問題——就是經濟問題中的大要素——因為馬路一開，沿馬路兩旁的地價，便漲高起來，在馬路未開之先，一畝地值一千元的，在馬路已開之後，因為交通便利，兩旁生意繁盛，人人都想要買那近邊的地皮，建築大洋樓來做生意，那畝地皮的價錢，一定可以漲到一萬元或數萬元不等。有這種地皮十畝或百畝的人，一到馬路開闢之後，便立刻變成大富翁。那些有地皮的人，在沒有開路之先，或者有反對拆舊房子來開新路的，但是馬路一開之後，當時反對的人，便可以不動手不勞心，只靠交通便利，把他所有的地皮高抬價格。如果窮人想用低價錢來買一塊地皮做住家的房子，便很不容易買到手。像廣州長堤一帶的地皮，從前沒有馬路的時候，一畝地的價錢不過數百元或一二千元，現在因為全城馬路都築好了，就價就漲得非常昂貴，每畝有值五萬元或十萬元不等的。在座諸君總有到過上海的，上海馬路兩旁的地價，現在一畝也有值十幾萬元的。

以上所舉的例，影響到土地問題，都是靠着馬路開闢交通便利的原故，不過略說一個原因罷了。如果說到別的原因，像農業改良，工業發達，礦山開採、商業繁盛之後，那更生出許多極大的資本家來了。到那個時候，大資本家還能吞併小資本家，好像大魚吃小魚一樣，弄到結果，社會上只

有大資本家和勞動者兩種人；換句話說就是工商業極發達之後，祇有大富人和窮人兩種。到那個時候，窮人因為生活的關係，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如果不去做他們的牛馬奴隸，便沒有飯吃，便不能夠生活，所以富人的勢力便非常的強大，窮人的勞動便非常的痛苦，這就是富人壓制窮人的暴虐情形。從前的皇帝貴族壓制百姓，他們有時候還負些責任，這種大資本家壓制小百姓，他們是毫不負責任的呀！我們因為看到了這種弊病，要想一個方法預防他，所以在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同時也要解決人民生計問題。歐美從前解決的方法還是不澈底，所以便有今天的痛苦，我們想造成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世界，一定要用三民主義來做建設這個新世界的工具。（鼓掌）大概的講，就是要將民有民治民享三個主義一齊實行，人民的生計權利才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夠免去資本家的壓制，才能夠享永久的幸福！（鼓掌）民生問題不解決，社會上的貧富總是不平均，從前孟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後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後一定是要革命的。我們要防止永遠不再革命，一定要實行三民主義，那末，才可以替子子孫孫謀永久的幸福。（鼓掌）本大總統這次的來意，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新世界。（鼓掌）三民主義就是本大總統拿來造新世界的工具。（鼓掌）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所要求諸君的，是望諸君提起精神來，一齊同心協力建設這個新世界的新中國！（鼓掌）

7 軍人精神教育

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對軍事家演說——

第一編 精神教育

今日集諸君於一堂，講授軍人精神教育，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而其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諸君本屬軍人，固曾受軍人之教育，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惟諸君前此所受者，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今在諸君之目前，有非常之事業，必待常之軍人以成之，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為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此次諸君遠涉桂林，渡長江而北，直搗幽燕，所為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此為今日順天應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吾輩生在中國，丁此時艱，種族存亡，人人有責，亟應同負革命責任，以成此非常大業；惟負此責任，非有革命精神不為功。革命事業，在十年前，雖已推倒滿清，成立中華民國，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武昌革命而後，所謂中華民國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切政權，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益以兵災水旱，迄無甯歲，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難收良果也！此次革命，將以補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繼續為之。故本總統此行，即與諸將士同心協力，應革命時機，建革命事業。聲威所至，無不爭先響應，高懸景從，洵不待兩方交戰，已可決勝，此必然之勢，無可懷疑者也。諸君不信，可觀各國

歷史，及現今時勢，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亦即爲順天應人事業，其成功之左券，有可預操者——各國中如美如法皆爲革命先河，最近如俄，其勞農政府，亦由革命造成，是其例也。

我國革命，已及十年，雖未著成效，然風氣日開，民智日進，而時下之奸雄強暴，亦必假託民意，始得生存於國中，此足見潮流之猛烈，非人力可以當之者。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實言之，即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解決此問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有革命精神，成功必矣！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曾受軍事教育乎？否則執途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臾弗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反是則否。

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武革命，爲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爲人民革命。此種革命，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此革命主義，即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第一之主義，爲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第二之主義，爲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簡言之，如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參看本總即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第三之主義，爲社會革命，亦即經濟革命，謂社會上之財產，須平均

分配，不爲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三種主義，大要如此。若論種族革命，前此滿清專制時代，國萬人民，受其壓抑，莫敢誰何；苟且偷安者流，復不知民族主義，甘心俯首，樂爲臣僕而不辭。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稍有知識者，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然終不免遲疑却顧，以爲滿人已佔居優勝地位，根深蒂固，論土地則有二十行省，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以身無尺土，手無寸鐵之一人，縱使鼓吹革命，將操何術以勝之？是直螳臂當車，多見其不知自量。故當時有笑余爲瘋漢者，謂此事絕對不可能。余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其不成功者不爲也，非不能也。彼滿清之於中國，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在理在勢，均所不可，吾何憚焉！因有此決心，遂能貫徹主張，使革命思潮，漸次膨脹，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民族革命，始能實現，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所惜者，推翻滿清之後，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躊躇滿志，不於政治社會上，同時加意改良，故直至今日，建設事業尙未完成也！

今所述者，爲精神教育。欲知精神教育，當先知精神爲何物？欲知精神之爲何，當先下定義。定義云者，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能確知其爲何事何物之謂也。譬如：人在世界，究爲何物？從哲學上解釋，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真義若何，始爲圓滿答覆；若云人即是人，不得謂之定義。依余所見，古人固已有言：「人爲萬物之靈，」然則萬物之靈，卽爲人之定義。至於精神定義若何？欲求精確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卽爲精神可矣。

精神之爲何，須從哲學上研究之。廣觀六合之內，一切現象，蕭然畢陳，種類至爲繁夥。今就其近者小者言之，一室之內，一案之上，茶杯也，木頭也，手鐲也，奔赴吾之眼中者，吾皆能僂指其名，以其有質象可求也。再由一室一案推而至於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種類更多，或有爲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或全國，或世界，則形形色色，雖集多數博物家，不能考求其萬一，物類之繁，概可知已！然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而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雖現今科學進步，機器發明，或亦有製造之人，比生成之人，毫髮無異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終不得直謂之爲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爲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即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外種種武器，亦

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余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革命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砲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以爲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等死耳置於死地而後生，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徵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徵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

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膏虎吻，必無幸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

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則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面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卽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鬪力者，卽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鬪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爲之也！

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惟現今之爲軍人，與前不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造成革命軍人，方能出國家於危險。以現勢論。瓜分中國之說，表面上似甚冷靜，實則不然。其在以前，此種論調頗高，吾國人士，尙抱有亡國種之痛，思所以挽救之；自武昌革命而後，乃漸

歸沈寂，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遂亦相與忘之，此乃大誤！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既爲軍人，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倘不能負此責任，坐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馴至於國亡種滅，其咎將誰尸耶！

諸君在此聽講，有爲滇軍者，滇人必知滇事，且必願聞滇事。夫與滇省接壤者，非有緬甸乎？非有安南乎？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安南則併吞於法國併！試以安南言之：法國對於安南，專用一種愚民政策，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毫不使之聞知，且禁絕之，前此有三十餘人，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事爲法國政府所聞，向日本政府要求，將其悉數解回，日本礙於邦交，遂充其請，送回之後，卽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英國對於緬甸，亦用此種政策。蓋恐其知識增進，思想發達，將脫離而獨立也。如緬甸安南者，實爲吾國前車之鑒！倘不及時振奮，仍復自私自利，釀成四分五裂之局，中國前途，何堪設想！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便當覺悟，彼非以西藏之兵來攻打箭爐耶？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固明明中國人也，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中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効力來攻中國！此其例卽如滿清咸豐時代，英法

聯軍因鴉片事件與中國構釁，英國即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號稱潮勇者，使之攻大沽，攻天津，攻北京，焚圓明園，凡此諸役皆潮勇爲之。以中國人攻中國人，以中國人爲外國人効力攻中國，可痛孰甚！現時國勢至此，民窮財盡已達極點，凡爲中國人，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倘尚不思救國救民，縱使外國不復瓜分，中國亦將束手待斃。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余觀之，固猶未完全成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尙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爲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伏；有革命精神，則爲英屬之愛爾蘭，終得驅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度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爲數達六百餘人，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頗有進步，未必終爲英國所屈也。高麗亦然，日本之待高麗，異常苛酷，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不甘受制，處心積慮，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日本雖防之甚嚴，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若論中國領土，如安南如高麗如緬甸如西藏如臺灣等，或爲中國屬國，或爲中國屬地，要而言之，前此皆中國領土也；今乃已入外國版圖，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亦同時隨之喪失矣！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最目擊傷心者

，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海關乃中國政治機關，質言之，中國之金庫也，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國安得而不危！救危之法，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爲現在軍人之精神。但所謂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爲軍人精神之要素！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第二課 智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今先言「智」：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即爲智之定義。凡遇一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即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靈明日蝕。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

智何自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凡人之聰明，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別，得多者爲大聰明，得少者爲小聰明，其爲智則一，此由於天生也。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尙友古人，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例如甲乙二人，甲聰明而不好學，乙聰明雖不如甲，而好學過之，其結果，乙之所得，必多

於甲，此則由於力學也。此外亦有不由天生，不由力學，而由經驗得來者。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既多，智識遂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要而言之，智之來源，不外此三者而已。

軍人之智

(一)別是非。

(二)明利害。

(三)識時勢。

(四)知彼己。

諸君皆爲軍人，須知軍人之智，爲軍人精神之一種；尤須知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試再分述於左：

何言乎別是非也？凡爲軍人，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責任如何？軍人者，爲社會分功，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何謂分功？社會上之事業，非一人所能獨任，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等，在乎吾人自能所長，各執其業，此之謂分功。試再舉例以明之：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造飯也，打魚也，摘果也，既無他人可以分任，非若往居城市，惟意所適造飯則有司爨，卽至打魚，摘果，亦皆有各司其事者，故一人之世界，與有社會之世界不同，欲求一飽，須兼數役，其困

難可知！又不獨飲食爲然，如欲避風雨，禦寒暑，則須造自屋，自爲木工，非若在市鎮地方，欲建高樓大廈，但解囊出資，便可集事，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由此觀之，一人之單獨生活，較衆人之共同生活，難易有別。倘同時漂流孤島者，其數能及十人，則舉凡造飯，打魚，摘果，建屋諸事，不必集於一身，可以分功爲之；如此則勞苦減少，而所得效果亦多。社會者，即分功之最大場所也。合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而始成一大社會；故社會之事業，愈分愈多，則愈形活動。諸君之爲軍人，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彼爲農，爲工，爲商者，因各有所事，不能躬執干戈，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而軍人之生活，則皆取給於彼，衣，食，住，行，四者，皆不須自爲，而有人代爲之。然則軍人所爲何事？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亦即在此。但如何而始能盡此衛國衛民之職務乎？其最先最要者，爲別是非。是非於何別之？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爲是，不利於民則爲非；軍人所以衛國，利於國則爲是，不利於國則爲非。是非不明，則已無軍人之精神，何能衛民？何能衛國？以余觀之，現時軍人，雖非無能明是非者，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往往只顧目前，以爲我有槍在，對於人民何求不得，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應盡之軍人責任，亦全然拋棄；不能保民，反以害民。社會何貴有此軍人！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諸君既爲軍人，則當思爲社會分功，爲人民爲國家負責。而所以能分功能負責者，即在別是非；是非之別，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惟諸君自擇之。

何言乎明利害也？利害之與是非本相因而至。譬如軍隊所過地方，其能秋毫無犯，則民必爭先恐後，盡漿簞食以迎之，故利民者，民亦有利於我；其恃強騷擾，則民皆望望然去之，如避虎狼。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而後方人民出其不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或截斷械彈，或不供食品，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故人民以此報之；可見害人者，適以自害。利害之間，在乎自害；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勿貪其近者，小者。何謂遠者大者？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其利亦即在此。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是則爲利，利可爲也；非則爲害，害不可爲也。明乎此，始可謂智；始可爲軍人；始可爲革命之軍人！

何言乎識時勢也？諸君此次遠來桂林，更須渡長江而撫北京，志在統一中國，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試問此事，爲何等事業？爲此事者，果有如何把握乎？是在審時度勢而已！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術基，不如待時。」則知識時勢之必要，固非獨軍人爲然；而在軍人尤甚。何謂時？卽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成熟則可爲，且爲之也易；不成熟則不可爲，且爲之也難。例如種果，果已熟矣，摘而食之，味必甘美，反是則否；種稻亦然，未至收成之期，雖欲助長，不可得也。何謂勢？卽勢力之順逆，與難易之比較是也。如同一石也，推之下山則勢順，而用力易；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而用力難。時勢之宜審度若此！此次北伐，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直如摘已熟之果，獲已熟之稻，既至其時，應手而落；又如由高山推石，使之下墜，乘勢利便

，毫不費力也。現時北方人民，對於北方之腐敗政府，厭惡已極，日望南方之援手，俾得早出陷阱之中，大軍一臨，勢如破竹，此即若推石下山之例，順而且易；只問推之與否，推則未有不下者。或以爲北方之軍隊，槍械較我完備，北伐豈能必勝，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事半功倍，取之甚易。我則得道多助，彼則衆叛親離；軍隊雖多，猶市人也，槍械雖足，猶外府也。故曰，乘時與勢，無不成功。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且渺不可知。造成此完全之國家，即全在軍人；有完全之國家，斯有這大之利益。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與諸君言之：英美之待軍人，凡服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糧，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所生子女，由國家給養；又有其子方服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亦由國家扶助之；其在陣戰死亡者，子女扶養，須至一定之年限——即子能成立，女已出嫁之謂——；父母則給養終身，妻不嫁者，亦如之。彼英美各國優待軍人如此，故軍人亦爭出死力以衛國家。吾國軍人，則以未有完全國家，前途如何，希望如何，皆難預揣；或者今日入伍，明日解散，亦不可知。以演軍論，不特無完全國家，且遠離本省，轉戰多年，其苦尤甚！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則當乘此革命時機，用革命手段，造出新國家；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退伍則給予全糧，即父母妻子，亦皆有所資以爲養，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若不此之爲，徒貪近利小利，今日搶一商店，明日掠一富家，甚至借位夫之名，施行劫之實，所獲無幾，而怨謗之積，乃如邱山，此不特無利可言，且爲大害。所以觀去年桂軍受廣東

人民後方之擾，卒至一敗而不可收拾者，是其例也！軍人者，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宜思建設新國家，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且其利不獨在軍人，四萬萬人民感受其賜，其遠大爲何如耶！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實則害也，非利也。利害不明，已不能自衛其身，又安能衛國！又安能衛民！時機未至耶？實則十年以前已早成熟，倘武昌革命之時，乘勢打破北京，摧陷而廓清之，北伐之事，不必遲至今日，此即若種果種稻已至成熟之期，不摘不穫，終亦腐爛而已。時不可失，一誤豈容再誤，願諸君勉之！

何言乎知彼己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即敵人也。現在北方軍隊，其內容極形複雜，約可分爲三大部分：一爲奉系之張作霖；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如浙盧閩李陝陳皆是。此三派者，兵力相等，同床異夢，相爭而莫敢先動，則成相持之勢。獨吳佩孚跳梁其間，而爲奉皖所同忌。吳一窮酸秀才耳，既爲旅長之後，驅取南方金錢，擴張軍隊，屢發通電，以贊成共和，建設民治爲言。一時人士，受其欺蒙，北方偽政府，亦倚之如長城。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今則已受僞命之兩湖巡閱使；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此次入寇湖南，乃有決堤淹軍之舉，湘鄂人民，慘遭荼毒，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其名譽已掃地矣。即彼之內部，亦頗不穩固——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亦傾向我軍，派人前來接洽——，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恐不能當北伐之師，近且派遣代表來粵，其用意如何？殊不可測；將來能倒戈以抗徐世昌與否？亦尙難知。以現

勢言：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故時有後顧之憂；更據要言之，則此三派之人，固已無一顧效，盡力於北庭者。以上所述，爲彼方之情形。至若自己之情形，則如何耶？兩粵固無問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湘南亦準備對鄂反攻；此外，散布北方軍隊，其中同情於我者尚多。只須同負革命責任，發揚革命精神，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北方無主義；南方爲公，北方爲私故也。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勝敗之數，奚待蓍龜。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人民歡迎之誠意，即可窺見一斑矣！

軍人之智，如前述之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四者，固無疑義。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官長士兵，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須知人民與我爲一體，利害與共，不過分功任事而已。

我爲軍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彼乃爲農，爲工，爲商，以供我之衣食者，即有待於我之保護。倘不能保護，而反殘害之，彼若相率裹足，無復敢爲農，爲工，爲商者，軍事之衣食將誰供乎？是其受害。仍在自己！故軍人之智，須以合於道義爲準。諸君既有天生之聰明，曾受軍事教育，而滇軍又皆身經百戰，富有軍事上之經驗，於智之來源，固已兼備。誠能發奮其精神，而光大之，何患夫北伐；又何患夫北伐之不成功耶！

第三課 仁

仁與智不同，於何見之？所貴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智保身，謂之智。仁則不問利害如何

，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仁與權之差別若此，定義即由之而生。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余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博愛云者，爲公愛而非私愛——即如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以其所愛在大，非婦人之仁可比，故謂之博愛。能博愛，即可謂之仁。

仁之種類：

(一)救世之仁。

(二)救人之仁。

(三)救國之仁。

仁之種類，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則皆爲博愛。何謂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穌教，皆以犧牲爲主義，救濟衆生。當佛教初來中國時，開佛教者頗多，而佛教教徒，乃能始終堅持，以宣傳其主義，占有強大勢力；耶教亦然，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教堂被毀，教士被害時有所聞，即在外國，新教亦迭遭反對，然其信徒，則皆置而不顧，仍復毅然爲之，到處宣傳，不稍退縮。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乃其本職，因此而死，乃至光榮。此所謂捨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何謂救人？即慈善家之仁——此乃以樂善好施爲事，如寒者解衣衣之，飢者推食食之，抱定濟衆宗旨，無所吝惜；居於鄉，而鄉稱仁，居於邑，而邑稱仁，此謂捨財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

謂救國？即志士愛國之仁；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為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故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是則弱。試以日本為例，初本弱小，自戰勝俄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其故安在？即在於日本人之愛國心。愛國心於何見之？當旅順之役，日本欲封鎖海口，阻遏俄兵出路，須炸沉多少船艦，然此為九死一生之事，故日本之司令官，不欲以命令行之，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而其結果報名者，竟達數千，乃用拈籌之法，以定取捨，傳聞當時有有籌數雷同之甲乙二人，互爭前往，其不得往，竟至蹈海而死，以表決心，由是軍心大為感動，日終勝俄。此所謂捨生以救國志士之仁也。

軍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於救國，故自有軍人以來，無不日為國盡力。但專制國之軍人，與共和國之軍人，又有不同，專制國家乃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定君主即為國家，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只可謂忠於一人一姓，為君主出死力，非為人民而犧牲也；若在共和國，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犧牲者，即同時為國家盡力也。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相異之點若此。然國家之本質如何？為軍人者，亦不可不知。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第一為領土——國無論大小，必有一定之土地，為其根據，此土地，即為領土——領土云者，謂在此土地之範圍，為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第二為人民，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人民即為其團體員，無人民而僅有土地，則國家亦不能構成；第三為主權，有土地矣，有人民矣，無統治之權力，仍不能成國，

此統治權力，在專制國，則屬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於國民全體也。

現今之中華民國，雖爲共和國，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爲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爲何物，國利民福爲何事，救國救民爲何等責任也。我南方軍人，不思救國救民則已，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負此責任，則非徒託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觀前此革命先烈，前仆後起，視死如歸，則爲主義而犧牲也。主義維何？三民主義是也。三民主義，已於第一課略述，茲再分析說明如下：

三民主義中，第一爲民族主義。欲言此主義，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其時漢族受治於滿人，土地全被占據，二百餘年中，尊韃子爲皇帝；韃子者即滿洲人也，或亦稱爲韃虜。初入關時，亦多有起而與抗者，卒以絀於實力，遂致失敗，揚州十日之慘殺，真痛史也！自是而後，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愚民政策。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甘心服從。自余提倡革命以來，人心稍稍感動，民族主義，漸次膨脹，一般志士，遇害頗多，殺一人復生十人，殺十人復生百人，由是革命思潮，震盪全國；直至武昌起義，始將滿人推翻，光復漢族。然則時至今日，民族主義，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僭稱帝號，故吾人羣起革命。今則滿族雖去，而中華民國國家，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若不及今振拔，將來恐

將流爲他國奴隸。而振拔之責任，尤爲軍人是賴。軍人者，擁護國家者也。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進於獨立之地位，然後民族主義，始爲圓滿解決；否則滿族雖已排斥，代滿族而起者，虎視眈眈，正復繁多，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安南之吞併於法國，是則大可憂也！

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追原禍首，其咎在滿人。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種種政策，無非抑漢人，因漢人之文明智識，皆在其上，深恐漢人果佔優勝，必爲其害。滿人中有端方者，常言：『吾可送與朋友，不可給與家奴，』彼蓋以朋友比外國，以家奴比漢人，故在滿清時代，凡割讓土地，喪失國權之事，甘心爲之，絕無顧忌！直至革命以後，滿清雖已推倒，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仍操諸外國，未能收回。以言國權：如海關，則歸其掌握；條約則受其束縛；領事裁判，則猶未撤銷，以言土地：威海衛入於英；旅順入於日；青島入於德；德國敗後，而山東問題，尙復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歸還。由此現觀之，中華民國，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實行收回已失之土地與國權，始能與日本並進同爲東亞之獨立國。勿謂滿清已倒，種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義，即可束諸高閣也。

次言民權主義。前此帝制時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於國家，直視爲自己之私產。且謂皇帝爲天生者——如天子受命於天，及天眷聰明諸說，皆假此欺人——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甚或託諸神話鬼話，豎人民之信仰，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現今民智發達，君權國已難存在，且受革命思

潮之影響；大多數傾向民權治，敢斷言將來世界上，無君主立足之地！其在歐洲各國中，則以英國爲先覺，革命最早，造成立憲國家；一切政權，在於國會，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制限。此外如法國，亦幾經革命而始成今日之民權國；歐戰以後，德國俄國，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夫德國固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一鼓成功；俄國亦號稱極端專制，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乃竟同時並舉，遂有勞農政府之建設。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已有明證。即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故袁世凱稱帝時代，上勸進之表者，頗不乏人，然前後八十日間，終歸泡影；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乃亦不旋踵而敗。足見君權之不能戰勝民權，爲世界潮流，爲古今公例，不可強而致也！

君權國者，爲君主獨治之國家，故亦曰獨頭政治。民權國者，爲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曰衆民政治。（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試以經營商業爲例：有東家生意，與公司生意二種：東家生意者，由東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君權國即如東家生意，權在君主一人；民權國即如公司生意，權在股東多數人。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固一民權國也，既曰民權國，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治之之法，即在乎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可分爲四：（一）選舉權，凡爲中華民國人民，皆有此選舉權，亦有被選舉權。由人民選出官吏，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此官吏即爲公僕。（二）罷官權，

人民對於官吏有選舉之權，亦須有罷免之權；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東選任，亦可由股東廢除也。

(三)創制權，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此則屬於專制時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也。(四)複決權，此即廢法權；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廢止，或修改之。以上四種，爲直接民權。有此直接民權，始可謂之行民治。彼北方之吳佩孚，亦嘗云贊成民治矣，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彼固非真知民治者，不過假冒名義，以資號召，爲自己保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吾國久受專制餘毒，武昌革命以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民氣仍遭抑壓。現雖高揭民治標幟，而一般人民，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是在吾人竭力提倡，務使民權日益發達，然後民治乃可實行也。

民族與民權主義，既如前述，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此三種主義，皆爲平等自由主義，其效力本屬相通，故主義雖各分立，仍須同時提倡。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平等之階級也。如滿清專政，彼爲主而我爲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爲對內，而非對外，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即在乎是。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皆爲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族)壓制多數人，故常因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若夫民生主義，則爲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階級爲貧富階級，如大富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驅馳，陷於痛苦。故常有富者，因

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錫之數，社會革命，勢不能免。以中國論，現時雖尙無大資本家專制之弊，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何必提倡民生主義，豈非無病呻吟歟？不知其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皆因治病而求艾；民生主義，則爲思患而豫防，及今不圖，後將爲患。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之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也。中國今無大資本家，然其見端固已有之。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爲例：上海之黃浦灘，前是一畝之地，不過價銀二十兩，現時地價則不知漲高幾倍；廣州之長堤，當未開馬路以前，每一畝地僅值五六百元，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將來此種土地，盡入資本家之手，一般貧民之痛苦，即因之以生，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迨全行收買之後，復以高價租賃於一般貧民，貧民無如何也。衣食亦然，若俱爲資本家所壟斷，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遂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如美國工人工錢雖多，而生活仍難維持，已陷於此種之困境，即其明證。再舉一例，以桂林論，固素稱山水甲天下者，然非獨千巖競秀，徒爲美觀而已；實則桂林之大富源，即藏於此。試觀桂林週圍之石山，即洋灰之好元料也，將來實業發達，將此石頭造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洋灰之銷路甚多，用途甚廣，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其所得利益，將不可以數量計；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亦可稱爲「石頭大王」矣。由是觀之，中國實業發達以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固必然之勢，若不豫防，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爲政治革命時期

；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嚮導三民主義。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便當自覺，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故有此弊。若俄國現時之新政府，則有鑒於此，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所謂勞農政府者，直乃農工兵政府；即以爲農爲工爲兵者組織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不獨推翻君主專制，且實行打破資本家專制，是即所謂社會革命；亦即所謂民生問題。各國深悉此主義傳播其國內，人民受此影響，勢將起而效尤，故互相聯合，以與俄國戰；迄今四年，仍不能戰勝俄國，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

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而各國之所患，則在不均。以余觀之，貧富問題，即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否則三十年後，產出多數資本家，其害殊非淺鮮！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學各國將資本悉數掃除。因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將來縱或有之，果使先事預防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豫防之法維何？依余所見，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對於土地，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而異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爲照價納稅，一爲照價收買。照價納稅者，即爲值百抽一法——例如每畝值二十元，納稅二毫，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納稅二千元——如是則地稅之輸納，胥得其平矣；但照價納稅，必先自規定地價始！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且尙慮估計不平，人民有不服者，許其申訴，因復有控訴衙門。然此

法勢不能行於中國，恐徒滋擾，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即照其呈報之價抽稅，較為簡便可行。所慮者，即爲希圖少納地稅，抑價朦報之一點。實則可勿慮也，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即可免此弊。例如有地一畝，價值千元，年應納稅十元；若彼以圖減稅額之故，只報每畝值百元，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是誠於彼有利，然一經照價收買，則原報價值百元者，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其受損不益甚乎？如是則地主以豫防他日之收買故，必不敢抑價朦報，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至若解決資本問題，必先振興實業。中國現正患貧，豈有資力興辦？余則主張借外債，以從事生利事業，不可以供消耗之用——如北庭剝肉醫瘡之所爲——宜以之開闢市場，工廠，及一切礦山，鐵路，定爲國有。中華民國國家者，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即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

以上三種主義，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亦即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軍人者，以救國救民爲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貧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第四課 勇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既有智與仁矣，無勇以濟之，仍未完備。在逃軍人之勇，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古來之言勇者，不一其說：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避，謂之勇；余以爲最流通

之用語，「不怕」二字，實即勇之定義，最簡括而最確切者。孔子有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即爲勇之特徵。孟施舍古之勇士，其言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由是以觀「不怕」即勇之定義，決無可疑。但軍人之勇，須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始可；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今再就勇之種類，分別言之：

勇之種類不一，有發狂之勇，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是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凡此數者，皆爲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古人有言：「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即恐輕用其勇，誤用大勇，徒成爲游勇之勇，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此次粵軍援桂，桂軍一遇粵軍，輒即潰敗，其故何耶？則以無主義無目的無知識故；雖有小勇，於事奚濟！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在桂軍中頗以善戰者，自去年自廣東敗竄回桂，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轉入江西，殘部僅二三千人，所過地方，如入無人之境，似具勇氣者；然終係強盜性質，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以韓軍與沈軍比，韓軍固真正軍人也，乃沈軍先至江西，而韓軍尚在桂林，江西宜爲韓軍範圍，竟被沈軍侵入，此時爲韓軍者，正當發憤爲雄，實行回轍，以雪此恥；且韓軍回轍，與滇軍回滇，情勢不同——因贛省尙屬北方地盤，滇省已爲西南團體——故滇軍不必回滇，韓軍必要回轍；明乎此，則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所以異乎遊勇之勇，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

軍人之勇：

(一)長技能。

(二)明生死。

軍人之勇，第一必要者爲技能。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新武器，自必耳熟能詳，無庸贅述。但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土國之農民，英國患之。彼之所用戰術，皆爲游勇戰術，最能制勝，余亦主張此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與北方交戰，尤爲相宜。約言之，有五種技能，爲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飽。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爲斷，故命中爲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者，然以其効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密達以外，至幾萬密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多在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

奇。倘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爲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有關戰時，閱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一噸合中國十六擔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爲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彼固不求一命中，務在多數子彈，堵截敵人而已。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一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爲少？豈命中之技，尙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只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爲然，卽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爲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卽在於能命中。否則隔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卽不啻無的而發矢，只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炮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一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爲贅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抬兩手，或緊閉眼

請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至爲寶貴，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遮障；宜學遊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何謂能隱伏？即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尚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地物屬於人工的，如一切建築物是。）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嘗問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只是不動二字，至小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爲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爲安全也。」此尙有實例可證，前此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剩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寧有幸耶？

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只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即以善走稱。尙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爲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爲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爲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意也。

何謂能吃飽？游勇所恃之糧食，卽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十觔，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饑；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爲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爲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飽，則於行軍極爲簡便，既免飛鴛輓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

軍人之勇，於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不明生死，則不能發揚勇氣。所謂勇，卽不怕二字。然暴虎馮河，人之所能獨至於死，則未有不怕者；以欲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研究此問題，爲哲學上問題。人生不過百年，百年而後，尙能生存否耶？無論如何，真不有一死，死既終不可避，則當乘此時機，建設革命事業；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苟且偷活，於世何裨？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則輕。吾人生今日之世界，爲革命世界，可謂生得其時，予我以建功立名之良好機會。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詭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爲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

親自偵曉，且不知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爲革命而生我；其死也，爲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從容就義，殺身以成其仁，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至今浩氣常存，極歷史上之光榮，名且不朽，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又何憚而不爲？又何死之可怕？今日集此一室者，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終不免一死，死於牖下，與死於疆場，孰爲榮譽？是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謂：『所欲有於生者，舍生而取義也。』故爲革命而死者，爲成仁，爲取義，非若庸庸碌碌之輩，終日醉生夢死，無所表見；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湍瀆，而莫知之也。諸君既爲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爲軍人。須知軍人之爲國家效死，死重於泰山。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則能鼓其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爲革命軍人；革命成功，可立而待，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諸君幸共勉之！

第五課 決心

(一) 成功

(二) 成仁

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質言之，即造成新世界於破壞之後，加以建設之謂。負此責任，全在吾人之決心。決心於何見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

也。軍人精神，前已言之，第一之要素，爲智識，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然後左右逢源，無不如志；第二之要素爲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實行三民主義，此三民主義，亦即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之說相通；第三之要素爲勇，軍人須具有技能，始足應敵，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乃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此三者，爲軍人精神之要素，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羣力羣策而爲之，非少數人所能集事。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尙須奮勇前進，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將欲改造新世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一曰成功，二曰成仁。所謂成功成仁者，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吾人何爲而革命？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期其成功。不成功毋甯死，死即成仁之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發，從事革命事業，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拚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爲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惟諸君圖之！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欲打破此舊世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以爲之先。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如此，則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是爲大同世界。即所謂天下爲公；要使老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營，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

想世界，真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國新創設之政府，頗與此相似，凡有老者，幼者，廢疾者，皆由政府給養，故謂之勞農政府。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因而俄國革命黨，乃被各國合攻，然迄今數年，仍不能勝，此即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否則爲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此外尚有歐美諸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此種種阻力，俄國若稍有顧忌，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

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可託諸空談也。今日之世界，乃自私自利之惡濁世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既無保障，又無希望，且陷於極端痛苦，於是有生厭世思想者。若論軍人地位，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之俗諺，意若其人必爲身無職業，以當兵爲生活之末路者。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故有此語。以余觀之，不特軍人爲然，即一般社會前途，亦復非常慘澹。在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爲官爲兵，雖有薪水火食，僅足自活；而父母妻子，尙不能無所資以爲扶養。故在此舊世界，實無一人能脫煩惱者。

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諸君必以爲彼有多金，宜可高枕無憂，而抑知不然；華僑之初往外洋也，實乃被買爲奴，廣東語謂之猪仔。從前有古巴招工，南洋招工，在澳門等處以此買賣爲業者，謂之猪仔館，其被賣出洋之輩，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始肯出此。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而不知

其當日之苦；且總計一年中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其能致富回國者，爲數極極寥寥。余因此憶及余友嘗爲余言，彼前在南洋時，一日與外國人同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礦場及樹膠園，彼外國人者，指以告余友曰：「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而收吸吾歐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余友無以應之；適復前行，過一大墳場，余友乃以問外國人，此累累者何耶？外國人曰，墳場耳。余友曰：「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爾尙未知中國人之因出洋而死於是間，如此塚中之髑髏者，不知凡幾也！」由是以觀，南洋華僑之狀況，大略如此。尙有美洲華僑，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然一生幸福，亦復有限。大率美洲華僑，二十五歲出洋，爲人傭工，在外十年，稍有餘資，至三十五歲時，回國娶妻，娶妻之後，不及半載，餘資已罄矣；又須出洋十年，直至四十五歲回國，稍得餘資，乃建家宅，宅成而金又盡，仍不克留居；迨第三次出洋以後，始能得資，以略置田畝，然至此已五十五歲矣。遠適異國，昔人所悲，彼美洲華僑者。三十年中，家居之日，不及二載，亦未見能安樂也。

余於此，尙有實例爲諸君言之。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其愉快何若。以余所眼見之例證，則適相反。余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同舟者有一華僑富翁，家產約二千萬，余與彼同在一等客艙，常相晤談，彼乃日日訴苦，似欲余爲之分憂者，余始甚詫異，迨舟行日久，頗厭惡之；因自往大艙中，視彼出洋之工人，（即被賣出洋之豬仔）私自付度，彼工人之愁苦，定較富翁爲甚，而抑知不然，工人雜坐一團，其狀至樂，有閒談者，有唱歌者，此時余又大詫。何以

富翁之多財而憂，尙不若工人之能樂其樂也？迨折回自己艙位時，所謂富翁者，訴苦仍復如前，余因告以適往大艙，彼出洋之工人，却甚歡樂，而子已積產二千萬，似重有憂者，抑何不近人情之甚耶？富翁聆余言，蹶然而起曰：「我在卅年前，亦工人也，亦如彼出洋之工人，固至樂也。今雖有二千萬財產，不惟不樂，且憂甚，試思兒女成行，娶者嫁者，皆仰給於我，我子復多不肖，長者耗我數百萬，次者所耗亦百餘萬，此後子復生孫，孫復生子，僅恃此二千萬財產，何以維持？又安得而不憂耶？」準是以觀，財產雖多，仍不免於愁苦。諸君試於一身之外，計及妻兒，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尙有一例，香港澳門，從前恆有積產之家，恐其子孫浪費，而以家產托之善堂管理，將其入息半數，捐入善堂，留其半以遺子孫，以爲如此，可以長久可存。不知此法初尙可行，今則善堂中人，亦多半假慈善名目，騙取金錢；故廣東善堂，人有目之爲善棍者。依以上二例，可見在現今世界，不論有無財產，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非獨軍人爲然。即以軍人論，能如李純王占元者，有幾人乎？以彼之剝削人民，積產至數千萬，亦云位尊金多矣，乃一則不得其死，一則不安於位，下此者更無論。蓋在現世界之社會，生活必無良果，須決心改造新世界，始有安樂可言也。安樂之新世界，果如何改造耶！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窮財盡，其患在貧；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之富源，且欲瓜分之，則中國之不貧可知。以桂林言，所有石山皆可製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將來科學進步，機器發明，名爲石山，實乃黃金，只此一端，已足致富！此外廣西之鑛產甚多，各省亦皆如

是，外國人常有欲開採者。中國產煤，爲各國冠，倘完全開發，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不過中國不自開發，貨棄於地，猶如珍寶藏在鐵櫃，若無鑰匙，終亦死藏而已。廣東俗語有所謂：「失匙夾萬」者，（夾萬即鐵櫃之類）中國之貧，正坐此病，倘能用其聰明，從事開發，則吾人自身之幸福，與子孫之幸福，實無涯矣！改造安樂之新世界，即在乎此。

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常國家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養民。真能教民養民者，莫如三代。其時井田學校，皆有定制；教養之責，在於國家。後世則不然，所謂國家，無論政治若何修明，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能保民斯爲善矣。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試觀俄國新政府，彼之革命發生，尚在我後，其成績較我爲優。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而在謀公衆生活——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先給幼者，老病者次之，軍人又次之，再後始及於普通人；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者，國家須設法扶助，使得入學。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以教以養，責任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俄國新政府之計畫，庶幾近之。由俄國而反觀吾國，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俄國之革命，爲打破政治之不平等，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而吾國今日則尙無大資本家產出，只須用預防政策，較俄國更易爲力。彼俄國之新政府，名爲勞農政府，實即農工兵政府。其軍人皆有主義，有目的，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造新國家。吾國今日之軍人，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決心改造新中國，其效果

必在俄國上。何以知其然也？俄國在寒帶，而中國在溫帶；俄國有資本家，而中國無資本家；無論天然的方面，而人為的方面，均較俄國為勝。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另有新組織，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次第開發；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為公眾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且將駕歐美而上之。諸君思此無量幸福，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視彼李純王占元又何若耶？而所以博此幸福者，則全在此次之革命，與此次之革命軍人。此次革命為順天應人之事業，必能成功，前已言之。設若不成功，則如何耶？古有人云：『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死者，即成仁是也？成仁而死，極有偉大之價值，縱使前仆後繼，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而能博得真正共和，即亦無所吝惜。是在立定決心，從事革命。成功而後，匪獨公眾之福，抑亦私人之利。試舉一例，舟在大洋，觸石將沉，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猶自點檢行李，試問舟果沉，行李尙能獨存乎？吾人對於國家，亦即如是，坐視其亡，將無立身之地，救亡之責，端賴軍人。今者諸君，將由桂林出發。其所取之途徑，即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一言以蔽之曰，決心而已！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造成光輝之革命，中華民國國家實利賴之。諸君勉乎哉！

8 統一中國非北伐不為功

對北伐軍將領之演講詞

諸君！此次廣東出兵廣西僅一月，而將廣西蕩平。廣西軍之力量，向稱雄厚，而不能當我軍之一擊者，此固由前敵軍士如陸軍，如內河艦隊，如飛機隊，與後方接濟諸君之功力，所以能收效如是之速也！然平定廣西，於我等有何關係乎？須知廣西強盜，一日存在，則吾粵人民一日未安。今桂孽既清，吾粵人民自可安居無憂矣。然是豈足為長治久安計耶！此不過一時之安，苟且之安耳。然則吾粵人民，如何而後可以長治久安乎？非使中國國民人人皆得安全，則斷無希望。然如何而後可使中國國民人人皆得安全乎？即當於平桂之後，再做一番工夫，以統一中國。中國既統一，則四萬萬同胞，可以得享真正之安甯幸福矣。

統一中國難題也！無論何人？即吾粵三千萬國民及軍隊皆以為統一中國不容易。到底統一中國，果真難事耶？本總統以為不難。即如四五箇月前，予主張援桂，一般人民，皆以為桂賊擁六七萬之衆，且皆遊勇出身，為有統系的強盜，必能為頭目出死力以拒我，我等使之去粵則易，除之去桂殊難。是說也，就如由閩回粵，身經百戰之軍人，亦以為打北軍容易，打桂賊至難，因廣西山多，而不易襲攻也。當時本總統鼓勵各軍，不必以桂賊衆多為畏，能打北兵，必能平桂賊以勉之；故出兵月餘，而桂已蕩平。今將此過去之事實以推，吾人已得一最有經驗之證據；故吾以為此次粵軍能本此勇敢而北伐，則統一中國無難。廣西剛平，而兩湖已發生戰事；湖北人民以為粵軍戰勝廣西。

則必出兵長江，不如已先出兵，免被他人占據；湖南人民亦以爲欲定中原，必先戰勝湖北；故湘鄂之用兵，其內容甚爲複雜也。兩湖中有一部分爲吾人同志，甚欲趁此潮流，乘時立功，取得武漢，以統一中國，實行民治。又有一部分，非吾人同志，懷疑頗大，以爲南方政府，提倡民治，或非真實主張，不過假此號召，然彼輩非我同志，難怪有此懷疑。但此次桂局已定，粵軍得桂，以還桂人，比之廣西得粵，而視粵爲其征服地者，正不可同年而語。初各省人民之懷疑我等者，以爲粵軍求平桂之先，則倡桂人治桂，而平桂之後，恐不踐前言；而不知我等做事有主張，有信義，言出必行，今桂省平定之後，果以還之桂人，則前疑頓釋，且知我爲真能實行民治者矣。此次湖北人民，以爲快得武昌，免廣東之出兵也；故第一卽先推倒王占元，驅除其十萬大兵，意欲實行民治也。乃忽有北方武人吳佩孚者，二三年前，曾提倡民治，故人共仰之，今竟巡閱兩湖矣。自吳佩孚入鄂後，鄂被其蹂躪殘殺，不可勝紀，其甚者尤以決堤而淹斃無辜人民，滅絕人道，一至於此。今兩湖人知吳佩孚之談民治者，實爲一假面具，而不信之矣。夫兩湖人民之不願我等出兵者，以爲民治事業，不讓他人爲之，今既爲吳佩孚所騙，大有覺悟，然兩湖兵力不足，故一面竭力以拒絕北軍，一面日促我等出兵援助，信使往還，不絕於道。夫促我出兵者，一則厚集兵力以拒北，一則深信粵軍爲真正擁護民治，故前者兩湖取閉關主義，今則大開門戶而歡迎我矣。

夫統一中國，非出兵北伐不爲功，兩湖既促我出兵，則今日之機局，正如天造地設。總之北伐

之舉，吾等不得不行；且處此偏安，止能苟且圖存，而非久安長治，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現兩粵人民雖得自由幸福之樂，自我國尚有多數同胞，猶在水深火熱之中也！

此次出兵，實天與人歸，粵軍前既自信打北兵易，打桂賊難，則此次北伐較西征容易，可斷然矣。

今晚在座諸君，經援桂而凱旋者，有粵軍將領，內河艦隊，飛機隊，更有此項預備出發北伐者。本大總統對於援桂凱旋者，則爲人民謝之；對於預備出發北伐者，則爲人民預祝之。

9 和平統一化兵爲工

——謝漢桂軍歡迎委員會演說詞——十二年二月廿一日——

楊總司令，劉總司令，各將領，和同志諸君！今天蒙楊總司令劉總司令來歡迎，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本大總統向來是在廣東的，爲甚麼今天再回廣東呢！因爲去年六月陳炯明造反，粵軍叛亂，本大總統在廣東不能行使職權，至八月離開亂地。北往上海，到了今年正月得滇桂聯軍和各附義諸軍隊的力量，趕走了叛賊陳炯明，所以今天再回廣東。滇桂聯軍爲大義討賊，剛才恢復廣州，但是各軍隊進城之後，非常複雜，不幸而有主軍和客軍的猜疑。惟現者大敵當前，如今日報紙已載陳軍軍會和東路討賊軍宣戰，這項猜疑是萬不可有的！本來各軍同爲大義討賊，原來是沒有主客之分的！（鼓掌）如果說到主客之分，粵軍是主，滇桂軍是客，去年威迫本大總統走的，就是主軍。（鼓

掌）今日歡迎本大總統來的，還是客軍！（鼓掌）現在東江叛亂的粵軍，一定是要討伐的，（鼓掌）萬不能說革命的軍隊，可以任意叛亂，如果有叛亂的便要誅滅；不但是叛亂的粵軍要誅滅，就是各省的反叛軍隊，都是要誅滅的。（鼓掌）本大總統，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要中華民國成統一的國家，從此就要打破各省的界限。（鼓掌）本大總統這次回廣東來，是要統一滇桂粵諸軍，造成統一的中華民國的！（鼓掌）

我們中國本來是統一的，但是自辛亥年革命以來，革命的事業還沒有成功，這個病根，便在於調和！調和的意思，本來自大公無私，求和平統一的。無奈一般腐敗的官僚和軍閥，發起反對共和。譬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督軍團造反，同割據的聯省自治，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華民國便不統一。這個不統一，便是革命沒有成功。這回滇桂諸軍收復廣州，功勞是很大的，責任是很重的；但是以後的責任還要更重大！這個重大的責任，便是在整頓內部，以廣東為模範，統一西南；以西南為模範，統一中國！（鼓掌）至於統一的方法，有輿論和武力兩種。本大總統這次回粵，是主張和平統一的。因為現在全國人心實在厭亂，是有輿論做我們的後援，又有諸君的武力做基礎，有了武力和輿論，這次革命是一定成功的。原來革命本是發源於南方，但是北方的共和程度，也是很高的，譬如辛亥年武昌發起革命，北方便有許多省分贊成，不久便成了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如果要再創造一個統一的共和國家，只要先除去西南的盜賊和反叛，再用武力和輿論，

北方一定是贊成的。就中國現在情形而論，最有力量的東北方有奉天的張爾亭，東方有浙江的盧子嘉，其次有段祺瑞的皖系，和西南革命發源的各省。但是盧子嘉屬於皖系，所以可簡單分之爲奉皖和西南三系。這三系已經攜手了，但是北方還有一系，表面似乎是很強的，就是盤據直隸山東河南湖北幾省的直系。這一系管轄北方政府，無惡不作，好像古人說「挾天子以令諸侯」一樣，主張純用武力，統一中國。反對這項主張的有三派，就是剛才所說的奉皖和西南三系，這三派都已聯合，主張和平統一。直系主張武力統一，譬如調孫傳芳征閩；利用楊森征川；他若兩廣和雲貴也被他們干涉。他們武力雖然很大，然而只能及於北方，不能及於南方。譬如去年吳佩孚想干涉東方，便用計謀聯絡陳炯明造反，所以滇軍這次打敗陳炯明，便是打敗吳佩孚；（鼓掌）便是吳佩孚已經失敗！（鼓掌）本大總統這次回來，專在整理廣東。近來西南爲甚麼打仗？因爲反對共和的叛徒，沒有除盡！這次已經除去陳炯明，但是他的餘毒，尙盤據潮梅惠州一帶，「這一帶地方是很大的，幾乎佔廣東全省之半」——如果不掃清這個餘毒，便不能安享太平；這個餘毒尙存，便是大患當前。所以還要請諸君担負責任，除清這個大患，方可稍事休息，再來整理民事，爲人民謀幸福。發展西南富源，從前沒有機會的原故，因爲有明爲革命而暗爲叛逆的，所以不能成功。（鼓掌）其他各省也是如此，不過力量不如陳炯明之大罷了。現在陳炯明已經趕走了，如果用廣東的大力量做根本，掃清內亂，成功的機會，當較大於前。譬如本大總統這次經過香港，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機會。香港政

府的態度，從前是很贊成吳佩孚的——譬如香港報紙，便極力代吳佩孚宣傳——到了陳炯明造反之後，數月內中國不但不能統一，并且廣東的軍隊姦淫搶劫，無所不爲，政治腐敗，日甚一日，香港的外人看見，知道吳佩孚真不能有爲，覺悟他們從前的主張大錯，所以這次便根本改變方針，竭力和真正民黨親善。我們現得了一個和門戶極接近的幫助，便是成功的大機會！（鼓掌）

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革英國的命，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說是由於法國外交力的幫助。如果專靠武力，決計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沒有外交力的幫助。——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我們現在既得了香港外交力的幫助，又有諸君武力的基礎，以後要想革命成功，統一很快，便要取和平的態度，以取得輿論的後援。所以本大總統這次回粵，便主張：第一和平統一；第二掃清叛亂軍隊；第三化兵爲工；第四精練一部分軍隊。如果不想法則，安插過量的軍隊，便和四川一樣，兵士太多，長年的打仗——從前有主軍與客軍相打，現在內部相打。目前兩廣兵多爲患，真是和四川相同，要消滅這個禍患，應該趕快設法安插不良之兵。

本大總統在上海宣言，主張化兵爲工，奉皖兩系是很贊成的，只有直系不贊成。我們主張是先

裁兵，後統一。直系主張先統一，後裁兵。諸君要曉得裁兵便是統一的方法，先裁兵後統一，那才算是真統一；如果先統一後裁兵便是假統一。（鼓掌）譬如袁世凱從前不裁兵，借統一的招牌，便借了很多的外債，打敗我們民黨；又如兩個民家械鬥，要想和平解決，便先要停止器械的戰爭，佛家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要想成佛，必先要放下屠刀才好呀，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本大總統主張裁兵，是在化兵爲工，并不是把所有的兵完全裁去。就現在兵士的情形而論，在廣東的餉項每月只發六七元，有時伙食都領不到手，另外每日還有早操，午操，晚操，總共約有七八小時之多，一旦有了戰事，還是去拚死命，這項情形是很苦的！是很可憐的！不但廣東的兵士是如此，就是各省的也是一樣。到了化兵爲工之後，每日做工不過六小時，在勞動一方面是很舒服的，餉項除原餉之外，另加工錢一倍；簡言之便是可以得雙餉。至於做工的種類，或是開闢道路，或是辦極大工廠，所做的工是永遠的，不是臨時的。像這樣講來，在沒有化兵爲工之先，兵士的餉項既少，操練又辛苦，生命又危險；在已經化兵爲工之後，兵士的餉項加倍，勞動合度，生命又安全，他們一定是情願去做工的。所以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歐美聯軍一共有幾千萬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後，大半可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本大總統這次回粵，化兵爲工，便是利用歐戰後各國裁兵的方法，整頓西南的交通，發展一切的實業。諸君要曉得我們革命，是要做甚麼事呢？是替人民謀幸福的！（鼓掌）革命的責任是愛民的！（鼓掌）不是害民的！（鼓掌）本大總

統自明日，就想一個辦法，整理內部，令西南可以成一個模範。（鼓掌）讓東北各省看見了誠心向我，自可不用武力，統一全國。如果各省明白了西南的革命，是爲大義的，就是到不得已的時候，要用武力，自然是一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所謂：「仁者無敵於天下。」不必要用大武力，各省是很歡迎的。到了各省歡迎，所用的武力是很小的。（鼓掌）我們自今晚起，要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大家向前奮鬥，另外造成一個新局面。（鼓掌）這次得滇桂諸軍的援助，趕走叛賊陳炯明，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特爲公敬一杯。

10 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

——歡宴各將領演說詞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湘軍總司令，豫軍總司令，和滇桂粵及中央直轄諸君各將領：今晚在此開這個歡迎宴會，和大家相見，飲酒慶祝，有兩層用意：一層是慶祝這次在廣州近郊打仗，大獲勝利；這次大獲勝利的原由，都是諸將士的功勞，所以要求感謝滇軍桂軍粵軍和中央直轄諸軍與夫這次新到的湘軍豫軍。二層是我們同志，以至誠的盛意，來歡迎湘軍豫軍，參加我方，共同向前去奮鬥。

今晚這個盛會，不是偶然的，廣州自從今年春季沈鴻英作亂以來，大家都沒有機會同飲，今晚同飲，是沈鴻英作亂後的第一次宴會，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因爲自沈鴻英作亂以來，北軍兩次自北江來攻，陳軍數次自東江來攻，廣州的局面總是風雨飄搖，大家無一天不是在恐慌之中。這次陳

軍來攻，可算是最後一次。我們已經獲了勝利。這幾天北江又有北軍來寇，據今晚消息，湘軍已經打到了始興以南，從此大敵已無，廣州的局面，已到穩固地位。我們革命黨可說拿廣州來做個好策源地，以此向前奮鬥，是大有希望的！

廣州現在的局面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譬如從前滇粵桂諸聯軍在東江和陳炯明的叛軍打仗，一敗到博羅，再敗到石龍，到了上月十七日，陳家叛軍打到石牌，廣州人心便非常搖動，幾乎不能保守的現象；那天豫軍湊巧，已趕到廣州，便由黃沙步行，經過長堤到廣九車站，當時趕上前線增援，把敵人打退；人民見過了豫軍軍容之盛，便異常鎮定；後來湘軍到了北江，又把始興的北軍打退；所以現在廣州的局面，完全到了安穩地位。我們合十幾省同志，在這個安穩的廣州，負些甚麼責任呢？以後應該做些甚麼事呢？大家要知道這個責任是很重大的！因為我們革命黨從前創造這個民國，雖然有了十二年，但是從前不是袁世凱做皇帝，便是張勳復辟，現在又有曹錕拿錢買總統做，想用武力反叛民國；所以民國的基礎，還是沒有鞏固。以後要保守我們從前創造的民國，鞏固國基，就是我們的責任！擔負這個責任，更進一步，發揚光大，建設一個新民國，便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我們負起這種責任，去做這些事，萬不可延遲，便要從自今晚起，立一個決心，大家向前去奮鬥。

從中國歷史看來，每次新舊朝代更替之際，總有幾十年的變亂。民國成立到今日，已經過了十二年，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甚麼地方呢？簡單的說，便是因為

新舊潮流的衝突；詳細的說，便是因為舊思想要消滅新思想，新思想也要消滅舊思想。新舊思想迭相攻擊，所以禍亂便循環不已。但就人羣進化的道理說，舊思想總是妨礙進步的，總是束縛人羣的；我們要求人羣自由，打破進步的障礙，所以不能不打破舊思想！今天要請諸君來打破舊思想，究竟用甚麼做標準呢？大略的講，便是拿一種主義做標準。我們如果信仰一種主義，服從一種主義，總是照那種主義向前做去，那麼，打破舊思想的事業，便可成功；如果不然，便沒有希望。今天我們對於中國政治上所負的責任，是打破舊專制，提倡共和，來建設一個新民國；這個建設新民國的任務，便是我們的事業！要把這個事業實行出來，無論當中遇到甚麼困難，總是百折不回，向前做去，以求最後的成功，那就是信仰。信仰中的道理，用簡單的話說出來，便是主義。我們做標準的主義，究竟是甚麼呢！便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之中的頭一項，是民族主義。從前革命黨在辛亥年，把滿清政府推翻，趕走異族，便是民族主義的事。這樣相同的事，從前中國行過了的是明朝朱元璋，他推翻元朝異族的政府，把政權拿到自己手內，改國號為明朝，還是自己做皇帝，政體還是專制，把天下的政權，由父傳子，子傳孫，一家之人，代代相傳，正像古人所說的家天下。我們這次把滿清推翻，改革專制政權，變成共和，四萬萬人都擁有主權來管國家的大事，這便是古人所說的公天下。這項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義中第二項的民權主義！從前的人以為天子是天生的，原來便賦有一種特權，到後來人類覺悟

了，相信只有天子一個人，有這項特權，推到百姓，人人都有這項特權，就是把政權公之天下。我們中國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這個思想，他曾說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不過當孔子那個時代，只有思想，沒有事實。到了現在，世界上有了這個思想，也有了這個事實。大家都要做主人翁，承認用這項主義的政體，才算是無上的政體，所以民權主義，到了現在便發達到極點。三民主義中的第三項是民生主義，世界上行這項主義最新的國家，只有俄國；他像英國，美國，日本，國家雖然富強，但是還沒有行到民生主義。二三十年前，革命同志要排去滿清的思想，是由於甚麼而起呢？因爲看到了外國富強，是由於有良政府，我們要想國家富強，也不能不要有良政府；要有良政府，便不能不革命，去推倒滿清的不良政府。但是英美雖然富強，社會內部還有問題；從前許多革命同志，以爲政府改良，弄到國家富強之後，便沒有別的問題了，殊不知英美內部，還有很大的問題。他們全國的政權，表面雖說是都在人民手內，但人民彼此之間，把政權分得還不均勻。原因是由於他們社會，有兩種絕大階級，一級是極大的富人，一級是極苦的窮人。富人的財產過多，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來壓制窮人；多數窮人不情願受少數富人的壓制，便想種種方法來反抗富人。那種窮人反抗富人的舉動，便叫做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原因，便是由於社會上貧富太不均。極富的人雖然安樂，但多數人還是痛苦，所以他們生活上的幸福還是不平等；多數窮人要求平等，因之便結合起來，共同去推翻富人，釀成社會革命的結果。他們社會有今日這種結果的道理，

便是由於從前不講究民生主義的原因；預防這種社會革命，以達到生活上幸福平等的道理，便是民生主義！

我們革命黨提倡改良中國，何以要行三民主義的革命呢？就中國政治倫理的觀點講，古人說到忠君愛國，便以為很好，近來人類思想改革，對於這種倫理觀念，還不甚以為然；必要人類得到極端的平等，才算是正當。如果不然，像滿清征服中國，英國征服印度，法國征服安南，日本征服高麗，發生本族和異族政權上的不平等。那種不平等的民族，要求平等，便用武力來反抗異族，那種對於異族的反抗，便是民族革命。至於政權都掌在一種民族的手內，如果執政的人威權過甚，小百姓太沒有能力，便發生有權勢的人和平民之分，政權上還是人人不平等。平民要求平等，便要反抗有權勢的人；那平民對於有權勢的人的反抗，便是民權革命。至於近來人類要求社會上機會平均，貧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說是做到了民族革命，但以後各代專制太過，所以滿清入關，政治寬大，中國人民還是歡迎他。由此可見本國人專制，也是不對的。但本國人政權上不專制，社會上的貧富，還要平均，才能相安無事，否則還免不了革命。世界上起了項革命，現在已經成功的，只有俄國。我們觀察古今中外大勢，默想本國將來的情形，要改良成一個完全的中華民國，行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法，所以行了民族主義的革命，民權主義的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的革命。

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甚麼東西的？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就是幾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廣西起義之後打十幾年仗，無形中便行了一種制度，那種制度和俄國的共產制度是一樣。他得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幾省，人民受過兵災之後，許多財產無人管理，他便集中於國家，用政府去管理，所以他打了十幾年仗，沒有借外債，人民也豐衣足食；等到曾國荃破南京之後，搬運南京財產，有幾個月之久；諸君看他的政府是何等富足呢？前從我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個替洪秀全當過差的老人，報告政府說：「有一塊地方藏有許多金銀，金銀之上蓋有石頭，四圍做成屋形，如果挖到幾十丈深，常見所藏的金銀」云云，政府便派人如法去挖，後來果然挖到石頭，但見石頭之後，更向下挖，還不見金銀，大概金子過重，經過年日太久，沉到地底，亦未可知。據老人說：「此處洪秀全所藏之金銀極多，預算如果挖得了，可以還當時中國的外債。」由這樣看來，洪秀全的政府，又是何等富足呢？就是左宗棠戈登打破蘇州之後，所得的金銀財物，也不計其數；單就蘆藏一項，燒了多日，尚燒不完。太平天國此等制度，便和俄國所行的共產制度一樣。現在俄國所行的共產制度，是由於先有了思想知識，然後才去實行；洪秀全實行了，但是沒有知識，不過爲勢所迫，不得不要政府去維持農工耕作，作軍隊的給養，後來供給軍隊，漸漸有餘，政府便以所餘的糧食，接濟民間，於是由農工政府，漸變成商賈政府。所以洪秀全

的政府，便異常豐足，像那樣把社會上無論大小財產，都集中到政府手內的制度，只有洪秀全能夠實行，俄國現在還行不通。所以他們改行一種國家資本制度，把極大的財產收到政府手內來。——像大鐵山，鐵路，銀行等，都收歸國有。——他們行了這種制度，所組織的一個國家，叫做俄國蘇維愛社會共和國。因為他們組織政府的原理，是反對資本案，所以世界各國便調兵去打他們，打了數年之後，俄國已經大獲勝利；前幾天有一個俄國代表說：「我們俄國從前經濟上事事受英國人法國人的束縛，所有的大實業都被他們管理；現在我們覺悟了，戰勝之後，把從前外國人管理的大實業，都收回來。我們把這六年中革命的事，回頭來一看，所得到奮鬥最大的道理，便是實行民族主義，所以中國主張三民主義革命的道理，是很對的！」

就我們革命的實情講，是怎麼樣呢？現在廣東的軍隊，都是各軍佔駐一兩縣，賣煙開賭，搜括錢財，以飽私囊，我以為這樣，不過是眼前的行動，馬上當要改良的；講到軍隊的種類，更是複雜，從前有滇軍桂軍，和中央直轄各軍，後來又由福建來了一批粵軍，現在新加入的又有湘軍豫軍。如果這些軍隊，都想霸佔幾縣，各自圖謀，廣東的局面，是不能永久的！我們要想把這個用鐵血換來的局面，永久保存，作革命的策源地，便不能不把前途想清楚。如果把前途想得清楚，籌得一個好辦法，廣東的局面，還是很可有為；如果不然，便很悲觀。像我們的同志許總司令，他得回了石灘之後，便不顧而去，跑到上海，推究他跑的原因，或者以為是他從前打敗仗，被我責備了，不知

這我實備同志是常事，我想他不以為奇怪的；其原因是在發表他的專軍總司令，他也不以為打過了敗仗，還來做總司令，覺得有些不安，所以跑到遠遠的；內容是受了總司令之後，財政沒有辦法，所以不能不走。但是他沒有辦法，我有了辦法，所以已經派人去請他回來。我希望大家忍耐眼前的困難，專向三民主義去奮鬥。用廣州做策源地，拿現在的十幾萬兵，去得江西，將來收回湖南湖北福建是很容易的；只要大家是為主義而奮鬥，辦法是有的。因為廣東財政，向來收入，每年有三千多萬，我們現在的辦法，只要恢復從前的財政狀況，便可養十幾萬兵。現在更有新計畫，可再增加三千萬；舊有三千萬，又新加三千萬，合起來便有六千萬。所以廣東這個省分，是很富的，是很可有為的！這項新財源，弄成了功，甚麼事都不准挪用，專拿來做北伐的軍餉。將來得了江西湖南湖北江蘇，十幾萬兵還不夠用，還要多擴充。如果不能發展，就是這十幾萬兵還不得了，不要三年，便要消滅。所以現在的局勢，便是我們生死的關頭。再就廣東局面說，東江殘敵，很容易肅清，北江又打勝仗，此後外部，完全不成問題；所有的還是內部問題。這個內部問題，簡單的說，就是財政問題。我們要解決這個財政問題，表面雖說是難，但是只要諸君放大眼界，忍耐目前的困難，也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生在此時，拿到一萬或幾千兵在手內，當新國家將成未成之際，對於國家，都要負一種特別責任，這種責任，便是救國救民！大家擔負這個責任，向前奮鬥，如果遇到困難，總是百折不回，讓後人知道我們是為救國救民的主義來犧牲的，不是為金錢來做强盜的。那麼

，就是千年百年的大事業，還容易成功，便不是眼前廣州的小局面；如果不然，就是這個小局面，也不能長久。像滇軍有一位師長，因為金錢纏繞，便被部下的兵士押起來，此風一開，如果我們還不另籌良法，作長久之計，那麼，所有現在的軍長，師長，旅長，以後都是很危險的。講起道理來，那位師長是應該押，是不應該押呢？照軍法說，長官如有吞食士兵的軍餉，須要我把他押起來，那才算是正當；而現在他偏做自己部下兵士的囚徒，這是成甚麼體統呢？現在世界上士兵敢殺長官的，只有俄國，他們的兵士，當起革命的時候，去殺皇帝和保皇黨的長官，推究他們的原因，是在要行革命主義。如果滇軍士兵，把長官押起來，也是爲行主義，那麼，我是很佩服的；但是只爲金錢問題，便弄得士兵目無軍紀，是實在不對的！我去年冬季到廣東來，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替我擔憂，以爲到了廣東，恐怕受亂兵意外的危險，我却以爲不要緊。因爲知道滇軍官長，是很多明白革命主義的，所以單騎來粵。到了廣州之後，數月以來，各軍將士待我果然不錯，因之我天天所憂慮的，只有外來敵人的危險，內部總是平安。等到今天，外部敵人已經打退了，廣州可算是完全穩固，所以我來公宴諸君，和諸君過細談話，這就是我對於廣東還是很樂觀的！廣東的軍事，不久便可收束，但是敵人退却之後，軍事上雖然沒有危險，內部還有財政的危險；要解除這個危險，我已經有了辦法，所希望的不過是要求大家來和我幫忙，共同實行那個辦法便了。

現在敵人已經打退了，我們還要注意的是些甚麼事呢？第一是要精神上不可有暮氣；還要把朝

氣恢復起來。推究民國成立的原因，完全是革命黨力量造成的！但是革命黨在自己造成的國家之內，十二年以來，從沒有在別的地方，同聚一堂，暢快的談話過一次，只有今晚；我們在廣州可以談話，此外別的地方，僅有四川一省；但是四川和廣東相離幾千里，當中隔了湖南，還不能交通。我們推究革命黨在辛亥年能夠創造民國，十二年以來不能維持民國的原因，自然不能不歸咎於我們在民國成立以後，朝氣便已消滅，所以到處都是失敗；現在要革命黨在各省之內，都可以聚會，便要恢復我們從前革命的朝氣。從前革命黨朝氣最盛的人，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七十二烈士死難的故事，我很可以對諸君談一談：當他們沒有起事之先，計畫是很周全的，如果完全實行，很可以成功，後來實行的時候，因為同志做事不好，所以失敗。同志做事不好的很多，譬如有一位同志於由黃克強派到日本去買一百枝駁壳槍——假如廣州的同志，得到這些槍，是很可以成功的，後來他們起事，打到制台衙門之內，各處都已成功，最後失敗的原因，全是由於武器不足——那位買槍的同志，在日本把槍買好了，已經運到船上，正在長崎開船的時候，忽然接到黃克強的一封信，說香港戒嚴，要他小心，他沿途便把那些槍枝，三枝一次，五枝一次，密密的運到船邊，投入海內。到香港之後，黃克強問他：「買的槍呢？」他說：「你要我過細，香港是戒嚴的，所以我不帶到香港來，在路上便已經投入海內了。」諸君想想：他這個人是顧命重於顧責任，全無革命黨人格，安得不誤了革命事業呢？拿這件故事來講的意思，一來也是證明我們從前的革命同志，在廣東，浙江，

湖南，湖北，都是沒有一百枝槍，如果有了一百枝槍，便老早可以成功；再者諸君都曉得黃克強的威名，是從欽廉革命起的。他在欽廉革命，是用甚麼武器呢？那個時候我們在安南，到處和他買槍，今日買三五枝「沙維治」，明日買幾枝「曼里霞」，東湊西湊，然後才得了雜槍二百多枝，每枝所配的子彈，最多也不過二百發，他帶了這點武器到欽廉，便和龍濟光，陸榮廷打了幾個月仗。後來雖然失敗，但是他奮鬥的精神很大，實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便大震。諸君這次有的在石龍石灘打仗，手內的鎗枝，最少也過萬多枝，爲甚麼不去和敵人拚一死命呢？爲甚麼不戰而退呢？像這樣說來，革命沒有成功以前，我們同志的膽量是很大的，革命成功以後，同志的膽量便退步。這個有膽量沒有膽量的原因，不是在槍數的多少，實在是山於我們同志的精神，振作不振作！精神能振作不能振作的道理，便是在於信仰主義的真確不真確。如果信仰一種主義很真確，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聽過我的演說之後，便深信用民族主義去排滿，非多殺滿人不可。所以他回到廣州來革命，總是打聽滿洲將軍孚琦的行動，有一天孚琦自瘦狗嶺看操回來，他便從街上阻住孚琦的轎子，把手槍連發幾響，打死孚琦，後來孚琦的轎夫衛兵都嚇到魂飛天外，向四處跑散了，他還不跑，讓清兵拿去，視死如歸。像這樣視死如歸的原因，便是由於溫生才信道篤，所以舍身成仁。七十二烈士敢於成仁取義的原因，也是一樣的道理。後來參加了許多假革命黨，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便很渙散。本來革命的力量，是和通常的力量不同的，用極小力量，很可以打破極大力量的。現在曹錕吳佩孚

的力量，總比不了滿清的力量呀！辛亥年的，革命黨沒有幾萬兵，爲甚麼可以打破滿清？現在廣州有十幾萬兵，爲甚麼沒有用呢？從前只有手槍炸彈，還要去革命；現在有了洋槍大砲，爲甚麼還長縮不前呢？這個原因，全是由於同志知不知道革命主義；如果知道主義信仰主義，便可以爲主義去犧牲；能夠犧牲，便可打破曹錕吳佩孚，另外創造一個新中國。現在要我們十幾萬兵的精神，都恢復起來，同七十二烈士與溫生才一樣，便須要他們都明白革命的主義；要他們都明白主義，信仰主義，能夠替主義去犧牲，造成一個完全人格，便要請諸君自今晚起，自己先明白革命的主義，能夠替主義去犧牲，然後才擴充到兵士，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俄國革命成功快的原因，全是由於他們革命黨都信道篤，拿主義來感化全國，所以沒有打甚麼仗，便把政府根本改造。從前孔子的晚年，周遊列國，他是爲着甚麼事呢？完全是宣傳他的主義。如果我們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如果變成了革命軍，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以一當百，百當萬，同心協力去定中國。否則都成滇軍某師長的兵士，只知道押長官來要錢。我們革命的軍人如果能夠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國的華盛頓；否則便是滇軍的某師長。那位滇軍師長，平日聽說也是很有能幹的，這次做兵士的囚犯，完全是由於他對兵士，平日沒有很好的宣傳。我這次到廣州來，每日總是爲軍事忙得不得了，沒有功夫和兵士見面，以後要請諸君讓我和他們在省議會或者高等師範的大講堂，直接談話，用精神教育來感化他們，和俄國的士兵一樣。俄國革命的兵士

，都是明白革命主義的，所以他們不徒是打走俄皇，并且打敗英國，美國，法國，日本諸聯軍，那些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的兵士，到俄國去打仗的時候，總是被俄國的兵士所感化，受俄國革命主義的宣傳，不情願和他們打，所以弄到後來，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的政府，也沒有辦法，只好和俄國講和，自己退兵。俄國這樣用主義來打勝仗的道理，和我們孟子所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的道理，是差不多相同的。用武力去征服人，完全是假的；用主義去征服人，才那是真的。我們中國的歷史，還有幾件好證明，從前楚漢相爭的時候，項羽的武力，該時何等強大，每次交鋒，劉邦總是打敗仗，到後來漢何以勝，楚何以敗呢？原因就是於劉邦入關之後，與民約法三章，政治寬大，有道理，有主義。再拿文王百里而王天下的歷史說，王天下便是統一中國。百里是很小的地方，用很小的地方做策源地？還能夠統一中國，他是用甚麼力量呢？是在他造了一個良政府，令人信仰。現在俄國，也是一樣。廣東以後把四境肅清了，或者要休息兩三個月，在這兩三個月中，我們必要做宣傳的功夫，讓這十幾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他們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能力，必定同俄國的兵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否則同吳佩孚的兵，便沒有分別。吳佩孚的錢多彈多，我們怎麼可以征服他呢？兵家說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能攻敵人之心。就是沒有錢沒有彈，也可以打勝仗，也可以統一中國。所以我們要把這些軍隊，都造成一種革命軍，讓到處人民都

歡迎，像古人所說的：「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仁者無敵於天下。」那才算是冤枉費了這十幾萬兵！

現在我們同志在廣東，是個千古難得的機會；要做千古有名譽的事業，成千古有名譽的軍人，讓千萬年以後的人都崇拜，那才算是不錯過了這個機會！這就是我今晚開這個歡迎宴會，所希望於諸君的。今晚歡迎諸君到此，舉杯敬祝諸君前途的事業成功！

11 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

——頒發觀音山衛士獎牌訓詞——十三年元旦日——

今天執行獎賞，頒發從前在觀音山打仗有功諸衛士的獎牌，這是本大元帥親自行賞的第一次。本大元帥自執政以來，從沒有親賞過將士的，因見推翻滿清之後，我們軍士的奮鬥，和從前大不相同。像黃花岡，武昌，鎮南關，河口，幾次起義，我們的人數都是很少，打起仗來，沒有那一次不是以幾百人，去打幾千人或幾萬人的，以後便不能像那樣繼續奮鬥。近來像那樣繼續奮鬥的軍隊，只有前年觀音山的衛士，所以今天便來論功行賞。實在來說，觀音山的衛士，值不值一賞呢？當陳炯明造反的那一夜，我們觀音山的衛士，只有五十多人，所有的武器，只有三十枝手機關，子彈不過一萬多發，叛軍最初來攻的有一千多人，不久加入楊坤如一千多人，後來又到他們叛軍一千多人，統共有四千餘人，圍攻觀音山自頭晚起到第二日止，攻了十幾點鐘，毫沒有間斷，總是攻不

下；到後來我們子彈打完了，才安全退出。像這樣奮鬥的精神，真是近來沒有的。今以此次東江的戰事比較，兩個月以前，我們有三萬多人。在惠州，博羅，打不過敵軍二萬餘人，現在敵人的殘軍，散在東江的不過幾千人，我們有三四萬人，還是不敢前進，像這樣說起來，比較觀音山的衛士，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從前常常對人說，革命軍的力量，是和別種軍隊不同的，必要能以一當十，才算合格；用幾百人可以敵幾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恥辱，便不算得是革命軍！前年觀音山的衛士，便是以一當百的革命軍，所以值得本大元帥來獎賞。民國成立以來，我理想上的革命軍，只有這次觀音山的衛士，足以當之，這種奮鬥的精神，實在不可磨滅！所以乘今天民國十三年的元旦，來獎賞各位勇士，做一個大紀念。希望我們全體軍人，從今天起，都應該恢復吾黨從前革命的精神，以一當百，去同國賊奮鬥！決計今年之內，掃除軍閥，統一民國。

12 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

——對廣州商團及警察演說——十三年一月十四日——

諸君！今日商團和警察在此聯歡，這是一個很好之盛會。本來商團和警察的責任，是維持治安的，是維持廣州市的治安的。商團和警察都住廣州市，廣州市的治安怎麼樣可以維持呢？商團和警察用甚麼方法去維持呢？商團和警察所能維持的治安，是一部分的治安，是防備宵小的治安；如果國家全體，不能太平，不能治安，商團和警察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去維持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呢？

商團和警察既然有維持廣州市地方治安的責任，就要知道廣州市處在中華民國之內，是甚麼地位？我們要希望全國的治安，可以維持，然後一部分的地方治安才可以維持；如果全國的治安不能維持，那麼，一部分的地方治安，也是不能維持。廣州市在中華民國之內，從前不過是廿二行省的一個省會，但今日廣州市的地位，便和從前大不相同。我們要知道是怎樣不同，便要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甚麼時候？和中華民國是怎麼樣成立？中華民國之成立，是由於十三年前武昌起義；武昌之所以起義，是爲革命，是要推倒滿清創造中華民國。但是中華民國成立至今，雖然有了十三年，全國還是四分五裂，大亂不已，這便是中華民國還沒有創造成功！

大家自己都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總沒有一個人肯表示是大清帝國的遺民；我可以說大家有九成九都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人，都肯承認是中華民國的人。大家既然承認是民國的人，便要知道甚麼是民國？便要知道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有甚麼分別？諸君的年歲，大概都在二十歲以上，十三年以前的事，自然記得很清楚，用中華民國和大清帝國來比較，中華民國是怎樣造成的？大家自然記得是用革命手段，把清朝推翻滿帝消滅來造成的！今日既是民國，顧名思義，大家便應該知道何以叫做民國呢？民國是和帝國不同的，帝國是由皇帝一個人專制；民國是由全國的人民作主；帝國是家天下，民國是公天下；好比做生意，帝國是東家生意，民國是公司生意；公司生意賺了錢，股東遇有份；東家生意賺了錢，只有一個人享受。所以從前清朝是家天下，現在民國是公天下，這便

是民國和帝國的分別。民國已經過了十三年，大家應該明白這種分別。

現在民國的景象，還是在分裂之中國，到處都有戰事；這十三年以來，沒有一年可以得太平。爲甚麼到了民國不能太平呢？是不是民國不如帝國呢？如果民國真是不如帝國，大家又何以要承認是民國的人，以做民國的國民爲光榮，以做帝國的遺民爲恥辱呢？論起道理來，民國比帝國公道得多；民國的國民比帝國的遺民光榮得多。我們中華民國是否成立了呢？本來滿清帝國已經推翻，中華民國的招牌已經掛了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人民有沒有享到民的的幸福呢？實在的說，人民簡直還沒有享到民國的幸福，國家還是在變亂的時代，人民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日日受苦痛。何以到了民國，反有變亂，人民反受痛苦呢？反對民國的人，心理上以爲民國不如帝國，現在不如清朝，所以人民在民國所受的痛苦，便要比清朝多。殊不知人民在民國，無形中的地位很高，民國是大家都有份的，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便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再不和清朝一樣，要做官使的奴隸。 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我們都中這個公司內的股東，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所以大家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因爲國家沒有方法可以統一，所以全國便大亂不已，災害頻至，禍患沒有止境。是否人民應該受這種種種痛苦呢？諸君想想，大凡一種災害，一種痛苦，當中必有一個原因。現在民國災患禍害的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第一個是大清帝國留下的老官僚武人，還沒有肅清。從前革命黨推倒滿清只推翻清朝的一個皇帝，但是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便生出無數

小皇帝來。——像現在各省的督軍師長和北京的總統總長，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只知道做官。他們的思想，純粹是做皇帝的舊思想。他們有了兵，便胡行亂爲——像袁世凱擁兵最多，便自己稱皇帝。——如果擁兵較少的，雖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千兵，便想反叛民國，恢復舊制度，那些恢復舊制度的行爲，就是實行專制，就是專制時代小皇帝的行爲。所以說到民國以來，我們革命黨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還沒有推翻。故民國徒有民國之名，仍受專制之實。這個毛病是在中國革命不澈底。不能像俄國一樣，不能把那舊皇室的官僚武人，一概肅清。俄國這次革命，經過了六年，現在已經大功告成，他們的人民，有希望可以享幸福。我們的人民，究竟不知道何時才能享幸福！爲甚麼原因呢？是因革命功夫還沒有做妥當，還沒有做完全。好像我們想拆一間舊屋，另外做一間新屋，舊屋的瓦蓋圍牆，都已經推倒了，但是由舊屋留下來的磚瓦木石，還堆積在原地方，沒有完全掃清，所以想做新屋，便無從下手，這便是中國今日的景象。此刻人民處此景象受無屋可住的痛苦諸君想想，是何人的責任呢？大家都知道民國是革命黨造成的，是由革命黨在武昌起義以後，便有民國；在武昌起義以前，廣州也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起義，犧牲了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試想起義的時候，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犧牲精神，是怎麼樣大呢？因爲他們在當時有那樣大的決心，和那樣大的勇氣，故以後的志士，便前仆後起，和滿人奮鬥，推翻滿清。但是滿清雖然推翻，由他留下來的餘毒，還較有肅清，革命黨本來不能辭這個責

任。但是民國是全體國民都有份的，民國成立以後，人民對於國事，都不知道自己去治，自己去理，因為大家都不理，所以那些小皇帝，便乘隙而入，每日招兵買馬，來霸佔民國，弄到真正的民國，至今還無從建設。我們要建設成其民國，諸君也是國民的一份子，應該要担負這個責任！

諸君是廣州市的商團，知道民國十三年以來，廣州是處何等地位呢？廣州在這十三年之內，當然比清朝不同；今年的廣州當然比從前的廣州更不同。再過幾日，我們便要在廣州開一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為甚麼要在廣州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呢？因為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我們想從新再造民國，還要拿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好比做新屋一樣，必要選定一個好屋基，廣州市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中華民國雖然經過了十三年，但是從前都沒有建設好，這次在廣州來開革命黨全國代表大會，便是想籌備一個新方法，再來建設中華民國，為中華民國開一個新紀元。這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大希望，廣州歷史上的大光榮！用廣州和武昌比較，可說武昌是創造中華民國開始的地方；廣州是建設中華民國成功的地方。

諸君是商團，今天同警察在一處聯歡，以後商團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維持廣州的治安。警察是政府的機關，商團是人民的機關，今天商團同警察，是正式見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與人民結合的第一日！（鼓掌）諸君在革命政府之地，彼此應該開誠相見！（鼓掌）革命黨現在用廣州做策源地

，從新建設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故廣州市的人民，必要同政府合作。同心協力，先把廣州市的政府建設起來，這個責任當然是諸君擔負的。從今以後，商團和警察能不能夠永久合作呢？有甚麼條件可以做得到呢？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兩個條件：第一條是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第二條是要諸君信仰革命能夠最後成功。有此二條件，才可以永久結合，如果不然，便是今日一時的結合，不是永久的結合。何以要諸君信仰革命到底能夠成功呢？要諸君信仰，便是要諸君有決心。廣州歷次變亂，商團總是守中立——從前龍濟光到廣州來稱王，商團守中立；陸榮廷莫榮新到廣州來專制，商團守中立；陳炯明掛革命假招牌，到廣州來造反，商團守中立；這次滇軍仗義討賊，到廣州來打陳炯明，商團也守中立，如果陳炯明再打回廣州試問商團諸君將何以自處呢。就以往的歷史說，我想諸君一定是把從前的舊文章，再抄他一次，還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與政府結合之後，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條件要諸君有決心，要諸君對於革命有信仰。革命事業，不但是在中華民國一定成功，就是無論在那一國，只要革命發生以後，縱然一時不能成功，或者失敗幾次幾十年，像法國有八十年，美國有八年，俄國有六年，革命到最後總是成功！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來，一個國家由貧弱變到富強，由痛苦變成安樂，沒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鼓掌）人類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進步。人類的思想，總是望進步的；要人類進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除去障礙物，便是革命！所以我們要人類和國家進步，便

不能不革命；要諸君信仰革命，總能得最後的成功。外國的歷史剛才已經講過了。講到中國歷史，革命也沒有不成功的。像湯武革命，人人都說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當然是成功。不過我們中國的革命，多半是英雄崛起，成功之後，便做皇帝，施行政治，代代相傳，都是專制成功的幸福，是皇帝一個人獨享，人民總是痛苦。我們今日的革命，是建設民國，成功之後，是請諸君來做民國的主人翁，做公司的股東，所以這次革命，可說是推翻專制，去替諸君謀幸福，諸君對於這種善舉，一定要有信心；有了信仰，便不必存成敗之見。我們的革命，不是這一次可以決計必成的，或者廣州政府，明日便被陳炯明推翻，也未可知，那麼，諸君要究竟如何信仰呢？是要相信我們革命，縱然一時失敗，還是可以捲土重來！（鼓掌）相信我們革命，最後一定成功！

第一條件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先要諸君明白革命是一件甚麼事；簡單的說，革命是救國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災害，爲自己謀幸福的事；爲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事。這個道理，便是革命道理；這個革命的道理，是天經地義，萬古不變的。從前專制，是以人民爲奴隸，現在覺悟了，知道大家都是人，大家應該平等，國家是人人的國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明白這個道理，便知道用革命來求平等，是大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不專是革命黨的事。諸君是商團，是有槍階級，也應該擔負革命的事。明白此理，以後便不可再守中立，從前爲甚麼守中立呢？在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繳槍；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幾枝槍，避禍求福。依我看起來，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避禍求福。

譬如這次滇軍，仗義執言來打陳炯明，爲國討賊，滇軍各將領都有革命思想，到廣州來，是弔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當時，諸君同滇軍合作，訂一個條約，不許客軍入境，諸君擔任肅清廣州市內陳炯明的亂黨，要滇軍前進，肅清東江，我想滇軍決不至入廣州市，那麼，現在廣州，應該是甚麼景象呢？如果滇軍不入廣州，廣州各商家便沒有軍隊的騷擾，便很治安。但是你們商團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陳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陳炯明的，所以滇軍便入城，別種散軍也隨之而入，後來又有陳炯明的叛軍，去投降滇軍，當中許多壞人教滇軍賣烟開賭，所以弄成今日的廣州，烏煙瘴氣，推究此中原因，商團不能辭其責任。諸君毫沒有宗旨，兵來從兵，賊來從賊，現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後商團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協力來維持廣州治安，便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信仰革命最後一定成功！我們的勝敗是常事，去年失敗，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敗，明年可以成功，一年兩年失敗，十年百年總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類的覺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這種大力量。有了這種大力，便無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塊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脚，在中途的時候，試問諸君有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像大石頭從白雲山頂滾到山脚一樣一經發動，斷沒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當中失敗，總不下二十次，但每失敗一次，勢方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廣州來革命，諸君如果問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覆是「不知」；但是我以不知，便不奮鬥，我總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諸君現在不必問我，這次革命能不

能成功；我要問諸君，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諸君要有明白的答覆，成功是人民的事，於是我沒有關係，我不過是革命的發起人，要人民來贊成，如果多數人贊成革命，便可成功，（鼓掌）少數人贊成革命，自然難得成功。我爲革命始終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鼓掌）至成功與不成功。是人民的責任！諸君是人民，當然要擔負這個責任！（鼓掌）自今日起，我希望政府和人民，始終協力合作；（鼓掌）廣州市的人民，都來贊成革命！（鼓掌）

13 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

——對湘軍演說詞——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湘軍將領兵士諸君！本大元帥今天在這地和大家相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并且可以和大家講話，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本大元帥今天來對湘軍兵士講話，是希望湘軍從今天以後，都能變成革命軍。諸君聽了這次講話之後，便全體變成革命軍，那才不負革命黨全體同志的大希望！

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夠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夠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我軍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打破敵人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夠打破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良的敵人，才叫做革命軍。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我們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受滿州人統治，被滿清政府征服了兩百多年。到了十三年前，有革命黨起，用手槍炸彈，推翻滿清皇帝，打破專制

政體，建設共和國。所以十三年以來，中國的名義上，才有中華民國之稱，表現於世界上。那次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便是革命事業。講到當時的革命黨，人數是很少的，滿政府在各省都練得有很多的新兵，在各險要的地方，又有滿洲的駐防軍。革命黨推翻滿政府，究竟是靠甚麼本領呢？簡單的說，就是靠一個人能夠打幾百個人。那時候的革命黨，因為有那樣大的膽量和犧牲精神，所以能夠成那樣大的事業。本大元帥今天來同你們湘軍講話，要發生甚麼效果，才可以副人民的希望呢？希望發生的效果，就是要你們全部湘軍，都變成革命軍，步革命黨的後塵。爲甚麼我們在十三年前，能夠推翻滿清，但是在這十三年之內，不能成立真正民國呢？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滿清之後，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從前的破壞成功，建設還不能成功。以後要建設成功，便有革命軍發生；如果沒有革命軍發生，就是再過十三年，真正民國，還是不能建設成功。湘軍各將士這次到廣東，是爲主義而來的；是爲革命來奮鬥的！諸將士要能夠爲革命去奮鬥，便先要變成革命軍。甚麼是叫做革命軍，我剛才已經說過了，能夠以一千人打破一萬人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為他們都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才敢去對陣，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甚麼用呢？怎麼可以說是革命軍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夠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在諸位軍事家看起來，或者以爲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練

得如何精良，總要用幾倍人去打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東敵人有三萬人，我軍祇二萬人，便不能說是有把握；至於敵人有一萬人，我軍也祇一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世界上有非常的時機，能夠做非常的事業，便要有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做成功。諸位將士不信，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的；用一個革命黨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黨。諸位將士是湘軍是從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事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事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家以後能夠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槍好彈多，還是送把敵人，自己沒有用處。

講到戰時，以一可當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奮鬥的精神。何以要先有奮鬥的精神呢？有了奮鬥精神，才能夠犧牲，才不怕死。軍人到了不怕死，還怕不能打勝仗嗎？奮鬥精神是從何而生呢？是從主義而生。兵士要發生精神，便先要有主義；先有了革命主義，才有革命目標；有了革命

目標，才發生奮鬥精神。革命目標到底是甚麼事呢？甚麼是叫做革命目標呢？大家都知道革命黨是拿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的。甚麼是三民主義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我們要明白這三種主義。才能夠幹革命事業。

大家都知道中國從前被滿洲人征服過了兩百多年，我們祖宗都是做滿洲人的奴隸，習故安常，忘其恥辱。後來我們爲甚麼能夠推翻滿清呢？就是因爲明白了民族主義！知道自己都是漢人，總數有四萬萬，在明朝末年的時候，被滿清征服了，壓迫了兩百多年，不能做主人，總是做奴隸。我們祖宗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對於滿清反歌功頌德，說清朝有深仁厚澤。到了後來，全國之內，不但受滿清的壓迫，并且受英法德俄美國日本諸列強的壓迫，便有先知先覺的人，發明了民族主義，推究滿漢的界限。「爲甚麼以少數的滿洲人來統治四萬萬漢族呢？」爲甚麼四萬萬漢族總是應該處於壓迫的地位，做滿洲人的奴隸呢？」便發生極不平的思想，漸漸宣傳，推廣到全國，四萬萬人都知道這是很不平的。古人說：『不平則鳴，』所以全國便要把這個不平來打平他，用極大的犧牲精神趕走滿人。由這樣講來，便知道民族主義是對外國打不平的。如果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地位有不平，中國人便應該革外國人的命。專就滿漢而論，因爲全國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知道滿人和漢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發起辛亥年的革命；後來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義達到目的。

甚麼是叫做民權主義呢？這個主義的道理，和民族主義是一樣的。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

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國內有甚麼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軍閥官僚的專制，因為萬人還是不也管國事，還是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像這樣壓迫的不平，和外國人來壓迫也是一樣。所以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便要應用民權主義，提倡人民的權利；提倡人民的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這種不平的專制，和外族來專制是一樣。所以對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國內的打不平，便提倡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又是甚麼道理呢？這種主義是近來發生的。五十年前，不但中國人沒有講到這個道理，就是外國人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也沒有講過這種話。現在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像法國，美國，都是從革命而來的，國外無外族的壓迫，國內無皇帝的專制，他們的政治都很是修明的，國家又富庶又強盛，在幾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幾十年以來，工業發達太過，一切工作，都是用機器代手工。譬如耕田織布和一切製造，沒有不是用機器去做的。像大家由湖南到廣東的韶關，都是走路，再由韶關到廣州，不是走路，是坐火車。火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也就是運輸的機器，用一個火車頭，可以運幾千人。可以運幾十萬斤行李，那些行李，用很多的人都難得挑動，如果專用人力去挑，非用幾千人和十多日，不能挑到，但是用火車，祇要一日便可以運到，所以火車便是挑東西的機器，火車就是一個大挑夫，一個火車頭所運的東西可以替代幾千個挑夫。耕田也是

一樣，織布也是這一樣，一個機器做的工，以代幾百人。機器越多出的物件越多，賺的錢也越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因為機器的生產，故生出貧富極大的不平等；由於這種不平等，便發生民生主義。從前說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因為有了機器，生出了極大的資本家，國內無論甚麼事，都被資本家壟斷，富人無所不為，窮人找飯吃的方法都沒有，故發明民生主義，為貧富的不平等，要把他們打到平等。這種主義近來在外國很盛行，漸漸傳到中國。

諸位將士聽到這裏，便知革命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很容易明白的。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軍的責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夠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義，才可以做革命軍。革命軍是為三民主義去奮鬥的，為三民主義去犧牲的。革命軍為甚麼要為三民主義去犧牲呢？三民主義成功了，造成一個甚麼國家呢？大家要知道我們將來可以造成一個甚麼國家，便先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是處於甚麼地位。大家生在中國的這塊地方，舉目一看，是一個甚麼世界？簡直的說：中國現在是一個民窮財盡的世界，是一個很痛苦的世界，無論那一種人在這個世界之內，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現在中國之內，這種痛苦日日增進，這種煩瑣天天加多。我們看到這種痛苦世界，應該有悲天憫人之心，發生大慈大悲，去超度這種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變到好的地方；把這種舊世界，改造成新世界。要達到這種種目的，其責任，就是在我

們革命軍！我們革命軍實行這種責任，把三民主義完全達到目的，中國便可成爲一個安樂世界。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頂進步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他們國富民強，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國好得多。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貧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還要革命。他們革命是用甚麼主義呢？所用的就是民生主義！因爲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他們國內已經成功。除英國美國的革命現在醞釀，還沒有爆發以外，現在已經爆發了的是俄國革命，俄國革命發生於六年之前，現在已經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義，在俄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

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甚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見到，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甚麼景象來一看，便可以知道。七八年以前，俄國人民也是很痛苦的。當歐戰的時候全國加入協商國一方面去打德國，歐戰沒有終局，國內發生革命，便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對外不幫助協商國去打同盟國，對內推翻專制的俄皇，對於貧富的關係，反對世界上一切資本制度。因此列強當時便不去打德國，反移師來打俄國。故俄國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和全世界資本制度的壓迫都一齊反對。當時革命軍竭全力奮鬥，把所有的壓迫都打破了，於是組織一個新國家，叫做蘇維埃共和國，現已得英國意國承認了，所以俄國革命，可以說是完全成功。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人，是由於三種人，叫做農工兵。故俄國現時的政府，又叫農工兵政府，是由於農，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所以他們的政府，所持

的政策，對於這三種人民便特別優待。要知道我們革命成功的將來詳細情形，更可用俄國人民現在怎樣享幸福的情形，再說一說：俄國人民所享國家的利益，譬如從小孩子初生的時候講起，自幼長至成人，以至於年老，是受國家甚麼待遇呢？譬如一個窮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養活，報告到政府，國家便有撫育費，發給到父母去養活他。到了年紀稍大，可以入學校的時候，國家便辦得有完全的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照他年齡的長進，可以依次進學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國家不收費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進學校的，政府更是懲罰父母，強迫子女去讀書——此所謂強迫教育，要全國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讀書，人人都愛國家栽培，不要父母擔憂；至於窮人的子女沒有衣穿，沒有屋住，沒有飯吃，國家都是完全代謀，不必要父母去自謀，像我們中國的小孩有多少讀過了書呢？再像現在演說場中這些放牛的小孩子，有沒有機會去讀書呢？故中國小孩子多半沒有機會讀書，都是很痛苦的；長到成人以後，謀生無路，更是痛苦；再到老年，便更不了。故中國人做小孩子的時候苦，長到成人的時候苦，到年紀老了的的時候也苦；一生從幼至老，天天都是痛苦。不是少數人痛苦，是多數人痛苦。如果和現在的俄國人比較，是甚麼情形呢？俄國人在幼年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讀書；在壯年的時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沒有事業；到年紀老了的的時候，國家便有養老費。像俄國的人民，可說是自幼而老，一生無憂無慮。推究他們這種幸福，是由於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會，至今還有貧富的階級，

在現在的俄國，甚麼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從前反對我的是滿清皇帝；現在反對我的是滿清留
下來的武人官僚。這些武人官僚的專制，就是小皇帝的行為。從前有諸先烈前仆後起的奮鬥，便推翻了那個大皇帝；我們現在要繼續先烈的志願，推翻曹錕，吳佩孚這些小皇帝。曹錕，吳佩孚和各省專制的督軍巡閱使，都是共和的障礙，有了他們，我們的新世界便造不成，大家便永遠沒有機會享人生的幸福。諸位將士要自己解甲歸田之後可以享幸福，子子孫孫永遠可以享幸福，便要擔負推翻這些小皇帝的責任！把全軍變成革命軍，把現在痛苦的世界，改造成一個安樂世界！這種責任！是救國救民的責任，國家改造好了，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這種責任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要擔負這種大責任，便先要有奮鬥精神，明白三民主義；有了奮鬥的精神，明白了三民主義，便能為主義去犧牲。我們要擔負這樣的大責任，做成這樣的大事業，非有大志願大膽量和大決心不可故本大元帥今天和湘軍講話，要大家變成革命軍，便先要大家有大志氣和大膽量，變成用一可以敵百的革命軍，然後我們的三民主義才能夠完全實行，中國將來才能夠變成安樂國家。這個能不能，沒有別的問題，祇問諸位將士今天聽了這次講話之後，有沒有決心？故本大元帥今天來要求諸位將士的，是要諸位將士在今天立一個決心，變成革命軍，共同去擔負救國救民的責任！

14 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

——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民國十三年三月十日——

東路將領兵士諸君！諸君是許總司令和張旅長的部下，許崇智同張民達都是我們革命黨很熱心的同志；你們各將領大多數也是革命黨，所以東路討賊軍的長官，都是革命黨。大家當兵士的今天到這地來聽本大元帥講話，試問諸君是不是革命軍呢？許崇智是革命黨。照道理講，所帶的部下自然應該是革命軍；且而許崇智向來很聽本大元帥的話，絕對服從本大元帥的命令。譬如民國十年本大元帥說起北伐，他便同到桂林；民國十一年改道北伐，他便先到韶關南雄，攻破贛州；後來得了贛州，聽到說陳炯明在廣州造反，便回師來討陳炯明；在韶關打了一個多月仗，因為沒有接濟，不幸而失敗，退回江西，又打到福建，得了福州；去年本大元帥要肅清東江，消滅陳炯明的餘毒，叫他回廣東來，他便不要福州地盤，打回廣東；後來到潮汕，打了一次敗仗，便退回廣州，和廣州各友軍會合。所以許總司令在這兩三年之中，打到江西，退回廣東，又折回江西，打到福建，再打回廣東，轉戰三省，走路有了幾千里，疲倦勞瘁，艱難辛苦，是許多人都做不到的！你們的許總司令總是忍耐奮鬥，所以許總司令是很能夠耐勞吃苦的，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諸君都是受許總司令指揮的，許總司令既是很好的革命黨，諸君當可以叫做革命軍。但是本大元帥今天來同諸君講話，還不放心想革命軍的名號，加在諸君身上，就是諸君將來可不可以說是革命軍，還要看以後的

成績。

此刻在廣東的軍隊，有滇軍，湘軍，豫軍，粵軍，桂軍，贛軍，山陝軍，總共有六七省的軍隊，都來爲革命出力。但是依我看起來，沒有那一種軍隊，可以居革命軍的地位。本大元帥有一天對湘軍講話，希望湘軍變成革命軍；今天來同很好革命黨的部下講話，也是希望變成革命軍。以前爲革命奮鬥，雖然不能叫做是革命軍，但是希望從今天聽過這番話之後，便要變成革命軍。要怎麼樣才可以成革命軍呢？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是用一個能打得十個，一百個能打得一千個，一千個能打一萬個，一萬打一萬，像這樣用一倍去打十倍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你們東路討賊軍打的仗本多，但是過細考察起來，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呢？打勝仗的時候，或者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或者是一千人去打一千人——好像在福建水口打仗，東路討賊軍是用一千人去打北兵兩千人，——但是總沒有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的！我提倡革命，是革命黨的領袖，很想造成一種革命軍。現在的軍隊都不是革命軍，只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當他們起義的時候，在廣州的清兵，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李準的水師，有張鳴岐的陸師，總計算起來，不下五六萬人。革命軍的人數不過兩三百人，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砲呢？那樣少的人數只用手槍炸彈，一經發動，便攻進水師行台和總督衙門。後來因爲約定的外援，沒有趕到，便完全失敗，死了七十二人，葬在

黃花岡。所以黃花岡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軍，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稱為革命軍！假若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或者敵人祇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萬人，我們的革命軍，又沒有三千人，只有兩三百人，衆寡太相懸殊，所以結果歸於失敗。至於以戰論戰，當時城內之戰，可算是成功。那次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使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軍，所以我們今天要紀念他。我現在所希望的，不能說是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的軍隊，總要希望革命黨的部下，有革命的精神；最小的程度，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如果不能，便不能當革命軍的名義。我在戰場，常常教兵士前進，官長總是說：『前面的敵人有好幾百呵！我們的隊伍只有一二百人，怎麼能夠前進呢？』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拿一點奮鬥的精神出來，教兵士開槍衝鋒，把敵人打死他一些，他們就要寒膽，到了敵人寒膽，就是他們的人多，又有甚麼用呢？』官長又說：『難道敵人沒有槍嗎？難過敵人的槍不打人嗎？』因為他們都不是革命軍，所以我就不責備。諸君今天知道了甚麼是叫做革命軍之後，就要常思想，到底有沒有這種道理？如果是有這種道理，便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你們就是被敵人打死了，也可以陪葬黃花岡留名千古；如果不然，你們將來死了之後，但是不能陪葬黃花岡，萬古留名，就是現在活在世上，下沒有人知道。大家都是兵士，是有槍階級，有槍的革命軍，用一個人至少可以打死十個敵人。有槍怎麼可以打死人呢？諸君是軍人，當然

是知道的，要放槍可以打死人，便要命中；如果不能命中，便不能打死人。通常有了槍，上了子彈，便可以打死人，這是諸君知道的，可以不必多講；但是在戰場上，有了槍上了子彈，雖然可以打死人，還要放槍的人，有很好的膽量；如果沒有好膽量，便手顫腳亂，在平時雖然可以打死人，在戰場時便不能命中，不能打死人。所以當革命軍的人，第一要有膽量。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當起義的時候，沒有長槍，只有手槍炸彈，專用手槍炸彈，便打進制台衙門，他們是靠甚麼呢？就是靠膽量，有勇氣，有革命的精神，所以能用一個人，去打兩百個敵人；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若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那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所以當革命軍的，第一要有膽量；有了膽量，才可以打死人。膽量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爲甚麼原因便有膽量呢？膽量是從革命精神來的！革命精神是爲甚麼原因發生的呢？明白了革命道理，才有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由於革命道理發生的！甚麼是革命的道理呢？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就是革命的道理！你們的官長都是革命黨，平常把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話，大概對你們講得很多，諸君大概下很明白那些道理。我今天再把三民主義的道理，來同大家講一講：

三民主義是甚麼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種三民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從前中國人做滿洲人的奴隸，滿清壓迫中國，有了兩百多年，那是很不平的；因爲那種不平，所以本族便打異族；本族去打異族，便要提倡民族主義，要四萬萬人

造成一個大民族團體。十三年前的排滿成功，就是一部分的民族主義成功！滿清推翻之後，還要受外國人的壓迫——因為滿人從前把我們的權利，都送到外國人手內，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至今還沒有修改：這好像是主人沒有錢用，借別人的錢，便把他的奴隸轉押到別人，寫過了雙重的身契一樣。——所以現在脫離了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從前在滿清的時候，是做二重的奴隸；現在脫離了滿清還要做一重的奴隸，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好比是要收回賣身的契約一樣，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如果那些條約不廢去，中外便不平等，我們無論有甚麼話都不能講。諸君是在廣東，知道廣東的海關稅，我們不能收用，為甚麼中國不能收自己的關稅呢？因為有外國人管理。譬如諸君坐船到香港，在廣州上船，就有外國人查關。如果到日本，無論在日本的甚麼地方上岸，查關的都是日本人；為甚麼中國要用外國人查關呢？就是因為外國人佔了我們海關，外國人佔住中國海關便是一件不平的事！這件不平的事，是諸君已見已知的，尚有許多不平的事，諸君還沒有看見，還不知道。我們要除去一切不平的事，脫離做外國人奴隸的地位，所以還要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一個專制國家，祇有皇帝一個是主人，人民都是奴隸，人民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所以古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衆土之濱，莫非王臣。』人民為甚麼對於皇帝要稱臣呢？大家都是人，做皇帝的不過是一個管公事的人，為甚麼單獨他一個人要做主呢？國家是人人都有份的，好像一

個大公司，人民便是股東；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大家都是股東，你我也是股東，那才是真民國。專制帝國是東家生意，共和國是公同生意。從前的專制，在辛亥年已經推翻倒了，從那個時候以後，人人都是股東，國家有了利益，大家可以共享。要成這樣的真民國，便要有民權；有了民權，才能夠把國家變成大公司，讓大家都可以說話。所以說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一國之內，若是有了大富人，國家大事就被他們壟斷；窮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就不得不做富人奴隸，這也是一種很不平等的事，要把全國的貧富都打倒平等，便要應用民生主義。所以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用來把不平的事，打到平等的。

諸君要知道，怎麼樣應用三民主義？必要把三民主義的事實，澈底明白，然後才能夠完全實行。譬如就民族主義講，假若能夠實行這種主義，便可以挽回許多利權。我們現在有種種的錢，每日都是在無形之中，奉送到外國人，總算起來，每年有十二萬萬，就是每月要奉送一萬萬。像這樣大的損失，是在甚麼地方送去？我想大家必不知道。現在舉一個例來對大家說明，像外國人到中國來，總說是通商，通商是做甚麼事呢？就是把中國的土貨運出去賣，把他們的洋貨運進來賣。考查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每年有五萬萬——就是由於中外通商的關係，除了我們出口土貨和他們進口洋貨相抵以外，每年要多買洋貨五萬萬，這就是我們中國每年要損失五萬萬

，每年要把五萬萬錢奉送到外國。——外國進口的是些甚麼洋貨呢？大家都知道，我們從前穿土布，現在穿洋布，爲甚麼現在要穿洋布呢？因爲土布價貴，洋布價賤，大家愛便宜，所以穿洋布。洋布是那裏來的呢！就是由外國進口的。因爲大家都愛便宜，所以土布和洋布競爭，土布便失敗。由於土布失敗，中國鄉下人便不織布，到了不織布，窮人那裏有工做呢？由於不織布，全國就又不生利的害；愛穿洋布，就受利權外溢的害，由此便弄到中國現在民窮財盡。平心而論，既然是土布價貴，洋布價賤，我們當然不願多花錢，不穿土布來穿洋布；若是全國的稅關，我們自己有權管理，那麼還有辦法，就是多收洋布的稅，不收土布的稅，便可以變成土布價賤，洋布價貴，大家自然不穿洋布來穿土布。大家都穿土布，那麼窮人都可以有工做。但是現在的稅關，我們自己沒有權管，都是歸外國人管。我們所定的稅率，恰恰相反，土布要同洋布一樣納稅，土布價貴，洋布價賤，他們的洋貨便暢銷於中國；中國由於暢銷洋貨，每年便有五萬萬的損失，其他各種通商的損失，還有七萬萬，如果把這樣大的損失，完全挽回，四萬萬人平分，每人可以分得三元；但是現在不能挽回，四萬商人公攤，每人便要擔負三元。我們說四萬萬人，是把老幼大小都包括在內，一家之中可以謀生的，普通不過一兩個人，一家的人數，普通總有十多人，一個人要損失三元，十個人便要損失三十元；這三十元的損失，在一家之中，普通都是由一兩個人擔負，所以中國人民每年所擔負的損失很重的。我們要免去這種負擔，不送錢到外國人，并且要充實我們的實業，多運土貨到外

國去賣，賺外國人的錢，就要應用民族主義。大家同心協力，提倡土貨，抵制洋貨，這是關於民族主義的事實。說到民權主義的事實，一個國家好像是一個大公司。在一個公司之內，要大家各司其事，各人所得的薪俸，總辦或者有十萬，股東或只一百，薪俸雖然有多少的不平等，但是地位必須要平等，不能說受十萬的總辦，便要壓迫受一百的股東，皇帝和人民都是要一樣。到了民國，實行民權，連皇帝也不要，人人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一樣的可以管國事，這便是關於民權主義的事實。說到民生主義的事實，最要緊的是均貧富。在一國之中，不可說富人總是坐在家內收利錢，每日遊手好閑，窮人便勞動無度，每日總是做苦工，要大家都做事，大家才有飯吃，人人都可以優遊度日，享人生的幸福。所以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民主義都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便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打不平的呢？是對富人打不平的，如果三民主義能夠真實行，中國便是極公平的世界，大家便是很安樂的國民，但是現在民窮財盡，沒有那一件事是公平的，所以大家便受非常的痛苦！我們要把這種痛苦世界，超度到安樂世界，所以大家還要奮鬥，去打不平。現在全國贊成三民主義的少，反對三民主義的多，我們要革命成功，把三民主義推行於全國，便要大家奮鬥，全體變成革命軍。

革命軍打仗，不能用一個人祇打一個人，必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一個人怎麼能夠打十個人呢？有膽量便能夠打十個人，有膽量又有槍，更能夠打十個人。諸君在通常打仗的時候，拚死死

，做先鋒，就雇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但是像這樣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必要用多錢，懸大賞，軍隊打仗要多錢，便不能算是革命軍；要多錢才打仗，那便是爲錢去拚命，不是爲三民主義去奮鬥。要大家爲三民主義去奮鬥，變成革命軍，便是要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爲甚麼要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呢？因爲爲三民主義去奮鬥，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義，所謂仁義之師，這種死法，是爲主義而死，不是爲金錢而死。像從前沈鴻英造反，打到瘦狗嶺來，死了很多的兵士，但是那些兵士是爲金錢而死的，至今誰去紀念他呢？如果是爲主義而死的，像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就是千載之下，都要來紀念。大家以後去拚命，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必須爲主義去犧牲，不要爲金錢去犧牲，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這十三年之中，革命黨爲國家去奮鬥，爲主義去犧牲，年年都是有的，但是旁觀的人常常說：「革命黨不要性命，不要身家，這種犧牲的行爲，真是令人崇拜！令人敬仰！」同時又有很冷眼的批評說：「爲甚麼那些人不要性命身家去犧牲呢？如果爲主義去犧牲，有甚麼利益呢？那些犧牲的人，真是笨得很呢！」由於這種冷眼批評，便深入一般革命黨的心理，革命黨都受這種批評的毒。所以從前的真革命黨，現在都變成假革命黨；就是有很好的革命黨，現在也半信半疑，不能夠完全是革命黨。他們所以有這種變更的原因，就是因爲主義去犧牲性命，究竟有甚麼利益呢？爲甚麼那樣笨，連性命都去犧牲呢？若是這種問題都沒有想清楚，諸君今天聽了話之後，能不能發生效力呢？能不能變成革命軍呢？本是一個大問

題，如果把那幾種問題看不清楚，就不發生效力。若是看得很清楚，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有一次聽了我講話之後，便不做生意，回到廣州；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每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遇見滿洲將軍孚琦在瘦狗嶺看操回來，他看見了孚琦的轎，便問是誰，旁人說是滿洲將軍孚琦，他便攔住孚琦的轎，用手槍把孚琦打死。溫生才因為要排滿殺了滿人孚琦，目的已經達到，便非常的高興，所以巡警把他拿到了之後，他還是大笑，并說：「我的本事，只能夠拚一個滿人，現在達到了目的，萬事都已完結，你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從此以後，許多滿人都不敢到廣東來做將軍。等到最後，只有鳳山說：「我不怕革命黨，我到廣東去，一定要把他們鎗滅。」在鳳山沒有到廣東之先，革命黨便知道他要到廣東來、預備對付他，所以鳳山一到，革命黨便使用炸彈把他炸死。從此以後，滿人便不敢再到，廣東來做將軍。推究那個原因，還是由於溫生才聽了我一次的講話，明白革命道理。諸君今天聽了講話之後，如果人人能成溫生才，當日溫生才一人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將軍，諸君一人便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總司令；若是諸君人人都是視死如歸，和敵人去拚命，便是無敵於天下，我們的革命軍，便有勝無敗。

從前的革命成功，是由於我在南洋演說，發生了溫生才的効力。現在的革命能不能成功，便要問諸君今天聽了我的演說之後，能不能發生効力？要問諸君能不能發生効力，更要問諸君，關於革命成功，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如果大家能夠答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革命，便能夠成功；若是大

家都明白這個問題：變成用一個人打十個人的革命軍，你們東路討賊軍現在有一萬人，便可以打十萬敵人。現在霸佔中國的有多少敵人呢？此刻反對民國的，只有曹錕吳佩孚，他們的親部下，不過兩三萬人，其餘都是勢利結合的——譬如在廣東就利用陳炯明，在廣西就利用陸榮廷——敵人不過兩三萬，要銷滅他，不必要東路軍的全部，只要諸君的這兩三千人，把他們那些反對民國的敵人銷滅了，中國便可以太平，子子孫孫便可以享幸福。在諸君看起來或者以爲這是後來的事，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呢？本來世界上的事，都是利益的問題：有利益的事，才人人願做，沒有利益，自然不情願做。我們今天做革命黨，和一個人有甚麼好處，本來是一個難明白的問題。但是不能以爲難明白，便不講清楚，因爲不講清楚，便不能做革命軍。諸君現在當兵士，有甚麼希望呢？普通當兵士的人，都是想升官發財；如果另外有方法，可以發財，連官也不情願做，所以大多數本是想升官發財。若是把升官發財兩件事，更比較起來，尤其以發財爲最要緊，假若有人發了財，就是升他的官，他也不願去做，他以爲做發財的人，便很享福。因爲這個原因，許多做官的人還要去逢迎發財的人。因爲發財的人有這樣好，所以來當兵士的人想發財；去殺人放火的也想發財；攔路劫搶的也想發財；做官刮地皮的也想發財；到南洋做豬仔的也想發財；往外國做生意的也想發財；就是在今天半夜，要人挑一百斤重的東西，上到白雲山頂，就是每人給一萬元，一定有很多的人去挑，就令氣力不足的人，挑到半山之中，至於死却了，也是甘心情願的。像這樣講，就是世界上的人，許多都

是望發財；再說到現在打仗的人，都是望打到一塊地方，可以搶很多的金銀財寶，也無非是望發財。我今天和諸君講話，要諸君革命。如果諸君問我：『革命有甚麼益處呢？』我便要反問諸君：『發財有甚麼益處呢？』我想諸君一定可以答覆我的，我也可以答覆諸君，就是革命成功，勝過發一千萬元的財，一千萬元的財，是很難得到的，革命成功，便好過於發千萬元的財。諸君想發一千萬元的財，不過是圖安樂想好衣食，想傳到子孫，若是革命沒有成功，國家便要亡，到國家亡了之後，像緬甸，安南，高麗，的亡國奴，那一個能夠保存他們的錢財，去圖安樂謀好衣食傳到後代子孫呢；如果革命成功，國家自然強盛，外國的經濟壓迫，自然無從侵入，本國生出來的財富，又好好的分配，那麼，凡是中國的人民，都得安樂，有好衣食，可以永傳子孫。這豈不是革命成功，還又好過發一千萬元的財嗎？諸君現在沒有一千萬元的財，以為發了這樣大的財，便有大益處，但是真正有沒有益處？必到發了這樣大財之後，才可以知道。諸君現在沒有錢，不知道有錢的人究竟是怎麼樣，在沒有錢的時候，想到有了錢之後，便是無憂無慮，因為沒有到過這個地步，所以便起這種玄想。我今把一位富人的思想，對諸君講一講：我在二十年前，有一次自香港到新加坡，在船上遇到一位財主——聞得他當時已有千餘萬家產，後來竟達到七八千萬——。在二十年前，海船是很慢的，要走十多天，自香港才可以到新加坡。那次坐在頭等艙內的，只有我和他兩個人，船上沒有別的路走，每日兩個人總是坐在一處，開船兩三天之後，殊覺無聊，每日早晚，只有和他在一處談

天。初見面時，一問便知他是一位南洋的大富翁，聞當時他的家當，已經有了一千多萬，以爲他能夠發這樣大的財，一定是很有本領，很有見識的人，所以也樂得和他細談，想由他探聽得多少南洋華僑狀況，爲革命宣傳之預備；殊不知他除了發財之外，一無所知，每天同我所談的話，都是訴他個人的苦。我以爲他是假裝成這樣的，後來過細探問，才知道他真是受一種人生的憂愁痛苦，不是裝成的。我從種種方面，爲他指導解釋，他總不能夠開懷，變成樂觀，弄得我無聊上再加無聊，實在討厭不堪。後來特地避開他，走到大船內，去看看那些大船客人，是如何度日，那次坐的船，是一隻豬仔船——是運豬仔客往南洋去做工的——我當時因爲取他的船費便宜，才去搭那隻船，別的客商都不願意坐這種船，這位南洋富翁，想也是和我的心理一樣，因爲貪便宜，才去搭那隻船。同船的豬仔客，約有一千多人，我未到大船之先，以爲那些豬仔客，賣身去做苦工，其愁苦必比富翁尤甚，不知我一到大船之內，便看見那些豬仔客，有唱戲的，大拉胡琴彈三絃的，有打紙牌的，有說笑話的，熙熙融融，其樂無極，較之富翁之感想，真有天壤之別。我經過此番景象之後，便回來對那位富翁說：「你看那些豬仔客，是何等快樂呢？他們一點家產都沒有，反爲不憂不慮，人生真要學得他們，那樣隨遇而安，樂天度日才好，何必自生許多煩惱，徒然自苦呢？」那位富人就答應說：「唉！你真有所不知。我從前到南洋也是一個豬仔客呀！當時我也是同他們這一樣的快乐呀！後來辛辛苦苦，一生勞碌，才有今日。現在滿堂兒孫，個個都是靠我這個家當來吃飯，我看到我的

大兒子，已經跟人學壞了，在外狂嫖亂賭，聽到說已經負債一百幾十萬，他所應得的家當，已經花完了；現在第二個兒子，不過是初成年，已經被大兒子教壞了，又跟他一樣；其餘未成年的兒孫，將來長大，我想都要學成一樣，這真是無法可設！像這樣想來，你叫我愁苦不愁苦呢？我一生艱難辛苦，積銖屢寸，節衣縮食，像這次我搭船到南洋，我的香港辦事人員，要同我買公司船票，我都不允許，還要他買這隻豬仔船的船票，我是這樣慳吝，他們便是那樣浪費，一場牌九，就可以輸去一萬多元，過細想起來，我一死之後，不要幾年，他們必定把我的家當，完全花散了！由這樣想起來，你說我應該愁苦不應該愁苦呢？」照這段故事看，便可知發了大財，反是更加愁苦，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因為世界不好，我們的環境不好，我們的國家不好。我們要改造這些不好的環境，就先要把我們的國家造好；國家改造好了，大家才可以得安樂，我們的子子孫孫才可以長享幸福。如果不然，就是發了大財，像那位南洋富翁，也是空的！

諸君有許多是廣東人，都知道廣東從前有十三行。——現在西關有一條街，叫做十三行。——就是從前做洋商住的，在十三行中發財過一千萬的，有潘，盧，伍，葉，四大家。潘，盧，伍，葉，四姓的人，在當日發財的時候。宮室宏大，各家都有花園，子孫驕奢淫逸，安富尊榮。潘，盧，伍，葉的家產，到現在是怎麼樣呢？他們的財產，不過幾十年，便化為烏有。用這一段故事講，就是說發了幾千萬財，傳到子孫，還是靠不住的；照頭一段故事講，南洋發大財的人，我們以為他是

很安樂，但是心理上還不及坐大輪的豬仔那麼快樂。因為發財的人總是要慮多，覺得自己的日子，雖然可以過去，子子孫孫還是過不去，諸君將來發了財，一定也是像他們那一樣。

說到我們的革命，對外要用民族主義，挽回每年十二萬萬的損失。對內要用民權主義，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去開礦，好像南洋礦商，把各種礦產開出來之後，大家都可以發財一樣；此外還有開闢交通，振興工業，發展商業，提倡農業，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黃金世界，達到這個目的之後，大家便可以享人生的真幸福，子子孫孫便不怕窮。從前南洋的富人，他的家產不到兩代，便化為烏有。廣東十三行的潘，盧，伍，葉四家，子孫到三代，便有做叫化子的；我們的革命成功，把中國變成了黃金世界，不但是一個人的子孫可以享幸福，就是衆人的子子孫孫，都是永遠的享幸福。像用這樣兩種情形比較起來，諸君想想，是發財好呀？是革命成功好呢？依我看起來，革命成功是好得多！說到此地，如果諸君問我，革命成功有沒有利呢？我便要說，革命成功有大利，比較發財的利益要大得多。大家明白這個道理，便應該做敢死隊，去拼死命！從前溫生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能夠打死李瑞；諸君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便能夠推翻曹錕，吳佩孚；推翻了曹錕，吳佩孚，中華民國便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比較發了千萬元的財，運要好得多。從前到南洋做豬仔的，有多少人發過了一千萬元的財呢？大概在一萬人之中，難得出一個人。諸君現在此地聽話的人有多少呢？要發一

千萬元的財，是不是難呢？這是很難的！此則廣東有這些軍隊，要革命成功，是不是容易呢？這很容易的！所以我今天來和大家講話，勸諸君不要做難事——去想發財；要做容易的事，把想發財的力量拿來革命。革命成功，便是爲自己幸福！你們的長官都是革命黨，從前或者也聽過了這種講話。這次在東江打仗，雖然一時失敗，但是從此以後，大家都變成革命軍，去做敢死隊，同心協力，推動曹錕，吳佩孚，我們的革命便永遠成功，中國便可以造成黃金世界。諸君的子子孫孫在這個世界之內間便永遠可以享幸福！

15 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

——對滇軍演說詞——民國十三年三月廿四日——

滇軍將領兵士諸君！滇軍在這兩三年中，爲甚麼來廣東呢？說到源起，是由於民國十年，本大元帥到桂林預備北伐；當時顧總司令在雲南，很有志氣，想爲國家出力，便把雲南的地盤不要，讓到別人去維持，自己一心一德，帶同你們這些滇軍跟隨本大元帥北伐，去替國家做一番事業。顧總司令當時要北伐，他的用心，是和普通人不同的——普通人的用心，都是想升官發財——他本來是雲南的總司令，如果他在這個時候，專想升官，有了總司令，官是升到很高的。再想發財，有了雲南地盤，種烟開賭，搜括民財，隨便就可以發幾千萬財。顧總司令不要雲南的地盤，立志北伐，就是不要升官，就是不想發財。當他正在出師的時候，唐繼堯便回雲南。唐繼堯回雲南的目的，是在甚

麼地方呢？就是升官發財。唐繼堯從前在雲南有好幾年，專爲升官發財，弄到部下不擁戴，所以逃走出外。到了香港之後，沒有人理他；本大元帥以爲他在雲南多年，總有多少見識能力，還可以做一番事業，便把他接到廣州，想用大義感化他，要他從新替國家做事；但是他心目中的成見，專在升官發財，和我談話之後，知道了我是爲主義來犧牲受苦，冒險奮鬥，要做福國利民的事業的，他便不願意，便不贊成；在廣州沒有住幾日，遂回香港，運動雲南的土匪去擁戴他。當他經過廣西的時候，桂林柳州有一部分滇軍，不明大義，也跟他回雲南；弄到雲南成一個土匪世界，顧總司令的性命不保，這都是唐繼堯想升官發財，爭權奪利，不顧朋友，不顧國家的罪惡。顧總司令雖然是死了。但各位將領還是很明大義，顧總司令未完的志氣，是在離開雲南去北伐；所以諸君便離開雲南，來到廣東。諸君由雲南出發，經過貴州、廣西——瘴氣極深之地——才到廣東，沿途是很辛苦的。諸君到廣東來，不過是一年多；自雲南出發以後，沿途也走了一年多；爲甚麼要走那樣久的時間呢？就是因爲從前北伐，不但是顧總司令中途遇到了變亂，就是本大元帥在桂林，也遇到了艱難。當顧總司令在雲南出發的時候，本大元帥在桂林也是出發；忽然有趙恆惕和陳炯明聯絡，阻止北伐軍假道湖南。當時的北伐路程，最近是由湖南到武漢。趙恆惕一面通北，破壞北伐的計畫；一面用假話來騙我，要北伐軍改道出江西；并說如果北伐軍能夠出江西湖南也可以出兵打江西。我們北伐的目標，本來是要打北方，不惜顧南方自己相衝突，所以便改道北伐。北伐軍自桂林出發，不

到一月，便集中韶關，進到贛邊；自開始攻擊之日起，不過三日，便在大庾嶺打一個大勝仗，攻破梅關；北伐軍完全進到江西，不過三星期，便取得贛州。——贛州是江西極險要的名城，歷代用兵，都沒有攻破過的。北京政府以爲那樣險要的贛州，北伐軍都容易打破，那麼，以後無險可守的地方，當勢如破竹，長驅直入，要到南昌南京，都是很容易的，於是大起恐慌，一面發表宣言，贊成護法，一面買通陳炯明在後方造反。所以陳炯明便在廣州，半夜起兵，開砲打觀音山。當時守觀音山的人。只有我的幾十名衛士，抵抗了一日一夜，打死了很多的敵人，敵人便不敢進觀音山。我在他們起事幾點鐘之先，已經上了兵船，那隻兵船叫做楚豫，便在兵船上開砲，又打死了很多敵人；後來開到黃埔，與敵對抗；敵人又佔據長洲砲台，和我們的兵船對打，我便督率永豐兵船，衝進白鵝潭，和敵人打了四十天仗；連在黃埔打仗的日期，總算起來，一共有五十六天。在那個時期之內，駐在廣東的軍隊，都是亂黨，我們的北伐軍，都進了贛州，下到吉安，在廣州省城之內，沒有一點力量，和敵人抵抗；只聽到說你們這一部分的北伐軍，已經到了柳州，便非常的歡喜，極盼望你們演軍，速到廣州來，先平內亂。如果你們在那個時候，能夠趕到廣州，便可以減少在廣西的艱難辛苦。中間因爲彼此消息不通，你們只聽到說陳炯明已經佔了廣東，不容易攻下，便在廣西勾留了大半年。後來我們江西的北伐軍，知道了陳炯明造反，就回師來討陳炯明在韶關打了二十多天仗，因爲餉彈兩項，沒有補充，消息又隔絕，同時陳炯明又運動江西的北兵，從後面夾攻，前後受

敵，無路可走，便退回贛南，打進福建，趕走李厚基；把李厚基在福州十多年所存的槍枝彈，都拿出來補充，於是北伐軍的勢力，又再變雄厚。後來我在上海又聽到你們在廣西的滇軍，還是想東下，便派人通消息，歡迎你們到廣東；當時駐防梧州的軍隊，都是陳炯明的部下，一共有四五萬人，各位將領便很懷疑，以爲自己只有七八千人，怎麼能夠打破那多的敵人呢？延遲復延遲，總不敢輕於發動；後來各位將領明白大義，知道了要將來能夠北伐，還是非先打破陳炯明不可，所以決心發動，冒險東下，沿途遇到了許多友軍歡迎，不費大力，便收復廣州。到今日已經有了一年零兩個月，諸君在這個時間之內，究竟做過了些甚麼事呢？諸君這次在廣東所遇到最大的事，就是沈鴻英造反。本來是同滇軍到廣東來討陳炯明的，他爲甚麼要造反呢？因爲他暗中通北；他爲甚麼要通北呢？因爲他不是仁義之師，是專想升官發財的，得了北京政府的錢，便見利忘義。所以本大元帥去年沒有到廣東之先，便發生江防會議之變；到廣東以後，不上三個月，他便從白雲山兵工廠，來攻廣州，打倒小北門和農林試驗場，我們幾幾乎被他銷滅。因爲有你們滇軍極大的犧牲，和他奮鬥，才把他們打敗；沈鴻英敗了不久，又勾結北兵，從北江來打廣州，打倒花縣新街，你們滇軍又把他打退了。北江的敵人打退了不久，陳炯明又在東江造反，我們又去應付東江，東江的敵人沒不完全肅清，北江的敵人又來再攻，滇軍便竭全力去應付北江，把敵人打退到始興南雄以北；東江的敵人又再從石龍增城，來攻廣州，打到石牌沙河，廣州幾乎失敗，幸得滇軍將士同心協力去抵抗，才把陳

炯明打退。現在陳炯明的叛軍，離石龍增城還不甚遠，本大元帥還要諸君把他們完全肅清。現在又把湘軍的全部，加入東江，已經集中前線，佈置完備，不出十天，便可以進攻惠州潮梅。這次肅清東江，一定可以收最後的成功，統一廣東。廣東統一了以後，還要做甚麼事呢？可不可以在廣東從此安享太平呢？如果在這種心理，江西的敵人，一定從北江來寇；陳炯明的餘毒，一定從東江來犯；陸榮廷的土匪，一定從西江來攻。現在北京政府催趙恆惕陸榮廷合作，湖南同廣西一齊來打廣東，各處敵人又散佈謠言，說北京政府預備很多的錢，到廣東來收買滇軍，這就是北京政府的計畫，這就是眼前的事實。如果我們受北京政府的金錢運動，兵士得幾十元，下級官長得百元，中級官長得幾千元，推到高級官長得幾萬元，各人都發一筆橫財，到底是好不好呢？從前滇軍有兩個姓楊的師長，投降北京以後，便有許多旅長，團長，到香港去接頭，商量幫助北方。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爲他們都想升官發財。像他們這樣不講道理，投降北方，就是升了官，發了財，將來可不可以長久呢？像他們投降北方，不講人格，只要有官有錢，便去賣身，世人知道了，是不是一種臭名呢？將來載之史書，留傳千古，萬世之後，是不是被人痛罵呢？所以這種不正當的升官發財，雖然可以徼倖一時，到底都是天人不容，不好的人，總是沒有好結果的。因爲這個道理，我們處在這種艱難困苦之中，操守便要正定。諸君這次到廣東，是爲大義而來的，從前顧總司令爲大義討賊，不要性命，本是想報効國家、做一件福國利民的大事。我們南方革命，大家知道犧牲了多少性命，

流了多少鮮血，這是爲甚麼呢？無非是想革命成功，造成一個很安樂的國家，讓人民可以享幸福。抱這種宗旨去奮鬥的軍隊，才是仁義之師！滇軍這次到廣東來，繼續顧總司令的志氣，爲革命奮鬥，費了很大的犧牲，真是仁義之師，所做的大事，可算是一半成功；如果再去北伐，收復江西，統一中國，便是要做的大事，完全成功。

我們這次北伐，得到了江西，再去統一中國是很容易的。因爲北方的革命軍和仁人義士，現在派了許多代表到廣東來，要求我們北伐。只要我們的軍隊得了江西，他們便可以響應。將來對應的情形，和十三年前的革命，差不多相同。當辛亥年革命的時候，革命黨無論在那一省，都沒有正式軍隊，滿清在各省都練得有很好的新軍，并且他們的政令是很統一的，各省人民都很服從滿清的政令，革命黨只在武昌起義，各省便同時獨立，響應武昌。——譬如你們雲南的新軍，當時聽到了革命黨在武昌起義，便掛起白旗，趕走滿清官吏，成立革命的都督府，和武昌響應；其餘各省像江西，湖南，四川，貴州，廣東，廣西，浙江，福建，山西，陝西，甘肅，新疆，和東三省的革命黨，都是不費一兵，不折一矢，來響應武昌；只有江蘇革命，趕走張勳，圍在南京打了幾仗，但是不久，便攻破南京，各省仁人義士，便在城內組織政府，選舉本大元帥爲臨時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銷滅滿清帝國。所以十三年前的革命，革命黨只在武昌登高一呼，便有各省響應，並沒有離開武昌一步去打仗，後來武昌的革命軍，不但不能離開武昌去打仗，反被北京派到湖北的清兵，攻破附

近的漢口漢陽。——漢口好像廣州的河南，漢陽好像廣州的花地，三市鼎足而峙，只隔一水；當時清兵和革命軍打仗，不到三星期，便得漢口；不到三個月，便得漢陽；革命黨只守武昌一個孤城，對江都是敵人。清兵每日轟擊武昌槍彈砲彈，像下雨一樣，他們隨時可以破武昌，隨時可以銷滅武昌的革命黨。弄到結局武昌的革命黨爲甚麼不失敗呢？就是因爲有各省的仁人義士，同心同德去響應，所以那次的革命能夠成功，所以民國能夠成立。但是民國成立以後，管理國家的政權，人民還沒有爭到手，還是在軍閥官僚之手。那般軍閥官僚做事，名爲共和，實在是專制，都是想做皇帝。

——像袁世凱不過四年，便自稱洪憲皇帝；隨後張勳又圖復辟。所以北方政府天天都是夢想，用武力統一中國，銷滅人民的力量，推翻共和，恢復帝制，把人民做他們的奴隸。現在全國人民很有覺悟，明白了他們這種思想和這種行爲，將來一定是靠不住的，大家都想趕快推翻北方政府，銷滅將來的禍害。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在北方各省的軍隊，知道他們從前沒有加入革命黨，去反抗北方政府，是上了北方政府的當。現在便一天覺悟一天，想變成革命軍，就是北京城內的軍隊，也有許多部分，都贊成來革命。他們爲甚麼發生這種新覺悟呢？就是因爲看透了那般老官僚，都是自私自利，並不是真爲共和，不過假借共和的招牌，取得政權，以便再去恢復帝制，由於這種道理，所以北方的許多學生軍人，都盼望我們趕快北伐。如果我們北伐，他們便可以在北方響應，拆北方政府的後台。從前我們的北伐軍，剛剛到贛州，曹錕、吳佩孚便宣言護法，護法本是我們南方要革命的道

理，北方軍閥爲甚麼也拿這個道理去宣言呢？就是因爲他們知道了內部，有許多人都贊成我們護法的，所以他們不得不那樣宣言，緩和內部的風潮，免去內部響應我們來革命。北方軍閥贊成了護法以後，又做了些甚麼事呢？他們所做的大事，就是花很多的錢，買通一般豬仔議員，舉曹錕做大總統。曹錕做了大總統之後，甚麼福國利民的事，一點都不知道去做，還是想達到武力統一的夢想，教一般軍閥，橫行國中。——譬如用楊森打四川，用孫傳芳打福建，用陸榮廷，馬濟打湖南，廣西，用沈鴻英，陳炯明打廣東。——弄到四川，湖南，福建，廣西，廣東，這幾省的民衆，日日不安，日日受兵災的痛苦。在北京城內，便用孫寶琦一個極老的官僚，做內閣總理，事事要復古，還是想恢復專制，還是想做皇帝。北方人民看見他們這種舉動，中國前途更是危險，日日總是望南方趕早去北伐，讓他們在北方，也有機會，可以做一番救國救民的大事。像這樣看起來，想推翻北方的軍閥官僚，統一中國，想把中國變成很強盛的文明國家，不只南方革命黨有這種思想，就是北方軍隊學生和一般有覺悟的人民，都有這種思想。這就是全國人民現在的心理，這就是全國人民現在要做的大事！我們在廣東住了一年多，不去北伐，北方的人心便很失望，對於我們有很不好的批評，說我們得了廣東便割據一方，長享安樂，再不去奮鬥，做國家的大事，這真是沒有志氣。因爲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內部艱難，所以有這種失望，所以生這種懷疑。我們現在對於東江，不到十天便可以進攻，收復了東江以後，便可以統一廣東，統一廣東以後，不到兩個月便可以北伐。到北伐的時

候，還要各位將領和兵士，盡力去奮鬥！大家都知道大凡做一件事，總不可半途而廢，當中停頓；如果當中停頓，便沒有結果。極小的事都是一樣，譬如燒火煮飯吃，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如果把火燒燃了，米也洗好了，柴米水火，都預備到很完全，正在鍋竈之內，燒火煮飯，忽然半途停頓，不去添柴燒火，鍋內的飯能不能夠煮熟呢？我們有沒有飯吃呢？若是我們要急於吃飯，趕快把飯煮熟，便要趕快去燒火，中途不可停頓，大小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滇軍的初志，本是北伐，想要做成一件大事，如果此刻駐在廣東，再不前進，大事便歸失敗，失敗了以後，要成一個甚麼景象呢？將官便要逃散，兵士便要銷滅，銷滅的情形，不是死在戰場，便是跑到四方，像你們滇軍現在這樣耀武揚威的局面，便不能夠保守，便要完全化為烏有，這便是停頓和不北伐的結果。諸君明白了這種不好的結果，要免去這種危險，便不能停頓，便要去北伐，過五嶺，出長江和北方的同志聯絡。我們到了長江以後，長江以北的事，可以交北方同志去做，我們可以不必麻煩；如果有大志氣的人，就是參加北方同志，更去奮鬥，也可以隨諸君的便。總而言之，我們南方革命軍的辛苦，南方革命軍的任務，只要到長江，達到長江以後，北方的同志便可以響應，我們不到長江，他們便不敢發動，所以全國人民現在的希望，只在我們出長江。

我們革命，本來是想做一件大事。要革命成功，才可以享幸福，如果不成功，以前做的事，更是徒勞無功。我們革命做成功，究竟有甚麼好處呢，這也是要大家想清楚的。普通人可以想得到

的好處，只是升官發財，達到了目的，便心滿意足，這不是革命成功的大好處；革命成功的大好處，是造成一個好國家。用造成好國家和升官發財，兩件事比較起來，那一件是更好呢？我們要知道升官發財是好不好，便要知道已經升了官發了財的人，是甚麼情形。已經升了官發了財的人，南方有龍濟光，北方有李純，李純和龍濟光，至今個人有甚麼好處呢？他們對於國家有甚麼益處呢？我們把他們這種人看作是甚麼東西呢？世界上的人又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人呢？所以升官發財對於國家沒有益處，對於個人也是不好。如果把國家改造好了，中國是一個甚麼國家呢？我們是一種甚麼國民呢？中國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只得到一個空名——是中華民國——說到民國的事實，一點都沒有。所以從前的革命是失敗，不是成功，十三年以來都沒有成功。說到成功了以後，究竟有甚麼好處？此刻不容易說出；就是說出來，大家還是看不見。中國革命，沒有成功，外國革命，有許多是成功的，離我們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那一種人是最榮耀呢？遠地方看不見，最近的是白鵝潭，諸君可以一眼看見的。這次我們爭關餘，外國派了二十幾隻兵船。到白鵝潭來示威，派兵船最多的國家，有英國，法國，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另外還有日本，日本爲甚麼也能夠來示威呢？因爲他也是強國，日本的國際地位，是五大強國之一，他們的國民，到處都有人恭敬。我們中國人沒有恭敬呢？外國人那一個不輕視我們呢？那一個不罵我們是亡國奴呢？現在列強都

想拿中國來共管，把中國的領土做他們的屬地，把中國的人民做他們的奴隸。這次派兵船來示威，就是看我們不能夠發奮爲雄，不能夠革命成功。我們革命如果能成功，他們的兵船便開回去，如果不能成功，他們就要把我們當安南，緬甸一樣看待。你們滇軍有老兵有新兵，新兵是在廣東補充的，老兵都是從雲南來的。諸君如果真是從雲南來的，便知道雲南的西邊有緬甸，東邊有安南，緬甸，安南和從前的日本是一樣。日本革命成功，所以能夠同英國法國美國，一齊來示威；現在安南，緬甸革命不成功，所以不能像日本，一齊來示威；不但不能在白鵝潭示威，并且安南要做法國的奴隸，緬甸要做英國的奴隸。安南和日本比較，土地更大，人民差不多一樣多。因爲安南從前不知道革命，所以亡國，做法國的奴隸；因爲日本從前知道了革命，所以變成強國，和英美並駕齊驅，英美派兵船來示威，日本也派兵船來示威。諸君走到街上，若是遇見了日本人和安南人，是怎麼樣待遇呢？如果說是日本人，馬上便要恭敬他；如果說是安南人，便要說他是亡國奴。我們革命不成功，中國便要亡國，雲南就要亡省，大家都是亡國奴。所以我們的革命，不能不做成功；因爲這個原故，我們此刻在廣東，一定要北伐。中國的存亡，就在我們能不能北伐？如果能夠北伐，革命便可以成功，中國便可以長存；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敗，中國便要亡國，我們便要變成緬甸人，安南人，做外國人的奴隸。到了做亡國奴，就是升了官，發了財，也不榮耀，也很恥辱。諸君此刻在廣東，要回雲南，最方便的路程，是經過安南海防，到了安南以後，便知道安南有一個最著

名的大官，住在河內，叫做黃高啓。——從前安南沒有亡國的時候，他做過了宰相的，所以他是升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的，因為他很有錢，所以他置在河內的產業，便非常之多，家中的花園，也非常之大。——但是安南現在亡了，他就是做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還是要做法國的奴隸。國家亡了，要做外國人的奴隸，就是升官像黃高啓，發財也像黃高啓，無人不罵他是亡國奴，他還有甚麼榮耀呢？國家之存亡，和我們人民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國家是強盛，大家便是榮耀；國家是衰弱，大家便恥辱。國家能夠革命，像日本維新，變成強盛，就是民國的個人不好，到處還有人恭敬，人人都稱道他是大國民；如果不然，就是個人很好，也到處被人輕視，到處被人虐待。譬如用日本人和中國人比較，日本人自然要比中國人尊貴得多，這種尊貴究竟有多少？不能用尺寸去度量，可以用一件小事來比較。中國人的地位，和日本人的地位究竟差多少呢？大家知道在南洋爪哇做生意的，大多數都是中國人，在那個地方家當最大的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在那個地方，有幾百萬和幾千萬的非常之多，南洋發大財的華僑，多住在爪哇——爪哇是荷蘭的領土——住在爪哇的中國富翁，是佔甚麼地位呢？我們要知道中國富翁在爪哇是佔甚麼地位，便要知道華僑住在爪哇，是受荷蘭政府的甚麼待遇？爪哇華僑受荷蘭政府最不好的虐待，就是行動不自由。甚麼是行動不自由呢？譬如我們由黃沙到大沙頭，或者由黃沙到長堤，都要護照——那種護照又分作兩種，在白天有日照，在晚間有夜照，並且有夜燈，夜裏的夜照夜燈，比較日照，更是要緊——華僑在街上來往，都要帶到

的國際地位便很高；中國人雖然是很富，發了一千萬財，但是他的國家不强盛，所以走路也不自由，國際地位便不如日本的一個娼妓。中國人現在都想發財，如果國家亡了，我們到處都要受氣；不但是自己受氣，子子孫孫都要受氣。諸君不信，到了回雲南的時候，可以在安南過細看看，便可以知道亡國奴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

革命成功了，中國要到甚麼地位呢？現在有了十三年，還沒有成功，將來成功究竟是甚麼情形，雖然不能說出，但世界上革命成功的國家，像法國美國都是現在最富強的國家，他們的國民是享甚麼幸福呢？譬如和雲南東邊交界的地方是安南，安南就是法國領土。在八九年以前，當歐戰的時候，法蘭西本國以北的許多地方，都被德國軍隊侵入，人民的產業化為烏有，房屋也打破了，在那個地方，兩軍相持三四年，不但是房屋都沒有，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來，成了不毛之地。這是甚麼原故呢？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打仗，是用子彈分勝負，每打一次仗且一日要用幾十萬或幾百萬子彈。歐美現在打仗，不用子彈分勝負，要用砲彈分勝負，每日所用的砲彈，總是以幾千萬計。我們現在的戰爭，在他們看起來，是那破命的戰爭，是幾百年以前的戰爭。他們現在的戰爭是甚麼情形呢？在戰線以內的人，不能在地面上走，要在地底下走——在戰線之內，挖了許多隧道，要前方勤務的人，都走那些隧道，去接濟前方的補充。他們現在用砲，好比我們用槍一樣，我們打勝了仗，是說繳槍，他們便不說繳槍，要說繳砲，每次最多的時候，要繳五六萬砲，要繳十幾萬機關

槍。當時法國北方的人民，受了那種大災害，又因為戰爭的勝負不能決定，便要求政府撫卹。法國政府是用甚麼計畫去答覆人民呢？政府所定的計畫，根本原理是要北方的人民和全國的人民，受相同的待遇，要全國沒有受災害的人民，去賠償北方人民的損失。因為北方各處的損失。不是本地的關係，是全國的關係；因為全國和敵人打仗，那個地方有那種損失，所以政府便要去賠償，把那個地方的人民，和全國沒有受災害的人民，當作一樣看待。這是人為的損失，國家便有這樣的待遇，如果人民忽然受了水旱天災，國家又怎樣待遇呢？也是一樣的撫卹一樣的賠償。這種賠償的情形是怎麼樣？可用安南從前受水災的一段故事來證明。安南現在雖然是亡國，法國待他們是奴隸，但是安南人民所享的幸福，比較中國人還要好。我從前到安南有一位商人對我說：『有一次紅河水漲，紅河岸旁有一個市鎮，叫做安拜，都被水沖了，中國人在那裏做生意的，都受很大的損失，法國政府派人去調查情形，中國商家莫明其妙，便大起恐慌，以為平時沒有水災，已經納過了很重的稅，現在受了大水災，還要來調查營業狀況，損失情形。因為怕以後多納稅，所以從前的資本是少，損失是多少，便不敢實在報告，——譬如損失一萬的商店，都只敢報五千；損失五萬的商店；最多不過報兩萬——，後來不過兩個月，法國政府便照從前各家報告的損失，如數賠償，於是中國商家便大懊悔，恨從前所報告的損失太少了！』這就是法國政府對於人民受了天災人禍，是怎麼樣的保護情形。文明國保護人民的財產，好比保險公司一樣，有了災害損失，政府便要賠償；人民生

了子女，國家便有教養；壯年沒有職業的人，報告政府，政府便要代他找工做，老年沒有養活的人，國家便有養老費。——這種養老制度，中國從前也有，古書所謂無告窮民，國家便要贍養，就是這種制度。所以文明國家對於人民，應該有的負擔，幼年便要教育，壯年便要職業，老年便要養活。文明國的人民，自幼到老，一生都受國家的恩惠。我們現在革命是要做甚麼事呢！就是要國家強盛，要把中國變成文明國家，好像法國美國是一個大公司一樣；要在這個大公司的國民，都有好處，都可以分紅利。國家文明了，變成一個大公司，發很大的財，和個人的一時微俸，升官發財，兩件事比較起來，是那一件的利益更大呢？如果國家變成大公司，就是勝過發很大的財，不但是我們自己可以享幸福，我們的子子孫孫，和四萬萬人的子孫，都可以永遠的享幸福。把這種大事業做成功，比一個人發一千萬財，要好萬萬倍。中國改造了，我們的子子孫孫，在這個國家之內，升官也成，發財也成。說到這種成功，是由於我們革命而來的，我們便是國家永遠的功臣；各位將士爲國立了大功，就可以吃長糧，不是說今天要各位打仗，明天便要解散。如果失敗，大家都要分散；如果成功，把中國改造好了，中國便是大家之家。所以古時有大志想做皇帝的人，都說化家爲國，但是革命成功，大家做中國大公司內的股東，就是化國爲家。現在法國美國人民，所享的幸福，便是這一樣！我們革命成功，就可以享美國人法國人那一樣的幸福，也就可以享日本人這一樣的榮耀。因爲我們的土地廣，人民多，中國人天生的聰明才力，比較西洋人東洋人，都要好得多，我們國

家改造好了，中國強盛，還要觀乎他們之上；中國人所享的幸福，也當然在西洋人和東洋人之上。要達到這種目的，便要大家有大志氣，不可有小志氣！個人升官發財是小志氣，大家爲國奮鬥，造成世界上第一個好國家，才是大志氣。本大元帥今天在這地和大家講話，希望大家從今天起要立這種大志氣！

16 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對陸軍軍官學校開學訓詞——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來賓教員學生諸君！今天是本學校開學的日期。我們爲甚麼有了這個學校呢？爲甚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諸君要知道，中國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現在得到的結果，祇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像這樣看來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祇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至於世界上的革命，在我們以後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六年之前，有一個鄰國，和中國毗連有一萬多里，跨歐亞兩洲來立國，比中國還要大；在歐戰之前，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當歐戰期內，便發生革命，他們的革命，後過我們六年。這個鄰國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革命，雖然是在中國革命的六年之後，但是說到結果，他們的是徹底成功。我們中國兩國的歷史來比較就，對內一方面說，中國從前革命，是對外來的滿洲人，滿清皇帝的威權，到我們革命的時候，已經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敗，當那個時候，滿清的國勢，是世界上最衰微

的國家；比較俄國對他們皇帝革命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俄皇是本國人，又是俄國的教主，在國內的威權是第一，當沒有革命的時候，俄羅斯的國勢，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像這樣比較，可以說中國是對權勢很薄弱的皇帝來革命，俄國是對權勢很強盛的皇帝來革命，所以就對內這一方面講，中國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是很艱難的。就對外一方面說，俄國革命之後，所遇到的障礙是很大的，中國革命之後，毫沒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國人雖然有瓜分中國的言論，我們也怕到革命的時候。受列強的干涉，但是發生了革命之後，列強毫沒有理會；俄國發生了革命之後，遇到障礙外國人的障礙，不只是言論，并且實受兵力的干涉。——各國軍隊侵進俄國境內的，有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及他各小國的軍隊，外國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來干涉俄國。——像這樣看來，我們革命，只在內對付一個很衰弱的政府，俄國革命，在內要對付一個威權很大的政府，在外還要對付全世界的列強。所以更就對外那一方面講，中國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也是很艱難的。為甚麼俄國遭了那樣大的艱難，遇了那樣多的敵人，還能夠在六年之內，把所有的障礙都一概打消，革命是澈底的成功；我們革命的時期，比較俄國要長一半，所遇的障礙又不及俄國的大，弄到至今，革命還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國和俄國革命的結果不同，推求當中原因，便是我們的一個大教訓。因為知道了這個教訓，所以有今天這個開學的日期。這個教訓是甚麼呢？就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時候，雖然是一般革命黨員做先鋒，去同俄皇奮鬥，但是革命一經成功，便馬上組織革命軍，後

來因爲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後援，繼續去奮鬥，所以就是遇到了許多大障礙，還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大告成功。中國當革命之時，在廣東奮鬥的黨員，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奮鬥的黨員也是不少。因爲有了那些先烈的奮鬥，所以武昌一經起義，便有各省響應，推倒滿清，成立民國，我們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後來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雖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軍閥，仍敢明目彰胆，更改中華民國的正朔。至於說到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簡單的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祇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爲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甚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甚麼東西叫做革命軍呢？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要怎麼樣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呢？要有甚麼資格才叫做革命軍呢？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便要拿先烈做模範，要拿先烈做模範，就是要學革命黨，要學革命黨的奮鬥，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這

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他們這些軍隊，既是來同我們革命黨共事，爲甚麼我還不叫他做革命軍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軍的名號，加之於這些軍隊之上的理由，就是因爲他們內部的分子，過於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甚麼是叫做革命的基礎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樣的行爲，有了那一樣的行爲，才叫做革命的基礎。至於現在廣東的這些兵士，對先烈的那些行爲，還是莫明其妙；而且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爲生計困難，受了室家之累，都是說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爲得志，便將所服從的甚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砲攻觀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從前叫做革命軍，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爲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爲。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的利害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要從今天起，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諸君不遠千里或者數千里的道路，來此校求學，既是已經明白了我們的宗旨，要造成一種革命軍，一定是富有這種志願，來做革命的事業。要做革命事業，是從甚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

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所以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夠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這樣設備完全的軍官學校之內，研究軍事學，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所以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氣，此時有了革命的志氣，將來便可以當革命軍的將領。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諸君將來成立軍隊，打許多勝仗，得許多土地，各人都能夠擴充到幾萬人，還是不能夠叫做革命軍的！

中國現在不好的軍人，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在革命黨內的軍人——這派軍人口頭贊成革命，行動都是反對革命，所謂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黨外的軍人——這派軍人，完全反對革命，祇知道升官發財，時時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復專制。諸君要將來維持共和，銷滅這種軍人，現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將來成功之後，不做自私自利的師長旅長和一般橫暴無道之軍閥；諸君有了這種志氣，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層門徑。甚麼是革命的第二層門徑呢？就是要學革命先烈行為！革命先烈的行為，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爲國來奮鬥。從前的奮鬥是甚麼情形呢？大多數都是憑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的，便以爲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僅當時全國的清兵有多少呢？從前有旗下綠營，水師和巡防營，後來又有新兵，總共

不下一百多萬。譬如李準三月廿九日，在廣州城的，便有李準所帶的水師，張鳴岐所帶的陸師，和燕塘的許多新兵，及滿洲的駐防軍，總計不下五六萬人。當時革命黨的人數不過是幾百人，經過那次革命之後，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沒有死的，當然是很多。當時做衝鋒隊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革命黨祇用三百人，便敢打三萬多敵人，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革命黨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此刻在這地聽話的，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試問諸位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爲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打一個人，非守即退，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當的戰術。至於廣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並且坐守廣州的敵人，都有長槍大砲，進攻廣州的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戰到結果，革命黨死了七十人，後人以爲是失敗；但是革命黨攻進制台衙門，趕走兩廣總督，我們以戰論戰，當日廣州城內之戰，可以說是成功。至於後來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預約的援軍不至，就是推到那次衝鋒隊的三百人，武器還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並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事後將敵我的情形，過細比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並不是三萬敵人，能夠打敗三百個革命黨，實在是由於革命黨內部的計畫不周密；如果在起義之先，計畫很周全，那次革命，

也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到當時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曾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城外的砲兵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砲進城，遙攻總督衙門，趕走瑞澂，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黨祇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在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我們繼續來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諸位教員有從外國學來的，有從保定學來的，從前各國在陸軍學校所教授的學問，都是尋常的軍事學；此刻學成的先生，再教授學生，一定也是從前所學的普通軍事學。所以諸位學生，在這個學校內所學的學問，大概都是極尋常和極有規矩的普通軍事學。諸君專拿這種學問，可不可做革命軍呢？做革命軍的學問，不是專從學問中求出來的，是從立志中發揚出來的。諸君在求學的時代，當然要聽先生的指教，服從長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

有絕頂聰明的人，或者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就是沒有絕頂聰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學問，澈底了解，將來也有大用處。用諸君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的，革命黨比較，從前的革命黨，都沒有受過很多的軍事教育，諸君現在這個學校之內，至少還有六個月的訓練；從前的革命黨，只有手槍，諸君現在都有很好的長槍；從前革命黨發難，集合在一處地方的，最多不過是兩三百人，現在這個學校已經有了五百人。以諸君這樣好的根本，如果真有革命志氣，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枝槍，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

軍隊之能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都便歸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們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知識軍人，是甚麼心理呢？過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為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用一個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為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絮聒，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根溯源，說起原動力，

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有知識的軍人，以為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為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贊成革命；因為那些軍人，都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黨，真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亥辛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大家總要記得革命是非常事業，不是尋常事業；非常事業，決不可以尋常的道理，一概而論。現在求學的時代，能夠學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學到老，死記得滿腹的學問，總是沒有用處。我們現在才到這地開辦這個軍官學校，北方的官僚軍閥，老早便辦得有保定軍官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他們學校之成立的時間很久，人數很多，器械又完全，我們這個學校所處的種種地位，都是比他們的差得遠。如果專就物質一方面來比較，又照常理論，我們怎麼能夠改造中國呢？不過北方的將領和兵士，集合在一處，成立軍隊，不是為升官發財，就是為吃飯穿衣，並沒有救國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氣；在從前滿清的時候，是這一種將士，現在還留到曹錕吳佩孚的，也是這一種將士。我們沒有軍事學識的革命黨，從前既是能夠銷滅滿清；將來富有軍事學識的革命軍，更是能夠銷滅曹錕吳佩孚。不過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算能夠銷滅曹錕吳佩

字，根本上還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沒有革命的精神，他們的人多械足，我們不但是不能夠銷滅他們，恐怕反要被他們銷滅。俄國在六年之前，一經發動革命，便同時組織革命軍，以後看着進行，所以能夠銷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大告成功；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倣效俄國。中國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還要辦這種學校，組織革命軍，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

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又聽過了我今天這一番的講話，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甚麼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甚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時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舍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世界。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要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國亡種滅，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所以我們一定要開這個學校，要造成革命軍——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諸君都是將來革

命軍的骨幹，都担負得救國救民的責任。既是有救國救民的責任，便要從今天起，先在學問上加倍去奮鬥；將來畢業之後，組織革命軍，對於共和的障礙，更是要同他們拚命，要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用一百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是靠甚麼為主呢？當革命軍的資格，是要用甚麼人做標準呢？簡單的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夠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軍人——革命黨的資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甚麼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這種方法，說來說去，還是要學先烈。我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從前每次革命的時候，我常常參加，總沒有一次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還能夠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祕訣，祕訣就在不怕死。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以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夠成仁取義。明白了這種道理，便能夠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炮子彈，能夠速死，更是我們所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心，我們便能夠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因為敵人的觀念，要生才以為是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是我們有勝無敗。

這種以死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憑空理想，完全是事實——像從前日本有一位中

國留學生，叫做陳天華，他發揚了革命的精神，還沒有到革命的時候，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英國又有一位留學生，叫做楊篤生也是因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沒有革命的時候，不能做革命的事業，看到中國太腐敗，要以速死爲享幸福，便在英國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像陳天華，楊篤生，他們是甚麼人呢？他們就是革命黨；就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他們都是由於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實在是可惜！但是由陳天華楊篤生兩個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證明一般的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爲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難得和很快樂的事，如果在戰場上，遇到了自己主義上的敵人，受敵人槍砲的子彈而死，當然更以爲是死得其所了。從前的真革命黨，因爲都有這種樂死的性質，所以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所以敢於屢次發難來革命；所以革命能夠成功！這種先烈，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這種成例。這種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氣；有了非常的志氣，便能夠看破生死關頭，以死爲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爲幸福，便能夠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便可以定中國。因爲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因爲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便敢於橫行全國，無惡不作，事事要舉國，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爲要維持共和，銷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所以要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後塵。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

的革命軍，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所以革命事業，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種責任。諸君到這個學校內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

17 銀行最高的信用是「現兌」

——對中央銀行開幕訓詞——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諸君！今日是中央銀行成立的第一日；中央銀行又是革命政府第一次開辦的一個銀行；所以今日是革命政府第一次開辦銀行的第一日。今日政府要開辦這銀行，就是政府要經營商業；所以今日又是政府第一次經營商業的第一日！

大家知道這個政府在廣東，現在有許多軍隊，軍餉都是不足，政府因為担負這樣多的軍餉，財政是很困難的！在這樣財政困難情形的時候，政府怎麼樣還能夠發起開辦這個銀行呢？這個銀行之所以能夠開辦，就是因為借了外國資本一千萬；因為有了一千萬的外國資本，這個銀行才能夠成立。我在這個銀行成立的日子，對於軍界政界，有一種訓詞：今日的軍界和政界，都是很窮，譬如就軍界而言，在前方的許多兵士，都是沒有衣裳，沒有飯吃，就是有了疾病死亡，一切醫藥埋葬等費，都是很艱難的；再就政界而言，如果籌到一宗款項，便拉作軍餉，不但是一切未來的行政事業，因為經費無着，不能夠發展，就是政府的現狀，尙不容易維持。可這個軍政兩費極拮据的時候，敢

府還有方法借得外資一千萬，開辦這個銀行，一般軍官和行政官吏，對於這件事有甚麼感想呢？在一般軍官想起來，以為前方的兵士，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政府還有一千萬來開辦這個銀行，何以不拿這宗款項來支軍餉，救眼前之急呢？在一般行政官吏想起來，以為現在行政經費無着，職員不能枵腹從公，何以不通挪這宗款項來維持政府的現狀呢？這兩種感想，都是是下能夠有的。今天開辦這個銀行，本大元帥在這個開辦的日子，對於這兩種感想，有一種訓詞來解釋。這個解釋是怎麼樣說法呢？比方前方的兵士沒有錢發餉，想拿這批錢去發軍餉，要說明這種感想，我便有兩個批喻，可以引用來對大家講一講。當幾百年前新大陸才發明之後，美國有幾位教士到南美洲去傳教，在一處地方發現一種野蠻人。——那種野蠻人還是在漁獵時代，謀生活的方法，沒有到游牧時代，不知道怎麼樣從事畜牧；也沒有到耕種時代，不知道怎麼樣樹藝五穀；更是沒有到工商業時代，像我們現在的從事製造，用金錢來交換貨物；他們獨一無二的生活，祇是打魚獵獸，用魚肉做食料。——但是他們的性質很馴良，很講禮貌一見了那些教士，便優禮相待，非常的親熱，至於那些教士，是怎麼樣待遇那種野蠻人呢？那種野蠻人是很窮的，又都是很餓的，那些教士沒有別的頂好方法去待遇他們，只有請他們吃飯。那種野蠻人一嘗到飯的味道，便覺得好極了，比魚肉好吃得多，更覺得很高興，就有許多野蠻人都想要吃飯，問那些教士要飯吃，於是那些教士便把船上帶去的米，都運上岸，送把那種野蠻人。他們得到了米之後，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樣煮，也不知道怎麼樣舉鍋

去吃，那些教士又教他們怎麼樣燒火煮飯，於是他們便把生米煮成熟飯的辦法，都學到了，吃得也是很有味道了。那些教士又問他們說：「究竟魚肉和米飯，到底是那一種好吃些呢？」他們都答應說：「米飯是好吃得多，專吃魚肉是沒有味道的！」那些教士說：「米是由穀分出來的，你們既是愛吃米飯，便應該知道耕田，怎麼樣去種穀。」於是更教他們怎麼樣下種，怎麼樣耕田，怎麼樣栽秧，怎麼樣生禾穀和收成的方法。并說：「我們現在給你們幾包穀種，你們照這種方法去耕種，現在用這幾包穀，在幾個月收成之後，便可以得幾千包穀，便有很多的飯吃。」教士給了那幾包穀種之後，便開船他去。那種野蠻人得了那幾包穀種之後，以為先要耕田播種，然後才能生禾結穀，要等到穀成熟了之後，再然後才能收穀製成白米，再然後才能可以煮成飯吃，像這個樣子，非幾個月不成功，要有幾個月，怎麼可以等得到呢？於是他們不用那幾包穀做種子，再去耕田，生出很多的穀，便直接把那幾包穀種製米，煮成飯吃了！那些教士在幾個月之後回來，以為原來給那種野蠻人的穀種，此時可以長成幾千包穀，有很多的飯吃了；那裏曉得一回回到原地方，到處都是荒野之地，並沒有耕種過。便問那種野蠻人說：「穀種甚麼地方去呢？」他們答應說：「我們老早把他吃完了！」我們中國也有句俗話說：「吃雞蛋不吃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雞還可以生很多蛋，要是一次把他吃完了，以後便沒有很多的蛋吃。這個中央銀行一千萬的資本，就是穀種，也就是一個雞，如果把这个雞一次吃完了，以後便沒有很多的蛋吃；把這包穀種一次「盡」了，以後便沒有很多

的米吃。我們都是聰明人，我們的聰明，無論如何總要高過南美洲的野蠻人，一定明白吃穀種和雞
 糞的害處；如果不吃穀種和雞糞，不只用這一千萬，以後便可以賺幾千萬，或者一萬萬。所謂一本
 萬利，能夠保全這包穀種和這個雞糞，以後的利息是無窮的！大家都是軍界有力量的分子，能夠保
 護這個中央銀行，就是保全種子；此事能夠保全這一千萬的種子，將來的發達便未可限量，用這兩
 件比喻，便是我今日對軍界和政界的訓詞。諸位軍官和一切行政官吏，都是很文明的人，切不可學
南美洲的野蠻人——要培植穀種長成許多米，要保護雞糞生出許多蛋，我們以後便一生吃不盡；如果
 軍官總是想這個銀行的資本去發餉，民政官吏總想提這個銀行的資本去做行政經費，那便是一次吃
 完，以後便再沒有希望。

本來銀行事業，對於社會上的經濟關係是很大的；此時中國的銀行事業，對於中外經濟上的關
 係，尤其其是很大。現在一般中國人所辦的銀行事業，都是開小錢店，如果在中國各省，或者是中
 國對於各國，一次有十萬元的款項，便匯兌不通。——好像廣州西關的銀號，本來是很多，假若有銀
 匯到香港，上海，天津，或者是倫敦，紐約，試問有那一家能夠接收一張單，一次能夠匯通十萬元
 呢？現在市面上凡是關於大宗款項的匯兌。都是靠外國銀行，外國銀行要許多的匯水和折扣，我們
 中國人去匯兌，是很吃虧的！我們所辦的這個中央銀行，便與普通的銀號不同，這個銀行在今日雖
 然是開始營業，但是已經辦好了一種債票，財政部還沒有印成，等到財政部把那種債票印成了之後

寄到倫敦，這個銀行和倫敦匯兌，每次不但是可以匯十萬，並且可以匯幾十萬或者是幾百萬。有了這個匯兌機關，便是中國的銀業界別開生面。有了這個銀行來做匯兌機關，凡是我們在廣東的錢，無論是有多少，要匯到上海，天津，漢口，或者外國的各大商埠，都可以不必經外國銀行的手，便可以不吃外國銀行所定的高匯水和大折扣的虧；並且中國人同中國人交易，利權不致外溢，事事都要方便。這是我們軍界政界和一切農工商界，都是不可不知道的！

我還有第三層意思，就是這個銀行的資本，固然是不小；至於辦理和營業，尤其是很謹慎，都是照極好的銀行規則來進行；並且這個銀行受了政府一種特權，可以發行紙幣——這種紙幣的基本金有一千萬，和從前政府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不同。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紙幣，有的固然也是有基本金，但是他們所發行的紙幣之數目，至少也是四倍於基本金；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定章不是四倍於基本金，是照基本金的數目去發行；至於發行的方法，不是直接支軍餉，作行政費，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那末，我們的紙幣究竟是怎麼樣發行呢？大家知道外國銀行的紙幣之所以有信用，就是因為兌現——普通發行紙幣的方法，就是銀行先拿紙幣到市面使用，自後人民拿一百元紙幣，到銀行兌一百元現銀，毫不折扣，這種辦法，就叫做兌現。——紙幣因為兌現，所以才有信用。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紙幣的信用，還要高過兌現，這是甚麼說法呢？因為我們發行紙幣的方法，不是「兌現」，是「現兌」。外面普通銀行的辦法，是人民先有一百元紙幣，才到銀行兌回一百元現銀，這

個銀行的辦法，是人民要用一百元現錢，必須先買一百元紙幣，所以這種紙幣，祇要是在外面通行的，有紙幣便有現錢的抵押，便隨時可以兌現。故這個銀行發行紙幣的方法，是先有現然後才兌，所以說是「現兌」。因為是「現兌」，并且又有大宗基本金，所以這種紙幣的信用，一定是很高的，一定沒有從前省立廣東銀行紙幣的毛病。

要維持這種紙幣的信用，便要商界工界農界和政界軍界同力來合作，來培植這種雞鵝和穀種的發達，便可以生出許多雞蛋和新穀。這種雞蛋和新穀，又再可以保種子，再生出雞鵝來生蛋，再長成新穀來做米。這種叢生不絕的生長，是毫無止境的，是毫無限量的！到了那個時候，軍界和政界便不怕窮，工商界和一切人民，便不怕沒有資本，這個銀行更是利益無窮。

社會上既是知道這個銀行發行紙幣的辦法是「現兌」，政府又極力保護這個銀行，和提倡這個銀行，大家係應該同心協力來維持這個銀行。如果大家都來維持這個銀行，這個銀行的經濟方便可以大發展；中國商場上的經濟力，便不至為外國銀行所操縱。所以這個銀行之成立，關係中外經濟權力的成敗。大家既是明白了政府開辦這個銀行的意思，便應該維持這個銀行去進行；維持這個銀行去進行，就是維持政府去進行；維持政府去進行，就是維持革命來成功；維持革命成功就是令貧窮的中國，變成富強！

18 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

——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詞——十三年十一月三日——

諸君！諸君今天在這地聽講的，有文學生，又有武學生。我今天到黃埔來講話，是暫時和黃埔的學生辭別。辭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到北京去。這回北京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五六個月，便有幾位同志從北京來許多信，催我先到天津去等候，說不久他們便可在北京發起中央革命，籌畫這回事變的人數很少，真是本黨同志的不上十個人。他們的見解，以為本黨革命二十多年，總是不成功，就是辛亥年推翻滿清，成立民國，還不算本黨的主張完全成功。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從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個效力才大。所以他們在二三年前，便在北京宣傳主義，佈置一切。到五六個月以前，便來了一個很詳細的報告，說進行的成績很好，軍人表同情的很多，應該集合各省有力的同志，在北京附近進行，祇要幾個月便可成功。當時各省有力的同志，都是在本省奮鬥，沒有人能夠到北京附近去進行，而且當時北京表面很安甯，一講到首都革命，在幾個月之後便可成功，真是沒有一個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戰事發生之後，他們又來催促，要我趕快放棄廣東，到天津去等，說首都革命，很有把握，發動的時期，就在目前；這個時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萬不可失！如果就廣東的計畫，由紹興進兵，先得江西，再取武漢，然後才想方法去定北京，那是很迂緩很艱難的；假若放棄廣東，一直到天津去

發動一個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的。我在當時，以為要北京有事變發生，才可以去；如果放棄廣東的軍隊不用，先到天津去等候，恐怕空費時間，不大合算。所以約定他們，祇要北京有事變發生之後，我馬上便可以到北方去。并且一面把廣東的軍隊，集合到韶關，我也親自到韶關，督率各軍前進，收復江西，我們已經有了一部份的軍隊，進到萬安吉安了。現在大家都知道，北京發生了事變，當這次事變最初發生的時候，很像一個中央革命。我們對於以前的情況不明瞭，現在就發生事變時候的情形而論，可以決定是我們同志的籌畫。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命黨之手，還是在一般官僚軍人之手，拿這次變動的結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這次變動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還要到北京去呢？我因為踐成約起見，所以不能不去，他們在北京奮鬥，費了許多大力，才有這次的變化。變化之後，對於本黨表同情的，祇有幾個師長旅長，普通兵士都是莫明其妙；以少數的師長旅長來做極重大的中央革命，一定是很難成功的。就是在事變發生之初，我便進京同他們合作，想造成一個宏大的中央革命，也不容易做到。不過經過這次事變之後，可信北京首都之地，的確是有軍隊來歡迎革命主義的，從今以後，祇有人在北京籌畫中央革命，一定可以望天天進步。這次雖然不能造成一個中央革命，以後進步，可以望造成一個大規模的中央革命。并且知道北方的軍隊和人民，也有天良與愛國心；有了天良與愛國心，就可以受革命黨的感化。我們從前看到北方的空氣醞釀，官僚卑下，武人野蠻，人民沒有知識，以

爲那些人用革命主義的力量，不能夠感化；但是在今天看起來，從前的觀察，實在是錯誤！北京也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個革命的基礎。現在的事變，雖然不是完全的革命舉動，不能說將來便不能再起革命，只要此時用功去做，以後或者可以得好結果；就是能不能得好結果，此時不能預先知道，但是可以推測澈底的革命，一定可以在北京發生。因爲有這種希望，所以我爲答北方同志的歡迎起見，決定去北京。我這次到北京，不但是本黨同志歡迎，就是各省的反直派也是很歡迎的，我相信一定可以自由行動。將來自由行動的結果，究竟是怎麼樣，雖然不能逆料，但爲前途發展起見，此時也不能不去。大家又不可以爲我到北京之後，馬上就能發起一個中央革命，不過借這個機會，可以做宣傳的工夫，聯絡各省同志，成立一個國民黨部，從黨部之內，成立革命基礎。能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預先固然不能斷定，但是只要有革命的方法，便可以進行。今天到此地來聽講的，有文學生，又有武學生，便可以借這個機會，研究革命的方法；我也可以借這個機會，把革命的方法拿來和諸君談談。諸君現在都負得有革命的責任，在外面奮鬥，應該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成功呢？要革命成功，中外古今在中央進行的，當然是很容易；就是在各地方進行，也有成功的，地方革命也算是一種辦法。所以研究革命方法，要除去空間問題，另外從旁方面着想。

近二三十年來，革命風潮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呢？是從甚麼地方傳進中國來的呢？中國感受這種風潮，這些甚麼人呢？革命的這種風潮，是歐美近來傳進中國來的；中國人感受這種風潮，都是受

國志士，有悲天憫人的心理，不忍國亡種滅，所以感受歐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國來革命。但是歐美的革命思想，一傳到中國來，便把中國的舊思想打破。試看近二三十年來，中國革命黨在各地奮鬥，成功的機會，該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後，又再失敗，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我們的革命失敗，是被甚麼東西打壞的呢？大家知不知道呢？是不是敵人的大武力打破的呢？是不是舊官僚的陰謀打破的呢？又是不是中國的舊思想打破的呢？這都不是的！究竟是甚麼東西打破的呢？大家做學生的，大概都不知道，依我看起來，就是歐美的新思想打破的！中國的革命思想，本來是由歐美的新思想發生的，爲甚麼歐美的新思想，發生了中國的革命，又能夠打破中國的革命呢？這個理由，非常幽微奧妙，不是詳細研究，很難得明白。歐美的革命思想是甚麼呢？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歐美近一百多年來最大的兩個革命思想，在法國革命的時候，另外加了一個口號，叫做博愛，由於自由平等與博愛的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中國近來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實之後，又被這種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敗。我們革命之失敗，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這兩個思想打破的。革命思想既是由於平等自由才發生，何以又再被平等自由來打破呢？這個道理，從前毫不明白，由於近十幾年來所發生的事實，便可以證明。大家知道革命本是政治的變動，說到政治究竟是做些甚麼事呢？就「政治」兩個字講，「政」者衆人之事也，「治」者管理衆人之事也；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換而言之，管理衆人的

事，就是管理國家的事。這個道理，許多軍人多不明白。譬如這次北方發生事變，本是少數軍人的舉動，這種事變，本來就是革命，他們發動了革命，就是發生了政治變動，他們在事前儲蓄得有這種大動力，能夠發生政治變動，政治變動已經發生了，而他們通電，還是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一架發電機，能夠發生大電力的部份就是磨打，如果一個大磨打能發生幾萬匹馬力的電，用這樣大的電力去行船，每小時便可走幾十英里，用這樣大的電力去做工，便可運動很多機器，製造很多貨物，用這樣大的電力去發光，便可裝成無數電燈，照很大的城市；像這樣磨打，如果能夠知道他所發生電力的用處，又用之得當，便可以做種種有利益的事業；若是不知道他所發生電力的用處，或者是用之失當，便要殺人，到處都是很危險。現在北京有政治原動力的軍人，已經發生了政治變動，尚且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磨打自己發生了電力之後，不知道用處，當然是有極大的危險。至於有大原動力的軍人，日日在政治範圍中活動，而沒有政治的知識，那種對於衆人的危險，比較磨打，當然是更大，又更利害。大家現在如果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可以讀我的民權主義，便能夠了解。

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是誤於錯解平等自由。革命本來是政治事業，如果當軍人的說不懂政治，又好比是常人說不懂食飯穿衣睡覺一樣。食飯穿衣睡覺，都是做人的常事，是人人應該有的事，試問一個人可不可以不知道做人的常事呢？無論那一個人，都是應該要知道做人的常事的，大家都

能夠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治。大家能夠公共團結起來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領的人民；有本領的人民，組織成強有力的國家，便是列強；沒有本領的人民所組織成的國家，便是弱小。弱小都是被列強壓迫的。無論那一個國家，不管他是不是強有力，祇要號稱國家，都是政治團體。有了國家，沒有政治，國家便不能運用；有了政治，沒有國家，政治便無從實行。政治是運用國家的，國家是實行政治的，可說國家是體，政治是用。根據這個解釋，便知道政治的道理，簡而易明，并非是很奧妙的東西。大家結合起來，改革公共的事業，便是革命；所以說革命，就是政治事業。中國近來何以要革命呢？就是因為從前的政治團體不好，國家處在貧弱的地位；愛國之士，總想要改良不好的舊團體，變成富強的地位；這種改良，要在短時間或者是一朝一夕之內成功，便是革命。我國發生了革命，為甚麼又被平等自由的思想打破呢？因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會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團體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團體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團體。所以民國十三年來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於平等自由的思想，衝破了政治團體。就政治團體的範圍講，或者是國家或者是政黨。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說，或者是本國與外國相競爭，或者是本黨與他黨相競爭，都應該有平等自由。不能說在本國之內，或者是在本黨之內，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我們中國人講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無論甚麼人在那一種團體之中，不管團體先有沒有平等自由，總是要自己個人有平等自由。這種念頭，最初是由學生衝動，一現成事實之初，不知道拿到

別的地方去用，先便拿到自己家內用，去發生家庭革命，反對父兄，脫離家庭，再拿到學校內去用，鬧起學潮來。這種事實，在大家當然是見得很多，做得也很多。大家要鬧學潮，或者自以為很有理由，所持的理由，總不外乎說先生管理不好，侵犯學生的平等自由，學生要自己的平等自由不被先生侵犯，要爭回來歸自己保留，所以才開會演說，通電罷課，驅逐先生。拿這個理由來鬧風潮，口口聲聲總是說革命，實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回甚麼事，不過拿學校做自己的試驗場，用先生供自己的試驗品罷了！我們革命黨內的情形，也是這樣。革命的始意，本來是為人民在政治上爭平等自由，殊不知所爭的是團體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個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國現在革命，都是爭個人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中國革命風潮發生最早的地方，是在日本東京。當時都是以留學生為基礎，留學生最盛的時代，有兩萬多人，那些留學生都是初由中國各縣，到日本東京頭腦極新鮮，很容易感受革命的思想；一感受了革命思想之後，便集會結社，要爭平等自由。但是他們那種爭平等自由的目的，都不知道為團體去用，只知道為自己個人來用。所以當時結成的團體，雖然是風起雲湧，有百十之多，但是不久，所有的團體，便煙消雲散；團體存在最久的，不過是一兩年，短時間的，都祇有幾個月，便無形消滅。那些團體為甚麼那樣容易消滅呢？我以為很奇怪，便過細考查那些團體的內容，始知道那些團體，當初結合，並沒有甚麼特別主張，只知道爭個人的平等自由；甚至於在團體之中，並沒有甚麼詳細章程，凡事都

是亂雜無章，由各人自己意氣用事，想要怎樣做，便是怎樣去做，所謂人自爲戰。真是強有力的人，或者能夠做成一兩件事，大多數都是一事無成，只開一個成立會，大家到會說些爭平等自由的空話，便已了事。因爲大家都是爲個人爭自由平等，不爲團體去爭自由平等，只有個人的行動，沒有團體的行動，所以團體便爲思想所打破，不久就無形消滅。學生在求學的時代，便是這種行動，到了後來爲國家做事，一切行動，不問可知！更有許多無路可走的學生，毫不知道政治社會的道理及中國的國情，又想在社會上出風頭，便驚奇立異，採歐美沒有根據的新學說，主張革命，要無政府，自稱爲無政府黨。殊不知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個好政府，他們這種主張，在政治原理上自相矛盾，真是可笑已極！推到無政府的學說之來源，是發生於俄國，俄國學者之所以要主張無政府，就是因爲從前俄國的舊政府太專制，爲萬惡之源，人民痛苦難堪，所以社會上便發生無政府學說的反抗。俄國創造無政府學說的祖宗，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巴枯寧；其後又有一個王子，叫做克魯泡特金，用科學的道理，把無政府的學說，推到極端。這種無政府的學說，在俄國可算是極發達，從前俄國應用這種學說來革命，許久都不能成功；俄國發生這種革命，是繼法國革命之後，有了，一百多年，都不能成功；到七年之前，再發生一種革命，一經發動，便大功告成。我們中國革命，以前的不講，祇說最近的到今日也有了十三年，這十三年的革命，還是不成功。推到俄國從前一百多年的革命，不能成功，我們中國，近十三年的革命，也是不成功。俄國七年前的革命，便徹底成

功，這個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簡而言之：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打消無政府的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因為俄國有這種好主張，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果，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要革命黨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革命黨因為集合許多黨員的力量，能夠全體一致，自由行動，所以發生的效力便極大，俄國革命的成功便極快。俄國的這種革命方法，就是我們的好模範，中國革命，十三年來都是不成功。你們黃埔的武學生，都是從各省不遠數百里或者是數千里而來，到這個革命學生來求學，對於革命，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負的；廣大的文學生，今日也是不遠數十里到黃埔來聽革命的演說，研究革命的方法，對於革命前途，也當然是很希望成功的。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凡是黨內的紀律，大家都要遵守，黨內的命令，大家都要服從。全黨運動，一致進行，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如果不然，像這次北京發生事變之後，有了好機會，當初我以為少數同志發動，便可以成功，但是他們不知道革命的道理和方法，所以難得機會，亦恐空白錯過了。假若在這次北京事變發生以前，大家早向北方去活動，或者可以

做成功，到現在已經成了沒有希望，以後要革命成功，還要另外研究方法。從前革命之失敗，是由於各位同志，講錯了平等自由；從今而後，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從前的錯誤，結成一個大團體，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才能夠達到目的。現在想要造成這種團體，便要有好黨員，諸位文學生同武學生，都是有知識的階級，都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中國把社會上的人，分作士農工商四大類，商人居於最末級地位，知識極簡單，他們獨一無二的慾望，總是惟利是圖，想組織大公司，賺多錢。但是股東一投資之後，不能就說要分紅利，商人在當初組織公司，參加合股的時候，就想要分紅利，要達到賺錢的目的，是決計沒有的事！無論甚麼愚蠢的商人，先也知道要拿本錢去附股，附股之後，究竟可以賺多少錢，也不能預先決定，不過希望要將來能夠賺錢，現在就不能不投資；希望要將來能夠賺多錢，現在就不能不多投資。我們革命黨都是有知識階級的，都是聰明過商人，結成一個團體來革命，是不是應該先就發把本錢拿出來呢？這個道理，不必詳細講，諸君當然可以明白。商人做生意的資本是錢，我們革命的資本是甚麼東西呢？商人附股是拿出錢來，我們參加革命黨，發貢獻甚麼東西呢？我們參加革命黨，發貢獻的東西，就是自己的平等自由！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貢獻到黨內，讓黨中有全權處理，然後全黨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全黨革命成功之後，自己便可以享自由平等的權利。中國發大財的實業，有漢冶萍公司，有開灤公司，有招商局。他們那些公司，在組織之初，各股東都是有很大的財

牲，投了很大資本的，好像革命黨要先拿出個人的平等自由一樣。假若那些資本家不先拿出多本錢，現在何以能夠多分紅利呢？他們因為想到了要現在多分紅利，所以從前便多投資本，犧牲一切。革命的道理，不管大家知道不知道，祇要能夠學商人，便能夠成功。商人本是多財善賈，根本上還是要有本錢才成，沒有本錢，甚麼生意都不能做。許多革命黨不肯犧牲個人的平等自由，就是沒有本錢，他們以為一參加革命，就是為爭自己眼前的平等自由。商人要分紅利，必須有時間問題，以商人的思想簡單，尙知道有時間問題，尙知道要等候，難道我們有知識的階級，尙且不如商人嗎？黨員在黨內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像股東在公司之內，不能任意收回本錢一樣。大家要來參加革命，頭一步的方法，就是要學商人，拿出大本錢來！我今天到此地講話，是要離開廣東北上，臨別贈言。沒有別的話，就是要大家拿出本錢來，犧牲自己的平等自由，更把自己的聰明才力，都貢獻到黨內來革命來為全黨奮鬥！大家能夠不負我的希望，革命便可以指日成功！

第二編 對工學界演講詞

1 中國應建設共和國

——民國紀元前在日本留學界之演講詞——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中人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乃會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斥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雖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爲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爲我國賀也。顧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疑也。

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觀。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我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爲西人所不及。但中國傾於保守，故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或且勝之，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者也。

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來而迥如隔世。前之馬車

今已悉改爲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爲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吾儕既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妙河山，仍須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然思逞，中國見事情日迫，不勝危懼。然苟我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遑，豈敢圖我。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爲事，豈計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己肩。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爲之，獨不事半功倍乎。

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實不然。各國發明機器，類皆積數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效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又有謂各國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躡等，中國今日亦祇可爲君主立憲，不能躡等而爲共和。此說亦謬，於築修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於取譬，是非瞭然矣。

且夫菲律賓之人士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爲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謂中國人曾菲律賓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

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象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為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惡想，淘汰潔淨，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

2 提倡女子教育

——在廣東女子師範第二校演講詞——

今日廣東女子師範第二校開會，歡迎兄弟到校，兄弟對於此校，極為贊成，惟有一言為諸君告：現在中華民國成立伊始，萬種事業，皆由此時發起，由此時舉辦。凡為中華民國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權。今民國既已完成，國民之希望正大。然最要者為人格。我中國人民，受專制者已數千年，近二百六十餘年，又受異種族專制，喪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復其人格，第一件，須從教育始。中國人數四萬萬，此四萬萬之人，皆應受教育。然欲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師範，此師範學校所宜急辦者也。而女子師範尤為重要。今諸君發起此校，誠得要務；因中國女子雖有二萬萬，惟於教育一道，向來多不注意，故有學問者正少，處於今日，自應認提倡女子教育為最要之事。諸君今既成立此女子師範第二校，生徒達百七十人，將來此百數十人，各擔荷教育之事，希望固甚大也。

惟必有學識，方可擔任教育，蓋學生之學識，恆視教師以爲進退，故教師之責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諸君，謹慎小心，養成國民之模範，即教育乃可振興，教育既興，然後男女可以望平權，女界平權，然後養成真共和民國。但今乃軍政時代，正宜上下一心，補救政府，鞏固教育，諸君能竭力維持，兄弟有厚望焉。

3 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

——對東京留學生全體演說——

民國二年二月廿三日

劉壽朋筆述

今日中華民國留東全體學生諸君開此大會，歡迎兄弟，兄弟實爲歡喜！數年前兄弟屢次到東京。時常蒙學生諸君熱心歡迎。但今日諸君之歡迎，與從前之歡迎，其心理上大有不同之點。從前所以歡迎兄弟之心理，都是憤恨滿洲政府，種種壓制，種種腐敗，欲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圖推翻滿清腐敗政府，造成革命事業，以建設完全美滿之中華民國，與世界列強對峙。所抱持的純是一種犧牲的主義，本歡迎革命之精神，推而歡迎兄弟。現在諸君從前之志願，已經達到，此次兄弟到東京，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兄弟從前提倡革命的時候，一般學生諸君，大半熱心贊助革命。究竟革命事業，能成功不能成功，那時非所料及的。彼時學生諸君，前途絕無希望，國家前途，甚爲危險。未光復之先，我輩均受制於專制政府之下。非我族類，橫暴不堪，處此極端壓制，民權不克

伸張；俯首帖耳，任人擺殘，刀俎聽命，魚肉聽命。從實質上觀察之，我輩不過是亡國之遺民，我漢族實無國家存在於亞東大陸上。而外憂日迫，瓜分豆剖之危機，在昔不過虛言恫喝，近且見之實行。滿清政府又服膺「甯贈朋友不予家奴」之格言，對外則一味恭順，對內則萬般防遏。我輩幾不免二次亡國之慘，所以大家志士，都不惜犧牲性命，以求急切之改革，而還我自由之幸福。今日滿清政府，既經推倒。革命事業，已告成功。民國初基，已粗稱底定，我國之前途，實大有希望。但破壞之後，必須建設。恢復秩序，鞏固邦基。學生諸君，必要為中華民國妥籌健全之方法，擔負建設的責任，以措國家於磐石之安，方不負從前革命的一種偉大志願！蓋破壞固宜急進的，建設亦宜急進的。破壞之事業，並不甚難，只要持極端的犧牲主義，堅忍做去，即能收效。欲籌建設，雖無破壞時代的危險，仍必與破壞時，具同一之精神！（拍手）

建設事業，不僅要與破壞時代，持同一之犧牲主義，並且要一絕大學問。欲求此種建設的學問，必須假以時期，或十年，或六七年之苦心研究，方能應用。不比破壞事業，只要不顧身命，冒險做去，即可以辦得到的。所以從前學生之責任，與現在諸君之責任，大有懸殊；從前諸君是求急切的破壞的，今日諸君，是要求急切的建設的。從前因漢族淪亡。我輩憔悴虐政，無立足之餘地，縱有絕大學問，無處可見之實用；即為滿洲政府所羅致以供奔走，亦不過一種奴隸學問，究竟不能發揮其長。故彼時一般有志之士，均不願專心求學，以為異族之用；一心從事於革命事業，奔走呼號

，不畏斧鑕，都是因為救國心的熱度。比較求學心的熱度更高的緣故。（拍手）

彼時學生諸君當初來東時之志願，未嘗不是想求大學問；但愛國愛同胞之心，人所共有，一到東京，即受薰陶。又感於外界之種種激刺，因國家危險之景象，日益迫切，不忍死心塌地，消磨銳氣於學問上；只得將求學之心，暫行拋開，專堅持鐵血主義，練習冒險精神，希望將滿清政府推倒之後，再求學問，以遂初心，而為建設新國家之用。故甯肯棄學問而不顧，專圖革命的進行。此次革命成功，拋棄學問熱心救國之學生諸君的助勞，實居多致。（拍手）

今日幸民國成立，已有二年，大概規模粗具。然政治上之設施，千頭萬緒，紛如亂絲，我們試想一想，成立雖將二年，內政外交，究竟有一件可稱為完備的嗎？此種原因，都是因為缺乏人才的弊病。處此時代，急要精進學問，以圖根本上之改良。諸君在東京留學，應該立定一絕大志願，研求學問；不比從前學生有革命的事業紛擾其心志，不能專心致志於學業。諸君今日求學之機會，比較從前學生求學之機會，實優萬倍。務望矢志求學，如從前學生願犧牲性命，以做革命事業的一種堅忍心，百折不撓，將來必能求得優美專門學問，以福祖國。這是兄弟所期望的！（拍手）

中國今日之現象，如拆屋改造，舊者已經破壞，新者尚未建全。庶政繁多，動需時日。試觀吾國歷史，每一朝代之更替，必經三四代之設備，始得稍稍完全。破壞事業，與建設事業，成就於一人之手者，實所罕見。今日民國成立，已歷二年，種種設施，雖不甚完備，然求之歷史上，已經是

收效最速的了。我輩不可謂中國不可爲！我輩抱如何之希望，思如何之幸福，必須矢志求之；以廣吾人之希望，所購吾人之幸福。（拍手）

今日吾國工商各界，均限於艱難恐慌之現象。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謂革命黨從前所說的，革命後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險，都是一種騙人的話。今日既經革命，我們生計，反一日不如一日，實不及未革命的時候，尙能得過且過。此等言論，究竟是昧於大勢，將革命事業，看得太容易了。（拍手）

縱觀古代革命的歷史，成功最速者，莫如姬周，爾時不過京畿地方，歸天子直轄，其餘悉歸諸侯統治，整理尙自易易。然必至成王定期洛陽，始克底平。其後暴秦無道，陳勝吳廣之徒，起而推翻之。後演成楚漢戰爭之惡劇。生靈遭其塗炭者，不知凡幾。歷許久時間，始得統一。而內政之整頓，猶必待之文景。自是厥後，歷代莫不皆然。迨至明朝，驅逐元胡，創種族革命，亦經過多年戰爭。建設事業，亦歷數代，始具規模。即此可見革命之不易，建設之尤難。我國此次革命，不過數月，即告成功；吾民之幸福，實在保全不少，惟建設事業，歷二年之久，尙無頭緒，實因從前未培養人才之故。（拍手）

現在欲維持中華民國，必人人負建設之責任！建設事業，必須學問。實所賴於學生諸君！諸君在此留學，須要認真研究學問，不可同從前留學生一樣；從前的留學生，大概分爲兩派：其一派整

於祖國之危亡，異族之憑陵，廢棄學業，奔走革命；其又一派，既不能與革命諸志士一致進行，又不能研究實學，只想弄一箇方法，混一紙文憑，以誇耀鄉里。這也難怪他們，此輩人見中國事已不可救，革命事業，自己捫心揣度，又做不來，求了學問，又無用處，無法可想，只好鬼混一輩子。將來中國不幸瓜分，橫豎中國是已經亡過一次的；隨便做那一國的順民，那一國的奴隸，都是無甚緊要的，只要有一箇吃飯的所在就是了。（拍手）

今日諸君，不可如前日之分爲二派！當此建設之始，需才孔急，量才器用，各盡其長；大才有大用，小才有小用。只要有真正學問，不愁沒用處的！況且破壞事業，已告成功，從前希望，均已達到；將來之希望，即是建設事業，正好安心在日本留學，用數年工夫，求數年學問，以爲建設之用。在此留學諸君，須要立一種決心，就是從前學生一種犧牲性命的心。立此種決心求學，將來成就，正未可量。追學成學問，爲中華民國求幸福，非爲一人求幸福。必須存犧牲自己箇人之幸福，以求國家之幸福的心志，社會始可改良。諸君現在之地位，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上！將來做成事業，必也要在四萬萬人之上。方不愧今日之地位！（拍手）

學問志願兩種並行，有學問而無志願，不徒無益而反有害。諸君志願，須求大家之利益，辦大家之事業，不必計較私人之利害。究竟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則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此之謂人道主義，社會主義。（拍手）

從前學說，準物質進化之原則，開發物競生存之學理。野蠻時代，野獸與人類相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弱者劣者，自然歸於天演淘汰之例。故古來學說，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顧大家之利益。今世界日進文明，此種學理，都成野蠻時代之陳談，不能適用於今日。今日進於社會主義，注重人道，故不重相爭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拍手）

近日社會學說，雖大昌明，而國家界限尙嚴；國與國之間，不能無爭。道德家必願世界大同，與永無戰之一日，我輩亦須存此心理，感受此學說；將來世界上總有和平之望，總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無窮之希望，最偉大之思想。（拍手）

吾中華民國，爲世界最偉大之國。土地人民，爲諸國冠。不過因近二百年受制異族，文明進步，國勢凌夷。外國遂謂中國爲野蠻，實屬大謬。今日革命成功，祖國前途，大有可爲。各國相待，亦異往昔。蓋我中國以最短促之時間，成就最偉大之事業，爲地球上亘古所未有。而我中國國民，從前本來無國家思想，忽然發生此種事業，建設共和國，自外人眼光觀之，狼覺奇怪。究竟不曉得是真共和，是假共和。這種心理，實在是把中國數千年之文明忘記了。中國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復數千年歷史上之文明。（拍手）

從前中國文化，限於亞東一小部分，不能擴張。今日得一種高尚完全之政體，政體既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隨之改良。方可表示共和政體之真象。（拍手）

日本對於中國，亦有此種疑慮。現在思想眼光，均改變了。彼見我國此次改革，是步進德，發文明，狠高貴的舉動。人民心理，是箇箇贊成共和的。所以日本人之疑團，一天明白一天。現在對於中華民國，極表尊敬佩服之誠意了。（拍手）

現今五洲大勢，澳非兩洲，均受白人之箝制。亞洲大局維持之責任，應在我輩黃人。日本與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對於亞東大局維持之計畫，必能輔助進行。縱有些小齟齬，亦須顧全大局，不能成一問題。日本從前對於中國，行侵略政策，亦見中國國勢大不可為，假使受制歐洲，則日本以三島海國，決難鞏固。故不得已而出此。今我中華民國，既已成立，亞東大局，我中國可以負維持之責任，毋庸日本担心了。（拍手）

日本海陸軍強盛，稱提於世界。我中國須要數十年始能辦到。假使從前無日本，則東亞前途，必不可問。東亞地方，得留與我輩成就革命事業，都是日本之力。中國此次革命成功，對於日本，不能不感謝。日本與中國利害相關；欲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東亞利益。大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揆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不相關之國，縱彼欲與我相親，我是不可與之親近的。從前滿洲政府，對於日俄兩國，介於兩大之間，與日本距離較近，尤覺可怕的狠。彼時不知道利害相關的道理，純是遠交近攻之政策，親俄防日，以致貽今日之大患。一經親俄，天山以西帕米爾高原一帶，已非我有。甚至今日，蒙古又將不見了。這就是與利害不相關的國相親的害。（拍手）

我國此次革命，原來是不要人贊成的，也不受人干涉的。日本對於我中華民國，很想首先承認的；因與各國須取一致之行動，故未發表。俄國則對於我國，不肯承認。而對於庫倫獨立，獨不惜首先承認。不但自己承認，並介紹於各國。因為俄國對於我國，絕無利害相關；不過持一種侵略主義。今日親俄，壞了蒙古；再要親俄，內地十八省恐怕都不穩了！日本不然，與我國利害相關，絕無侵略東亞之野心。從歷史上觀察，彼為島國，我為陸國，絕對不相侵害。縱近年來不免有侵略之舉動，亦出於萬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們最要原諒日本的。我們中日兩國，最宜聯合一致進行；將來能聯合，能親交與否，這種責任，都在學生諸君身上。（拍手）

諸君在日本留學，日日與日本之講師學生相周旋，必能聯絡感情，互相親愛。從前日本最看不起中國人，固為地位不同；今日民國成立，日本人羨慕我不暇，還能藐視我嗎？（拍手）

故我們對於日本人之心理，亦須要變憤恨而為親愛。今日謀鞏固中華民國，須注重外交！親日政策，為外交上之最妙著。其責任當以學生諸君負之！日本人種種對於中國之誤解，可以詳細解明。日本之政策方針，亦須用心研究！風土人情，亦當調查！消滅衝突，解釋誤會，共同謀亞東大陸之幸福，同為東亞之主人翁。（拍手）

亞洲人口，占全地球三分之二。今日一部分屈伏於歐人勢力範圍之下。假使中日兩國協力進行，則勢力膨脹，不難造成一大亞洲，恢復以前光榮之歷史。令世界有和平，令人類有大同，各有平

等自由之權利。世界幸福，都是黃種五萬萬人造成的。而學生諸君，是其起點。今日學生諸君，不但須擔任亞東和平之責任，並要擔任世界大同之責任。這是兄弟所爲諸君期望的！

4 救國之急務

——對上海黃埔中國學生會演講——

今夜蒙招請到此演講「救國之急務。」夫以民國成立已過八年之今日，何故尚須講求方法以救之乎？則以中國今茲：正瀕於最危之一步，所遇艱險，實前此所未嘗有；內憂現已當前，外患同時俱至；在內則有南北交戰，在外則有強鄰危我國脈，故萬不能不採一有力之方法以救吾國也。

吾人欲救民國，所可探者惟有兩途：其一，則爲維持原狀，即恢復合法國會，以維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則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也。今先論維持原狀；諸君知數月之前，以五國警告之故，上海既開和會矣，實質兩代表間，已將一切問題決定，惟有如何處置國會一層，懸而未決。北方代表，表示北方永不能允恢復國會，而促南方代表表示其對於此問題之態度；南方代表則答以此爲孫逸仙之條件，故北方務必與孫氏直接磋商此問題。於是北代表吳鼎昌君來見予，且言彼確知北廷意將拒絕我所要求，問予可否另提出他種辦法。當時予應彼所求，提出三項：

第一 軍閥既已毀壞約法，奪去人民所握之主權，則務須以此權還諸建立此約法之革命黨人之手。

第二 如軍閥以爲此主權 本爲以暴力擊諸清室者，故不欲以還革命黨人；則彼等儘可效法張勳，復以此權之清室，再演清帝復辟之事。

第三 若軍閥意猶不欲，則亦可效袁世凱所爲，僭稱帝號，永握此權。

當時予問吳君，北方敢行此三事乎？吳毅然對曰，否。予曰，然則惟有恢復國會一途而已。吳乃搖頭告別。從此和會不復有聲響，以至於王揖唐君之任命。今日諸君萬衆一心，以反對王揖唐之爲北總代表矣，而予實有所未解。人謂王揖唐既爲吾人公敵，故吾人不欲其來與吾人會商，此其爲論，亦太軼常軌矣。以常理言世間豈有與現爲吾親友之人言和之理，吾人尙須議和者，非敵人而誰？

王揖唐之來上海以前，彼嘗使人來謁，問予對彼出爲議和人之態度何如？予答其人曰，王若允我恢復國會之條件，吾當盡力爲之助成其事。及王離北京以後，南方全體起而反對，彼乃決留南京以避風潮；既而又遣人問予以進止。予答以王如其爲決定國會問題而來，則可立來見我，我當以我一身負與彼完成和議之全責。王嘗來滬見予，予與彼乃就國會問題作坦白之長談。王言彼已準備允諾新舊國會合同制定永久憲法。予曰，此非我之條件也，我之條件爲恢復合法國會。王答言此乃無異彼方之無條件降伏，北方諸督軍將強硬反對，而段祺瑞徐樹錚所永不允諾者也。王氏既以誠求平和妥協而來，復問予有無他種辦法。予復舉前所告於吳者以告之，且言如此各種辦法均不能受，則附從我慈手於革命事業，爲彼最善之途，亦即最後之途。王氏乃言彼將熟慮而後答我。

四萬萬同胞乎！救吾民國，惟有兩途：一則維持予在南京三月爲民國所經營之諸制度；一則從頭再舉革命之全事業而已。今者諸君須自決定其所願欲，苟有所欲，必得成就。諸君或者自疑以爲無力，但諸君須知在中華民國約法上，諸君爲此地上之主人，君等苟知所以用其力者，決不患力之不足。試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於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如使諸君即時以正當方法結合，要求在國會政治之下，回復諸君自己之權，吾敢斷言諸君之必成功也。前此主張國會必須恢復者，僅吾及吾黨少數人耳。以此當大多數之反對，獨力支持，二年於茲矣。若諸君於此舉足輕重之際，來助我主張，予信北京政府從此不能更拒絕吾人也。如此則真正最後之和平，可得而致，予所謂維持原狀者即指此也。

如曰此非所得致。則救國之業，僅能出他一途，即重行革命是也。或者曰，革命何爲？吾人於革命尙未厭乎？夫一班人以爲革命黨人止知破壞，不知建設。此大誤也。就吾黨觀之，祇見其急於建設，不能待破壞之完成，所以無用舊物，尙多留置，未經破壞；吾人雖革去滿洲皇統，而尙留陳腐之官僚統系，未予掃除，此真吾輩破壞之道未工之過也。吾人所已破壞者一專制政治，而今有三專制政治起而代之，又加惡焉！於是官僚軍閥陰謀政客，攬有民國之最高權矣。吾四萬萬同胞乎！諸君固民國之主人也，喚號天下，驅除此醜類者，匪異人任，諸君其已有驅除之決心乎！諸君或亦有重吾輩來言有所動乎，則幸甚前事，去今不遠。諸君當數日前，不嘗爲民國八周年之慶歟乎！當

時武昌政工營同志，知連捷勝及，冒死起義，熊希齡君首先響應，遂破滿族鐵羅。熊君告子，當是時義軍，從從退伍之一軍官得子彈二盒，其他新軍被嫌疑者之子彈，則已悉繳去矣。爾時革命黨人物資乏缺，豈今茲可比；然而諸君得年年爲此雙十節之慶祝，固知藉手不在多也。

今日南方爲護法而戰之真正愛國陸軍，有十五師；此愛國軍隊，不受彼營私之督軍及高級長官命令，惟待人民之指揮。所以當予發起此次護法戰爭，聲討北方叛賊之時，南方軍閥，力阻予謀；予之爲護法事業也，託根廣州，而廣以督軍即忠事北方，羣賊聞予計畫，彼立反對，然而以軍心向義，彼卒無如我何也。及護法戰爭有利，南方軍閥，始羣來參預，而又提議犧牲舊國會，以求遂分縣之願。北方所以敢於堅拒恢復國會之主張者，正以其深知南方軍閥，隨時可以欣然同意於叛去國會之計畫耳。

四軍團胞乎！如欲採第二步，則須早定之矣。吾人在南方，至少有愛國軍隊十五師，專候國民之指揮；即在北方，亦至少有五師之衆，專候諸君之指揮，諸君何必以無力遂行諸君之志願爲憂哉！

今者二十一條廢棄他密約，已爲北方憲法之徒所允，危難即在目前。諸君亦既要求廢約矣。但試問此等軍閥，已完全爲要求此賣國條約之勢力所支配，如何尙能廢約？就使約爲彼所能廢，抑且以諸君之要求，彼亦不敢不廢，而諸君已將自己固有之權拋棄，反以締約廢約之權力付與北方憲法

之人，此其失計，諸君尙未之知耶！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未見其益，先受其害矣。諸君當知締約廢約之權，本屬國會，故以全權還之國會，即諸君之所求，無不可得。如使國會不能恢復以從事其本來之職分，則惟有重新革命，以盡去此篡竊之人，同時蕩滌一切舊官僚腐敗之系統，而此條約亦當然否認矣。予信諸君必能見及如何而始可救國。國民乎！君等民國之主人也，君等以命令授吾人所當行，予敢確言君等之最上要求，必可得如願以償也。

5 知難行易

——對桂林學界歡迎會演說詞 民國十年十二月九日——

學界諸君！今天諸君在此開這個盛大的歡迎會，本大總統是很感謝的，是很歡喜的！本大總統藉此能夠和桂林學界諸君談話，是個很難得的機會，所以今天特地把平日對於求學的意思貢獻到諸君。諸君是學界中人，要知道人類爲甚麼原故要求學呢？求學的意思便是求知知識，因爲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們不知道的，又因爲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識才能夠進步，有了知識那個進步才很快，我們人類是求文明進步的，所以人類便要求知識。

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發達，是在近來二百多年；最快的時期，是近來五六十年。以後人類的知識越發達，文明的進步當然是越快。中國兩千多年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化，而且文化的進步也是很快的；近二千多年以來，沒有甚麼文化，現在的文化不如唐虞，不如秦漢；近人的知識，不如

古人。所以中國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那一國人都要利害些。

爲甚麼近來二千多年沒有進步呢？推究這個原因，詳細的說，可分作兩項：第一項是政治上的關係！從前政府做事，是很寬大的——譬如「公天下」的時候，堯把天下讓到舜，舜把天下讓到禹，政府把天下的政權都可以讓到別人，其餘對於人民的事情，該是何等寬宏大量呢？就是「家天下」的時候，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弔民伐罪」，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便能夠自由去發展思想，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進步。——到了後來，政府一天專制一天，不是「焚書坑儒」，便是「興文字獄」，想種種方法束縛人民的思想，人民那裏能夠自由去求文化的進步呢！第二項是古今人求進步的方法不同。二三千年以前，求進步的方法，專靠實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內的事情，應該去做，便實行去做，所謂見義勇爲；到了成功，更再去做，所以更進步。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饑餓，非有適用的農業方法，產生五穀不可，便親自去教民稼穡；禹見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非用相當的治水方法，洩去高地之水不可，便親自去疏通九河；其餘像燧人氏發明火，試問他不去鑽木，怎麼能取出火來呢？神農氏發明醫藥，試問他不去嘗百草，怎麼能知道藥的性質呢？到了後來，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論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讀死記，另外來解釋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釋，再來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像炒陳飯一樣，怎麼能夠有進步呢？

照以上那兩個理由來看：古人進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實行；能實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進步。從前中國人因為能實行，所以進化的文學哲理道德等學，不但是現在中國人不知道，就是外國人也有不知道的。當中外沒有交通以前，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以為中國人是與非洲南洋等處的土人一樣，沒有一點兒文化，但是現在都漸漸明白了，很多佩服中國的，也有要去研究中國文化的；並且知道中國的文化，有許多地方，現在外國還有不如的。外國的文化，是自羅馬發源的，後來羅馬被歐洲野蠻人征服了，因之他們以後的文化，便沒有進步。到了元朝，有一個外國人，叫做馬哥波羅，來做了中國底官，後來把中國的文化，著了一本書，告訴他們外國人，說中國底文化好的了不得，的別不講，單就燒火而論，中國人燒火不用柴，不用油，祇用一種黑石頭，外國人便不相信，便很以為奇怪。那種黑石頭就是煤？在近來外國工業極發達底國家，是最少不得底東西。他們當元朝底時候，說到中國燒黑石頭，便很以為奇怪，可見那個時候以前，他們還不知道煤；我們元朝底時候，便早燒了煤，可見中國底工業，那個時候，便已不壞。從前中國人到外國留過了學的，回到國內說，外國人可在數百里或數千里以外通消息，中國人也不相信。也很以為奇怪，這種消息底東西，就是電報電話、現在中國無論那一個大城市，都有了。照這樣說來，有時候中國不信外國，外國不信中國，這是因為各有各的文明。諸君聽到這裏，知道中國現在底文明，一則不過外國，二則不如古人。中國古時底文明，進步很快。那種進步為甚麼能夠快呢？這就是我們學者應該要

留心的。從前中國人說：『士爲四民之首，』可見學者底力量，在社會上是很大的；詳細底說，學者先覺先知，一舉一動，是能夠轉移社會上的風氣；社會對於學者也是極尊敬的，如果學者有了主張，社會都是要服從。所以學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負擔有一種責任，現在學者底責任是在要中國進步！（鼓掌）

歐美底文明不過是二百多年底事，最好底文明尤在近來幾十年。再拿日本來說，五十年以前，他們底文明是很黑暗的，近來四五十年，便進步得很快；又拿暹羅來說，近二十年來，文明的進步，中國也是趕不上。中國的文明，古時進步很快；歐美底文明，近來進步很快；日本和暹羅的文明，也是近來進步很快。推求這個進步很快的原因，都是一樣的都是因爲有正當的學術，有正當的思想。中國近二千多年，文明不進步的原因，便是在學術的思想不正當；不正當的地方，簡單的說，便是大家以爲行是很難的，知是很易的，這種思想便誤了中國，便誤了學者！

就中國近來的情形說，一般學者在家讀書的時候，十年窗下，辛辛苦苦，便覺得艱難到了不得；到了有點成功，出而應世，到實行的時候，遇到社會上的人，都說知是容易的，行是艱難的。這兩句話，真是誤了學者不淺！（鼓掌）怎麼說誤了學者不淺呢？因爲求學的時候，十年窗下，費盡腦力，耗盡心血，所求的學問，是很不容易成功的；若是有一點兒成功，出去實行，便有人說：『哼！你求學的時候難，實行的時候更難啊！』大家聽了這句話，便嚇怕了，便不敢去行；不去行，便

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不去行，於是所求的學問沒有用處。到了以爲學問沒有用處，試問那一個還再情願去求學呢？就中國從前的情形說，周朝以前的進步是很快的，到了周朝之後，文化便很老大；由於老大的結果，便生出怕事的心理。怕事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好的一方面來講，是老成持重，從不好的一方面來講，是志行薄弱。總而言之：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難，不去做艱難的事，祇找容易的事去做！好像倒一盆水到地下，總是向沒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樣的道理。人到了畏難，就不敢輕於嘗試，試問文化上怎麼能夠有進步呢？推究這個原因，根本上的錯處，便是在「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以難的爲不難，以不難的爲難，這個便是大錯。我們要除去這個大錯，歸到正面，便應該說知是難的，行是不難的！（鼓掌）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心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以爲行是難的，知是不難的；把極容易做的事，視爲畏途，不去實行，求一點實際的結果，把極難知的事，看到太容易，不去深求。所以二千多年來，對於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知到登峯造極，至於科學知識極豐富的歐美人便沒有這個心理。譬如本大總統，從前和朋友正在研究「知難行易」的時候，有一個美國工學博士進房內來。他說他在美國學校的時候，有一天一個美國先生告訴他，說知是難的，行是不難的，這位工學博士是中國人，早有中國學說之「知易行難」的老成見在心，便很懷疑，和美國先生辯論起來。那位美國先生說：「你不要和我爭，我告訴你一段故事，自然可以明白。我記得從前有一個人家的自來水管壞了，那個人家的主人，請一個工人去修理那一

個人稍爲動一動手，就修好了。主人便向工人說：「你要多少錢呢？」工人說：「五十元零幾毫。」主人說：「你稍爲動一動手，便修好了，像這樣容易的工，何以要許多錢呢？且你不要五十元或者五十一元，何以單要五十元零幾毫呢？這個工價數目，真是奇怪得很呀！」工人對主人說：「你看到我修好了之後，這個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從前何以不自己去修理呢？你從前自己不去修理，要請我來修理，自然是由於你不曉得怎麼樣修理的原故；我曉得怎麼樣修理，所以一動手便修好了。這個曉得怎麼樣修理的知識，是很難的，所以我多要一點價值，那五十元便是我知識的價值；至於動手去實行修理，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少要一點工錢，那幾毫便是我動手的工錢。」主人聽了這番話之後，便一面點頭，一面對工人說：「你所講的話很有道理呀！我給你五十元零幾毫罷！」照這件故事看來，就可證明知是艱難的，行是容易的，中國人的思想就錯在這裏，所以中國的文化，幾千年都不進步。這裏不進步的錯處，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所以中國人的錯便是走錯了路！

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要歡迎本大總統的性質！（鼓掌）本大總統的性質，生平是愛革命的！（鼓掌）諸君要歡迎本大總統革命的性質！（鼓掌）本大總統想要中國進步，不但是對於政治主張要革命！就是對於學問也主要要革命！（鼓掌）要把全國人幾千年走錯了的路都來改正，所以主張學問和思想都要經過一番革命！（鼓掌）就中國革命的歷史說，湯武是主張革命最早的，人人都說是「順乎天應乎人。」本大總統從前主張革命的時候，人人都說是「造反，」說到學問思想上要去推翻他，就

是要把思想反過來！（鼓掌）所以古人說：「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本大總統便要說：「行之非艱，知之維艱！」（鼓掌）諸君如果贊成本大總統學理上的革命，都應該說：「知之維艱，行之非艱！」（鼓掌）就知和行的難易之先後說，凡百事情知了之後，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當中必走許多「之字路」，經過很多的錯誤，是很艱難的。爲甚麼不避去那種錯誤的艱難呢？因爲知是很難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麼，行的時候，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後不可，恐怕沒有定期了，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譬如點燈的電，和傳電報的電與及說電話的電，我們中國人現在有幾個能知道他是甚麼東西呢？但是我們中國的大城市，現在沒有那一家不用他的，這個用他便是行，可見行是容易的！又像中國的指南針也有電的道理，用過了時代和數目，不知有多少了，這個東西，有的說是黃帝發明的，有的說是周公發明的，無論是那一個發明的，都是在外國人發明之先，外國向來沒有的，中國便老早的行了，試問中國人究竟知不知道電呢？學者爲四民導師，中國的社會是很崇拜的，普通人有不知道的事情，要告訴他們去行才好。

諸君現在都知道「知難行易」的學說了。這個學說究竟是怎麼應用呢？主席剛才說桂林學界現在遇有困難，不能開學，我們對於這個困難，應該怎麼去解決呢？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層要知道這個困難的原因；第二層要知道開學的重要和方法。如果把這兩層道理都知得很清楚，這個問題便容易解決了。本大總統這次經過桂林的目的，是在北伐，掃除政治上的障礙，統一中國，因爲這

個原因，所以帶了許多的軍隊，在這個地方把你們的學校佔住了許多。就第一層這理說，你們不能開學的最大困難，或者是這個原因。諸君要曉得中國的現狀，是四分五裂，亂到了不得，一般腐敗官僚武人，搜括錢財，佔據學校，不能開學的事實，不是你們桂林一處——譬如北京自大學以下，所有的學校，今年一整年之中，都沒有開過一次好學；武昌的高等師範，也是不能開學；安徽的學校，不但是不開，并且打死學生。本大總統看他們北方學界，都是在這樣苦海之中，所以想要去超度他們。這個掃除政治上的障礙，超度北方學界的痛苦，便可說是撥亂反治。諸君要知道撥亂反治，是很大的責任，是要大家擔負的！（鼓掌）諸君要除去因為軍隊不能開學的困難，便要大家擔負責任，人民與軍隊一體同心協力，讓軍隊趕快出發！（鼓掌）

講到第二層道理，開學的重要和方法，淺近一點說，便是要教育少年。那班少年受了教育，十多年之後，便成有用的人才，可以繼續你們前輩去辦事；如果他們失了教育，你們以後的人才，便新舊不相接，以後的事業，便沒有人辦。加深一點說，便是建設廣西最緊要的一件事。因為民國的人民，人人都是主人翁，人人都要替國家做事的，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在辦教育；要辦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後人才知道替國家去做事。就桂林的現狀說，恐怕沒有教育的很多，而民國的教育，又要普及，所以本大總統希望諸君令桂林周圍的人民，無論貧富，凡是在十歲以下底兒童，都要給教育把他們！（鼓掌）至於詳細辦法，你們現在求學的人，都要改變從

前底舊行爲，無論是先生或學生，各盡各底能力，擔負責任，來同心協力去調查四鄉底戶口，多辦義務學校，讓一般沒有錢底人都可以去讀書！（鼓掌）首從桂林起，再推廣到各縣各鄉。先辦幼稚園，次辦小學，再辦中學，然後才可以辦大學。本大總統這次到桂林的時候，有許多同志都說桂林現在應該辦一個大學，這是很不容易做到底。因此此地現在有很多的好先生，就令有了好先生，試問到那裏去找那些合格的學生呢？現在中國是民國，是要人人都有教育的，要人人都有教育，你們廣西有幾百萬人，不是幾個人能夠教得成的；也不是空口說空話可以算得事的；必要人人各盡各的力量，有一分能力去做一分事情，大家都去實行！（鼓掌）如果照這樣做去，讓人人都能夠讀書，才可說是普及教育制度；若是不然，便是貴族制度，便是資本制度。諸君既道了教育的重要和辦法，那末，現在的學校，雖然被軍隊佔了，不能開學，不能在學校內教書讀書，便容易另外想簡單的法去教書讀書，譬如從前北京大學，政府不給錢把他們開學，他們的先生和學生在校外或者是辦義務學校，或者是辦露天學校，當街講演，是不是在學校內教書讀書呢？

再就廣西現在不開學的原因講，在桂林城內的人說，是在沒有學校；在各縣各鄉的人說，學校是有的，是在沒有錢。從前本大總統說中國的舊學問思想，要請諸君打破他；這個沒有錢的觀念，也要請諸君打破他。譬如我們最初革命的時候，那裏有錢呢？我們奔走二三十年，設盡種種方法，努力奮鬥，終之把舊有錢的滿清政府，還是推翻了。可見有方法能奮鬥甚麼事都是可以成功的！

(鼓掌)

就錢的外觀來說，現在廣西人所用的，完全是商務印書館所印的紙，不是錢。本大總統這次到廣西來，帶了許多銀，自梧州到桂林，沿路用的時候，鄉下人都不要，究竟那種錢有沒有力量呢？你們廣西銀行發行的紙，聽到說陸榮廷尙有八百萬，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預備運到廣西來用，如果你們還要用他的紙，豈不是還要貢奉陸榮廷？廣東人要用銀，所以銀行發行紙，便要有銀做基本金，預備人民隨時可以兌換現銀；外國人要用金——如英國用金磅，美國用金元；你們廣西人現在愛用紙，是已經打破了金銀的觀念，如果再進一步，打破紙的觀念，豈不是脫離人類普通金錢的束縛麼？換一句話說，現在廣西人已經脫離了金錢的苦海，爲甚麼不再超度一步，連紙的苦海也脫離去呢？再就錢的本質說，學問家都說是一種的貨物，用來通有無的，可見貨物的價值，是高過錢；如果有錢沒有貨物，錢還是沒有用的。譬如這次歐戰，各國每日所用的戰費，都是幾千萬，像英國每日是八千多萬，如果各國都要用金錢，試問那裏得到那些金屬呢？所以不能不用紙。但是紙的數目，越出越多，紙的價值，便越減越少，好比德國的馬克，從前中國半元可值一馬克，現在一元可值七八十馬克。照這樣說來，紙便不值錢。廣西銀行的紙，從前每元值銀一元，現在祇值五毫，這種紙是陸榮廷所發行用來吸收你們現金的，原來他的總數是二千萬，後來奸商又假造了二千萬。前後共四千萬，這四千萬中有一半是假的，人民不能分別，政府不能收用，所以把原來的價值，更減

低了一半；現在陸榮廷還有八百萬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將來運到廣西來，你們紙的價值更要減低。諸君要防備這種危險，應該趕快打電報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反對！（鼓掌）如果不然，陸榮廷在上海，便源源不絕，把那種紙運到廣西來用，他便是永遠做你們的督軍。就錢的外觀情形和他的本質道理合起來講，錢可以說是一種籌碼，用來記記貨物價值之數的——譬如賭錢的人，不必用錢去賭，用瓜子作籌碼，可以代表錢；用火柴作籌碼，也可以代表錢。簡單的說，錢不過是貨物的代表，所以錢不是萬能的，貨物的能力是更大的。如果貨物不能流通，錢的價值便要低——好比德國當歐戰的時代，被各國封鎖了，他們國內的貨物便減少，所以馬克不值錢。錢既是代表貨物的，究竟貨物是甚麼呢？是人工做出來的！譬如這個講台上的紙花，是人工做的，這個講台也是人工做的；紙花是一種貨物，講台也是一種貨物。照這樣來講，可以說是人工生貨物，貨物生金錢，好比父生子，子生孫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推求子孫的來脈，便應該有父子二代的關係；推求錢的來源，也應該有人工與貨物兩步的關係。我們現在祇說錢，便忘記了錢是代表貨物的，貨物是代表人工的兩步關係。因為這個原故，一般普通人便不知道錢的道理，便為錢所束縛。要打破他的束縛，便要多有貨物；要多有貨，物就在要我們多做工！（鼓掌）

再就貨物來說，古人沒有發明錢的時候，彼此來通貨物的有無，都是一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有幾萬百的人工，都不能製造貨物，都沒有用處。你們這樣多的農產貨物，不能多換錢的原因，都

各得其所。」這種交易的情形，好像你們廣西現在的大城小墟，每月中三六九或二五八的「墟日」一樣。因為貨物是由人工做成的，貨物有大小長短輕重的不同，所費的人工便有多少的不同，要恰恰報酬那種人工的多少，因之貨物的價值便應該有多少的分別。當那個時候，各人「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貨物的價值，有多有少，不能彼此恰恰相等，彼此來交易，必然生出許多爭論，許多麻煩。——譬如木匠去賣桌子和椅子，他的棹子每張是值二元，椅子每把是值五毫；裁縫去賣衣裳，每件不是值八毫的，便是值一元七毫的。裁縫不能不要棹子和椅子用，木匠不能不要衣裳穿，所以木匠和裁縫，彼此便不能不交易。但是他們的貨物的價值，都不是恰恰相等的，而彼此又一定要去交易，必然有一個人，不能恰恰滿足他的貨物之價值。所以那個木匠和裁縫，彼此說價值交換貨物的時候，該是怎麼樣困難呢？——後來有個聰明人，發明錢的這個東西出來，就學術上的文話說，作百貨的「中準。」就淺近的俗話說，作交易的「媒介。」於是所費工人的多少不同，生出來的價值高低的不同，彼此交易不能恰恰報酬滿足各人的慾望及無謂的紛爭計算，種種困難，都可一掃而除之。照這樣看來，錢不過是用來作交易貨物的媒介。貨物又是人工的結果，貨物價值的高低，又是報酬人工之多少的，所以把錢貨物人工三項東西的能力比較起來，實在可說貨物的能力大過錢，人工的能力大過貨物。

我們要革命的原故，因為是知道了種族的束縛，政權的束縛，經濟的束縛，種種不好的道理，

所以要拚死命去打破他們。諸君既是知道了錢的道理，請贊成本大總統革命的意思，把錢的束縛也來打破他！如果能夠打破這個束縛，便可盡義務不要錢；若是不能打破，便要錢，便不能不多發紙幣。現在廣西的紙幣，已經是多到了不得，如果還要再發，你們將來怎麼負擔得起？諸君是學者，爲廣西四民之首，應該想一個極好的方法，趕快去補救！（鼓掌）如果能夠打破錢的束縛，不要錢去辦學，從前北京沒有錢辦學，各校學生到各處露天演講，便是一個極好的榜樣。諸君拿出義務心來担負責任，到各城各墟去講演，把興利除害的事對一般平民說，也是一樁大好事。凡百事業不能做的原故，都是由於不知，如果知道了，行是很容易的。譬如你們廣西人叫苦連天，說沒有錢，不知道錢是從貨物來的。廣西省有沒有貨物呢？就本大總統這次出巡，從前到南甯，現在到桂林，沿途考察所得知的，地面下的金屬礦和煤礦到處皆有；地面上的水壤肥沃到了不得，無論甚麼植物都可以生長的。別的不說，單就你們桂林講，周圍的石山，該有多少呢？這種石頭，可以做士敏土的，如果做成了士敏土，每桶可值大洋五六元；換一句話說，就是每担可值大洋一元多。你們桂林的石頭有多少萬萬擔，就是你們桂林的錢有多少萬萬元。又如現在的農業出品——像甘蔗，糖，花生，馬蹄生果，五穀，等等，每年該有多少？如果有好道路的交通，運到廣東去賣，都是很值錢的。但是現在沒有便利交通，不能運出去賣，祇能在本地賣，所以雖然有貨，還是不值錢。你們有這多的石頭五金煤炭等貨物，不能換錢的原因，都是由於你們不知道他的用處和開採的方法。所以你們

是出於沒有好交通；所以你們已經做了的工，換少了錢。要你們的人工，都有用處，都能夠製造礦產的貨物，必要有知識，要有知識就要有教育；要你們用人工製造的礦產貨物和天然生成的農產貨物，都能夠運出去賣，換很多的錢，必要有便利的交通——就在要有好道路。所以諸君今天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來貢獻到諸君的，第一要普及教育。（鼓掌）第二要修築道路。（鼓掌）這兩件事就是本大總統要求你們去做的！（鼓掌）如果諸君做到了這兩件事，就是功德無量！（鼓掌）本大總統的貢獻，就是以功德無量的事來要求諸君！（鼓掌）諸君要把功德無量的事實行出來，（鼓掌）那才不負今天這個盛大的歡迎會。（鼓掌）

6 國民要以人格救國

——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詞 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議諸君！今天歡迎諸君，蒙諸君光臨，兄弟是很榮幸的。兄弟今天在廣州開這個歡迎會，是用兩種資格：一種是代表西南諸省，用西南行政首長的資格；二種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用國民黨領袖的資格，來歡迎中國青年會全體諸君。（鼓掌）就你們青年會說，可以被歡迎之點極多，不是一言可以說得盡的。專拿青年會的宗旨講，是用體育智育德育三項標題來救國，就是這一件，便應該被人歡迎。所以青年會是我們想救國的黨人，所應該歡迎的！（鼓掌）救國事業，從前

用大多數的號召，在國內進行的很少，只有國民黨全體主張舍身救國。民國成立十多年，沒有大團體表示來救國，用大團體表示來救國，在廣州開會，這是頭一次！（鼓掌）所以國民黨對於這項表示，是特別歡迎的！（鼓掌）

我們人類的天職，是應該做些甚麼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羣社會，天天進步。要人類天天進步的方法，當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種宗旨，互相勸勉，彼此身體力行，造成頂好的人格，人類的人格既好，社會當然進步！我們社會經過古今許多人羣的改良，自草昧初開以至現在，已經進步了的很多，但是現在社會的道德範圍，還沒有進步到極點。就人類的來源講，基督教說世界人類，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來科學中的進化論家說，人類是由極單簡的動物，慢慢變成複雜的動物，以至於猩猩，更進而成人。由動物變到人類，至今還不甚久，所以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性質；換一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所謂人爲萬物之靈。科學和宗教衝突之點，就在所見人類來源之不同；由這一點所見之不同，便生出科學與宗教之爭，至今還沒有止境。惟是人類的知識，是天天進步的。今日人類的知識，和古時大不相同——今日人類的知識，多是科學的知識，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科學的知

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層次不錯，始認定爲知識；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譬如現在我們用眼光看遠方之物，多用千里鏡幫助，看得很清楚，千里鏡是近來科學發明的，古時沒有科學，所以沒有千里鏡，看遠方之物，當然不及現在看得清楚，這就是宗教不及科學。因爲這樣的原故，現在宗教知道專迷信古人經傳之不便的地方很多，便有主張更改新舊約的——推廣約中的文字範圍，以補古人所說之不足。至於宗教的優點，是講到人同神的關係或同天的關係，古人所謂天人一體。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

中國青年會，是美國人介紹過來的。現在各省很發達，中國會員有七八萬人，團結起來，已經成了一個很堅固的團體。兄弟在二三十年前，便和這個團體來往，這個團體中的朋友也很多。但那個時候一些朋友，如果講到國事，便說我們不問政治，所以不談國事。我們革命的人聽了，便很以爲奇怪，便猜疑起來，究竟青年會所做的是些甚麼事呢？結合這個團體是甚麼用意呢？後來我有一次到美國，遇到選舉總統的時候，看見無論那一界的人民，想知道對於某地某人運動總統，某地對於某人選舉票數的多少，種種新聞，每分鐘每秒鐘，都是非常注意；其熱心選舉勝敗之狀態，真是

舉國若狂，而青年會的會員尤其熱心討論，討論選舉總統，是不是談政治呢？是不是想與聞國事呢？而介紹到中國來的青年會，便說不問政治，我也莫明其妙！

「政治」二字的意思，譯成英文是 Politics。英文 Politics 的意思很廣，用途很多，譬如我從前有一次在外國人家用晚飯，吃完之後，主婦對他的家人說：『No family politics to-night』（歡笑）這句話直譯過來，便是：『今晚不談家庭政治。』就講話的意思繙譯過來，便是：『今晚不談家庭是非。』故就 Politics 這個字講，有三個意思：一個是國政——就是政府中所行的國家大事；一個是黨爭——就是政黨中彼此所用的詭謀；一個是說是非——就是像以前所舉的家底是非之例。外國人普通把是非都說是 Politics，因為不想談人的是非，所以說 No Politics。我們中國留學生在外國，聽到說 No Politics 的話太多，不過細研究這個字用時的意思，一回到國內，便說外國人都不談政治，所以我們不問政治。試問外國人果真不問政治，為甚麼歐戰期內，在中國的各國人，都回去舍身打仗呢？舍身打仗是不是問政治呢？再者在中國傳教的，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他們的教堂雖然不同，他們所奉的神，都是耶穌上帝，所以他們本國之內，所奉的宗教，都是大概相同，到了開戰之後，各國教徒還是各衛其國，彼此殘殺。就這個情形說，是宗教為重呢？還政治為重呢？宗教徒是不是問政治呢？宗教徒是問政治的！所以今晚兄弟也來同諸君談一談政治。

說到政治，便要講國家——國家的責任，是設立政府，為人民謀幸福。政府這個東西，近來各

國學者有的說是可以保護人民，代謀幸福，主張是應該有的；有的說是干涉人民的幸福，威權太大，應該把他減少，減少至於零，便主張不應該有，而成無政府。這項學說在俄國頂發達，因為他們從前的專制政府，過於暴虐，要打破他，便主張無政府。究竟政府在人類中，是有用沒有用呢？在座諸君是主張改良人類來救國家的，自然不說政府是無用的。人民在國家之內，國家根基所以能穩固之理！便是在人民的文明進步，互相團結，拱衛國家。人民的文明進步，在人民的自身本來可以做得到；不過有了政府，加以提倡和輔助的工夫，進步得更快。所以我們要社會的文明很高，人類進步得很快，政府不是無用的！如果有了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有進步，便進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會的文明，便進步得很慢，便沒有進步。這種成例，古今中外極多。在我們中國，自有史四千餘年以來，社會極文明的時候，莫如周朝；那時候種種哲學和科學的文物制度，外國到今日才有的，中國三千年以前便老早有了。我們推究周朝何以有那麼好的文明呢？便是因為有文王武王康的良政府。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政府便不良，文明便退化；弄到古時已經有了的文明，到後來幾幾乎絕跡；到了滿清政府，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幾幾乎有亡國滅種之憂。十二年前許多志士，要救國保種，便去革命，推到滿清，成立民國，想用人民自己的能力去挽救國家。但是民國成立了十二來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滿清政府雖然已經推倒，滿清的餘毒還未肅清，所有留存下來的官僚武人，都把政府霸佔住了，所以民國還不是在人民之手，完全是在武人官僚之手。

！（鼓掌）我們從前因為有革命志士的奮鬥，所以不亡於滿清政府之手；以後如果不繼續奮鬥，便要亡於滿清武人官僚之手。我們要那一般武人官僚不亡中國，便要請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鼓掌）青年會的宗旨，注重體育智育德育三項，改良人類來救國，是全國所歡迎的！（鼓掌）國家是人類湊合而成，人人都有機會，可以造成一個好國家！（鼓掌）我們要造成一個好國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中國的團體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會！（鼓掌）所以青年會是造成好國家的好團體！（鼓掌）青年會的會員，已經有了七八萬人，這七八萬人中不能說個個程度都齊，但我相信總有幾千人是有好人格的。因為這幾千人才的提倡，所以令青年會成了一個有人格的團體，所以令全國有志的青年，多喜入會造成好人格。我們要問政治的人，想中國改良成一個好國家，便是想得有一個機會，令四萬萬人都變成好人格！（鼓掌）這個方法是在甚麼地方呢？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來救國！（鼓掌）這便是以國家全體變成青年會，（鼓掌）然後多數國民的人格才能夠養成；（鼓掌）然後四萬萬人才都有人格。（鼓掌）外國人到中國來，從前還沒有想到這着，諸君已經想到這着，并且做到這着，所以改良人格來救國這一說，當是中國的出產物！（鼓掌）

中國青年會，是美國傳來的。美國經過歐戰之後，是世界上第一個富強的國家，人民不必管國家的事情，不必代政府去奮鬥，便可享頭等國民資格的尊榮，所以美國人對於管國事的道理，便不傳到中國來。但是美國有良政府，中國的政府不良。青年會在美國便可學美國人一樣，至於在中國

能不能學美國人一樣呢？諸君有已經到過美國的，都記得到美國境上岸的時候，無論所坐的船位是那一等，美國人便來盤問：『你是中國人呀？是日本人呢？』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國人，便要入關檢查，必須麻煩好幾日，始可自由上岸。兄弟有一次到美國，在關內住過了三星期，但我還是很傲倖的；有不幸的，甚至空花旅費光陰和所受檢查的種種痛苦，見到美國而不能上岸，由原船送回中國。美國人主張智育德育體育，組織青年會來改良個人社會，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可專學美國人，只管自己，不管國事。因為他們和我們的地位，有太大的不相同；我們就是出外旅行，如果他們知道是中國人，就是像從前舊金山的大旅館，也不許我們住；上海從前的外國公園，便寫出招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像這樣一想，便知道中國人在世界上是甚麼地位？講到中國人口有四萬萬，文明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為甚麼我們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呢？這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不自振作，所以墮落；墮落的原因，就是在不講人格！我們要恢復國際的地位，須要我們不墮落；要不墮落，便先要講人格！青年會在中國已經成立了二十餘年，會員的人格，固然不能說人人都好，或者有一部分不好，但是全體的人格，是已經養成了。（鼓掌）全體的人格既經養成，究竟有甚麼用處呢？來做些甚麼事呢？你們應該做的事，單簡的說，就是你們所主張的人格救國！（鼓掌）中國人的人格，墮落已極，像那些官僚武人，只知道升官發財，自私自利，甚麼國事都不管，人格是不是墮落呢？我們要救國，必先去除去他們。要除去他們，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不可專靠個人去救國；（鼓掌）必須要大多數同心協力去做，這就是應該以青年會的團體去救國。（鼓掌）請到團體救國，國民黨爲國犧牲身家，是最誠心誠意去救國的。黨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鼓掌）七十二烈士之前，更有陸浩東史堅如；（鼓掌）陸浩東史堅如是青年會的會員，又兼國民黨的黨員，所以他們是以青年會的人格和國民黨的資格來犧牲的！（鼓掌）但是青年會的會員，也有走到北京去做官的，他們那些做官的會員，拿陸浩東史堅如比較起來，人格是不是有天壤之別呢？假如那些做官的會員，走到香港廣東來，安見不能做陸浩東史堅如呢？所以我們一生做事，萬不可走錯了路；如果不走錯路，便可來救國。甚麼人來救國，都是被人歡迎的。國民黨的分子，雖然很複雜，但是沒有革命之前，各黨員已經知道有抄家滅族的危險，還要加入來救國，故在革命之前，他們的人格，是很被人歡迎的！（鼓掌）到了革命之後，各黨員知道沒有抄家滅族的危險，只有升官發財的好處，所以分子越變越複雜。這次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當中所討論最重要之問題，就是要想方法來淘汰他們。（鼓掌）如果這一層能夠做到，便可以和你們青來會並駕齊驅！（鼓掌）

兄弟對於青年會，是有很大的希望的。此時在廣州開會，討論的問題自然很多，萬不可徒托空言，散會之後便不理他，必須各回各的地方，實行用青年會所提倡的人格去救國！（鼓掌）到底青年會有沒有這項能力呢？就我三十多年革命的經驗看來，青年會實在有這項能力。（鼓掌）諸君不可把自

己的能力看輕了，實在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諸君能力，究竟在甚麼地方呢？就青年會的歷史說，成立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至今始提倡救國，不知我們國民黨做革命救國事業，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至今也還沒有成功。但是諸君如果自今天發起來救國，還不爲遲，且正合其時。因爲現在的情形，和從前大不相同。——譬如就城市的交通講，我們從前革命的時候，廣州只有轎子，沒有汽車，現在便有了汽車，我們要到一處地方，是坐轎子快些呀？還是坐汽車快些呢？坐汽車當然是快些。現在無論做甚麼事，都是容易些快些。所以諸君現在來救國，成功極快，好比是坐汽車；（鼓掌）我們國民黨坐轎子，用二十年走的路，還沒有走到，你們坐汽車，一下便可以走到。（鼓掌）至如我們國民黨從前革命，各省響應，把滿清政府已經消滅了，而滿清留下來的官僚武人，還沒有消滅，所以弄到民國，至今有名無實；國民黨所主張的民國，還沒有做成功。現在四川在國民黨手內，湖南也在國民黨手內，兩廣更不必說；就是其他各省，歡迎三民主義的也是很多，像這樣說，國民黨的武力雖然失敗，國民黨的主義還沒有失敗。然而仍未大功告成者，其原因究竟在甚麼地方呢？這個原因單簡的說，便是在全國大多數人民，還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人民不明白革命道理的原因，便是在沒有普遍的宣傳。如果國民黨有青年會的完全組織，到處宣傳革命的道理，使人民十分了解，人民自然歡迎我們的主義，來建設民國，民國當老早成功了！貴會在二十二行省之內，都有很完備的機關，宣傳你們的主義，使全國青年子弟，明白你們救國的道理，這就是你們救國的能力。我們革

命的總機關，從前設在日本東京，當時有一萬多人，發起救國，提倡革命的風潮，這萬餘人不久便回到國內，分散各省，宣傳我們的主義。那時候犧牲的精神很大，所以一經武漢發起，便把滿清政府推翻。到革命之後，犧牲的精神漸漸消滅，所以我們的能力漸漸減少；而且做國民黨員是要殺頭的，做青年會員是不怕殺頭的，因之我們想擴充黨員，比你們增加會員，不知道難幾多倍，至於現在國民黨範圍之內的各省分，做國民黨員雖然不至殺頭，但是人人都以入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所以分子更複雜！（鼓掌）以青年會容易擴充會員之情形說，如果大家合力奮鬥去救國，是很有希望的！不過要想救國，必須把自己的長處，用在適當的地方去做，然後才有好成績；若是用之不當，就是以前你們現在這樣大的能力，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恐怕沒有好成績。從前莊子說：「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置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竊技百金，請與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保護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種藥，宋人用之不適當，世世僅供漂布後塗手之用；吳人用之適當，便供水兵冬天耐戰之用，而得一個國家。你們青年會這樣大的能力，如果用得其當，便可以救國；便可以用青年會的全體來救國！（鼓掌）

兄弟今天對於諸君有一個貢獻，諸君在沒有聽到這個貢獻之先，勿以為我是國民黨的領袖。國

民黨向來革命，是用手槍炸彈的，即以爲我貢獻到諸君的，也是要諸君去用手槍炸彈，（歡笑）那便錯了，這個方法我們已經做過了！（鼓掌）諸君都知道改良社會可以分作破壞和建設兩部分，破壞的事，我們國民黨已經做過，建設的事，這一點兒都沒有做。過細分起來，千頭萬緒，不過當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們要知道這件最重要的是甚麼事？須先要明白我們的國情。現在北京城內，是曹錕做中華民國大總統了！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是兄弟從前創稱的，這個名詞到底是甚麼東西呢？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不同，帝國是以皇帝一個人爲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爲主。我們要想是真正以人民爲主，造成一個駕乎萬國之上的國家，必須要國家的政治，做成一個『全民政治！』世界上把『全民政治』說到最完全最單簡的，莫過於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這個意思譯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我們現在國情和這三層意思解釋起來，自推翻滿清政府，成立民國以來，可以說是民有一層已經做到了。十二年以來，政府之內，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是不能管國事，并且日日受兵災之禍，流離失所，何能夠說到民治民享呢？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最近北京政府所頒布的偽憲法，第一條載明『中華民國主權，爲國民全體所有，』這還是抄襲我從前在南京頒布的臨時約法；至於國家的行政，都是由曹錕吳佩孚任用滿清的官僚和豬仔議員去辦理，人民能不能夠治？能不能夠享呢？所以現在的中華民國，還是官治，政客治，武人治，（鼓掌）不

是民治！（鼓掌）現在國民黨的黨員，都集中廣東來打仗，便是因為武人專制，反對民治，廣東十幾年來，總是受一般武人官僚的專制，不能施行民治。我們要打破他，所以連年用兵，因此人民連年受兵災的痛苦，不能建設，對於政府便生出極怨恨的心理。我們想求真正民治，一勞永逸，故不得不讓人民暫時受這種痛苦。至於一般普通人民和滿清留下來的官僚，程度太低，眼光太小，求苟且偷安之計，以為暫享目前太平，便算民治，那便完全錯了！真正民治，是要兄弟所主張的民權主義，能夠極端做到，可以讓人民在本地方自治，那才完事。現在民權主義能不能有一點兒可以實行呢？是不能的！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便不能說是民治；不是民治，怎麼可以說是民國呢？諸君請人格救國，我相信諸君團體的人格，是很充分的，拿充分的團體人格，來做救國的事業，兄弟所要貢獻到諸君的方法，就是「地方自治！」（鼓掌）兄弟所主張的「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畫分開，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但十餘年來總沒有這個機會，可以辦到；現在廣東有了這個機會，難處是在人才不足。（鼓掌）兄弟所希望於諸君的，是要諸君轉教全國的人民，怎麼樣分縣自治；如果一千六百多縣，縣縣都可以自治，中華民國便自然成立！（鼓掌）如果全國的人民不能自治，總是要靠官治，中華民國便永遠不能成立！（鼓掌）現在北京許多官僚，以為要救國治國，非做總理總長不可。現在做過總理總長的已經不少了，那一個能夠救國治國呢？就是兄弟個人在開國的時候，便做總統，以後更做總裁總統，都沒有做到很多

治國的事情。所以我現在相信建設民國，不是完全從上面可以做得到的，以後建設民國，還是要從下面做起來！（鼓掌）中國人普通的心理，以為無論甚麼事，都是要從上做起。譬如造房子，下面沒有動土，沒有做牆基，便老早搭一個空架子，先要上樑。（歡笑）上了樑之後，然後再來做下部，是不是做事自上而下呢？外國人就不然，要做房子，先要從下做起。兄弟有一次看見一個鄉下人到上海的洋街上玩，他看見有許多工人，在一處空地挖土，挖到很深，他便奇怪起來，問旁邊的人說：「怎麼在這樣熱鬧的街上挖魚塘呢？」旁邊上海人說：「他們不是挖魚塘呵，他們是築屋基來做洋房呵！」（大笑）可見中國普通人，只知道做房子，是先要從上起；不知道外國人做大房子，是先要築一層很堅固的屋基，從下做起，然後一層加一層，便做成一所高大的洋房。諸君想救國，現在已經知道『地方自治』的方法，又有青年會團體的能力，那麼，去實行『地方自治』還缺少甚麼呢？簡單的說，就是要懂『地方自治』中一切細微目節的人才。譬如廣州在這兩三年軍事期內，組織市政廳，做廣州市自治的事情，因為懂辦市政的人才不少，所以近來的成績，凡是遊過廣州市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不驚奇的；倘若國家太平，更求進步，成績當更有可觀，現在不過是用廣州市來試驗試驗罷了。諸君在青年會，研究體育智育德育之外，喜歡做地方事情的人，還要組織一個地方自治研究會，或辦一個地方自治學校，來造就這項專門人才！（鼓掌）如果辦到一年，便可得不少的人才，至多辦到三年，一定可以造就很多的人才。倘若人才造成了，到我這裏來投效，只要我像現在在廣東

一樣，有權用你們，我一定給一縣或者兩三縣，讓你們去試驗試驗；有了成績，再推廣到全省，以至於全國，那麼，中華民國，便可以大治。諸君要想救國，便要先學治國；如果不知道治國，就是諸君得了一塊土地，也不知道從那裏治起。

中國現在四分五裂，實在不成一個國家。吳佩孚想用武力來統一，究竟可不可以成功呢？就中國歷史看起來，一定是不成功的。譬如楚漢相爭的時候，項羽的兵力，本來比劉邦大的多，但是後來結果，項羽何以失敗呢？劉邦何以成功呢？最簡單的原因，就是項羽專靠武力，劉邦入關之後，便約法三章，事事總是寬宏大量，以得民心為主。就是最近袁世凱的兵力，又何等大呢？爲甚麼洪憲帝國，只有八十三日便沒有了呢？可見武力是不可靠的。再用歷史來證明，諸君都知道：「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用七十里和百里這樣小的土地來做根本，何以能統中國呢？就是因爲成湯和文王，都有很好的政治。諸君想救國，拿很小的地方來施行良政治，廣東很可以給我們幾縣做試驗品。這個方法，我們國民黨老早已經想到了，因爲沒有多少人才，所以沒有施行。青年會已經有了這些人才，想來救國，必須要有一種文王百里而王的心思，才可以治中國！（鼓掌）諸君學成了的人才，再去教普通人民以自治的知識，須要學教士傳教的方法，慢慢做去，我想用青年會的組織，這樣做去，全國人民的自治能力，是一定可以培養成功的。全國人民有了自治能力，便是全國人民有了民國的國民資格，國家也好像是一個大青年會，必須要全國的人民，都要有體育智

有德育的人格才好。諸君今天聽見的這番話，萬萬不可隨便忘記了，必須要決定去實行！兄弟今天歡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諸君，就是這些貢獻。千萬希望諸君採納這些貢獻，去實行救國！如果諸君都做到了這些貢獻，那便不算是空開了這個歡迎會，兄弟便恭祝諸君人格救國成功！（鼓掌）

7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對嶺南學生歡迎會演說詞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諸君！兄弟今日得來此地，到嶺南大學學生會，有機會和諸君相見，我是很喜歡的！因為諸君是中華民國後起之秀，將來繼續建設民國的責任，我對於諸君是很有希望的！中華民國自開創以至今日，已經有了十二年，這十二年內，無日不是在紛亂之中；從前有南北的分裂，現在有各省和各部分的分裂，干戈相見，糜爛不堪。這個原因是承滿清政府之後，對於舊國家破壞的事業，還未成功，所以新國家便無從建設。將來破壞成功之後，繼續建設成一個新民國，還要希望後起的諸君，擔負那個大責任！

今天對諸君，如果專講國家大事，那麼，千頭萬緒，不是一兩點鐘，可以說得完全的。惟就我今天到嶺南大學來，看見這個學校之內，規模宏大，條理整齊，便生有很大的感觸。現在就拿這個感觸，和諸君談談，嶺南大學是在廣東省，諸君在此用功，知道這個學校的規模宏大，條理整齊，教育良善，和其餘的學校比較起來，不但是在廣東可以說是第一，就是在中國西南各省，也可算是

獨一無二。爲甚麼廣東只有一個好嶺南大學，沒有別的好學校呢？就是西南各省，也沒有第二個學校和嶺南大學一樣呢？因爲這個大學是美國人經營的，諸君在此所受的教育，是美國的教育；諸君住在這個學校之內，和在美國本國的學校，沒有分別。我們推測爲甚麼美國有這樣好的學校，中國沒有呢？中國何以不能自己創辦呢？因爲歐美的文明，近二百多年來非常發達，美國近幾十年來尤其進步；他們國內的情形，不但是教育辦得好，就是工業商業和一切社會事業，都比中國進步的多。中國的一切事業，到了今日，可說是腐敗了極點！腐敗的原因：是在人民過於墮落。就歷史上陳迹看起來，中國向來是不是都不如外國呢？從前有幾朝，中國都是比外國好的，所以這個墮落的現象，不過是近來才有的。再就中國現在青年受教育的情形說，全國之內到處用兵，普通人民救死之暇，有多少人能夠有力量送子弟去讀書呢？就是青年在學校讀書的，又有多少人能夠像諸君有這樣好的機會，在這樣好的學校受高等外國教育呢。單就廣東的戶口講，人數號稱三千萬，如果提十分之一，也有三百萬青年，應該像諸君都有受這種教育的機會；而現在只有諸君的一千幾百人，才有這個機會。諸君想想，自己的機會，該是何等好呢？現在民國，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機會的。就今日情形看來，他們不能受高等教育，是沒有平等的機會，諸君現在受這樣高等教育，是諸君機會比他們好；諸君現在所享的幸福，比他們也好。將來學成之後，應該有一移貢獻，改良社會，讓他們以後能夠得到平等的機會才對！

諸君現在受教育的時候，預想將來學成之後，有一種貢獻社會上，究竟應該做些甚麼事呢？諸君現在還未畢業，知識不發達，學問沒有成就，自然不能責備諸君，一定要做些甚麼事，但是在沒有做事之先，應該有甚麼預備呢？應該注意些甚麼事呢？依我看來，在這個時期之內，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中國人讀書的思想，都以為士為四民之首，比農工商賈幾種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學生，他們有一種立志，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總想入學中舉點翰林，以後還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諸君的，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學中舉點翰林做大官的志還要更大。中國幾千年以來，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達人羣，為大家謀幸福。用事實說，我們中國青年應該有的志願，是在甚麼地方呢？是要把中華民國，重新建設起來，讓將來民國的文明，和各國並駕齊驅。我們現在的文明，都是從外國輸入進來的，全靠外國人提倡，這是幾千年以來從古沒有的大恥辱！如果我們立志，改良國家，萬衆一心，協力奮鬥做去，還是可以追蹤歐美；若是不然，中國便事事落在人後，永遠不能自己發達，永遠沒有進步！推其極端，中國便非淪於滅亡不可。所以現在的青年，便應該以國家為己任，把建設將來社會事業的責任，擔負起來，這種志願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道世界上極有名的人，不全是從政治事業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權上一時極有勢力的人，後來并不知名的。有極知名

的人，完全是在政治範圍之外的。簡單的說，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夠成功，便能夠享大名。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甚麼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從前有個法國人叫做柏斯多，專用心力考察普通人眼所不能見的東西——那種東西極微秒，極無用處，爲通常人目力之所不及——在普通人看起來，必以爲算不得一回甚麼事，何必枉費工夫去研究他呢？但是柏斯多把他的構造性質，和對於別種東西的關係，自頭至尾，研究出來，成一種有系統的結果，把這種東西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這種微生物，便發明微生物對於各種動植物的妨害極大，必須要把他撲滅才好。現在世界人類受知道撲滅這種微生物的益處，不知道有多少。譬如從前的人，不知道蠶有受病的，所以常常有許多蠶吐絲不多，所獲的利益極微；現在知道蠶也有受病的，蠶受了病，便不能吐絲，考察他受病的原因，是由於有一種微生物，消滅這種微生物，便可醫好蠶的病，乃可多吐絲。現在廣東每年所出絲加多幾千萬，但許多還有不知道醫蠶病的，如果都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更可增加無限的收入，那種利益該是何等大呢？現在全世界上由於知道消滅害蠶的微生物，所得的總利益，又是何等大呢？但是當柏斯多立志研究微生物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有這樣大的利益。用這件故事證明的意思，便是說微生物本是極微秒極小的東西，但是研究他關係於

動植物的利害，有一種具體結果，貢獻到人類，便是一件很大的事。柏斯多立志研究的東西，雖然說是很小，但是他徹底得了結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歷史上便享大名。我們中國從前的人，都不知道像柏斯多這樣的立志，只知道立志要入學中舉點狀元做宰相，并且還有要做皇帝的。（歡笑）譬如秦始皇出遊的時候，劉邦項羽都看見了，便各自嘆氣，表示自己的志願，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兩個人的口氣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志願，毫沒有分別；換句話說，都是想做皇帝。這種思想，久而久之，便傳播到普通人羣中，所以從此以後，中國人都想做皇帝，（歡笑）便不想做別的事。自民國成立以來，不是像袁世凱想做皇帝，便是像一般軍閥，想做督軍巡閱使。那也是錯了，因為要達到那種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障礙物是很多的。因為他們立志，一定要達到那種地位，所以弄到殺人放火，殘賊人類，亦所不惜。諸君想想：那種志願是好是不好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消滅那種志願。至於學生立志，注重之點，萬不可想要達到甚麼地位，必須要想做成一件甚麼事。因為地位是關係於個人的，達到了甚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係於羣衆的，做成了甚麼事，便能為大家謀幸福。近代人類的思想，是注重謀大家的幸福。我從前已經說過了，大家又知道，許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盡是在學校讀過了書的，也有向來沒有進過學校，能夠做成大事業的。不過那種人是天生的長處，普通人要所做的，事不錯，必要取法古人的長處才好。所以我們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今中外人的智識才學，來幫助我

，做一件大事，然後那件大事，便容易成功！

諸君又勿謂現在進農科，學耕田的事，將來事成之後，只是一個農夫，不知道耕田也是一件大事。從前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因為稼穡是一件很有益於人民的事，他不怕勞動，去教導百姓，後來百姓感恩戴德，他便做了皇帝，說起出身來，后稷還是一個耕田佬呀！（歡笑）那個耕田佬也做過了皇帝呀！（歡笑）古時做過皇帝的人，該有多少呢？現在世人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只有后稷做過耕田佬，所以世人至今還不忘記他！（歡笑）現在科學進步，外國新發明的農科器具，比舊時好的多，事半功倍，只用一人之耕，可得幾千人之食。諸君現在學農科的，到成功之後，就者像外國的農佬，能夠一人耕而有幾千人之食，也不可以爲到了止境；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學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夠有幾萬人食，或幾百萬人之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總而言之：諸君現在學校求學，無論是那一門科學——像文學物理化學農學，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便拿那一門來反覆研究；把其餘關係於那一門的科學，也查過細參考，借用他們的道理和方法，來幫助那一門科學的發展，徹底考察，以求一個成功的結果。那麼，就是像中國的后稷教民耕田，法國柏斯多發明微生物對於動植物的利害，都是功德無量的大事！

我再舉一件故事說，從前有個英國人叫做達爾文，他起初專拿螞蟥和許多小蟲來玩，後來更考察一切動物，過細推測，便推出進化的道理；現在擴充這個道理，不但是一切動物變化的道理包括

在內，就是社會政治教育倫理等種種哲理。都不能逃出他的範圍之外。所以達爾文的功勞，比世界上許多皇帝的功勞，還要大些。世界上的皇帝該有多少呢？諸君多有不知道他們姓名的，現在諸君總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達爾文的。所以達爾文的功，實在是駕乎皇帝之上。由這樣講來，無論甚麼事，只要能夠徹底做成功，便算是大事；所以由考察微生物得來的道理是小事，由玩螞蟻得來的道理，也是大事。不過我們讀書的時候，必須用自己的本能做去才好。甚麼是本能呢？就是自己喜歡要做的事，就自己喜歡所做成的事，徹底做去，以求最後的成功，中途不要喜新厭舊，見異思遷，那便是立志！立志不可有今日立一種甚麼志，明日便要到一个甚麼地位，從前做皇帝的思想，是過去的陳迹，要根本的打破他！立志是拿一件事，徹底的成功，為世界上的新發明。如果有了新發明，世界上的地位多得很，諸君不愁不能自佔一席。

我們立志，還要合乎中國國情。像四十多年前，中國派許多學生到外國去留學，尤其以派到美國的為最早。他們到了美國之後，不管中國為甚麼要派留學生？學成了以後，究竟於中國有甚麼用處？以為到了美國，只要學成美國人一樣便夠了，所以他們在外國的時候，便自稱為甚麼「佐治」「維廉」「查理」連中國的姓名也不要！（大笑）回國之後，不徒是和中國的飲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國的話也不會講！（歡笑）所以住不許久，便厭棄中國，仍然回到美國；當中也有立志稱為高尚一點的，回到美國之後，仍然有繼續研究學問的，不過那一種學生，對於中國的飲食起居和人情物

，一點兒也不知，所有的思想行爲和美國人絲毫沒有分別。所以他們不能說是中國人，只可說是美國人！（笑）至於下一等的，回到美國，便每日遊手好閑，無所事事，因為不是學生，取消了官費或家庭接濟，弄到後來，甚至個人的生活，都不能維持；於是爲非作歹，無所不做，便完全變成一種無賴的地痞。（歡笑）以中國的留學生，不回來做中國的國民，偏要去做美國的地痞，那是有甚麼好處呢？（大笑）甚至有在美國的時候，連中國人住的地方，都不敢去，逢人說起國籍來，總不承認是中國人。試問這種學生，究竟是何居心呢？這種學生，可以說是無志，只知道學人，不知道學成了想自己來做事。

諸君現在嶺南大學，受美國人的教育多，受中國人的教育少。環顧學校之內，四圍有花草樹木的風景，洋房馬路的建築，這一種繁華文明的氣象，比較學校以外，像大塘康樂等處的荒野景象，真是有天壤之別呀！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弱的國家！諸君享這樣的安樂幸福，想到國民同胞的痛苦，應該有一種惻隱憐愛之心，孟子所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是諸君所固有的良知。諸君應該立志，想一種甚麼方法來，救貧救弱；這種志願，是人人應該要立的！要大家擔負救貧救弱的責任，去超渡同胞。如果大家都有這種志願，將來的中國，便可轉弱爲強，化貧爲富。許多外國留學生回來，都說外國現在有這樣文明的原故，是由於他們有一種特長，說這樣話的人，是自己甘居下流，沒有

讀過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幾千年都是文物之邦，從前總是富強，現在才是貧弱。就這項觀念，和外國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國，不但是最貧弱的國家，并且是最愚蠢的國家！事事都要派人到外國去學，這還不是件恥辱的大事嗎？中國派學生到外國去留學，最先的是到美國，次是到歐洲各國，最多的是在日本。極盛的時候，人數有三萬多。因為世界上無論那一國，沒有同時派往到一國的學生，有這樣多的人數，我當時便很以為奇怪；因為這個問題，遂考查以往的歷史，於無意中查得唐朝建都西安的時候，京城內的外國留學生，也同時有三萬多人——這三萬多人中，日本派了一萬多人，其餘有波斯人，羅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及其他歐洲人，由此可見唐朝的時候，世界上以中國人為最有智識，所以各國都派人到中國來留學，日本人學了之後，把自己國內的制度都改成中國制度，就是現在的宮室衣服和一切典章文物制度，和中國的還沒有分別，那是唐朝的舊制度。那時候中國的領土，差不多統一亞洲大陸，西邊到了裏海。由這樣講來，我們的祖宗是很富強的，為甚麼現在貧弱一至於此呢？為甚麼沒有方法變成像外國一樣的富強呢？推究這個原因，是由於現在的人不能振作，不能振作便是墮落——墮落是很不好的性質，我們必要消滅他才好。至於說到中國人固有的聰明才智，現在留學美國的學生，都是和美國人同班，在全美國之內，無論那個學校內的那一班學生，每學期成績的平均分數，中國的學生都是比美國的學生，還要更好些，這是美國人共同承認的。用歷史證明，中國是富強的時候多，貧弱的時候少；用民族的性格證明，中國人實在是比

外國人優。弄到現在國勢像這樣的衰微，自然不能不歸咎於我們的墮落，因為墮落所以便不能振作，怎麼樣去圖國家的富強？我們要圖國家富強，必須要自己振作精神，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向前去奮鬥；萬不可自私自利，只知道要自己到甚麼地位，不知道要國家到甚麼地位。我們有了這項志氣，便使國民志氣——中國二百多年以前亡國過一次，被滿洲人征服了，統治二百多年，事事壓制，摧殘民氣，弄到全國人民俯首下心，不敢振作，我們近來墮落的原因，根本上就在此。十二年以前，我們革命黨才把滿人的政府推翻，不受滿人的束縛，但是還受許多外國人的束縛。因為當滿清政府的末年，他們知道自己不能有為，恐怕天下失到漢人的手內，所以他們主張「賄贈朋友不送家奴」。把中國的領土主權，都送到許多外國人。我們漢族光復之後，本可以成獨立國，但是因為滿清政府送領土主權到外國人手內的約契，還沒有拿回來，所以至今還不能獨立。大家知道高麗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國，高麗安南都是亡國，高麗人安南人都是很痛苦的。我們中國的地位是怎麼樣呢？簡直比高麗安南的地位還要低。因為高麗只做日本的奴隸，安南只做法國的奴隸；他們雖然亡了國，但只做一國的奴隸；我們領土主權的契約，現在都押在各國人的手內，被各國人所束縛，我們此刻實在是做各國人的奴隸。請問諸君，是做一人的奴隸痛苦些呀？還是做衆人的奴隸痛苦些呢？當然是做衆人的奴隸痛苦些！因為一做人的奴隸，只要搖尾乞憐，順承意旨，便可得主人的歡心。做衆人的奴隸，便有俗話說「順得姑來失嫂意」的困難，你們看如何應付一切呢？所以我們的地位

比高麗人的安南人的還要低！如果高麗安南有了水旱天災，日本法國去救濟，他們視為義務上應該做的——好像從前美國南方幾省，蓄黑奴的制度，黑奴有應該受主人衣食居三種的好處；現在中國如果有了水旱天災，外國人捐到二三百萬，他們不以為是應盡的義務，還以為是極大的慈善。日本法國待高麗安南，他們不以為是慈善呀！所以我們現在做許多外國人的奴隸，只有奉承他們的義務，不能享他們的權利。

現在白鵲潭，到了十幾隻外國兵船，他們的來意，完全是對於我們示威的。這種大恥辱，我們祖宗向來沒有受過的！今日兵臨城下，諸君是學者，為四民之首，是先覺先知，擔負國家責任，應該有一種甚麼辦法，可以雪此大恥辱呢？可以挽救中國呢？諸君現在求學時代，應該從學問着手，拿學問來救中國，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呢？諸君現在學美國的學問，考美國歷史，美國之所以興，是由於革命而來。美國當脫離英國的時候，人民只有四百萬，土地只有十三省——完全為荒野之地；就人數說，不過中國現在的百分之一，中國現在有四萬萬人，土地有二十二行省，物產又非常豐富。如果能步美國革命的後塵，美國用那樣小的根本，尚能成今日的大功業；中國人物富，將來的結果，當然比美國更好！美國用百分之一的人數，開闢荒土，弄到國家富強，經過了一百多年，用比例的道理說來，我們用百倍的人數，整頓已經開闢的土地，要國家富強，只要十年。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諸君立國家的大志，學美國從前革命時候的人一樣，大家同心協力去奮鬥！但是諸君

學美國，切不可像從前的美國留學生，只要自己變成美國人，不管國家；必須利用美國的學問，把中國化成美國。因為國家的大事，不是一個人單獨能夠做成功的，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麼，造就人才的好學校，不可只有一個嶺南大學，廣東省必需要幾十個嶺南大學，中國必要幾百個嶺南大學，造成幾十萬或幾百萬好學生，那才於中國有大利。如果只要自己學成美國人，便心滿意足，不管國家是怎樣，我們走到外國，他們還是笑我們是卑劣的中國人呀！因為專就個人而論，中國人面黃，美國人面白，無論諸君怎麼學法，我們的面怎麼樣可以變顏色呢？諸君又再有甚麼方法去學呢？（歡笑）我們要好，須要全國的人大衆都好，只要把國家變成富強，是世界上的頭等國，那麼，我們面色雖然是黃的，走到外國，自己承認是中國人，還不失爲頭等國民的尊榮。

諸君今天歡迎我來演講，我貢獻到諸君的，就是要諸君立志。要有國民的大志氣，專心做一件事，幫助國家，變成富強！這個要中國富強的事務，就是諸君的責任！要諸君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的希望！

8 世界道德之新潮流

——對嶺南大學黃花岡紀念會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

學生諸君諸君！今晚在嶺南大學，盛設筵席，開黃花岡的紀念會，我對於諸君，是有無窮希望

的小諸君現在求學時代，便知道紀念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此時的志向，當然是很遠大；推到將來的畢業之後，替國家做事，建功立業，前程更當然是無可限量。何以由於這個紀念會，便知道諸君的前程是很遠大呢？諸君今晚爲甚麼要來紀念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呢？就當時的事業說，七十二烈士所做的是失敗的，不是成功的；十四年前的今日，是七十二烈士爲國流血的一日，是革命黨慘淡悲歌的二日。所以這個三月二十九日，就是七十二烈士爲革命事業失敗的一日！這個日期既是七十二烈士失敗的一日，我們還要來紀念，所紀念的是在那一點呢？是不是要紀念他們的失敗呢？失敗還有甚麼價值可以紀念呢？我們現在所紀念之一點，不是在他們當時事業的成敗，是在那一般烈士當時所立的志氣！

七十二烈士在當時立了甚麼志氣呢？我們雖然不能立刻知道他們的志氣，但是他們由於失敗，便斷頭流血，犧牲性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們的志氣，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權利幸福，要做一件失敗的事。當時起義的情形，是各省革命同志，約了幾百人，集中到廣州，想用那幾百人，能夠攻破制台衙門和水師行台，佔領廣州，做革命的策源地，再和滿清去奮鬥。至於敵人的軍隊，有新軍，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提督所統帶的水陸軍，總共有幾萬人，革命黨不過是幾百人，用幾百人去打幾萬人，那般烈士知道要得甚麼結果呢？就當時敵衆我寡過於懸殊的情形相比較，那般烈士在事前，明知道是很危險的，既是明知道那件事極危險，他們還是決心去做，可見他們的用

心是很苦的，立志是很深的！他們爲甚麼用心要這樣的苦呢？因爲看見了當時的四萬萬人，處在滿清專制之下，總是說滿清的皇恩浩蕩，深仁厚澤，毫不知道被滿清征服了兩百多年，做了兩百多年的奴隸，人人都是醉生夢死，這些人民的前途之生存，是更危險的，因爲看見了這種種族危險，所以明知結果是失敗，還要去。所存的希望是甚麼呢？就是以身殉國，來喚醒一般醉生夢死的人民，要四萬萬人由於他們的犧牲，便可以自己覺悟，大家醒起來，爲自己謀幸福。所以七十二烈士，爲國犧牲，以死報國，所立的志氣，就是要死後喚醒中國全體的國民。由於他們所立的這種志氣，便可以知道他們在當時想做那番事業的心思，就是要爲四萬萬人服務。他們在專制政體之下，昏天黑地之中，存心想爲四萬萬人服務，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想到無可如何之時，便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爲四萬萬人來服務。故革命事業，在七十二烈士雖然是失敗，但是他們死得其所，在我們後死的人看起來，還可以說是成功。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就是紀念他們當時的志氣；紀念他們以死喚醒國民，爲國服務的志氣。七十二烈士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想喚醒國民，爲國服務，雖然是死了，但是由於他們死了之後，不到五個月，便發動武昌起義，推倒滿清，打破專制，解除四萬萬人的奴隸地位。這就是七十二烈士以死喚醒國民，爲國服務的志氣，達到了目的。

我們今天來紀念他們，便應該學他們的志氣，更加擴充，爲國家，爲人民，爲社會，爲世界來服務。諸君是學者，是有知識階級，知道人類的道德觀念，現在進步到了甚麼程度？古時極有聰明

能幹的人，多是用他的聰明能力，去欺負無聰明能力的人，所以由此便造成專制和各種不平等的階級。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衆人來服務；這種替衆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七十二烈士有許多是有本領學問的人，他們捨身救國，視死如歸，爲人類來服務的那種道德觀念，就是感受了這種新道德的潮流。諸君今晚來紀念七十二烈士，要知道不是空空的來紀念，要學他們的志氣，尤其要學他們的道德觀念！

諸君要學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從甚麼地方學起呢？簡直的說，就是要從學問上去學起。諸君現在求學的時候，便應該從今晚學起，愛惜光陰，發奮讀書，研究爲人類服務的各種學問。有了學問之後，便要立志，爲國家服務，爲社會服務，像七十二烈士一樣，雖至犧牲生命，亦所不惜。切不可用自己的聰明能力去欺負人類，破壞國家！——像那些無道德的官僚軍閥之行爲——並且要步七十二烈士的後塵，竭力去剷除這些防止國家社會中新道德之進步的大障礙，才是黃花岡眞的紀念。並望諸君把這個紀念，記在心頭，永遠的勿忘！

9 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

——對廣東女子師範學校演說—— 民國十七年四月四日——

校長，諸君！今天是廣東女子師範開十七周年紀念會。這十七年之中，是甚麼時候呢？你們學

生知不知道呢？現在是民國十三年，大家知道爲甚麼事要叫做民國呢？在十三年前，中國不叫做民國，叫做大清帝國；中國在那個時候有皇帝，做皇帝的是滿洲人，現在民國沒有皇帝。滿洲人從前做中國的皇帝，有了二百六十多年，那是中國的甚麼時候呢？就是亡國的時候——滿人做了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皇帝，就是中國亡了二百六十多年。在十三年前，才推翻大清帝國，創造中華民國。那次推翻大清帝國，是我們漢人在近來幾百年中的一件大事。我們中國亡國了幾百年，做人的奴隸也有幾百年，在十三年前，才推翻帝國，光復漢人的山河，脫離做奴隸的身分，所以那是我們漢人一件很大的事！

諸君畢業之後，是去教人的，是爲國家培養人才的。培養人才，就是學師範者的任務。諸君要能夠達到這種任務，便先要知道自己是生在甚麼時候，在這個時候是應該做些甚麼事業。諸君都是生在光復以後的時候，不必做外國人的奴隸，大家從此以後都有希望做主人，自己可以管國事。學師範的人，本來是教少年男女的；是教少年男女去做人的。做人的最大事情是甚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怎麼樣可以管國事。中國人從前做滿人的奴隸，被滿人壓制，不許問國事，因爲那個時候的中國，是滿人的國家，我們沒有份。從今以後，不是滿人的國家，中國便是大家的國家。你們都有一個家，家和國有甚麼關係呢？家庭要靠甚麼才可生活呢？各個家庭都要靠國，才可以生活。國是合計幾千萬的家庭而成，就是大衆的一個大家庭。學生受先生的教育，知道對於學校，有尊

敬師長，愛護學校的責任；對於家庭，有孝順父母，親愛家庭的責任；對於國家也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是更重大的，是四萬萬人應該有的責任。諸君在學校內求學，便應該學得對於國家的責任！現在我們的國家是甚麼景象呢？從光復以後，成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民國便是我們的國家。當中的國民有四萬萬，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就是四萬萬人之中，有二萬萬是女人。從前滿人做中國皇帝時候，不但是女子不能問國事，就是男子對於國事，也不能過問；經過革命以後，才大家都有一份，大家都可以問國事。推究大家可以問國事的來歷，還是由於我們主張三民主義，實行革命的原故。所以大家要問國事，便要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便是諸君對於國家應該負的責任！

甚麼是三民主義呢？第一個是民族主義。甚麼是民族主義呢？就是要中國和外國平等的主義；要中國和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強盛國家，都是一律平等的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漢人在十三年前做滿洲人的奴隸，我們當那個時候沒有國家，不能和別人講平等。滿人的國家很弱，不能自立，總是受外國的壓制，被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侵略，失去了疆土，拋棄了主權；滿人總是受各國人的束縛，做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和日本那些強國的奴隸，我們漢人又做滿人的奴隸。所以在十三年前，我們是奴隸中的奴隸，叫做雙重奴隸；推翻滿清以後，脫離一重奴隸，還要做各國的奴隸。因為滿清借許多外債和外國立了很多不平等的條約，至今還沒有廢棄，還是受各國條約的束縛。

那是一些甚麼條約呢？就是滿人把我們的主權土地，押到外國的條約——那些條約，好比是主人窮，借別人的錢用，把奴隸押把別人，所寫的身契一樣，那個奴隸就是賣了身，便不能自由。所以我們至今受各國條約的束縛，至今還是做各國的奴隸。我們革命黨主張民族主義，本想中國和各國平等；但是中國從前衰弱，不能和各國平等，創造民國，把國家變強盛，國家強盛了，才可以和各國平等。大家讀歷史，都知道在中國附近最著名的是日本，日本在六十年前和高麗安南緬甸是一樣。高麗安南緬甸，因為不知道革命，所以亡國，做外國的奴隸；日本因為知道革命，革命能夠成功，所以變成世界上的頭等強國，各國都不敢輕視。日本在沒有強國之先，和外國也寫過了身契，立過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但是強盛以後，便廢除了那些條約，不受各國的束縛，和外國是立於平等地位。日本之所以能夠和外國平等的原故，就是因為日本人知道民族主義，能夠實行民族主義！我們從前提倡革命，主張民族主義，不許外國人侵略中國，不做外國人的奴隸，許多人都弄不明白，所以總是不能達到目的；到了革命風潮發生以後，才知道做外國人的奴隸是很恥辱，才不肯做滿人的奴隸。故實行革命，趕走自外國來的滿人，推翻滿清的皇帝，至今有了十三年，不能夠馬上強盛，雖然脫離了滿人的束縛，不做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各國人的奴隸。我們以後不做各國人的奴隸，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便更要發奮有為，實行民族主義！這就是做人的做學生的和做一般國民的，對於民族主義應該有的責任。

第二個是民權主義。在十三年前，國家的大事，只有皇帝一個人管，百姓都不能過問；好像一個東家生意，全店的事情，都是東家一個人管理，別人不能過問，店中夥伴，只是聽命做工，不得兼涉店事一樣。滿清皇帝專制的時候，也是這樣。到了辛亥年，推翻清朝皇帝以後，我們才是主人。現在是民國，是以民爲主的，國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過問，這就是把國家變成大公司，人人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公司內的無論甚麼事，大家都有權去管理，這便是民權主義的精髓！

第三個是民生主義。甚麼是民生主義呢？諸君讀歷史地理，都知道中國人民是很多的；疆土是很大的，并且是很肥美的，所出的農產是很多的；所有的礦藏是很豐富的；中外沒有通商以前，洋貨沒有進口，中國是很富的；那個時候中國人雖然做滿洲人的奴隸，但是全國的工業農業極發達，人民都有衣食，所謂家給人足。現在是甚麼景象呢？成了民窮財盡的世界，人民日日有患貧之憂，受貧窮的痛苦。推到我們國家的土地有這樣大，礦藏有這樣富，農產有這樣多，爲甚麼還弄到民窮財盡，人民日日受貧窮的痛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國經濟壓迫。外國從前用洋槍大砲，海陸軍兵力，打開我們中國的門戶，要和我們通商。通商本來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國工業不及外國進步，所以中外通商以後，洋貨進口，便日日加多。詳細原因是由於外國洋貨，都是用很大的工廠，極大的規模，很多的機器做出來的，不是用手工做出來的；我們的土貨，都是用手工做出來的。用手工做出來的價錢很昂貴，用機器做出來的價錢很便宜。因爲人人愛便宜，所以土貨不能和洋貨競爭，

所以洋貨的銷行，便多過土貨。——譬如，大家手內用的，身上穿的，家內所需要的，沒有那一件東西不是洋貨。通商的事，是以中國所無的運進，以所有的運出，所謂以有易無。但是中國的交通不好，沿海面的省分，還有火船來往，到了內地，不能行船，又沒有鐵路，所出的土產，都不能運出；他們外國的交通很便利，在本國有鐵路，在海面有大洋船，他們的洋貨，很容易運進，所以運進來的洋貨便很多，運出去的土貨便很少。洋貨進口換錢出去，土貨出口換錢進來，這兩筆帳比較起來，進口洋貨換的錢，比出口土貨換的錢，每年要多過五萬萬元——這就是我們每年要送五萬萬錢到外國去。用五萬萬錢的數目，分配到四萬萬人，就是中國人平均，每個人要用一塊多錢的洋貨。以一個學生所用的洋貨計算，不只一塊多錢，比如一件洋布衣，便值幾塊錢；一本洋書，也要值幾塊錢；一枝自來水筆也要值幾塊錢。不過交通不便利的各省分——像甘肅新疆四川貴州——那些內地人民所用的洋貨要少些；交通很便利的省分——像江蘇廣東的人民，所用的洋貨要多些。每人每年要用一百多元或者幾百元的洋貨，這就是我們的錢，每年都被他們的洋貨交換去了！由于這個道理，所以弄到全國民窮財盡。我們革命之後，要實行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買很多的機器，去開採各種重要礦產。像煤礦鐵礦，中國到處皆有，煤礦尤其普遍——譬如廣東的花縣，韶關，和北江一帶，便有很豐富的煤礦。廣東人現在每日用煤，是很多的，所以市面的煤價很貴、普通的煤，一噸要值二十多元，那些礦內的煤，一開出來了便是錢；另外還有金，銀，銅，鐵，錫，鎢，五金

礦，都是很多，完全開出來了，中國便可以大富。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也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日本現在就是這樣，所以日本有很多的貨物輸出，運到中國來的更是很多。日本貨的價錢，比較歐美的還要便宜，中國將來礦產開闢，工業繁盛，把國家變成富庶，比較英國美國日本還要駕乎他們之上。到了那個地步，中國要成甚麼景象呢？我們預先看不到，可以看看英國美國，現在是一個甚麼景象。他們國內有許多人是發大財的。——他們所發的大財，不只幾百萬幾千萬，有幾萬萬幾百萬萬；普通發幾千萬的財，不算是發大財。——推究他們發大財的原因，是由於機器多，製造的貨物多，賺的錢也很多。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所以他們的社會，小康之家是很少的；沒有中產階級，只有兩種絕相懸殊的階級。——一種是資本家，一種是工人。——在這兩種階級的中間，不窮不富的人很少。這種現象，不是好現象，這就是社會上的毛病。我們革命成功，民國統一之後，要建設成一個新國家，一定是要開礦，設工廠，謀國家富足。現在是民國十三年，再過十三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中國或者不窮，也是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社會上也是像英國美國一樣，生出兩種階級的人，一級是大富人，一級是大窮人，中間沒有第三級的人民，那便是不均。我們現在是患貧，貧窮就是我們的痛苦；英國美國的毛病，不是患貧，是患不均。全國的財富，人民沒有分均勻，所以富人的財產，常常到幾萬萬，窮人連麵包都難得找到手。富人因為有了那樣多的財產，便壟斷國家的大事無惡不作；窮人因為沒有生活，便不

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那種發大財的富人是少數，做奴隸的窮人是多數，在一個國家之內，只少數人有錢是假富，要多數人有錢才是真富。我們現在沒有大富人，多數人都是窮，要革命成功以後，不受英國美國現在的毛病，多數人都有錢，把全國的財富分得很均勻，便要實行民生主義！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那些大實業，發了財之後，所得的利益，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好像中國的宗族主義，用祖宗的公產，舉可靠的家長，去經營實業，發了大財之後，子孫可以同分其利，有貧窮無告的，都可以利益均沾一樣。總而言之：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做全國大生利的事；要中國像英國美國一樣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歸少數人，有窮人富人的大分別，要歸多數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到了那個時候，國家究竟是做一些甚麼事呢？就是要辦教育！國家有了多錢，便移作教育經費。中國現在的歲入，約計自二萬萬到三萬萬；日本有十幾萬萬；美國有幾十萬萬。這些經費，都是歸國家用去辦理教育海陸軍和一切行政的。國家的歲入，在日本有十幾萬萬，中國要大過日本十幾倍，國家建設好了，至少可以收一百多萬萬。那樣多的歲入，應該定作甚麼用途呢？要由國家撥十幾萬萬，專作教育經費。有了這樣多的教育經費，中國人便不怕沒有書讀，做小孩子的都可以讀書。現在廣東辦了不少的平民學校，窮家的小孩子——像水上的兒童和鄉村的兒童——能不能夠都到平民學校內去讀書呢？平民學校不收學費，並且發給書籍，窮家小孩子本可以去讀書，但是鄉下的小孩子要去放牛，每年要賺幾塊錢，水上

的小孩子要去划船，每日是賺兩毫錢，因為他們不賺錢，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就令有平民學校，不收學費，他們怎麼能夠去讀書呢！要那些窮家小孩子都能夠讀書，但是學校內不收學費，有書籍給他們讀，還要那些讀書的小孩子，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要那些小孩子自出世以後，自小長成人，國家都有教有養，不要小孩子的父母擔憂，那些窮家父母才能安心送小孩子去讀書。現在窮家的父母，總是日日為小孩子的衣食居擔憂，所以雖然辦了許多平民學校，鄉下的小孩子還是要放牛，城市的小孩子還是要做工。現在廣州市的小孩子自八歲到十歲，都要做工，那些做工的小孩子該有多少呢？那些窮小孩子未必沒有很聰明的，也是有極大聰明的，如果能讀書，或者也可成聖賢，也可以造就成很好的人才。但是現在無力去讀書，不能上進，國家便減少了很多的人才！我們實行民生主義，國家發了大財，將來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夠讀書，並且要那一般平民都有養活，壯年沒有工做的，國家便多辦工廠，要人人都有事業；老年不能做工的，又沒有子女親戚養活的，所謂鰥寡孤獨四種無告的人民，國家便有養老費。國家的大作用，就是設官分治，替人民謀幸福的。

像我們革命黨主張民生主義，造成這樣的國家，才真是替人民謀幸福，才真是為人民的幸福來打算。人民有了這樣的國家，一生自幼到老，才可以無憂無慮，才可以得安樂。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沒有那一個是長來可以得安樂的，沒有那一個不是憂愁的；如果不憂愁，能夠過安樂的日子，便

是沒有長成人，不知道有世界上艱難辛苦的事；若是成人之後，年紀大了，便有憂愁。諸君不信，可以回家去，問問老父老母和兄長姑嫂，一年到頭，處心積慮，是一個甚麼樣子。我想他們的長年思慮，若是家內窮的不是愁每月的油鹽柴米和房租家用，沒有着落，就是兒女衣食學費，沒有辦法；就是家內富的，不是憂子孫的書讀不好，就是憂子孫沒有事做，沒有職業；並且憂自己老了之後，家富靠不住，子子孫孫不能長享幸福。無論富人窮人，祇要是稍為有閱歷的人，便一年到頭，總是有憂愁，總是不得安樂。他們爲甚麼這樣憂愁呢？有憂愁就是受痛苦，因爲以前的國家不好，人民真是受痛苦，所以才這樣憂愁。我們革命黨在十三年前革命，推翻滿清，創造民國，現在革命，建設民國，是爲甚麼呢？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要四萬萬人都可以享福，把中國變成一個安樂國家，和一個快活世界；在這個國家之內，我們四萬萬人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的，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這是甚麼國家呢？這就是將來的中華民國！現在的中華民國有了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之中，人民享了多少福呢？諸君回到家內去問父母，到底在這十三年中，是享過了多少福？我想諸君的父母一定答應說：『在這十三年以來，沒有享過一點福，在十三年以前，只是怕窮，但是沒有兵災，可以享太平福；民國十三年以來，沒有那一年沒有兵災——。像廣東在這幾年之中無日不是戰爭，各省都是一樣，最近又要發生南北戰爭。』爲甚麼到民國以來，人民反要加一種痛苦呢？大家做學生的，是有知識階級，要明白當中的道理。本來在沒有革命以前，人民雖然是窮

，但是還有清菜羹飯，可以過安樂日子，現在受兵災，連清菜羹飯都沒有吃的，這是甚麼原故呢？不明白道理的人，都是說革命不好，從前有皇帝，所以有太平日子過，現在把皇帝推翻了，沒有真命之主，所以天下不太平；因為這個原故，許多人還是想復辟，希望真命天子出世。諸位學生聽到他們說這些話，到底是有沒有道理呢？就他們這些話去推測，豈不是民國反不如從前的舊國家嗎？民國既是不如從前的舊國家，我們爲甚麼要成立民國呢？爲甚麼要大家贊成民國呢？爲甚麼要大家對於民國來盡心職務，建設這個新國家呢？大家又爲甚麼承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承認是大清帝國的遺民呢？諸君是女子師範學生，畢了業之後，是要去教人的，要教別人怎樣可以明白這些道理，便要自己先明白這些道理。諸君現在學校內求學，到底明白不明白這些道理呢？要明白這些道理，先從甚麼地方研究起呢？要研究這些道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要將民國和帝國的兩件事，研究清楚；把民國和帝國兩件事的好歹，研究清楚了，自然可以明白這些道理；自然容易教別人，也明白這些道理。

我們從前推翻專制帝國，造成平等自由的民國，本意是打破不好的舊世界，改造成一個很好的新世界；要人人在這個新世界中，都可以安樂，都可以快活。現在不但是不快活不安樂，並且反加憂愁反加痛苦，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要怎麼樣才可以明白這個道理，可以用我們講話的這間房屋來做比喻，從前沒有見過外國洋樓的人，不知道新式洋樓是怎麼好，一見這間大房屋，一定是

很心滿意足的——但是見過洋樓之後，知道新式房屋有許多層，上下各樓有升降機，不必用氣力走上下，一進機內，只要司機人的手一動，要到那一層便是那一層：用水不要人挑，全屋都裝得有自來水，一轉啓閉塞，要用熱水便是熱水，要用冷水便是冷水；用燈不要火點，滿屋都裝得有電燈，一轉接電鈕，便滿屋輝煌，光耀奪目。再回到這間屋，一定是很不滿意的。我們中國人沒有到過外國，沒有住慣過文明屋，現在住這個間屋內，一定覺得是很好；若是住慣了文明屋的人，再來住這間屋，便覺得很不衛生。譬如在今天這樣冷的天氣，便沒有方法禦寒，到夏天炎熱的時候，又沒有方法解熱，知道這間屋是很不適用的。文明屋的每間房子內，都掛得有寒暑表，房內的冷熱，隨時可以知道，如果房內太冷了，像今天的天氣一樣，便開熱水管或者電爐，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熱；如果房內太熱了，像廣東的夏天，便開電氣風扇，最新的住屋，在夏天是用冷空氣，馬上就可以把房內的溫度變冷。那種文明屋內的溫度，可以任意變更，我們要他是多少度，便可以變成多少度，大概在夏天總是不過華氏八十度，冬天總是不過華氏七十度，一年四季的房內溫度，都是很平均的，都是很衛生的。所以外國人在冬天出街，才穿大外套，在家內都是穿單衣，女子們更是穿很薄的亮紗；我們中國人在冬天要吃火鍋，他們外國人在冬天反要吃雪糕。我們要像外國人那一樣的衛生，必要有那種文明屋的設備，才可以成功。像這間舊式的房屋，我們要怎麼樣變熱，怎麼樣變冷，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大家沒有住慣外國文明屋的人，中國的這種舊屋是怎

樣不衛生，外國的那種新屋是怎樣很衛生，或者還不甚知道；但是住慣了外國文明屋的人，一定很感覺這種舊屋不衛生的不便。我們在中國要想所住的房屋，都是像外國房屋一樣的衛生，便要拆去這種不文明的舊房屋，在這一塊地基，另外造一所很文明的新洋樓。我們對於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先知先覺的人，知道中國從前不文明的舊國家，專制太過，人民過於痛苦，所以發起革命，想建設一個像英國美國很文明的新國家，讓人民安居樂業，過很快樂的日子；從前推倒大清帝國，改造中華民國，就是打破不文明的舊國家，改造成文明的新國家；好比拆去不文明的舊屋，另造很文明的新屋一樣。現在滿清的專制舊政府已經推倒了，民國的共和新政府，建設成功沒有呢？毫沒有建設成功！中國現在的時勢，正是青黃不接，好比舊屋已經拆去了，新洋樓還沒有做好一樣；因為新洋樓還沒有做好，所以住在這間舊屋內的人，忽然遇到風雨的災害，便無地藏身便要受痛苦。現在民國十三年，全國人民不能安居，還受各種災害的痛苦，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要免去這種痛苦，所以還要做一番建國的工夫。在這種工夫沒有做完之先，國家當然還是很淒慘，人民當然還是很痛苦，我們要想住得很文明的洋樓，過很衛生的日子，此時所受的痛苦，便不能不忍耐！

以上所講的道理，如果諸君還不甚明白，諸君可以再看看貴校背後的觀音山，是一個甚麼景象。從前的觀音山，有很多樓臺亭閣，樹木花草，站在廣州市的北邊很高，風景是很好的，此刻市政廳要把他開作公園，所以把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我有一個朋友從前也遊過了觀音山的，也見過了，

那些樓臺亭閣的，近來他又去遊玩過一次，回來對我說：「爲甚麼把觀音山的那些舊房屋都拆去了呢？爲甚麼要弄到這樣荒涼淒慘呢？這真是可惜得很啊！」我回他說：「這是市政廳的新計畫，要把那個全山，闢作很好的新公園，所以他暫時變成荒涼的景象，這沒有甚麼可惜，請你明年再去遊觀音山罷，便可以知道將來是一番甚麼新景象。」改造國家的情形，也是和這一樣，不過改造國家不是像改造公園，在一二年之內，便可以做成功的。好像今天，是貴校第十七週年的紀念日，貴校的學生畢業過了許多次數，貴校的陳設和一切功課，是經過了十七年的預備，十七年的改良，和十七年的擴充，才有今日這樣的大規模。

我們要創造一個新國家，不是像做一間普通的新屋，只要開闢地基；要像做很高大的洋樓，要把地基挖得深，屋基築得很堅固，然後在這個屋基之上，做成洋樓，才是最堅固，才不致倒坍。民國至今，有了十三年，當中倒了幾次呢？諸君知不知道呢？民國四年，袁世凱自己做皇帝，把中華民國改成洪憲帝國，這是民國倒過了的第一次；民國六年張勳復辟，請宣統再出來做皇帝，又把中華民國改成大清帝國，這是民國倒過了的第二次；現在曹錕拿錢買總統做，利用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中國，事事要恢復專制，這又是在折民國的台，民國又要再倒。民國成立以來，不過十三年，爲甚麼被人折台，就倒過了兩三次呢？就是由於國基不穩固！從前的國基挖得不深，做得不堅固，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築民國；好像屋基挖得不深，沒有做堅固，便要在那個基礎上建築高大洋樓，那裏

有長久不倒的道理呢！我們要國家鞏固，永遠不倒，是用甚麼做基礎呢？用人心做基礎，要用人人的一方寸之地做基礎；人人的心內都贊成民國，傾向民國，然後民國才不致倒，才可以鞏固。在十三年前推倒滿清，成立民國，一般武人官僚表面贊成民國，心內何嘗有民國呢？因為他們的心內都不贊成民國，所以不但是袁世凱在北京做皇帝，就是龍濟光在廣東也稱龍王。如果此後再沒有國基，將來一定又有人做皇帝，諸君便要去做奴隸；中國不但是不能強盛，和外國並駕齊驅，外國一定要來亡中國。現在列強對於中國，主張共管，說中國人沒有自治能力，從前很野蠻的滿洲人，都可以治中國，都把中國治得很久；此後還不太平，還不能想法則去自治，他們那些文明國家，便要來代我們治中國，便要來共管。共管就和從前瓜分一樣的口調，中國到了被列強共管，就是亡國，中國人不久便要滅種！

諸君回到家內，遇着家人反對民國，便要把以前所講的道理，對他們詳細解釋，說民國還沒有造好，我們人民眼前不能不犧牲，不能不耐，等到國家徹底改造好了，我們便永遠的得安樂。國家要怎麼樣才可以改造好呢？要有立國基礎，才可以造好。立國基礎，就是萬衆一心，歡迎民國；到了人人都歡迎民國，不反對民國，民國便可以永遠不致搖動。諸君畢業之後，便要去教人，中國有二萬萬女人，是不是歡迎民國，都要靠你們去宣傳。貴校辦了十七年，十三年前的帝國時代，是別人辦理，到了民國時代，廖校長才來接辦。廖校長是民國的新教育家，是宣傳民國新福音的人。

我想他平日把這些道理，一定對你們是講得很多的，你們對於這些道理，或者是已經懂得很明白的。你們都是師範學生，畢業之後，就要做人師長，如果做師長的人，都不明白民國的道理，我們便永遠沒有希望造成民國的國基。

今天廖校長請我來講演，是有甚麼希望呢？我是一個革命黨，是愛提倡革命的道理的。今日到貴校來講話，希望大家聽了我的話之後，都變成革命黨，宣傳三民主義，要中國富強，和英國美國並駕齊驅。

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對人而論，應該由近及遠；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就措詞而論，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譬如宣傳民族主義，就要說這種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等的。像從前滿人做中國的皇帝，到處都是滿洲人做官，管我們的事情，我們總是做他們的奴隸，漢人和滿人是很不平等的，我們要民族平等，所以便要排滿；現在雖然是脫離了做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中國事事都是受外國人干涉受外國人管理。譬如廣東的郵政局和海關，就是由外國人管理這，也是很不平等的。我們要除去這種不平等，便要提倡民族主義，贊成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用來對國內打不平等的。中國在十二年以前有皇帝，皇帝之下有公侯伯子男許多階級，他們都是高高在上，人民總是處在很低下的地位，那是很不平等的事情；我們主張民權革命，便剷平那些階級，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

，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們革命之後，便實行男女平權，廣東的省議會，便有女議員。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的做議員，與聞國家大事，地位該是何等高尙呢？該是何等榮耀呢？諸君都知道近來外國女子爭參政權，不知道費了多少能力，犧牲了多少心血，還有許多國家，爭不到手。中國革命之後，不要女子來爭，便給女子參政權，議會之中，設立女議員。但是一般女子，都不熱心這種參政權，是就做議員的女子，沒有做很久，便心灰意懶，不繼續去奮鬥，廣東都是這樣，別省更可以知。所以二萬萬女子，至今還不明白民國，還不能理國事。大家從此以後，要把我們民權主義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對二萬萬女子去宣傳，在女子一方面，建設民國的國基，要他們都知道從前的地位是很低，現在的地位是很高。這個女子地位抬高的原因，就是由於我們主張了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國家太平了，開闢財源，所得的利益，不許少數人獨享，要歸多數人共享，國家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養活，全國男女，無論老小，都可以享安樂——這就是民生主義的用法。更行簡單言之，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都一律的平等；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大意，諸君要詳細研究。現在對於這三種主義，還要印成專書，以後可以隨時取閱。大家明白了這三民主義。

才知道中國是一個甚麼國。現在的中華民國，就是大家的家產，大家都是這個家產的主人。如果做師長的女子，都不明白理家事，這個家產的前途是沒有希望，所以你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大家除了明白三民主義之外，根本上還要明白我們始終革命，是甚麼用意。我們革命黨的目標，始終都是國家富強的，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大家來贊成；贊成的方法，是在明白三民主義，鞏固民國的基礎；要民國的基礎怎麼鞏固，就是在把三民主義的道理，注射到人心內，要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人人的心理上都傾向共和，中國才再不發生皇帝，中國才可以富強！法國美國之所以永遠富強，就是由於沒有皇帝，俄國在六年之前，推倒了皇帝，成立共和，六年以來，一般人民很明白共和的道理，俄國以後當然沒有人做皇帝，俄國便可以望富強。中國成立共和，至今不過十三年，當中倒過了兩三次，總是有人做皇帝，就是因為國基不鞏固，人人的心理還不歡迎共和。今天我到貴校來講話，就是希望大家先明白共和；自己明白了之後，還要去宣傳，要諸君的父兄家人和一切親戚朋友都明白，都來贊成共和，都來歡迎共和。

10 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

——民國十三年勞動紀念日對各工團演說稿——

各工團代表諸君！諸君今天在此地開這個盛會，是效各國的工人，來慶祝世界各國通行的勞動節。世界各國的工人爲甚麼要紀念今天的這一天呢？就是因爲美國工人在三十九年以前的今天，結

合了許多的大工團，在各城市巡行，要求資本家准工人作工八點鐘，休息八點鐘，教育八點鐘，打破從前勞動無度的虐待；後來這種要求勝利了，全美國工人，便把每年的今天，作為勞動節，人人來紀念；隨後轉到了歐洲，各國的工人，對於本國的資本家，也是照美國工人一樣的要求，也是一樣的勝利，這個勞動節，便由此推行到歐洲，推行到全世界。相傳至今，便成了世界各國工人通行的一個紀念日。所以今天的這個紀念日，是世界各國工人戰勝了資本家的一日。這是我們工人全體是應該來慶祝的！

我們中國工人，今天也來跟隨世界各國的人，同世界各國的工人合作，來慶祝這個紀念日，最要緊的是甚麼事呢？第一先要知道中國工人現在所處的是甚麼地位；要知道中國工人現在所處的是甚麼地位；便先要知道中國國家現在所處的是甚麼地位。中國現在是世界中最貧最弱的國家，受各國的種種壓迫，所處的地位，是奴隸的地位；中國現在所處這種奴隸地位，比較各國殖民地地位，還要低得多。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安南在國際之中，有沒有地位呢？簡直沒有他們的地位，各國都是把他們當作奴隸，像高麗是做日本的奴隸，安南是做法國的奴隸。但是高麗安南雖然是做外國的奴隸，他們只做一個強國的奴隸，我們中國現在是做世界列強的奴隸，凡是和中國有約通商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這個原因，是由於從前滿清沒有錢用，借了許多外債，和列強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把他們主權都送了外國人，這就是滿清把我們當奴隸，

要借外國的錢用，便拿我們去賣身；他們所立的那些條約，就是我們賣身契一樣。十三年前革命，推翻了滿清，是脫了滿清一重的奴隸，但是賣身契還沒有收回，所以現在還要做各國的奴隸；從前是做二重的奴隸，現在還要做一重的奴隸。我們現在雖然只做一重的奴隸，但是主人有十幾個，不比高麗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安南的主人，只有一個法國。大家想想：是侍候一個人容易些呀？還是侍候許多主人容易些呢？做奴隸的人，只得一個主人的歡心，當然是很容易，要得許多人的歡心，當然是難得多。所以俗話說：『順得姑來，失嫂意。』故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困難的；比較高麗安的地位，還要難多，還要低一等！國家的根地位，既然是低，我們人民的地位自然也是低，做工人地位，當然是更低！

今天諸君跟隨文明國家的勞動團體，在這個勞動紀念日，來開這個工人大會，要怎麼樣這個大會才不是空開的呢？依我看起來，要從今日起，立一個志願，組織一個工人大團體！現在文明各國的人，都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近來發生工人的風潮，都是由各國傳進來的；就是今天開這個大會，當然也做效各國工人的。各國工人現在是甚麼情形呢？他們所處的是甚麼地位呢？各國工人現在都有團體，國家也設立特別法律，保護這種團體的利益；不過這種利益，只是文明國家才有，如果是專制國家，便沒有這種利益。文明國家的工人，成立了團體，是做一些甚麼事呢？他們所做的是，目的就是在同資本家爭地位。工人既是要同資本家爭地位，那麼，就是在文明國家之內，工人和

資本家的地位，當然還是不平等的。現在文明國的資本家，還是很虐待工人；工人要受資本家的虐待，所以工人同資本家之中，便發生大問題。政在世界上不只一國有這種問題，就是各國都有這種問題。所以現在世界各國的工人，都要聯合起來，去和資本家抵抗。

外國之所以發生大資本家，是由於經過了實業革命。那種革命，是把各種生產的方法，不用手工來製造，專用機器來製造。因為機器的製造很快，工廠的規模又大，出品很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發大財，便生出了許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有了多錢，於是無惡不作，先壓制本國的工人，後來勢力膨脹，更壓制外國的工人。中國工人和外國工人不同的地方，是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如果有外國資本家來壓迫，政府便去抵抗；就是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政府也是想方法來保護。所以外國工人一方面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一方面得政府的幫助。至於中國的實業，還沒有發達，機器的生產，還沒有盛行，所以中國還沒有像外國一樣的大資本家；外國有了機器生產之後，發生了大資本家，一般工人便受資本家的大害。中國工人現在還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害。本國還沒有大資本家來壓迫工人：自從發生了工團風潮以後，那些小實業反要受工人的害，被工人來壓迫。那麼，中國的工人，到底有沒有受壓迫呢？是受誰的壓迫呢？中國工人是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故外國工人是受本國資本家壓迫，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中國工人恰恰是相反，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這就是中外工人不同的情形。

我們中國工人，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從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普通工人因為看不出來，所以不覺得大痛苦。外國資本家用甚麼東西來壓迫中國工人呢？他們是用貨物來壓迫中國工人。他們的貨物，怎麼樣可以來壓迫中國工人呢？是借國家保護的力量，來壓迫中國工人。外國工人受別國貨的壓迫，政府便想方法來保護；中國政府不但是不保護中國工人，並且反去保護外國的貨物，直接保護外國的貨物，就是明保護外國的資本家。從甚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從海關便可以看得出來。從前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給了外國許多的特別權利，其中有一件最重大的，就是把海關撥歸外國人管理。進出口貨物的稅，都是由外國人收，他們收多少，就是多少，我們中國人不能過問。至於外國設立海關，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凡是有進口貨物，便收重稅；出口貨物，便不收稅。像這樣收稅的用意，就是要進口貨物的價貴，在國內不能暢銷；要本國所出的貨物價賤，到處可以銷行。像這樣收稅的辦法，便可以抵制外國的貨物，保護本國貨物；直接保護本國的貨物，間接就是保護本國工人。我們現在失去的海關，就是失去了保護種種實業的門戶。因為門戶太開，所以洋貨源源而入，運到各省內地，用很便宜的價錢發賣，普通人因為愛便宜，所以不用土貨，要用洋貨；因為土貨沒有人買，洋貨總是暢銷，所以土貨就被洋貨打敗；因為土貨打敗，全國都不出貨，所以中國工人，便沒有工做。從前閉關自守的時代，中國工人還可以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自己本來可以供給自己；到了外國人來叩關，打破我們的門戶，和我們通商以後，自己

便不能供給自己。土貨銷滅於無形，洋貨充斥於市面，不但是洋貨充斥於市面，就是外國銀行發行的紙幣，也是通行於各地，中國的紙幣也是被外國的紙幣打敗了！所以中國人民就謀生一方面的經濟說，完全是處在外國的經濟壓迫之下，中國國家表面上雖是獨立國，實在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因為成了外國的殖民地，受了外國這樣大的經濟壓迫，所以中國工人便謀生無路。

通商本來是以有易無，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國和外國通商後，把中國所無的洋貨運進，把所有土貨運出，此中一進一出的比較，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的數目，要在五萬萬以上——這就是外國多用五萬萬元的貨，來換了中國五萬萬元的錢；中國多被外國換去了五萬萬元的錢，就是中國由於和外國通商，每年要損失五萬萬；中國每年有五萬萬的損失，就是中國對於外國，每年有五萬萬元的進貢。中國工人本來不直接做外國人的工，不受直接的虐待，但是因為通商，多銷洋貨，每年的進貢，有了五萬萬元，就是中國工人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的工錢。這種五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年年都是一定的，在十年之前只有二萬萬，到現在便增加到五萬萬；再過十年，一定要加到十萬萬。現在的中國人，每年只損失五萬萬，已經是日日怕窮，叫苦連天，再過十年的損失，要加一倍多，至少也有十萬萬。到了那個時候，專就經濟壓迫一項的難關，我們又是怎麼樣可以打得通呢？

外國工人只受本國資本的逼迫，中國工人要受外國經濟壓迫，間接的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奴隸。大家想想，中國工人的地位比較外國的工人，是不是差得多呢？現在中國不只工人要受外國資本家

的壓迫；就是讀書的人，耕田的人，做生意的人，都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

諸君在這個世界各國的勞動節，來開這個大會，要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打破這種壓迫，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和各界人民的地位呢？要步外國工人的後塵，維持自己的地位，是從甚麼地方着眼呢？外國工人生在文明的國家，政府有很完備的法律，來保護工人，所以事事都不要工人來擔憂；因為政府有保護工人的法律，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就是生在不文明的國家，工人自己也能夠組合團體，提高自己的地位。譬如俄國工人在幾年以前，結成大團體，推倒專制的俄皇，改革政體，弄成工人的獨裁政治，無論甚麼資本家都不許執政權，只有工人可以管國事，俄國工人的地位是怎麼樣呢？英國現在由工黨組織內閣，一切政權都是在工人的掌握之中，英國工人的地位又是怎麼樣呢？其他各國工人的勢力，都是一日擴張一日，他們的地位，都是一日抬高一日，所以他們在本國之內，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中國工人如果專學外國工人，組織大團體，來解決國內的問題，推倒初發生的資本家，實在是很容易的；但是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對於外國經濟壓迫問題，可不可以一齊來解決呢？我們每年所受五萬萬的損失，可不可以挽回來呢？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本國的資本家，實在沒有壓迫工人的大能力。現在中國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於外國的經濟壓迫。所以諸君今天有這樣的盛氣，結成這樣的大團體，做這樣的示威運動，應該想一個方法，來抵抗外國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現在不但是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并且反想種種方法來壓

這本國資本家。因為這個情形，所以中國工人常常和本國資本家發生交涉，是解決了所有的經濟問題呢？要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就應該打消一切經的地位，是駕乎本國資本家之上，爲甚麼不能打消一切經濟的壓迫呢？因病，由於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小，所受最大的壓迫，還是外國的資本家。我是外國每年來搶了五萬萬。我們要把這種搶劫的五萬萬，不許外國人偷過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中國海關，交到外國人去管理，是在從前那些中外的，所以我們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便要和外國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工人可不可以做得到呢！要達到這個大目的，便要有大團體。中國現在有外。只有工人才有團體，商人的團體是很小的，耕田的人簡直沒有團體。人，可說是農商兩級的人沒有團體，只有士工兩界的人，才有團體。工人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的陣線上去。諸君是工人，是民國的一份子，要抬高工人的地位，便要先抬高國家去做，是做不通的！像這樣講，工人不但是對於本團體之中有責任，在本責任。這是甚麼責任呢？就是國民的責任。諸君結成了大團體，要担任甚高國家地位的責任。如果不能担任這個責任，諸君便要做外國的奴隸；若

中國變成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諸君便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工人，和頭一等的國民。要抬高中國國家的地位，便先要中國脫離了外國經濟的壓迫，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現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了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去宣戰，便要學辛亥的革命志士，同心協力，一往向前，抱定破釜沉舟的大勇氣。諸君有了這個團體和這個的勇氣，便可以打破外國的經濟壓迫，解除條約上的束縛；做到了這個地步，中國的國際地位，才可以同各國平等。現在中國同各國不平等的原故，是由於國際的束縛。譬如政治經濟種種的壓迫太多。要解除這種束縛，在工人一方面，並不是難事；英國俄國的工人，便是中國工人的好榜樣。不過要像英國俄國的工人，担負國家的大責任，根本上還要有一種辦法——就是我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諸君能夠服從我的主義，奉行我的辦法，就可以和英國俄國的工人一樣，在社會上佔最高的地位。由此看來，中國工人不只是反對本國資本家，要求減時間，加工價，完全是吃飯問題，最大的還是政治問題。要實行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是要奉行三民主義，贊助我的革命。諸君能夠奉行三民主義，贊助我的革命，才不是空開了這個慶祝大會！

11 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

——對長崎中國學生會演說——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九中——

對生諸君！我這回路過日本到天津的原故，就是因為由上海到天津的船位已經定滿了，再過十

五日之後的船位，也是定滿了，所以在上海等船，還不如繞道日本。繞道日本的路程雖然是很遠，但是還比在上海等船快。我之所以要趕快到天津，是爲甚麼理由呢？就是因爲中國的大軍閥已經被奉軍和國民軍推倒了。國民軍近來和民黨是很表同情的，奉軍的領袖張作霖向來是同我一致，對付近來在中國想完全用武力壓服民衆無惡不作的軍閥，所以全國有大實力的人，都是贊成聯絡起來，共同推倒他。現在他的實力已經被我們推倒了，以後解決國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棄西南，隻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統一。我所主張和平統一的辦法，是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經有組織的團體，舉出代表來出席國民會議，大家商量，解決國事。原來中國的人數是四萬萬，但是這個數目調查，向來都是不的確，如果想用人民的數目做基礎，直接舉出代表來組織國民會議，一時辦不到，所以我們國民黨提倡的國民會議，主張用全國有組織的團體來做基礎，這是很容易辦得到的。甚麼是全國已經有了組織的團體呢？就是（一）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反對曹吳各軍隊；（九）各政黨。這些團體現在中國，都是已經有了很好的組織，即時便可以舉出代表來；而且這些團體的份子，都是很有知識，很容易商量全國大事。其他各種團體，沒有列入的固然是很多，如到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陸續參加。

我們組織國民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兩個大問題。這兩個大問題：一個就是解決國內民生問題

；二個是打破列強的侵略。要打破列強的侵略，就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這種開國民會議的目的，就是我們國民黨最近的主張。這種主張已經在我的宣言中發表過了，要這種主張能夠完全實行，就要全國有知識的階級來奮鬥！今天諸君來歡迎我，我借這個機會來同諸君講話，就要諸君本自己學生的地位，通信到神戶橫濱東京和日本各地的中國學生，在日本組織一個極有力的學生會，發電到中國與海外各處學生會，贊助國民會議；聯絡國內外的學生會，全體一致，主張由國民會議來解決國內民生問題，和打破列強的侵略。我這次的行動，就是爲求達到這個目的，去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便可和平統一；國民會議開不成，中國便要大亂不已。所以中國前途一線的希望，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得成！要國民會議開得成，根本上還是要全體國民一致去力爭。你們學生是有知識階級，尤其希望你們先出來提倡。如果你們通信到國內，聯絡國內的父兄親戚朋友，一致出來爭開國民會議，通信到國外各處，也是聯絡各處親戚朋友，一致出來爭開國民會議，國內外的民氣，都是一致的主張，那些有力量的軍人，當然不敢過於反對民氣，當然要贊成國民的主張，來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成之後，對內就是解決全國的民生問題，對外就是打破列強的侵略這兩件事。

我們在國民會議中，爲甚麼要做這兩件事呢？就是因爲中國連年內亂的禍根，完全是由於這兩件事！這是甚麼說法呢？就第一件的民生問題說，中國之所以連年內亂，就是由於兵多。中國之以

能夠多兵的原因，就是由於國內人民都要當兵，如果不當兵，便沒有別的方法找飯吃。現在國內許多地方的人民，都是以當兵爲謀生之路，因爲許多人民生計不遂，都要當兵，所以中國現在便有兵多之患。——因爲兵士太多，各種軍隊都不能養活，所以彼此便不能不爭，便不能不戰，便釀成中國今日的大亂。就第二件列強的侵略說，外國自從和中國通商以後，看中國人不起，又貪中國的土地財寶，所以總是想併吞中國。又因各國的勢力都是很大，列強又太多，當歐戰之前，有七八個強國，經過歐戰以後，還有四五個強國，彼此各不相下，一國併吞不成，所以便主張瓜分中國。但是要瓜分，仍難得平均，各國因爲恐怕瓜分不勻，自己發生戰爭，先傷自己的元氣，所以無論那一個強國，都不肯先居禍首來分割中國；由於這個原因，所以瓜分之說，提倡雖然是很久，但是還沒有實行。經過這次歐洲大戰以後，各國更是筋疲力倦，至今元氣都沒有恢復，當然沒有力量來分中國。現在外國經過歐戰，元氣略爲恢復的國家，只有一個俄國。但是俄國人最新革命之後，都是很主張公道的，不但是對於國內，幫助自己，并且對於世界，幫助各弱小民族。美國同日本，雖然是加入了歐戰，但是沒有受歐戰之害，不過這兩個國家，此刻對外的政策不同，一個是走東，一個是走西，以後或者要聯絡起來，一致行動，也未可知。列強對於中國，從前瓜分不成，現在便主張共管。以後無論共管之說，是不是實行，但是中國的海關，已經早被外國人共管了；中國金融之權，老早操於外國銀行之手；其他郵政鐵路的管理大權，都是在外國人掌握之中。所以中國現在的財政交通一

切實權，實在是由外國人共管，這是很可痛心的事！惟是中國的民氣，近來很發達，中國人的知識，近來很增加，將來總要想法收回那些外國人所管理的財政交通各實權。外國人在中國管理那些財政交通的實權，恐不長久，怕中國的民氣發達，中國人的知識增高。——中國人現在自己還不知道，而外國人是很清楚的。——他們因為怕中國人收回那些管理權，為謀永久管理那些實權，並擴大範圍起見，所以才明目張膽，提倡共管。這種共管的實在意義，和瓜分併吞，沒有一點分別。不過用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程度與知識，不久便有收回那些管理權之望。諸君聽了這些話之後，不要害怕，只可當作外國人做夢。共管一說之所以發生，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做夢，他們所做的夢，至今還沒有醒，所以還是想侵略中國種種事業。我們的民氣，已經發達到了收回那些管理權的極點，他們所做的夢，不久便要失敗，便要化為烏有；不過我要他們趕快失敗，要我們早些收回那些管理權起見，所以便在目前奮鬥，力爭廢除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海關租界領事裁判權。

諸君現在日本留學，當知日本在三十年前是甚麼景況？日本在三十年所受的痛苦，完全和中國現在相同；因為經過許多奮鬥，才脫離外國的束縛，才有今日的自由。諸君在日本留學，和日本學生朝夕相接近，便要對日本人解釋，要日本人不要計及眼前對於中國的小權利；要知道日本自身在三十年前所受的痛苦，和我們中國現在是相同，要和中國表同情。如果日本人對於中國現在的景況，真是表同情，當要幫助中國來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和收回海關租界領事裁判權。日本能夠幫助中

國做成這種大事業，便不是目前日本在中國的小權利。將來這更有大權利！日本此時做助中國來做這些事，或者暫時不利，但是取得中國國民的歡心之後，中國同日本一定可以親善，親善的程度一定可以一日加高一日。如果中國國民真是表同情於日本，絲毫不懷疑日本，完全信託日本，以日本現在的實業科學和種種文化都是比中國高，中國同日本合作之後，中國固然可以進步，日本當然要更進步。再由此更進一步，謀中日的經濟同盟，中國貨可以自由運進日本，日本貨可以自由運進中國，彼此暢銷，中國同日本的國民，在經濟上有無窮的大利。日本國民要享這種大權利，要達到這種親善程度，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國際上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所有喪失的一切權利！所以中國同日本要真親善，便先要有親善的表示；要能夠有這種表示，便是你們留日學生的此刻應該做的事！諸君除了對日本人宣傳之外，還要對海外各處留學生聯絡，成立一個國外學生聯合總會，一致打電報，來贊成國民會議；對國內的家屬朋友，也是一樣聯絡起來，全體一致打電報，力爭要開國民會議。假若國內外為爭開國民會議，所打電報有幾千張幾萬張，這種和平的爭法，好過用武力的幾十兵和幾萬兵。軍閥見了這種民氣，當然贊成國民的主張，國民會議當然可以開得成！諸君今天來歡迎我，便應該贊成我的主張，向這條路去奮鬥！

第四編對農商界之演講詞

一 當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

——對桂林同鄉會歡迎演說——

今日同鄉諸君，在此開歡迎會，恰值新年一月四日；但我國內有兩種新年，再過二十幾日，又有一陰歷新年。我國甚崇尚陰歷新年，對於陽歷新年，反澹然漠視焉。須知陰歷新年與陽歷新年有分別，其分別安在？即新舊歷之分別也。民國十一年來，人民尙崇舊新年，而不注重新新年者，是尙未能脫離舊觀念，未能脫離舊思想者也。國家進化，由野蠻而進於文明；人類亦然，由無知識而進於有知識，脫離舊觀念，發生新觀念，脫離舊思想，發生新思想。諸君今日應當打破舊觀念，舊思想；發生新觀念，新思想！新新年爲民國的新年，爲共和國家的新年；舊新年爲君主時代的新年，爲專制國家的新年。專制與共和大有不同，有如爲商焉；爲商者，有東家生意，自己生意；民國如公司，國民如股東，官使如公司之辦者，故總統官吏皆國民之公僕也。國民如股東享有權利的，非若專制國家奉一人爲君主，人民爲奴隸，而毫無權利所享也。國人對於新新年，不甚注重，對於舊新年反注重之，是有權利而不知享，是尙未知自己已成主人翁者！國人因缺乏新思想，放棄權利；國中政體，遂爲一般強盜官僚乘時而操縱之。民國十年來，所以如此大亂，其原因卽在是。國中既大

亂，人人感受痛苦，遂生一種思舊之心，以爲滿清時代尙優於民國時代也。此種反感，有一故事可爲比例：在昔美國因釋放黑奴，而成南北戰爭；結果黑奴得釋放，但黑奴雖被釋放，因無獨立生活，一旦失其依附，反覺異常困苦，尙不若爲奴時代之安樂也。故林肯在當時反爲人反對；今日黑種人方知林肯爲聖人。所以大凡新舊交替，必有一種變更。如發財人所願也，添丁人亦所願也，添丁雖爲人所願，須知生產時必經痛苦危險。從此可知人欲享安樂，必須由困苦艱難而來，且民國成立之時，北方官僚亦贊成共和，如袁世凱者即首先贊成共和之人也。誰知彼等之贊成，純係假意，陽奉陰違，以致醞釀國中之大亂。吾人今日常誅鋤此假意贊成共和者，實行真共和。必造成如法，如美，之共和國家。然美國在前數十年前，土地荒蕪，極力改良，開鑛山，興工藝，遂成今日之富強。桂林地方，物產豐富，山水幽秀，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者也。今即以山石而論，山石可以爲塞門磚土，真可謂隨地皆寶。假使工藝發達，交通便利，其利豈可勝言。至於四川，雲，貴，之煤炭，產額亦豐。北方各省所產尤夥。外人咸稱我國爲煤田，如能盡行開采，其利又豈可勝計？我國因工藝不發達，商業不振興，所用貨物，多仰給外國；是以每年出口之貨多生貨，進口之貨多熟貨，以致利權外溢。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爲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最新式的共和國！新式者何？即化國爲家是也。人人當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協力，共同締造。國家者載民之舟也，舟行大海中，猝遇風濤，當同心互助，以謀共濟。故吾人今日由舊國家變爲新國家，當發奮奮思想，發

達新思想。新思想者何？即公共心。吾人今日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何謂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之主義是也。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絕不能爲他種族所壓制。如滿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餘年，我漢族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義也。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同爲一族，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多數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權，不能以君主而奴隸臣民也。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但民生主義，在前數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爲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所有制度，當時所謂工人爲國家管理，貨物爲國家所有，即完全經濟革命主義，亦即俄國今日之均產主義。今日同鄉諸君，開會歡迎本大總統，本大總統深望諸君不僅爲歡迎本大總統一人。歡迎本大總統之主義。是則本大總統之厚望也！

2 政府所扣留的不是槍械是私運軍火的丹麥船

——對廣州商團代表演說詞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諸君：你們今天來請願的意思，我剛才和各位代表講話，已經很明白了，你們想得回這些槍械，是很心急的。但是這件事，你們不必擔憂，政府一定是給還你們的！剛才我和各位代表商量，要你們與政府定一個辦法，要甚麼時候可以給還？要經過甚麼手續才能夠給還？這都是要大家相商量的。以後你們的代表和我派的代表，商量一次或者二次，商量妥當之後，對於這個問題解決了，那

便可以把這些槍枝給還你們。現在你們要知道，爲甚麼原因政府要扣留你們的槍枝呢？你們現在很心急，以爲很難辦，費許多錢財才得這些槍枝，開得被政府扣留得不到手，便慌得不得了，要明日罷市，交涉這批槍枝，這便是你們不講道理。這不是正當辦法。罷市這件事，是你們商人很吃虧的，是不得已之後才可以做的舉動。今日你們來請願，我親自出來見你們，和你們商量辦法，你們又何必急急呢！又何須乎罷市呢？這件事本來應該要你們團長來講話，才可以明白的；但是你們團長不到，所以你們要明白爲甚麼政府要扣留你們槍枝的道理。你們聽了我的話，明白了這件事的道理之後，回去講到大家知道，都要心平氣和，來互相攷究這個問題。決不可感情用事，從中鼓噪，擾亂大家的治安。

政府對於這批槍枝的疑點，第一是你們團長前幾日到軍政部領一張護照，聲明這批槍枝，最快也要四十日之後，才可以到廣州所以那張護照的用場，當然要四十日才生效力，現在這些槍枝，忽然在四十日之內便到了；領護照的時候，你們團長并且聲明裝槍的船，才在外國動身，現只有四日便到了；槍到的時候，又鬼鬼祟祟，私下和李福林交涉，許他二百枝槍亮做酬勞，叫他替你們起槍；李福林不肯私相授受，沒有答應你們，又私向江防司令部交涉，拜託滇軍，要滇軍用寶璧兵輪去替你們起槍。政府事前毫不知道，所以便制止寶璧的行動。依我看來，你們既然領了軍政部的護照，是很正式的，爲甚麼要暗中到處拜託人，給人家槍枝，想私自起卸呢？這件事不能不令政府懷疑。

，我想你們團長的用心，一定是以爲這些槍枝，如果這次能私自起卸，便不用軍政部的護照，而且對你們也要蒙騙，說那些槍枝還沒有到廣州等到四十天之後，第二批槍枝到了，然後才用軍政部的護照，才對你們說槍枝是到了。他們這次所運的槍，就是頂包，現在頂包已經是穿了，因爲這個原故，政府便要查究。第二是你們所買的槍之外，更有其他許多槍，究竟是甚麼人的呢？政府現在扣留那隻船，是要查明甚麼人來偷運這麼多的槍枝？這樣多的槍枝，究竟是甚麼來歷？還有第三個疑點，就是你們現在要領槍枝的商團軍，只有一千多人，這次所買的槍，有八九千枝，這樣多的槍，又有甚麼用處呢？還要交到甚麼人呢？現在你們急於要槍，如果槍不能要到手，便想罷市。來要挾政府，若是真做這件事，便是你們上了當；便是你們不明白道理！你們大家知道要這批槍枝是頂包偷運，現在被政府查出扣留，你們應該要責問這件事的經手人。槍枝的護照，既然聲明四十日後方能夠到廣州現在只有四日便到了，你們代表說是不知運船開行的時期，但是一百多萬元的槍枝，不是小事，那有事前不知道到廣州時期的道理呢？其中顯然是另外有人，借你們商團的招牌來偷運槍枝了！現在偷運不成，槍枝已經是被政府扣留，他們又想借你們商團來恐嚇政府。你們知道人民專員有士農工商，都是擁戴政府，現在你們商人不許政府有一點機會來查究，便要罷市，這便是野蠻不講道理！政府對於這種偷運槍枝，一定是要查究的。將來查明之後，水落石出，如果真是你們的，便交還你們；如果外國另外再有一幫槍枝運來，那批槍枝才真正是你們的，那麼，現在不是

你們的槍枝，政府自然要沒收，剛才你們代表對於護照上時間的解釋說：「船行的快慢，沒有一定，所以到廣州的日期，便不能一定」但是相差太遠了，恐怕說不過去。

況且對於第二層，在你們所定的槍枝之外，還有甚麼人的槍枝，便不能不查究。究竟這些多出來的槍枝，是不是吳佩孚私運的，或者是陳炯明私運的呢？抑或是土匪私運的呢？所以對於第一層，護照的時期和槍枝到岸的時期，不相符合的疑案，第二層你們商團所買的槍枝之外，另有許多槍枝的疑案，政府都是非查明不可！要查究這件事，不是一天可以得結果的，將來查明妥當之後，把你們的槍枝交還，不是一定要沒收的，你們大家要安心等候。總而言之，這件疑案，經政府查明之後，如果知道你們不是要利用這些槍枝來打政府，政府一定把槍交還你們；如果知道你們利用這些槍枝來打政府，那麼政府爲自衛計，便不能把槍枝交還你們，祇有和你們決一場勝負了。本大元帥很想和你們商團聯絡的，很想要你們做手足的，今日你們大家來請願，我非常的歡迎；而且得到這個機會來與你們大家講話，我更加歡喜！如果你們的首領，沒有野心，不來和政府作對，你們便要和政府合作，一致行動，來維持廣州的治安；但是你們領袖是很有野心的，恐怕你們和政府合作，總是從中作祟，這些種種黑幕，我都知道，所以今日運槍的黑幕，我更要查究，你們不要以爲今日不帶槍，明日就要罷市。總之，政府查究這件疑案，或者要三日，或者是五日，或者是一兩個禮拜，都不一定，必要等到查明之後，才能夠把這些槍枝交還你們。你們和各位商人，總要安靜等

候，不必憂政府把你們的槍枝拿去了；不必庸人自擾，鼓噪暴動。你們要明白經手買槍人鬼祟，他總是想拿你們商團來利用，政府將來一定有很詳細的宣言，把這件事的來歷，說得很明白，讓你們都知道他的鬼祟，現在當查究的時候，對於這次運槍的疑案，如果查明之後，真是沒有別的好情，有道理來宣佈，讓大家都知道這件事的原委；但是沒有交還槍枝以前，你們總要給政府以時間的機會，讓政府來調查，你們購運這批大宗軍火，事前毫不報告政府，這就是你們商人在手續上已經錯了！

你們知道辦軍火是政府的特權，如果商人可以隨便辦軍火，工人可以隨便辦軍火，農人可以隨便辦軍火，土匪也可以隨便辦軍火，廣東不但是現在要亂，將來更要大亂不止！你們能夠和政府同力合作，一致進行，廣東的亂事便很快可以解決；如果你們商團還要再來生亂，廣東的亂事是沒有止境的。從前因為陳炯明造反作亂，便有客軍到廣東來專橫，如果商人另外作亂，就是商人變成客軍，所以你們回去，還是要安心樂業，等政府把這件事調查清楚，到那個時候，政府或者准你們罷市，你們才可以罷市；如果不等政府查明，現在便去罷市，那便是居心要反對政府，政府便不能隨便了事。你們聽了我這番話之後，決不可心急，一定要安份等候；如果有不明白的事情，很可以派代表來講——最好是派團長來講。你們團長現在忽然辭職，這是很可疑的！本來團長替你們買槍，在手續上不合，被政府扣留，照俗話說：「搵豬要問豬腳」你們應該追問團長。

現在團長忽然辭職，這是顯然心虛，如果不是心虛，又何以不親自來和政府商量呢？現在的政府，是講道理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不是野蠻的政府——像李準，張鳴岐，龍濟光，莫榮新，陳炯明，一樣。平心而論，你們是不是還要歡迎龍濟光，莫榮新，陳炯明，的政府呢！試問龍濟光，莫榮新，陳炯明，的時候，你們去請願，他們出來見你們不見你們呢？就這一件事說，你們便應該信仰這個政府，便知道這個政府是很講道理的。這些槍將來查明之後，如無別情，定是要交還你們的；但是你們現在決不可心急，不要魯莽滅裂來害自己。大家知道罷市之後，你們便不能做生意，這是於你們自己有損，於政府沒有關係的。你們應該要責成團長，爲甚麼辦事這樣糊塗？追究他的心事，究竟是甚麼用意？如果團長有黑幕，你們便不可聽他的話。現在的政府是隨時見你們的，有甚麼事都可以商量；政府很希望你們商團能夠發達，想培植你們做民治的中堅。今日所扣留的不是槍，是那條船，是扣留丹麥國私運軍火的船。要等到這條船的問題解決了，槍的問題才可以解決。祇要查明這些槍沒有別的黑幕，一定是照數交還你們，此時不必憂心這幾千槍，就要被政府搶去；此時政府不但想搶你們的槍，如果你們有幾萬商團，政府還可以給你們幾萬槍。像現在廣東兵工廠，天天造槍，政府已經下得有命令，教他定價，賣過民團，可見現在政府的用意，是保衛人民的。但是你們如果聽一兩個野心家來利用，來反抗政府，政府當然有政府的辦法，你們當謹慎，不可受人煽動，上人家的大當！

3 耕者要有其田

——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訓詞——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學生諸君！你們這次畢業，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就是因為他們知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國家大事，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你們畢業之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甚麼責任？農民所仰望於國家的有甚麼利益？這個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個人民為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來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聯絡一般農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

諸君在這地學了幾個月，知道我們革命，是要根據三民主義。大家到各鄉村去宣傳，便要把三民主義傳到一般農民都覺悟，農民在中國是佔人民的最大多數，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澈底；如果這個極大階級不能覺悟，未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在一時成了功，還不能說是澈底。

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甚麼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一般農民都覺悟呢？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農民才注意。如果開口就是講國家大事，無知識的農民，怎能夠起感覺呢？先要講農民本體有甚麼利益，國家有甚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甚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大家都知道中國把社會上的人，是分成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比較起來，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担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為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這種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一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的農業社會，和俄國不同，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地主和農奴的財產，過於不公平；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祇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這般小地主和農民的財產，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還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講，是講得過去的，但是切實調查起來，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前的情形比較來說，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呀，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國的小地主專制些呀，還是俄國的大

地主專制些呢？依我看起來，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幾百萬方里，甚至於幾千萬方里，那些大地主對於許多農奴，自然不能精神貫注，因為精神貫注不到，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我們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爲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所受的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是等到你們再去調查。就我個人的心理比較，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利害得多。

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祇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做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做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爲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對農民去宣傳，把農

民的痛苦講得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農民祇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要來向政府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好像近來我們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要解除農民的痛苦，便有許多農民向政府說：『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爲甚麼政府反而我們加抽沙田捐呢？這豈不是加重我們的痛苦嗎？像這個樣子，我們農民的痛苦，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救呢？』如果遇到了這種問話，一時便不容易答覆。

再者。現在這個革命政府，有很多軍隊，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便不能不多抽稅，這種稅源，都是從窮人來的，富人所受的負擔很少。如果不講明白，農民還不知道，若是現在講明白了，農民都知道很痛苦，他們一定來要求免去這種痛苦，所以你們在宣傳的時候，一定生出許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對於這種矛盾，要用甚麼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譬如廣州一府的農民，能夠全體覺悟起來，便可以聯絡成一個團體，廣州的農民都可以聯絡起來，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推到廣東全省農民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當宣傳的時候，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發生了那種衝突，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法，便是先勸農民結團體。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於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

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像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實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所以此時大家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祇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一鄉一縣聯起，然後再聯到一府一省，以至於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麼樣出力的方法，就要你們指導，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祇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同政府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望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4 農民大聯合

諸君！今日是開農民聯歡會，大衆知道爲甚麼要開這箇會呢？開這箇會之後，要做甚麼事呢，要知道這箇原委，便先要知道今日在中國是一箇甚麼日子？今年叫做民國十三年，爲甚麼有了民國十三年呢？因爲在十三年之前，革命黨的同志，纔起革命軍，推翻滿清恢復漢人的國家，創成民國在民國沒有創成之先，中國皇帝是滿洲人，滿洲人是外國來的，是一種異族，不是漢人，他們在二百六十多年之前，用兵力來侵占中國征服漢人，滅了明朝，統一中國的江山，纔把國號改做清朝。所以滿洲統治中國，壓迫漢人，有了二百六十多年，到十三年之前，漢人纔發生革命，趕走滿洲人，恢復漢室的山河，一直到現在，中國的事情，都是漢人自己管理。大家如果不知道清朝與民國的分別，可以就廣東從前和現在情形想一想，便可以明白廣東在十三年之前，是甚麼情形呢？大家知道廣州是兩廣最大的城市，在廣州城內最大的官，有兩廣總督，他的權力，可以管理廣東和廣西兩省總督之下有將軍，將軍之下又有旗防旗，防是滿清派到廣州來駐防和監視漢人的，漢人官吏做事，都要聽滿洲人將軍的話，所以滿洲人是主人，漢人是奴隸。這些情形，你們做小孩子的，當然不知道，做大人的，應該記得很清楚。在當時漢人並且不敢到旗下街去行走，如果自己不慎，要是被旗人打死了，去打官司，旗人不抵命。這就是因爲滿洲人是主人，我們的官吏都是被他們監督，所以不敢理這些事。至於漢人生了子孫，有沒有教養，官家總是不管。滿人的小孩子，一出世之後，便有長糧喫，那些漢滿不平等的事，是非常之多，到後來一般革命先烈，知道我們是做奴隸，看

見那些不平的事，是很無道理的，所以提倡民族主義，推翻滿清政府，創成民國，來行民權。這種民權主義，是以人民爲主人，以官吏爲奴隸的，所以十三年的革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是中國幾千年來破天荒的第一件事，在那次革命以前，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無論甚麼事都要聽皇帝的話，到了民國成立，便是以民爲主的世界，人民便變成了主人，皇帝變成了奴僕。在這箇民國時代，本來沒有皇帝，最大的官是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以下就是各部總長，各省省長，以及各縣縣長，這些官吏，從前都是在人民之上，今日便在人民下。大家知道現在民國沒有皇帝，究竟是甚麼人做皇帝呢？從前是一箇人做皇帝，現在是四萬萬人作主，就是四萬萬人做皇帝，換句話說，就是在皇帝時代，祇有一箇人做皇帝，到民國時代，這四萬萬人都是皇帝，這就叫做以民爲主，這就是實行民權，這些事實，中國幾千年來，雖然沒有見過，但是老早便有了這種理想。譬如孔子說：「天下爲公，」又有人說。「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這種理想。我們革命黨要實行三民主義，也就是這箇意思。

三民主義是甚麼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用，不許外國人來治中國，做中國皇帝，要我們中國人來治中國，自己管理自己，革命黨從前推翻滿清，就是實行民族主義，但是滿清推翻之後，還是要受外國人的欺負，我們實行民族主義，推翻滿清，雖然脫離了滿清的奴隸，但是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所以民族主義，還沒有完全成功。推翻滿清，祇可

算作一半的成功，其餘一半，就是受列強的壓迫。列強到現在還要壓迫中國的原因，就是由於從前滿清和他們立了條約，那些條約放在外國，就是我們的賣身契押去外國，把我們的權利都送過外國人去了一樣。那些條約就是通商條約，所以滿清與外國的通商條約，就可以說是我們的賣身契。所以我們到了今日，還要受外國的壓迫。我們實行民族主義，已經推翻滿清，雖然是一半成功，以後後還要廢除我們的賣身契，不做各國外人奴隸，那纔算民族主義是完全成功。講到民權主義，我們推翻滿清之後，創成民國，雖然是以民爲主，但是不久又生出許多督軍省長，那些督軍省長都是滿清留下來的舊官僚，他們的思想，祇知道有皇帝，所以他們做事的專制，還是要實行皇帝之職權。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民國到今日，雖然有了十三年，民權還是不能夠實行。我們要把民權主義全達到目的，所以還要希望大家同心協力來奮鬥。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列強來奮鬥的，民權主義是用來對國內強權來奮鬥的，至於第三箇民生主義，是對誰來奮鬥的呢？是要各人自己發奮，自己謀生活，自己來造成自己的世界。革命爲民族民權兩箇主義，奮鬥了十三年，民生主義，十三年來總沒有理過。說到結果，民族主義祇有一半成功，民權主義到今日還覺得是失敗，因爲民族，民權，兩箇主義還沒有成功，民生主義更是沒有工夫去做。

今日開這箇農民聯歡大會，這是革命黨和農民的第一次見面，我們大家見面之後，要做些甚麼事呢？就是從今日起，要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如果能實行，人民纔能共享幸福，纔是真正以

民爲主；民生主義若是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不過是一句空話。民生主義能不能實行的責任，就在大家農民的身上。所以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會，革命黨與農民第一次見面來講話，就要大家來實行民生主義。甚麼是民生主義呢？民生主義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然後中國四萬萬人纔可以享幸福。所以今日的這個大會，要大家合力來實行民生主義，就是大家合力來謀幸福。大家知道今日中國是以民爲主的，我們要爲人民謀幸福，便要爲大多數人幸福。

中國的人民是以那種人爲最多呢？剛纔主席講農民的總數在人民裏頭，占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占極大多數；就是一百箇人裏頭，就有八九十箇人是農民，中國幾千年來立國，大多數的人都是農民。現在的農民是怎麼樣呢？一般農民所處的境遇，都是最艱難和最痛苦的，沒有幸福之可言。如果現在還沒有覺悟，還不與政府聯絡來實行民生主義，就永遠沒有幸福。現在農民何以最艱難和最痛苦呢？因爲在滿清的時候，政府不准農民有團結，如果結成團體，便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所以農民向來沒有聯絡，像一片散沙一樣，就是到今日，還是不知道聯絡，還是沒有團體。現在政府幫助農民，提倡民結團體，農民如果利用政府的幫助，去實行結團體，就可以恢復自己的地位，謀自己的幸福。你們農民所受的艱難痛苦是甚麼情形呢？大家想想，一年辛苦到晚，就是擔了多少水旱天災的憂，受了多少的風雨寒熱，費了多少的血汗勞動，纔收穫若干穀米，或者在穀米沒有收成之先，

當青黃不接的時候，急於要借錢度日，或者是已經收成之後，急於要完糧納租，都不能不把穀米用極平的價出賣；商人用極平的價買得穀米之後，一轉手之勞，便用極高的價再行發賣，中間一買一賣，賺很多的錢，都不關你們農民的事，而且你所耕種的田，大多數都是租來的，租錢又貴，所以你們每年辛辛苦苦得來的錢，都是爲商人和田主空勞動的，至你們所用的衣服器具，更要用很高的價，花很多的錢，纔能買到手。你們這種生活，凡是買進的衣服器具，都要用很高的價，花很多的錢，賣出的穀米，祇照很低的價，得很少的錢，這就是受經濟的壓迫。因爲受了很大經濟壓迫，所以你們農民便是很窮，所處的地位便是很低。本來全國人民都是靠農民來喫飯的，農民一日不賣穀米，全國人便一日沒有飯喫，所以你們的地位，實在是很重要的。不過因爲大家沒有團體，自己固有的利益，都沒有力量保守，在無形之中，都是被人搶去了，所以自己便喫虧，要受種種痛苦。我們革命黨是建立民國的人，實行三民主義，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農民，便是要救濟這種農民的痛苦，要把農民的地位擡高，並且要把農民在從前所受官吏和商人的痛苦，都要消除。我們要做這件事，根本上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重要的，要有這箇思想，然後大家才能夠聯絡起來。

聯絡的方法，先要一村與別村聯絡，一鄉與別鄉聯絡，一縣與別縣聯絡，以至於一省的農民，都能聯絡起來。廣東全省的人民有三千萬，如果說八成是農民，就有二千四百萬人是農民，祇有

六百萬人是別種人。中國現在是民國，要成真民國，是要多數人能說講話的。多農民如果能說結成大團體，就有力量可以講話，不過在十三年以來，多數農民都是自己放棄這種權利，不知道爭回自己的地位，不知道自己是主人翁，還以為像從前滿清一樣，自己還是奴隸，今日開這箇會，就要大家醒起來，知道這十三年以來自己不是奴隸，是主人翁，要能說做主人翁，便要大家聯絡起來，大家聯絡之後，有了大團體，便能說講話。你們知道現在學生有學生會，商人有商會，工人有工會，祇有你們農民沒有團體，所以你們這類的人數雖是很多，反要受少數人的壓制。少數人所以能說壓制多數人，就是因為他們團體很堅固，武器很精良，譬如廣州市的商團，人數雖然不大多，但是有好槍，所以能說壓制人。農民既然是大多數，自己又是主人，便不應該受人壓制，因為多數農民，都不明白這箇道理，所以要做人的奴隸，正所謂是自尋煩惱。本黨今日開這箇農民聯歡會的目的，就是在提醒你們農民，要你們回鄉之後，更提醒大眾，大眾都聯絡起來，結成團體，便可以不致做人的奴隸。農民如果能說做這件事，政府一定可以幫助進行，先從此村與彼村聯絡，再推到此鄉與彼鄉聯絡，此縣與彼縣聯絡，不到一年，就可以推廣到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成一箇一千四百萬人的大團體。有了這樣大的團體，那麼從前被人搶去了的利益，便可以爭回來，若是爭不回來，或者被人壓迫，便可以設法來自衛，或者是抵制，好像現在廣州的商人，便有商會，組織商團軍，有很精利的槍，可以自衛；工人便有工會，如果受人家的壓迫，便全體罷工去抵制。這次沙面的工人

罷工，是甚麼原因呢？沙面本來是中國的土地，是滿清送到外國人的，外國人設立種種苛例，來壓迫中國的工人，工人便全體罷工去抵制。你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向來是怕外國人的，凡是中外發生了交涉，中國人總不敢講話，但是這次沙面的工人抵制他們，因為有很堅固的團體，所以遇到外國人發生苛例，便全體罷工，要求列強來取銷。列強因為看見工人有很堅固的團體，所以不敢再壓迫，便要同工人來講和。由此可見工人要有團體，才可以保護自己。你們各鄉農民，向來不知結團體，練農團軍來自衛，所以總是被人欺負，如果要以後不被人欺負，便要從今日起結成團體。挑選各家的壯丁來練農團軍，你們能假這樣進行，政府還可以從中幫助的，用極低價賣槍給你們，你們有了槍，練成了很好的農團軍，便是中國第一等的主人翁，講很有力的話。人民在國家裏頭，要想講話，先就要負一種責任，要盡國民的責任，就要和政府聯絡，和政府聯絡之後，就不致被商人和工人欺負，從前因為不知道和政府聯絡，所以被商人和工人欺負，今日本黨開這箇會，就是提醒你們，想用政府幫助你們大聯絡起來，占一箇頭等地位，做一箇說話有力的主人翁，如果你們在各村，各鄉，各縣，都聯絡了之後，政府還有新方法指導，要你們每年收穫的穀米，不致被人侵奪，不致受商人工人的欺負，有種種大利益。要達這種大目的，就要農民同政府合作，農民同政府合作之後，便可以一致實行民生主義，為大眾謀幸福。

大家知道民國是要人人得安樂的，中國的農民，向來都是痛苦，今日開這箇農民聯歡會，是中

國政府同農民見面的第一次，是政府爲農民謀幸福的第一日，爲農民爭利益的第一日，你們到這箇會的人，知道辦法，回去鄉村之後，第一步奮鬥的工夫，是要大家聯絡，結成真團體，大家做到第一步的工夫，有了團體之後，才可以做第二步的工夫。第二步功夫是甚麼呢？就是爲農民爭利益，但是第一步工夫，如果沒有做好，決不能假亂說就要做第二步工夫，先要把第一步工夫謹慎去做，做好了之後，然後舉代表來報告政府，再來開大會，政府便教你們做第二步工夫，倘若你們不謹慎，在第一步工夫沒有做好之先，便說商人賺你們的錢，去抵制商人，商人決不准你們去聯合，或者你們以爲田主收你們的租錢太貴，便要抵制田主，或是搶田主的錢，田主也是不准你們聯合的。所以你們要先聯絡團體，以後才可以爭利益。若是真有二千四百萬人的一箇大團體，不待你們來爭，無論甚麼人，都要給你們以太利益。如果先不聯絡團體，便要去爭利益，就象俗話說，未學行先學走，一定是有禍害的，以後田主商人等，更要壓制你們。所以今日這箇聯歡會，關係你們的身家性命，關係你們的禍福，你們做得成功，就要受很大的福，做不成功，就要受很大的禍，這是你們農民不可不謹慎的。

今日這個農民聯歡會，在中國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我們做這個第一件事，很要得一個很好的結果，要得一個很好的結果，就要大家去奮鬥，大家能夠奮鬥，就可以成大功。

第五編 對民衆及民衆團體之演講詞

1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民國元年對中國社會黨演講詞——

「社會主義」之名詞，發於十九世紀之初，其概說既廣，其定義自難。特此種主義，本我人類腦中應具之思想，不滿意於現社會種種之組織，而思有以改良，於是乎社會主義之潮流，得應時順勢，而趨向於我人之腦海，種種社會主義之學理，得附社會主義之名詞，而供我人之研究討論矣。嘗考歐西最初社會主義之學說，即爲「均產派」，主張合貧富各有之資財而均分之，貧富激戰之風潮，既烈，政府取締之手續亦嚴。政府取締之手續既嚴，黨人反抗之主張益厲，無政府主義之學說，得以逞於當時。而真正純粹之社會主義，遂湮沒於雲霧之中，漂渺而不可以跡。厥後有德國馬克斯，出苦心思，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爲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爲有統系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惟現社會主義，尚未若數理天文等學，成爲完全科學，故現在進行，尙無一定標準，將來苟能成爲科學一程，則研究措施者更易着手。

社會係對待個人而言，社會主義亦係對待個人主義而言。英國尊重個人，主張極端的自由；德

國以國家爲本位，個人爲國家分子，又甯犧牲而不惜也。此則以其國家政體之不同，故其主義亦因之而有異。主張個人主義者，莫不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社會主義者，又莫不反對個人主義。聚訟紛紛，莫衷一是。然而個人社會，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發明，而未可以是非之也。

「社會學」與「社會主義」，固自有別，其研究社會之起原，及社會之變遷，種種之狀態現象，皆屬於社會學之範圍，至若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曰社會生計而已矣。其主張激烈，均分富人之資財者，於事理上既未能行，於主義上亦未盡合，故欲主張平均社會生計，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以達此社會主義之希望。考諸歷史，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同居，又共產主義之嚆矢。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宜其進行之速，一日千里之勢也。

歐洲社會黨，係完全政黨性質，近年以來，尤占政治上之勢力，若法，若德，若比，其政府議院中人，社會黨員居其多數；英則四五年前，社會黨人始占議席，然而同時被選，即有數十人之衆，且有位於度支大臣者矣；美之社會黨。雖未發達，然其黨人居政治上重要位置者，實繁有徒；中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之下，夫民主政體之政治，一人民政治也，社會黨既集民主政體下之人民，尤不應無政治上之活動，則今日社會黨亟宜組成強有力之政黨，握政治上之勢力，而實行其社會主義之政策者，實鄙人所深望也。

社會主義不獨爲國家政策之一種，其影響於人類世界者，既重且大。循進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爲，社會主義實爲之關鍵。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爲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爲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混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爲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爲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爲之力，尙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張，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其主張均分富人之貲財，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實則一時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故欲永弭貧富之階級，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圖矣。社會主義學說，近日發明者，至蹟且夥，法德比各政府，多採用而履行之；即反對社會黨若日本亦未嘗不採用社會政策。而其反對社會黨人者，實以其主張激烈，妨礙秩序，爲法律所不許耳。我國社會主義流行伊始，尤望黨人持和平之態度，與政府連絡，共圖進行。緣社會主義，本與專制政體極不相能，故不能存於專制政體之下，今我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成立時，此誠不易得之機也，務此良好之機，而不得循序漸進，造福前途，詎不大可惜乎！此鼓吹運動者，不得不稍注意也。

嘗考社會主義之派別爲：（一）共產社會主義；（二）集產社會主義；（三）國家社會主義；（四）無政府社會主義；在英德又有所謂宗教社會主義；世界社會主義。其以「宗教」「世界」而範圍社會主義者，皆未適當，自予觀之，則所謂社會主義者，僅可區爲二派：（一）集產社會主義；（二）共產社會主義。蓋以國家社會主義，本屬於集產社會主義之中；而無政府社會主義，又屬於共產社會主義者也。夫所謂集產云者，凡生利各事業，若土地，鐵路，郵政，電氣，鑛產，森林皆爲國有。共產云者，即人在社會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處一家，各盡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競爭，邦治之極，政府遂處於無爲之地位，而歸於消滅之一途。兩相比較，共產主義本爲社會主義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於極端，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尙居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於是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爲過量之需矣。狡猾誠實之不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而不同，其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抵觸，說者謂可行於道德智識完美之後。然斯時人民，道德智識，既較我人爲高，自有實行之力，何必我人之窮思竭慮，籌畫於數千年之前乎！我人既爲今日之人民，則對於今日有應負之責任，似未可放棄今日我人應負之責任，而爲數千年後之人民負責任也。故我人處今日之社會，即應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以盡我人之本分。則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實爲今日唯一之要圖。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爲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而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

，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於公理之平允，斯則社會主義之精神，而和平解決貧富之漸。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不過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於平而已矣。滿清以少數人，壓制我人，故種族革命以起；專制政體以一帝王，壓制我多數人民，故政治革命以起；至社會革命於少數大資本家之壓制多數平民耳。在各國貧富之階級，相差甚遠，遂釀成社會革命，有不之勢；在我國之大資本家尚未發生，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然而物質文明，正企業家縱橫時，將來資本大家之富，必有過於煤油鋼鐵大王者，與其至於已成之勢，而思社會革命，何杜漸，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於未然乎！譬諸歐西各國，疾已纏身，不得不投以猛劑，我國疾尤宜注意於衛生之道。社會主義者，謂為療疾之藥石可也，謂為衛生之方法亦可也。惟我國社會之狀態不同，則社會主義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各國尚多反主義之政府，我國則極贊成採用社會主義者也。然則我國主張社會主義之學子，當如何斟酌會之情形，而鼓吹一種和平完善之學理，以供政府之採擇乎！

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衆，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近似博愛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日上，莫不被其澤惠，此社會主義之博愛，所以得

精神也。

然爲人類謀幸福，其着手之方法，將何自乎？自不得不溯人類致苦之原因。人類之在社會，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計實爲其主動力、人類之生活，亦莫不爲生計所限制；是故生計完備，始可以生存，生計斷絕，終歸於淘汰。社會主義，既欲謀人類之幸福，當先謀人類之生存；既欲謀人類之生存，當研究社會之經濟。故社會主義者，一人類經濟主義也。經濟學者，專從經濟一方面着想，其學說已成爲完全之科學；社會主義係從社會經濟方面着想，欲從經濟學之根本解決，以補救社會上之疾苦耳。

按經濟學本濫觴於我國，管子者，經濟家也，興鹽魚之利，治齊而致富強，特當時無「經濟學」之名詞，且無條理，故未能成爲科學。厥後經濟之原理，成爲有統系之學說，或以「富國學」名，或以理財學一名，皆不足以賅其義，惟「經濟」二字，似稍近之，經濟學之概說，千端萬緒，分類周詳，要不外乎生產分配二事——生產卽物產，及人工製品；而分配者，卽以所產之物，支配而供人之需也。默視之，其理似不高明深淵，熟審之，則社會之萬象，莫不包羅於其中也。

生產之原素有三：（一）土地；（二）人工；（三）資本。土地，爲人類所依附而存者也，故無土地無人類。經濟學所謂之土地，不僅指陸地而言，凡海洋，空氣，占有空間面積者，莫不爲土地也。然以經濟學原理言之，僅有土地而無人工，資本，則物產仍不能成，故經濟學者，累千萬言，猶未

舉其說也。我人對於土地與人工之界說，尙易明瞭，惟資本與人工之界說，最難區別。此即社會主義家與經濟學者相爭之點，至今猶未解決者也。

經濟學家謂資本非金錢一項可盡其義，其人工造成之物產，消費之餘，以之補助發達物產，無不在爲資本；第所餘之物產，不以之爲生產事業，似與廢物無異，則不得謂爲資本矣——例如租人以屋，而收其租金，雇人以車，而受其雇資，此屋，此車，皆爲資本，屋而自居，車而自乘，則車與屋皆不能謂之資本，以其自居自乘，不能生利故也。

世界文明進步，社會之組織日益複雜，事業之發生日益繁多。凡物產或金錢，以之生產者，可皆謂之資本，蓋資本既所以生產，而人工者又所以生資本也。我人既知資本爲人工之出，則有人工已足，又何再需資本乎？殊不知生產必賴資料，無資料以供給生產者之費用，以待其生產之結果，其生產終無所出矣。——魯濱孫之漂流海島，苟無斧以供其刈薪營室，無糧以供其果腹充饑，我知其不數日已爲荒島之餓鬼，尙何能待植穀之熟，荒地之闢耶？故斧與糧，供其生產之費用，其作用與資本同，謂之爲資本，固未嘗不可也。嘗考資本之來源，多由於文明祖傳，以供吾人今日之生產，欲窮其始，則未易知。綜上觀之，則資本與人工之關係，可略知其崖岸；而土地，人工，資本之同爲生產要素，又缺一而不可也。

分配云者，卽以土地，人工，資本，所生之產物，按土地，人工，資本，之分量，配成定例。

此定例之原理，爲人類以來所固有，得經濟學者昌明之，遂成鐵案；而各種科學，均根據經濟學之原則而定矣。英國斯密亞丹(ADAM SMITH)氏出，始著經濟學，文極有條理，其主腦以自由競爭爲前提。其英人之功利派，遂根據此而倡個人主義，求合於達爾文進化之理。

百年前英國社會經一變更，即實業革命是也。——曩日工業，皆爲人工製造，自科學發明，機器以興，實業革命，即以機器代人工也；曩之個人所恃爲競爭之具者，至此遂失其作用之效力，於是工人遂受一種之大痛苦矣，蓋是時英國航業發達，工商亦隨之發達，物產之多，爲全世界物品出產冠，遂致富強；及世界取需既繁，英國之人工製造品不足以敷其用，故機器得繼而代人工之煩，於是生產既多，則國益富裕。雖然，人工與人工之比較，其生產力之差，不過二倍乃至十倍，機器與人工之比較，其生產力之差竟有至百倍者，既機器之生產力較人工之生產力爲大，則用機器以生產者，亦較用人工以生產者爲多，於是工人多失其業——即機器生產所需之人工，又僅寥寥無幾，而工人之擁擠求業者，鱗次櫛比，不特所得之工資與所造之物產，不能成正比比例，而殷殷求雇，不惜自貶其工價——其失業者，因淪落而受天演之淘汰；即有業者，亦以工價之賤，幾幾不能生存於社會矣！資本家既利用機械而增加產額，又以賤價雇用良工，坐享利益之豐，對於工人飢寒死亡之痛楚，漠然視之，以爲天演淘汰之公例，應如此者，按斯密亞丹經濟學生產之分配，地主占一部分，資本家占一部分，工人占一部分，遂謂其深合於經濟學之原理。殊不知此全賴之生產，皆爲人工。

血汗所成，地主，與資本家坐享其全額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析與多數之工人則每一工人所得，較資本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遠乎？宜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經費階級，愈趨愈遠，平民生計，遂盡為資本家所奪矣。慈善家目擊心傷，而思有以救濟，於是社會主義遂放大光明於世界也。英社會主義家阿渾（OWEN）者，深痛工人之困苦，遂出己資，創設一極大之工廠，優待工人，為社會主義之實行試驗場，旋以編制未善，底於失敗，去而赴美。欲竟其志，又遭失敗，其主義遂不果行；同時有佛利耳（FOURIER）卜南克（BLANC）者，法之社會主義家也，亦曾開社會主義之工廠，以受現社會習慣之影響，均未能達其苦心孤詣之希望。而反對派遂以成敗之見，論社會主義之不善，一般學者，本無定見，亦相率而詬病社會主義矣。

是時英格物家馬耳國（譯名）者，著有人類物產統計表一書，其主腦謂物產之產額，有一定之限制，而人類之蕃息，為級數之增加。據二十五年一倍之說，推之將來，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衆食寡，天降疫癘，國際戰爭，皆所以減少人口之衆，防止饑饉之害，而合於世界演進之原理，於是乎國家殖民政策，緣此發生，弱肉強食，劣敗優勝，死於刀兵者，固屬甚多，其受強族之蹂躪，淪落而至於種族滅絕者，又比比皆是也。

社會主義家又起而反對，主張人道，扶持公理。當時一般政治經濟者，莫不目之為顛狂，唯下流社會中之工人貧民，因社會主義能救己之疾苦，遂崇之信之，而就社會黨之範圍。特壓制究不能

敵反抗，偽說終不能勝真理。曩之經濟學，統計學，天演論，亦淺淺現其不合公理之破綻；社會主義之學說，遂得排經濟學，統計學，天演論種種之科學，巍然獨標一幟，而受社會之歡迎矣！

社會主義雖為救拯社會疾苦之學說，其希望見諸實行，仍必根據經濟學之分配問題而研究也。

美人有卓爾基享利者。(HENRY GEORGE)一商輪水手也，赴舊金山淘金而致富，創一日報，鼓吹其生平所抱之主義，曾著一書名為進步與貧困。其意以為世界愈文明，人類愈貧困，蓋於經濟學均分之不當，主張土地公有，其說風行一時，為各國學者所贊同；其發闡地稅法之理由，尤為精確，遂發生單稅社會主義之一說。

原夫土地公有，實為精確不磨之論，人類發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類消滅以後，土地必長此存留。可見土地實為社會所有，人於其間又惡得而私之耶？或謂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資本購來，然試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購乎？故卓爾基享利之學說，深合於社會主義之主張，而欲求生產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將土地收回公有，而後始可謀社會永遠之幸福也。

土地公有之說，漸被於英之時，正英人恐慌之日。英國土地本為貴族大資本家所占有，因工商發達，業農者少，致所出穀食，不夠供給人民之食料，外糧之輸入，價值反較本國為賤。英之土地生產力失其效用，其地主有不事耕耘而事畜牧，其個人顛沛流離，被逐而謀生於美國。一般學者深痛地主之為富不仁，對於土地公稅之說，遂視為救世之福音，而歡迎贊同，遂成單稅之一派，主張

土地之分配歸公，國家由地價中抽什之一，他之苛稅皆可減輕，而資本家於是不能肆惡矣。

亨氏與馬氏二家之說，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點，實則互相發明，當並存者也。世界地面本屬有限，所有者應酬其租稅，取生產三分之二之利，而坐享其成，與工作者同享同等之利益，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人工一分，既勞心力自應得其報酬，土地本為天造，並非人工所造，故其分配不應如斯密亞丹之說也。故土地之一部分，據社會主義之經濟學理，不應為個人所有，當為公有，蓋無疑矣。亨氏之說如是，馬氏之說，則專論資本，謂資本亦為人造，亦應屬於公有，主張雖各不同，而其為社會大多數謀幸福者一也。

馬克斯之資本論，主張資本公有，將來之資本為機器，遂有機器公有之說，發明鐵道者為司的文生(STEPHINSON)。發明機器者為華特，經濟學者，謂鐵道機器既為二氏所發明，則鐵道機器二者之益，應歸二氏所專有，殊不知機器雖為個人所發明，然所以能發明者，其智識豈盡出於天賦乎？以受社會種種之教養，始為發明機械之知力，及發明機械之機會，使生司的文生華特於荒島僻地，其智慧將何自啓乎？即其天資極頂聰明，則耕而食，織而衣，以足供其一生之工作，尙何暇從事於機械之發明哉？由此可知鐵道機械，雖二氏發明，實二氏代社會發明也。社會乏教養，原為社會謀幸福之代價，二氏既藉社會之力發明機械，則機械即不能私有其利益，其利益即應公之於社會，社會對於發明機械之人，以其勞心勞力，接社會經濟分配之原理，予以相當之報酬可矣；即發明

無線電之莫科里 (MACONI) 亦不過得勞心之報酬而已，而無線電之生利資本，應歸公有。此馬克思學說之所由來也。

綜二氏之學說，一則土地歸爲公有，一則資本歸爲公有，於是經濟學上分配，惟人工所得生產分配之利益，爲其私人贍養之需；而土地資本所得一分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費，人民皆得享其一分之利益，而資本家不得壟斷以奪平民之利。斯即社會主義本經濟分配法之原理，而從根本上以解決也。

現代所謂經濟學者，恆分二派：（一）舊經濟學派——如斯密亞丹派是；（二）新經濟學派——如馬克斯派是。各國學校教育多應用舊經濟學，故一般學者深受舊經濟學之影響，反對社會主義，主張斯密亞丹之分配法，縱資本家之壟斷，而壓抑工人。實則誤信舊經濟學說之過當，其對於新經濟之真理蓋未研究之耳！社會主義家，則莫不主張亨馬二氏之學說，而爲多數工人謀其生存之幸福也。

諸君既略知經濟學之綱領，與實業革命之理由，進以審鑒，則舊經濟學中所爲生產三種之分配，似未得其平允。綠機器未發明以前，工作皆爲人工，生產力亦甚薄弱，所謂資本者，不過工人之生活資料已耳，準經濟學三種之分配，其未平允之處尙未易見；實業革命以後，工作所需人工既漸減少，而生產力又較前加增，資本家以機器爲資本，壟斷利源，工人勞動所生之產，皆爲資本家所

坐事，不平之跡，遂爲一般學者矚及。於是昌言經濟學分配之法，有未盡合於經濟學之學理者矣。我國古代學說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恆足，』又謂：『工之家一，用器之家六，農之家一，食粟之家六，』則社會經濟必起恐慌之現象。誠以人工所成之物產有限，勞動者少，而消耗者之多，則所生之產有不足供給之勢，財貨因之匱乏，經濟因之恐慌；歐美經濟學者，亦多主張此說。在實業未革命以前則然耳，社會既經實業革命，機器繼以代人工之煩，生產力之大，較人工且至萬倍，所生產之物品，銷路不廣，反有停積之憂，處今日而言社會經濟，不患生之者不衆，而患食之者不衆，曩之主張工多用少，與今之主張工少用多者，適成一反比例矣。此皆舊學說不適用於現社會之證也。

我國未經實業革命，向主張閉關主義，後受外人之挾迫，不得已開海禁。惴惴自恐，以爲貨物外溢，物價必昂，思有以防範之者，遂有輕入口稅重出口稅之一法；殊不知外人之意，在暢銷該國洋貨不在購買，我國種種防止之手段，反爲外人所利用，洋貨充塞，土貨停滯，經濟上受其莫大之影響，實由於我國人民不知經濟學之原理所致也。

我人知社會貧困，當求生產發達，何生產既多，而社會反致貧困乎？其中原因，實由於生產，分配之不適當耳。工之所得，不過其一小部分，地主與資本家所得，以居多數，復以餘利作資本，營業演進，貨物充塞，競銷奪利，社會經濟受其莫大影響，故根本解決，有不能不從分配上着手

也。

當全用人工時代，其生產之結果，按經濟學舊說以分配，土地，人工，資本，各得一分，尙不覺其弊害；機器發明之後，猶仍按其例，此最不適當之法也。勞動者多，而機器廠所雇之工人少，生產物多，而工人所得之酬報少。人工賤而土地資本貴矣。貧富階級日趨日遠，社會主義學者遂欲研究分配平均之善法以救其害，以爲現世界人類貧富苦樂之不同，社會上因之而少安寧之幸福，社會主義之主張，實欲使世界人類同立於平等之地位，富則同富，樂則同樂，不宜與貧富苦樂之不同，而陷社會於競爭悲苦之境。

自實業革命之後，社會主義發生，一般學者始悟舊經濟分配之不當，主張人工宜得多數生產之餘利，地主，資本家，則按其土地資本生產之應得之利息可矣。其分配人工酬報之多寡，應視其勞心勞力之多寡——其勞動大，則酬報多，其勞動小，則酬報亦小——；餘利公之於社會，以與社會各種之事業，凡爲社會之分子，莫不享其餘利一分子之利益。斯即分配最平允之方法，而社會主義學者所深主張者也。

歐美近日，仍據舊經濟學以分配，地主資本家既占優勝之地位，工人遂處於劣敗之地位矣；法律上又保護資本家與地主之專利，故地主益壟斷其地權，資本家益壟斷其利權；而多數之工人雖盡其勞動之能力，反不能生存於社會，階級懸殊，固難怪不平者之主張均產主義也。

英國倫敦，最富之區也，人口之衆，約六七百萬，每年冬季因工廠停歇，致失業饑民嘗達百萬之數。以富庶之區，人民尙不免有饑寒，此非生產之不足供應，實分配之未能平允故也。按英國人口有四千四百萬之衆，統男女老少平均計之，每年每人所入息，應約三千餘元。如五口之家，即應得一萬五千餘元；但實際上則有太不然者，以英國普通傭值計之，每年每人不過五六百元耳；工人五口之家，全賴此數以爲活，若在中國經濟程度未高之時，尙足贍養，在經濟程度既高之英國實有不能生活之概；又以英國全國入息通算，每人均分年中應有三千餘元計之，除女子老少不能工作外，生產工人實不過四分之一，而每人年中生產，實四倍於三千餘元——即萬餘元也——而所得報酬之儲值，不過五六百元，是人工所得不及百分之十，而地租利息則百分之九十餘也，此分配之不當，按以舊經濟學之三原素分配亦不符也。故有生利之工人，則恆受饑寒，而分利之大地主及資本家，反優游自在，享社會無上之幸福，豈非不平之甚耶！

社會主義學者，睹家不平，其激烈派遂倡均產之說。蓋最初之思想，甚屬簡單，固未嘗爲事實上計也。厥後學說精進，方法穩健，咸知根本之解決，當在經濟問題，於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馬氏之資本公有，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今日中國地主資本家，眼光尙淺，知保守而不知進取，野山荒地，尙多無主之物，一般平民，間亦有自由使用之權——即如樵採遊牧，並無禁止之例。——若在歐洲，則山野荒地皆爲資本家所領有，他人不能樵採遊牧於其間也。社會黨因地主資本家之專

橫，有支配全國經濟之勢力，故極端反抗。資本家地主，屹然不稍搖動，以受國家法律之保護，而社會黨人之反抗，實不異星火之一撲即滅也。激烈派遂有消極的主張，欲毀去機器廠及鐵道，破壞其營業之資本，使無利之可生，然卒受法律之干涉，終不得根本之解決。

資本家與社會黨愈接愈厲，首蒙其害者為一般之工人，一般工人莫不贊同社會主義，而為社會黨人，同心設法抵制資本家之專制。我人處旁觀之地位，當知世界一切之產物，莫不為工人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為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類之功臣，而受強有力者之蹂躪虐待，我人已為不平，況有功於資本家而反受資本家之戕賊乎！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為工人咎也。當時工人有工黨之組織，要求增加工價，遂起同盟罷工之風潮。

罷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慘最苦之事也！工人罷工，雖欲謀增加工價，此現在工作之資，有不得不犧牲者也，工人非富於貲者，其衣食全將恃乎每日之工值，一旦罷工，有甚至日不一餐，其苦狀為何如耶？資本家以其無業不能生活，罷工必不能久，泰然處之，不稍為動，工人至饑寒交迫之時，不得不飲恨吞聲，重就資本家之範圍；資本家雖因一時罷工，稍有損失，然有資本以供養生活之需，究不至若工人困苦，而所損失者，又終有補救之一日也。

社會主義學者，知罷工要挾，決非根本之解決，當於經濟學上求分配平均之法；而分配平均之法，又須先解決資本問題。顧資本之消長，有種種之原因，若美國鐵路公司，對於人民輸運農產，

取費極廉，另設轉運公司以賤價就地收資，人民以其可免運費，皆願賤售與之；轉運公司以原附於鐵路公司而發生者也，輸運之費，自較他人爲輕，運費既廉，資本亦少，再以賤售與人，以奪商人之業，於是商農皆歸失敗；小商既受淘汰，公司遂高其價，小商以價高，有利可圖，於是復振舊業，公司見小商之又起也，再賤其價，小商以資本之微，不能持久，復歸消滅，公司遂獨享其利。不特此農產轉運公司已也，如煤油，鋼鐵皆莫不效尤，故意操縱，肆力吞併。小商知力之不敵，惟有拱手退讓，所有生產厚利，皆爲大資本壟斷，於是托拉斯一出，幾幾有左右全世界經濟之勢力，而煤油鋼鐵咸有大王之稱，兼并多數人民之資財，而成一己之富矣。

實業未革命以前，人皆奉斯密亞丹之說爲圭臬，一致主張自由競爭，及機器既出，猶仍舊法演進，其結果卒釀成社會上貧富激戰之害。工人在實業未革命以前，勤勞儉樸，逐漸可以致富，自機器發明，利源盡爲資本家壟斷，工人勞働終身，所生之利，盡爲資本家所享有，在一己所得之工值，瞻養尙不能敷，況儲蓄乎？目擊歐美近日經濟之現狀，萬無工人可致富之理，在中國今日，機器工廠尙未十分發達，利源亦未十分開闢，故貧民猶有致富之機，然再演進，亦將與歐美同一概矣。

社會主義學者嘗謂物極必反，專制若達於極點，推翻卽易如反掌。將來社會革命，首在美洲，緣美國大資本家擅經濟界之特權，牛馬農工，奴隸負販，專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潛勢，有一發

而不可抑者。蓋資本家之專制，與政府之專制一也，政府有推翻之日，資本家亦有推翻之日。

各國社會主義學者，鑒於將來社會革命之禍，岌岌提倡馬克斯之學說，主張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決，以免激烈派之實行均產主義，而肇攘奪變亂之禍。故收回土地，公有資本之二說，爲謀國是者所贊許；而勞動應得相當報酬之說，又爲全世界學者所贊同也。

我國提倡社會主義，人皆斥爲無病之呻吟，此未知社會主義之作用也！——處今日中國而言社會主義，即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可矣。此非無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衛也。不必全法歐美之激烈對待，而根本學理，和平防止可矣。歐美以資本家之勢已成，土地資本收歸國有之時，社會黨之對待資本家，將若革命黨之對待滿清皇帝，其手段不得不出諸激烈恐嚇，逼之退讓。至我國資本家，有資財數千萬者，國內實鮮其人，即稍有資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變亂之際，甚有存儲外國銀行而納保險費者，可知我國資本家，固不善利用資本以經營生產者也。至經濟極高之時代，我國資本家其至富者，亦不過中人產耳，又奚必其退讓哉！

資本原非專指金錢而言，機器土地莫不皆是，就今日世界現狀觀之，其資本生資最巨者，莫如鐵道，美國鐵道之資本金約一百八十萬萬，每年全國收入總數約十五萬萬，十二年之收入，即可收回成本，則十二年後之收入，盡爲贏餘，其利之厚，鮮有過於此者。鄙人對於鐵道政策，研究有年，今擬籌集資本金六十萬萬，建築鐵道二十萬里，其資本較美僅三分之一，可保四五十年之久，

每年可獲利六萬萬，美國鐵道全公司所有，即爲少數資本家所有，故利皆爲私人壟斷；我國鐵道，應提倡歸爲公有，則公家於鐵道一項，每年頓增六萬萬之收入，再以之興辦生產事業，利仍歸公，則大公司大資本盡爲公有之社會事業，可免爲少數資本家所壟斷專制矣。準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即爲國有，國爲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國家以所生之利，舉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易言之，國家之行政經費，地方經費，非自我民之擔負乎？公共之利興，府庫之藏足，我民即間接減輕租稅之担負矣。

鐵道以及各種生產事業，其利既大，工人之儲蓄，即可按照社會生活程度，漸次增加，務使生計寬裕，享受平均，則工人亦安於工作，不至再演同盟罷工之苦劇矣。以上所言，即爲資本問題之解決，進而解決土地問題，尤屬易事！茲爲諸君言之：

欲解決土地問題，我國今日正一極佳時期也。趁此資本未發達，地價未加增之時，先行解決，較之歐美其難易有未可同日以語。然欲解決此項土地問題，須先知土地價值之變遷，就上海土地言之，未開商埠以前，一畝之地不過五兩，今則三四十萬者有焉，反觀內地則滿蒙陝甘西藏新疆，其土地之價值，與昔日之上海正相等耳，英大馬路自黃浦灘至靜安寺，一路之地價，與貴州全省地價已相類。由此可知今日之上海，與今日之內地同一其土地，而不同一其價值；即今日之上海與昔日之上海亦同一其土地而不同一其價值。其價值之所以不同一者，非限於天然，實社會進化有以影

響之也。上海地價之貴，此已成之勢也；將來工商發達，交通便利，內地地價，亦必有如上海之一日。

社會之進化，土地再經過二三十年後，其值可增至萬倍。此萬倍之利，將屬諸何人乎？地主是矣！外人皆知此理，其出賃託名以購地者，不知凡幾，我國以廣大之土地，若無良法支配，而廢棄此社會生產之物，將必爲外人所乘，而奪此土地生產之權矣，我人研究土地支配方法，即可得社會主義之神髓。

土地價值之增加，咸知受社會進化之影響，試問社會之進化，果彼地主之力乎？若非地主之力，則隨社會及增加之地價，又豈應爲地主所享有乎？可知將來增加之地價，應歸社會公有，庶合於社會經濟之真理；倘不收爲社會公有，而歸地主私有，則將來大地主必爲大資本家，三十年後，又將釀成歐洲革命流血之慘劇，故今日之主張社會主義，實爲子孫造福計也。

我國今日而言社會主義，主張土地公有，則規定地價及徵收地價稅之二法，實爲社會主義之政策。——即調查地主所有之土地，使定其價，自由呈報，國家按其地價，徵收地價百一之稅，地主報價欲昂，則納稅不得不重，納稅欲輕，則報價不得不賤，兩者相權，所報之價遂不得不出之於平，國家據其地價，載在戶籍，所報之價，即爲規定之價，此後地價之增加，咸爲公家所有，私人不能享有其利，地主雖欲壟斷，其將何辭之可藉哉！（此法廣東已提出議案交省議會議決）

美國紐約一城，地租收入每年至八萬萬之巨，惜均爲地主所私有，若歸公有，則社會經濟上必蒙其益，此不過紐約一郡之地也。我國土地之大，物產之富，甲於全球，將來工商發達，交通便利，地租之收入，較紐約不啻幾十萬倍，則國家之富，可以立致，詎若今日之民窮財盡，非向外人借款不能立國者乎！

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爲利國福民之神聖，本社會之真理，集種種生產之物產，歸爲公有，而收其利。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國家矣。予言至此，極抱樂觀。理想一社會主義之國家，而以其種種設施，再略言之。

社會主義之國家，一眞自由，平等，博愛之境域也！國家有鐵路，鑛業，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稅之完納，府庫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勢。社會主義學者，遂可進爲經理，以供國家經費之餘，以謀社會種種之幸福。

(二)教育 國顧方趾，同爲社會之人，生於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於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社會主義學者，主張教育平等，凡爲社會之人，無論貧賤，皆可入公共學校，不特不取學膳等費，即衣履書籍，公家任其費用，盡其聰明才力，分專各科。即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使有獨立謀生之材，卒業以後，分送各處服務，以盡

所能，庶幾教育之惠，不偏爲富人所獨受，其貧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

(二)養老 社會之人，爲社會勞心勞力辛苦數十年，而至衰老筋力殘弱不能事事。社會主義學者謂其有功社會，垂暮之年，社會當有供養之責，遂設公共養老院，收養老人，供給豐美，俾之愉快，而終其天年，則可補貧窮者家庭之缺憾。

(三)病院 人類之盡忠社會，不慎而偶染疾病，富者固有醫藥之治，貧者以無餘貲，終不免淪落至死，此亦不平之事也。社會主義學者，遂主張設公共病院，以醫治之，不收醫治之費，而特遇與富人納貲者等，則社會可少屈死之人矣。

其他如聾啞殘廢院，以濟大造之窮，如公共花園，以供暇時之戲，人民平等，雖有勞心勞力之不同，然其爲勞動則同也，即官吏與工人，不過以分業之關係，各執一業，並無尊卑貴賤之差也。社會主義之國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貴賤之見，則尊卑貴賤之階級，自無形而歸於消滅，農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盡其事，各執其業，幸福不平而自平，權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進，不難致大同之世。鄙人演講三日，發揮社會主義，尙未詳盡，望諸君共相研究，一致進行，是即鄙人區區之意也。

2 社會革命談

是者雖多，至不可數，此可觀民智之發達矣。而僕深恐其不能抱一目的，爲一致之進行。

夫民族思想，根於天性，故十餘年來，各團體羣趨於革命，一言排滿，舉國同聲，乃遂有今日。滿洲專制政體倒矣，以中國史例徵之，大可以本族專制政府代之，而乃不然，帝王思想，不謀而絕迹於天下，意見雖偶有參差，而無不同向於共和。是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兩種，皆以一致之目的行之。今社會革命著手伊始，僕以是希望各團體，復以其一致之精神，從事斯業。

今之反對社會革命者，謂中國之當急者乃政治問題，至社會問題則相去尙遠，蓋吾國生活程度低，資本家未嘗發見，歐美現象與吾相反，社會主義，且憂其桿格不入，奚言吾國，爲此言者，真淺見之徒，不足與言治也。諸君須知，歐美改良政治之時，其見解亦胡不同於吾人，當其時社會之流弊未生，彼以爲政治良，百事皆良遂不注意於社會事業。及至社會事業敗壞，至於今日之歐美，則欲收拾之，而轉無從。諸君祇知今日社會上補苴罅漏之政策，爲應於社會問題而起，而不悟歐美早百年注意社會問題，則今日補苴罅漏之政策可不發生，甚矣，其疏陋也！當美利堅離英自立，豈不於政治上躊躇滿志，乃未及百年，而社會之苦痛以生，國利民福，以此犧牲者多，儼起百年前美洲政治家詢之，彼必自歎其失策。今吾國之革命乃爲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於專制國，蓋專制皇帝，且不離愛民，雖專橫無忌，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爲職志。若資本家則不然，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

爲本分者也。對於人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

邇來歐美工人，對於資本家之無良，常與同盟罷工之事，然總無效。蓋工人皆貧，無久持之宿糧，工人求增值，資本家故斬之，逾兩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餓，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編勒。至用貨者，有時亦復同爲資本家所扼，蓋用貨嫌價昂，相率不購，而儲貨者可轉運他國，或居奇久頓，以困用者，使終不得不就而購之。世間頗誤認同盟罷工爲社會主義，而實非也，罷工一事，乃無法行其社會主義而始用之，以發表其痛苦，非卽社會主義也。

3 言論務須一致

——對粵報記者之演講詞——

諸君！此次中國推倒滿清，固賴軍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則由於各報館鼓吹之功，各報之所以能收效果者，由於言論一致。惟今日雖已共和，尙未大定，欲其大定，必須統一。統一之法，非恃人心，則恃武力；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於專制，然人心不能統一，必生禍亂，爾時外人不視我爲共和，視我爲亂賊，起而干涉，此大亂之道，與其如此，毋寧專制之爲愈。繼任總統袁君，其人甚欲建大功於民國，服從輿論，無自私自利之心，但禍機既生之時，亦迫其不得不以武力統一。北方軍隊，雖服不君，而其人民不知共和爲何物，又有宗社黨爲之煽惑，在前月之亂，第三鎮兵向稱知方亦不免亂，其他可知。今日中國果有帝制自爲者，外人豈不敢藉口，但舉目實無其人，不過藉以

爲擄掠，安能免瓜分之禍，人心不統一之弊如此。

近觀上海各報，言論不能一致，今回粵省，見各報之言論，亦紊亂不按公理，攻擊政府。不知一般人民重視報紙，每謂報紙經載，必有其事，以致人心惶惶，不能統一。粵都督陳炯明其人本甚難得，然欲其任勞任怨尚可，欲其不避嫌疑則難。伊未去之前，屢電汪精衛回粵，汪恐被報紙攻擊，不肯就任，伊亦未去。至今以兄弟及胡漢民回粵，可以卸責，乃即潛行。現舉胡君復任，惟胡仍懼攻擊，仍恐其不安於位。王和順楊萬夫關仁甫等，在外招搖，人心不，一彼即乘機而至，迨至亂者四應，牽動外交，糜爛我廣東人民生命財產，豈非自取其咎，報紙在專制時代，則用利其攻擊，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報紙在共和時代，則不利用攻擊，以政府乃人民政府也。政府之官吏，乃人民之公僕，譬如設一公司，舉人司理，股東日言其司理人之狡詐，生意安望興盛？如果政府行惡，人民一致請除之，若我三千人一致請除此官吏，又誰敢！留惟報館記者，攻擊之結習，今仍如前。諸君有習見動物學者乎，動物學言，有一種蟹，穴於草隙，必將其穴外之草除去，其遺傳性然也。不料有一種鳥，專認無草之標誌，下啄食之，蟹種幾無噍類。後生一種蟹，改易方鍼，穴處必護以草，其種乃得保全。故今日報紙，必須改易其力鍼，人心乃能一致。現在人民每謂共和不如專制，不知共和之結果，須在十年以後。譬如生子雖好，反哺必在二十年之後，若產下數月，即望食報可乎？

要知汪精衛返粵，大是有益，蓋其人熟悉北方之情形，爲北人所信服，遇有南北意見不洽，伊可以解釋調和。

兄弟回粵欲辦兩事，其一則練兵。粵省軍隊，此次甚有名譽。南京宿州之役，戰勝有功，徐州之戍，徐人留不使去，必須練兵十萬，乃能爲國民之後盾，其二，則辦實業，使粵人生計不致困難，均願諸君贊同，言論一致，而人心亦能一致也。

4 平均地權

——對廣州新聞界歡迎會演講詞——

我黨二十年來，持三民主義，奔走海外，以謀中國之大革新，幸今日時機已熟，人心不死，自武漢起義，不三個月間而全國底定，五族共和，民族民權目的已達。今後欲謀國利民福，其進行之方鍼，惟有實行提倡民生主義。若美利堅，若法蘭西，爲共和之先進國，在今日社會主義尙阻礙不行，何以故？則以兩國之政治，操之大資本家之手。攷我國革命，爲五千年來未有之舉，故所主張不必取法於各國，或且襲美法而上之。惟革新伊始，在在需財，現時國家歲入，比之亡清尙少欲救其弊，必須實行稅契，及平均地權之法，雙方並進，事簡而易行。

平均爲何？非如封建時代行井田之法也。古者，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不過九而取一。今日地少人稠，無論面積不能平均，卽稅率亦有不同。以長提繁盛之區，與清遠花縣荒僻之地較，其價值已

有天淵之異，若與倫敦紐約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矣。（紐約一畝有高至六百萬者，清遠一畝最高不及百兩者。）後此民國必以工商發達為本務，將來可冀致太平，一二年後，即當建設，十八年物質之進步，當未可量，二三十年後。不切實整頓，則地權愈不平均，將舉國成一賭世界，而國事愈不可問矣。賭不必博奕也，世界最大之賭賽莫如賣土地之投機業，如今日英屬之加拿大是。世界有一公例，凡工商發達之地，其租值必日增，若香港，若上海前一畝值百十元者，今已漲至百十萬有奇，及今不平均地權，則將來實業發達之後，大資本家必爭先恐後，投資於土地投機業，十年間，舉國一致，經濟界必生大恐慌，雖其間價有漲落，地有廣大，資本家或因而虧折，然土地有限，投機者無限，勢必至有與平民以失業之痛苦之一日。嗟乎！我國數千年，未嘗以文明法治之，今治之，而社會亦既進步矣，乃一旦將為賭世界，（即土地投機業）所累，不大可哀耶！然當此過渡時代，投機業愈盛者，其工商業必為阻滯，若實行稅價法，及土地收用法，則大資本家，不為此項投機業，將以資本盡投之於工商。然後謀大多數之福利之目的乃可達。稅地之法，莫善於照價納稅，若紐約西倫之值百抽一，若倫敦新例，抽二百四十分之一，（即每磅稅一遠尼。）我國則察看情形，然後定稅地之標準，因地價現在不平均故也。今於無可平均之中，籌一自然平均之法，其法若何，（一）即照價納稅，（二）即土地國有。二者相為因果，雙方並進，不患其不能平均矣。照價納稅之法，淺而易行，宜令有土地之家，有田畝多少，價值若干，自行呈報，國家即準是以課其若干分之一，則無

以多報少，及過擡地價之弊。又土地國有之法，不必要收歸國家也，若修路道，若闢市場，其所必經之田園廬墓，或所必需之地畝，即案照業戶稅契時之價格，國家給價而收用之。惟買賣之定例，賣者必利其價高，買者必利價廉，業主既懼國家之收用土地，其呈報之價高，而國家之土地收入稅亦因之而增長，此兩方面不同，而能相需爲用。準是而折衷之，則地權自無不均平矣。地權既均，資本家必捨土地投機業，以從事工商，則社會前途，將有無窮之希望。蓋土地之面積有限，工商之出息無限，由是而製造事業日繁，世界用途日廣，國利民福，莫大乎是。否則我輩推翻專制，因爲子孫謀幸福，而土地一日不平均，仍受大地主大資本家無窮之專制耳！其遺害子孫，何堪設想，此則在今日，宜實行民生主義之第一義也。

輿論爲事實之母，報界諸君，又爲輿論之母，望諸君認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論，使全國人均曉然按價納稅，及平均地權之大利，則百廢無不舉矣。

又欲本國工商業之發達，當收天然稅，而不收人工稅。人工稅如亡清政府之厘金鹽稅，均有害於民；天然稅，如耕地稅屋地稅，祇收其價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於平民無痛苦也。至於換印新契，而收一次之契租，亦能補救目前財政之困。舊政有土地買賣印契之稅，舊抽百分之九，此在今日則不行，因買賣不常有，而換契則必一律通行，故當從而減輕，至值百抽三，或值百抽五，先由省會通過，定一標準，如今年值百抽三，明年值百抽五，又明年值百抽九之類。成法一立，業戶

當無不樂從，且將爭先恐後。此款爲收入一大宗，即爲救貧之第一策，用之廣東，不患不給。且足供中央之徵求，而厘金雜稅可免，一舉而數善備。餘外測繪全省詳圖，調查全省人口，所費之巨款，亦由此出，擴而充之，則水力，發電，墾荒，開礦，均可由此進行，是則余所厚望，亦望諸君子於此加之意也。

5 地方自治

——潮州歡迎會演講詞——

潮州今日開歡迎會，使鄙人得與我潮州父老兄弟相聚於一室，以討論現世界之一切情形，誠爲可幸！我中華民國，久苦於專制之橫暴，異種之人主，今日革命，豈非吾人之大幸！第革命時代社會之秩序不免紊亂，經戰之地方，不免殘破，斯亦無可如何之事，然較之歷朝已爲減少。我廣東之光復。受禍最少，加之過去都督，與現在都督，竝有圖治之心，宜其風平浪靜。惟現時各府州縣之不安靜者尙多，而潮州之擾亂爲甚，此亦革命後所經過之階級，無足怪者。惟鄙人今日對於我潮州父老昆弟深有望者，即能有責任心，不可生倚賴性，人人對國家社會，當視爲我箇人與他人組織而成。凡國家社會之事，即我分內事，有時凡有益於國家社會之事，即犧牲一己之利益，爲之而不惜，然後國家社會乃能日臻於進步。且國家之治，原因於地方，深望以後對於地方自治之組織，力爲提倡贊助。地方自治之制既日發達，則一省之政治遂於此進步，推之國家亦然，如此做去，將來

中國自能日臻強盛，與列強相抗衡於地球上，願我父老昆弟勉之！

6 大眾當勉爲愛國國民

——對中國同志職業社歡迎會演講——

洪門所以設宴之故，係復國仇，倡於二百年前，實革命之導線。惟現下漢族已復，則當改其立會之方鍼，將仇視殘廢政府之心，化爲助我民國政府之力。我既愛國，國亦愛之，使可以上感下孚，永享幸福，此求自立之真諦也。

洪門因被殘廢查辦，故將所有號召及聯絡處祕而不宣。今既治源大同，爲共和之國，自不必仍守祕密，可將從前規矩宣佈，使人知之，此去局外猜忌之理由也。

人貴自重，須知國無法則不立，如其犯法，則政府不得不以法懲治之，惟自納於範圍之中，自免此禍，此相安之理由也。

人要知取捨，譬如附船纜岸，既由此達彼，即當急於登岸，以出迷津，如仍在船中，便犯水險，故今日大眾，當勉爲愛國之國民！

7 鐵路計畫

——對獨立報記者談話——

我國之現象，時人之意，皆隱隱以爲缺乏人才，故未能一致進行，以吾觀之，頗不爲然。吾覺。

現在無論政府議會及各處政界軍界，皆有極有本領之人，主持其間，儘足以奠安吾國而有餘。所以意見紛歧，有才莫展者，皆爲經濟問題所窘，間接直接，遂生困難，因困難而督過，因督過而參差，甚而至於因參差而詬譏，局外之人，又因部分之詬譏，而生全局之恐怖，始成最近不靜穩之現象，其實多有所誤會也。故我國之經濟問題，若不解決，甚難得一致進行之效果。惟經濟問題，每當急迫之時，祇能捨本而圖末，因本務每乏近效，而末法可以應急，此亦處於無可如何之勢。然非本末俱舉，將永無手足寬閒之日，必繼續而陷於應急之地矣。我政府近日所居之地位，即日夜迫促，止能用末法聊以應急，此最爲可憫者！吾人悠然處於民間，若復從而議其後，即或言之成理，恐不免於隔靴搔癢。

我國一般之輿論，能作務本之談者，皆以爲振興中國唯一之方，止賴實業，果此說而功用，胡爲吾人皆騎馬找馬，並不十分注意於實業。仍一意乞靈於不得已之政府。故吾既居國民之地位，應追逐國民之後，力任不計近效之本務，所謂振興實業者，是其旨暗助我政府漸自拔出於應急之漩渦，還而力助吾國民實業之進行，本末並舉，循環相救，此官民協力之道也。且與吾人注重於民生一方面，亦爲循序而進，當然必至之手續。

實業之範圍甚廣，農工商鑛，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然負之而可舉者，其作始爲資本，助之而必行者，具歸結爲交通。今因從事於資本之企畫，銀行財團之組織，隨在有人，而

談論交通者稍寡，熱狂留意於交通事業中之重要所謂鐵道者尤鮮。蓋承前撥亂於鐵道事業之後，而厭倦之，亦當然之趨勢也。

雖然，鐵路願可冷淡視之，以爲置之於實業中，僅占區區部分乎？請問苟無鐵道，轉運無術，工商皆廢，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爲實業之母，鐵道又爲交通之母，國家之貧富，可以鐵道之多少定之，地方之苦樂，可以鐵道之遠近計之。僕不敏，見識淺薄，然二十年來每有所至，即收其輿圖，雖用意頗難，適用於輿圖之計畫甚多，但留心比較世界之鐵道，實偏有所嗜，故戊戌以前，國內雖知鐵道之利者已多，然能大氣包舉，謀及於內部重要之幹路者卒少。僕曾首繪學生應用之中國地圖，精神所注射者，爲內部之幹路，幸而亦有助於變易時人耳目之小效，於是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之幹路問題，人人視爲重要矣。

獨是此仍爲腹地狹隘之計畫，屈於前清孤兒寡婦愚弱政府之下，得此苟且聊以自足而已，尙非通籌全局，誠得完全強固捷速振興是要圖者也。以吾策之，溝通全國之真幹路，則有三條：（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點於揚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陝西甘肅，超新疆，而達於伊犁。（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於蒙古，直穿外蒙古，以達於烏梁海。論者必對於北路尤有難色，且謂張家口至庫倫之直綫爲更要。余則以爲北路更急，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務，殖邊移民，開源濬利，皆

爲天然之尾閘。張庫直綫，雖亦當竝作，但彼尙不過連繫鐵路，依人隴下而已。然三路次第進行，緩急自有斟酌，非與君今日對談時可畢，故比較上之論辯，今可暫置，僕雖不敏，以爲策此而無難，建築此三路之計畫，吾已思之審且詳。雖然，今不暇語君，恐簡言之，有所誤會，僕當擇暇詳言之。

惟吾有求於一般國民之注意者，先當知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爲重要，計畫交通，當先以鐵道爲重要，建築鐵道，應先以幹路爲重要，謀議幹路，尤當先以溝通極不交通之幹路爲重要。蓋交通尙便之地，人見僻遠之幹路，正在興築，而投資相應起營隱便之內部幹路者必多。故吾人能放大眼光。全力注意於其所難，是不啻四面包圍，適促全國人羣起而竟計畫之內綫，是難之適以易之也。更有進者，貨之棄於地，必荒僻爲多，荒僻之足以移民，爲世界公認。生齒之繁，至吾國而極矣，僅以內都容吾民，恐卽交通便利，而謀仍難，卽興礦務，尙有工不應人之虞，產無可加開，早有食不應工之患，世界皇皇然，日夜止有一爭點，致廢其傾國之財，以擴張軍備，而不惜者，卽開闢殖民地之問題是也，吾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置而不經營，則以患貧之國，又自重過度之困，乃所謂大爲不靈者也。

8 修築馬路是便利交通的好方法

兄弟今天經過江陰地方，查閱碑台，蒙江陰父老兄弟，開會歡迎，兄弟非常感激。又承國民黨進我以詞，實在不敢當。現在我中華民國成立，諸君多知道是全國同胞，同心協力，費了許多血汗，所以有這個結果。今天承諸君盛意，招兄弟到此，兄弟有幾句話，要同諸君談講談講：今年是民國成立的第一年。我們推翻了專制政府，改建了共和國，大家就應知道，專制與共和，到底有什麼分別？從前的專制國是皇帝的國家，現在的共和國是人民公有的國家。諸君要曉得今日到這個地位，自開國以來，所沒有的，從前是皇帝在上，人民在下，現在我中華民國的人民，已從奴隸的地位，變做主人的地位。（衆拍掌）我們既然到了主人的地位，就應該以主人自居。（衆拍掌）但是我們做主人翁的，要曉得做主人有主人的資格，有主人的學問，有主人的度量。（衆復鼓掌）一國的人民都有一定要盡的義務，大家盡了義務，方能算是主人。（衆大鼓掌）什麼是應盡的義務呢？很明白的就是全國人民多應當兵，多應納稅，從淺顯的說起來，就是國家所有一切大費用，都要大家擔任。現在一國的人民，須有擔任國家費用的能力，方能成個國度，方能立國於地球之上。（衆大鼓掌）全國人民的身家性命，不能不受國家的保護，國家所以要有兵，全是保護國民起見，一國的兵沒有保護的能力，那就不能算個國了。從前專制國的人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共和國人民，權利義務，二者相當的。兄弟有個譬方，如做買賣，國家是個公司，從前的專制國，是一人的國家，皇帝是老東家，我們人民都是夥計，只能賺一吃飯的工錢，沒有權利享受的。現在共和國是大家的國家，大家都

是股東，大家都有股份，所以就應該竭力的支持，方能算是大公司裏的大股東。所以國民能盡義務，方能算得國民，不盡義務，就不能算個國民。（衆鼓掌）自從革命以後，有些不開通的地方，以爲民國同從前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甚且以爲革命以後可以生享權利，這就誤會了！要曉得現在的國民要盡義務，從前的國民也要盡義務，不過從前盡了義務，是沒有權利的，現在是有相當的權利的。諸君都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最好時常同那些不明白的講講，倘能常到鄉間沒有開通的地方，把這種道理宜講得明明白白，使四萬萬的同胞都懂得這個道理，大家出力幫助民國，那就是民國前途的幸福。諸君都是先知先覺，趕快把地方風氣開通，叫大家明白民國是什麼東西，做這件事情，是第一要緊的義務。現在民國要做的事情，是很多很多，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做下去，就可以做地球上第一等強國。（衆大鼓掌）今天兄弟剛到的時候，接了貴邑的一封信，說是從江陰到橫林，要想法造一條鐵路，這個鐵路，固是要緊，但據兄弟看起來，鐵路以外，尚有要緊的事情，并且辦法也稍些容易一點。這是什麼呢？就是要想法造道路，道路的辦法既容易，而且最有利於國家，最有利於社會，大家祇知道鐵路的利益，沒有知道道路比鐵路更有利益。諸君要曉得這鐵路的利益，總要距離千里的路線，方能享受。譬如裝運貨色，或是重大的物件，纔享得到他的利益，況且造鐵路的費用很大，沒有造道路的便宜而容易。比方上海的大馬路，靜安寺路，徐家匯那些路都是很廣，很平正的，不妨就把這些道路，當做模範，趕快想出造路的法子。爲什麼呢？因爲鐵路的建築，照舊官辦

法，每里須化四萬元，馬路的建築，只須幾千元。比方江陰要造的路，不過是四五十里，來往的人又不很多，若是通了火車，每天開車二次，那火車公司就要賠本。若是每天開一次，那趕車的人，過了開車的時候，就要等上二十四點鐘，方能再趕，仍舊不能得火車的利益。照此看來，是造鐵路，每天只得一同的利益，反不如造了一條很大的馬路，每點鐘都可以行走，而且可以用洋車、四里路，三四點鐘就可以到，用馬車只須二點鐘，或是用自動車比火車還快得多，大約五六十里的地方，只要三十分鐘光景。所以造鐵路不如造道路的好。況且有種公共自動車，每座可坐二十四人，一點鐘可行二十英里，大約合中國六十里，價錢也很便宜，不像那火車，一個車頭，也要一萬多塊錢，有了車頭，還不中用，一定還要客車，貨車，每座總要幾千銀子，這都是很難辦得到的。所以火車，只好在全國交通上緊要的地方建築，像江陰雖有火車的地方，沒有多遠，那是很不得，儘可想法造條很大的馬路，設置電車，每天開了十次，這個利益就不小了。並且有一種電車，可以裝五十噸以上的貨，不過一萬多塊錢，一點鐘可走十多里，從小他方講起來，同火車也不相上下。總之，鐵路為國家交通，為幾千里路的交通，若在小地方，為便利人民交通起見，單造道路，已覺可以。即如英國從前，在很近的地方，也都造鐵道，現在已知道這鐵道的利益很小，所以特地將近的地方，當鐵路廢去，另造一條很大的馬路，就是這個意思。江陰如果造了鐵路，開行的次數，又不能多，那這甯鐵道的火車，每每來往，雖然開了十二次，江陰的火車，不能按時接頭，仍舊不能

享其利益。如能造了馬路，隨時多可趕到，這是很方便的。假使我們全國都知道造路的利益，交通上就便利得多了。因為馬路造得多，造得好，可以便利鐵路兩旁的地方，那幹線的火車，也就有許多利益。倘若要造鐵路，即使造成，亦須加造馬路，有了馬路火車方能發達，所以要中國交通上便利，須從造馬路做起。（衆鼓掌）兄弟曾聽得外國的一個博士說：一國文明的起點，全在人民知道修路；若到文明大發達的時候，必然全國人民都知道修路。因為道路很利便於普通人民，外國人常說中國人很野蠻，他就是從中國沒有馬路，路政不講究，看出來的。原來鐵路的利益，不能普及，一定要靠馬路或運河的幫助，方能發達，所以我們要注意這個道，理倘是沒有了馬路，就是有了鐵路，也不能發達的，世界上鐵道最多的國是美國，美國全國有八十萬里鐵路，現在還嫌不方便，所以近來有人提倡，開兩條大路，東西一條，南北一條，東西有三四千里，南北有二三千里，兩條大路，可以在全國的中心點交通，闊有一千尺，路上再分出走馬車的，走電車的，走自動車的，走貨車的，走人的，種種界線，所有全國的學校，工廠，那些要緊機關，都依了這兩條的大路，分布出來，所以那些電線，煤氣管，自來水管，也都依了這兩條路分布出來，此外再另開支路，傳播全國，大約用自動車，二十四點鐘可以走通東西兩界，若用電車，只須十二小時，可以走遍全國。現在美國人，很贊成這個計劃，大約就要實行的，這是新發明的最好的方法。我們中華民國，若是取法乎上，也應如此辦法。兄弟得了這個法子，因為貴處的人，想造鐵路，就把這個道理，貢獻出來

，請諸君研究。橫林距江陰既沒有多遠，那就很好照這個辦法，因為造一里鐵路，照滬甯鐵路的樣子說起來，每里要化四萬多塊錢，豈不是要一百六十萬麼？若是造馬路，每里至多不過五六千塊錢，大概有了三十萬元，總可以了。兄弟這回打北京下來，在濟南的地方，看見城外也有許多的馬路，但是不很長，沒有幾多里就完了，所以兄弟勸他們主張在幾千百十里以外的地方擴充出去。但是這筆費用，從那裏來呢？諸君要知道，關於全國的，自然全國人民負擔；關係一塊地方的，就要本地人民負擔了。着手辦法須先招股，設一公司，計劃交通所用的本錢，與連接的縣分，合設一個交通機關，兩邊籌劃起來，沿路地主，多可入股。劃定了經費之後，就合以測量路線，雇人開墾，築完之後，公司裏就可以備了幾座公共自動車或公共馬車，供人租用，或由別的商家出來營業，那入款必定很多，足抵造路的費，東洋車，以及農人裝貨物的牛車，馬車，也多可以收捐，作為修路的費用。到了那時，人人都受益不淺，公司並好賺錢，人家知道這造路的利益，自然就肯做了。加上幾年的功夫，全國都這樣的做起來，那交通的便利，更不用說了。諸君既要想辦法替江陰的交通生色，不如築一條大馬路。做成了全國的一條模範馬路，給大家做個榜樣，叫全國的文明，從江陰發起，這就是兄弟今天對於諸君最大的希望，（衆大掌鼓）今天因時間很局促，晚上十句鐘，就打算開船到鎮江去，不能再同諸君多談幾句，抱歉得很，還望原諒！（衆大鼓掌歡聲雷動）

9 努力爲國

——廣州中華總商會演講——民國二年五月十三日——

今天蒙在神戶的男女老少諸同胞開歡迎會歡迎，兄弟心裏最歡喜，最感激！此次漢族光復，係由祖宗手失落，而我同胞萬衆一心，居然將喪失之河山恢復，何幸如之！但諸君須知我同胞從前與現在之地位不同：從前之天下，係滿州一家之天下，漢人受滿人專制壓制；我同胞爲奴隸，爲亡國民二百六十餘年。今日之國家，爲我四萬萬五族公共之國家。我四萬萬人成了中華民國之主人。在主人之地位，與奴隸之地位不同。故全國人對於此次光復，非常歡喜，非常希望。且將來子子孫孫永享主人幸福，但中華民國成立，不過才二年，改革雖已成功，建設尚在幼稚。我四萬萬同胞，應同心同德，力圖建設，以謀強富。但建設雖不比破壞之難，無大危險，無大犧牲，然當此新破壞以後，我四萬萬人，尚在艱難困苦之中，必候建設完全，方能安享幸福。譬之建屋，舊屋不好，必須推倒舊屋，一面掃除，再謀新築，但新屋未成，我同胞仍是在困苦地位，而非謀安樂之時。待至屋成功，方可以共享幸福。故此幸福二字，斷不能與建設二字同日語。大家總以爲改革之後，即能享幸福，萬無此理。凡事由漸而來，現在中華民國如生新子，新生出一男兒，舉家欣慶，以爲將來有莫大之幸福，莫大之希望。須知望子孫成人，必要培養，他教育，他使他建功立業，報答父母。現在造成之民國，無異初生之子，正須培養，方能成人，方有基礎，可以成才，可以享幸福。故今日我中華民國成立，本爲最歡喜之事，但歡喜之中，切不可忘了我等現尚在艱難困苦之地位！（衆

鼓掌）但是一般不明白的人，以為革命成功，即馬上能享幸福。現在幸福未至，國內地也有混亂之地。民謀生方，人比從前稍難，故不明白的人以為現在共和政體，不及從前專制政體之善；因滿清時代尚不至於此。此種不明白的人內地尚屬不少。此不但無國家思想之言，忘記了從前奴隸人格；即以人格而論，現在我四萬萬人恢復了主人之地位之人格，便可以算幸福矣。昔日美國有一種作白人之奴隸即生長南美洲之黑人，可以叫他為黑奴；任白人鞭撻，不識不知，反以作白人之奴隸為榮；非常安樂，非常幸福。後來南北戰爭，有一美國人救他，把他等放了，此何人乎？即美國之大人物最尊重人道之林肯也。在黑奴本來與禽獸無異，不知人道之可貴，只知傭工，有衣有食，以為無限幸福。一旦林肯將他等釋放，反以為林肯害了他等之生路，怨聲載道。今日之中華民國成立，一般無知無識人以為混亂之內地，農夫不能耕種，工人不能作工，反不及從前之優遊快樂，此種人與黑奴之心理同出一轍；不過此種人在中國是個少數，大約也不知人格可貴之緣故耳！後來黑人也知林肯是英雄；當時所以不知此理，不知此地位之可貴，此不過從前見識卑陋之原故。總而言之，今日艱難之建設，為最高之代價。可以買將來之安樂，為子孫謀幸福。無識者雖無反對，有識者自然歡喜。俟三五年後，自然知之到今日價值矣。所望我同胞同心協力，共謀民國鞏固，以圖異日之幸福！現在我國外交非常危險，內政非常紛亂。現在中華民國之國民，要知政府是為人民造幸福的！從前專制政體，權在獨夫；今日共和政體，權在國民。我中華民國謀完全建設之方法，全賴我四萬萬

同胞組成一個完全國家，（衆鼓掌）故我等之權愈大，責任而亦隨之而愈重。我同胞若自己放棄責任，不担國事，則國民是造不成功矣！故爲國家前途計，惟有人人負應負之責任，則國家自然能達富強之目的！（衆鼓掌）此間商人最多，可以商比國，譬各商人中有兩種：一種，是東家之生意，一種是公司之生意。我等從前是東家生意，所獲利益，全歸東家獨享，現在民國是公司生意，我等人人皆是股東，司事人就是現今之大總統，各部總長國務員等就是一切辦事人員，都係我股東之公僕，今我四萬萬人作了主人之地位，應有主人之人格，主人之思想，主人之度量，方能謀公司之發達，享公司之幸福。從前爲滿清奴隸，今日爲民國主人，中華民國就是國民之身命財產！民國之衰弱，即國民之衰弱；民國之富強，即國民之富強！（衆鼓掌）人人皆知愛身愛家，即我華僑無論在日、本、南洋、歐美、澳洲，受千辛萬苦，離鄉遠航，艱險備嘗，恬不自顧，何爲乎？愛身愛家耳，若我四萬萬人以愛身愛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愛國，則我國之富強，對內對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強國。（衆鼓掌）現在革政之初，人多不知此種道理，實因習慣成自然。若不愛國，何有於家？故人人應負一份責任！或盡大力量，或盡小力量。先知先覺，以引導後知後覺，不必專依賴政府。須知政府之責任，即我之責任也。（衆鼓掌）今日財政外交，如此困難，人人都依賴政府；其實外交之棘手，係因條約；條約之困難，是外債而已。我國財政所拮据者，不過二萬五千萬元。以中國四萬萬人每人負擔一元，即得四萬萬元。本來不須借外債。但須人人能盡應盡之義務，負擔此種責任耳。不擔義務

而能享權利幸福，世無此理也！人人存愛國心，何事不成？今日蒙諸君歡迎，特將此理與諸君說知。今日與從前之地位不同，我國之能否富強，實繫乎我同胞之能否負國民之責任耳！當此艱難困苦之時，願諸同胞努力爲國，以圖將來幸福！是兄弟之所希望於諸同胞者也！

政黨與政府之重要關係

——民國二年對橫濱華僑歡迎會演講——

兄弟今日到橫濱得諸君之歡迎，甚爲感謝！今民國成立，將有二年之久。然此二年間，國中諸凡待舉；而以內政外交，極爲棘手。但幸得內外同胞，同心協力，至有維持今日之現狀。夫國家之成立，必賴乎政治，而民國之政治，若普問於國民之可否，豈不是行極繁之手續？故欲簡而捷，必賴政黨。今與二三政黨商量妥協，而國之政治即舉。然民國政黨最先發生者，就是共和黨；故共和黨之勢力普大。但兄弟在南京執政時，黨人俱盡力於國事；而政黨似不甚注意。所以前之同盟會，即今之國民黨。發生最後。然當時兄弟所以不甚注意黨事者，原因有二：民國之所以發生者，第一欲與國人有民權思想。如當南京政府時，自己已執政權，倘又立刻組織同盟會，豈不是全國俱係同盟會？而又復似專制。國人因有民權思想，然後發生政黨。政黨係與政府對立。故共和黨當時之發生，兄弟甚爲喜歡。此不甚注意黨事者其因一。又凡人之作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故政府作事不好，必須人民之監督指正。此又當日共和黨之發生，兄弟極爲歡迎。此不注意黨事者其因二。但

看今回之選舉，國民黨未嘗不辦事不在乎手段與運動之多途也。又如今日之黨，與前日保皇黨。但前日之革命黨者不外謀個人自私自利，與保皇因今日之共和黨，他所立之我黨之主義國利民福相同。此和者，我同人亦當相與爲良贊成吾之共和，故我民國不大量，而出乎他念之報仇蓋於兄弟曰：「何必民國每年多加改良，海陸軍之擴充，不知與別國開戰而勝，又不是有的。但今日民國之名譽，能日

優待皇室之條件而發生矣。況皇室之經費，兄弟們他不是永世要民國之供應。兄弟前在京時，受八旗會館之歡迎，八旗亦以知人人乃民國之一份子，不應當受民國之常糧；不過立刻各人未能有生計之途，故行暫時受民國之供給。至民國乃合人人組織而成，乃行平民主義之政治，斷不容有立一皇在其中。故當時所以行待過皇室條件者，不外照外國待君主之禮以待之，即如日本天皇駕崩時，民國曾服二十七日之喪。今隆裕太后之死，民國亦不過服二十七日之喪服而已。今北京仍然有皇室與皇帝之名稱在者，我民國待之，當地係外國君主游歷至此。我民國不過盡地主之責，以待過之而已。故民國合五族而成，凡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合心合力，以爲民國之前途着想盡力，此兄弟之所厚望於諸君也！

11 廣西善後方鍼

——對廣西南寧人民演說——十年——

予從未履廣西境地，此次至邕，實爲首次。廣西十年來，爲強盜所據，故雖推倒滿清，人民猶未得一領略共和幸福，且多不知共和爲何物。所以致此者，實因辛亥革命之時，人民不肯撤去強盜，假爲贊成，竊取政權，遂久被欺壓，有幾不可究竟。現時已將強盜掃除，自今日起，廣西者，真廣西人之廣西，而非強盜之廣西，真中華民國公有之廣西，而非私人所據之廣西矣。本大總統特命馬省長擔負廣西民政，以馬省長乃一真誠擁護民治之學者，其學問在廣西固不易得，即在國內，亦

爲有數人物。廣西同胞，應同心協助，以求公共幸福。廣西向稱貧瘠，惟此次溯江而上，見兩岸皆肥腴之平原，卽山林丘壑，亦皆蒼蔚而能生產，因此而知所謂貧瘠者，非真貧瘠，特人事未到耳。廣南土地較廣西爲劣，法人經營，不過二十餘年，其景象遂與歐美文明諸邦無異。則凡安南所能至者，廣西當能至之。然安南今日之幸福非安南人所享者，而爲法人專之。廣西人民宜效法人經營安南之方法，不可放棄主人翁之資格，而任他人代辦。本大總統對於廣西善後辦法，有兩種方鍼：（一）現時各屬潰兵有三四萬之多，以粵軍之力量，必不能一一而剿滅之。而此項潰兵，亦在極苦極可憫之列，其從前依附強盜頭目以爲生，今失所依，遂窮無所歸，並非生而爲惡。爲人道計，爲廣西全省安甯計，皆當設法招撫。本大總統北伐計劃必實行，希望廣西人民及同志諸君，分途勸誘，極力啓導，使此輩揮戈北指之健兒，化無用爲有用，兩得其利。若此策能行，則廣西斷無匪患，大家得從事於建設矣。（二）興發各種利源，必須資本，廣西須大借外債，以築鐵路，開礦山，樹農場，興工廠，此種種事業，皆獲利之事業，儘能切實聲明，用於興利之途，則外人必樂爲投資。惟止可利用其資本人材，而主權萬不可授之於外人，事事自己立於原動地位則斷無危險吾人。往者所以反對借款者，反對其借而浪用耳。若借而用於興利，必無反對之餘地。埃及不善利用外資而亡，日本善利用外資而興，安南及滿清拒絕外物質的文明而亡，日本能收之而興，吾人當知所擇矣，總之廣西同胞，今日已取得完全主人翁之地位，卽當同負興發，廣西利源之責任。今日以前，廣西而亡

於外人，則陸榮廷之罪；今日以後，廣西而亡於外人，則在座諸君及本大總統皆不能辭其責矣。尤有一言，警告於我廣西同胞者，強盜與民國不能並容，今既驅之，即當共絕其根株，勿許再有第二次強盜治桂出現，是則本大總統所厚望也。

12 開發陽朔富源方法

——對廣西陽朔人民演講——十年——

今日受諸君之歡迎，乘此機會，得與諸君談民國之政治，不勝愉快。改造真正之民國，乃全體國民之責任，尤為中華民國黨員應負之責任。責任維何？即實行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即近代所謂之國為民有，國為民治，國為民享其精神也。蓋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決不能為非中國人所宰制。人為萬物之靈，知識之高下，身體之強弱，雖有不同，原無階級之平等，何容受他人不平等之待遇。且民為邦，本固邦寧，簡而言之，即民為國主，主安即國治，何能容強權者行亂國之政治，釀成亡省亡國之痛苦。國家物產，國家富利，乃半為國家天然之美麗，半為國民工作之材料，衣食住生活所賴，何能容他人無理之強奪。則無論何種國民，生於何國，皆當有其國，治其國，享其國，而成爲獨立自由之國民，此乃天經地義，責無旁貸者也。誠以民國與帝國相反，民國以民為主，帝國以民為奴，民國欲人人皆有新知識，帝國欲人人皆為愚蠢子，民國乃國民之新世界，帝國乃國民之舊地獄；此所以歐美愛自由之國民，於百餘年前，如美，如德，已革去帝國，建民國，

所以有今日歐美之新世界也。中國在亞洲首創共和，誠本總統欲將中國造成新世界，不意事與心違，以致十年以來，徒去一滿清帝國之名，國民受官督軍制之實，亡清餘孽，竊據政權，國家將亡，民不聊生，與本總統所欲造之民國大相背謬，此種現象，雖屬惡官惡武人之不法，亦由於多數國民，多數黨員，對於民國無澈底之覺悟，無完全負責深咎也。如果國民覺悟，而覺悟之黨員負責，則造成中國為世界第一莊嚴燦爛之真共和，原易於反掌。試觀粵軍回粵，除去違背民國之強盜，為時不過月餘；再觀粵軍援桂，掃清盜窟，以廣西還於廣西人民之手，亦不過五十日；更可推想，此次大軍北伐，掃除盜據民國之亡清餘孽，而恢復全國真正共和，亦當無難事也。祇須國民覺悟，黨員負責，順民意之所歸足矣。是以本總統希望諸君之對於廣西以先覺悟，先負責任，實行三民主義相勸勉。實行之法有二，一任使國民有世界之知識，及教育，提倡科學，宣傳三民主義，使人人皆知國為民有，非一家一姓所得而私，亦非敗官僚，專橫武人，陰謀政客，所得而治；中國權利，非少數人可得而事，更非少數強權者可得而斷送，於生活上日求進步，衣食住須求改善，鐵道必求改良，將民國造成一極樂之世界，非國民有充足之知識不為功。二在使國民有強大之財富，開發財富；莫如振興各種實業，即就陽朔一縣而論，萬山環繞，偏地膏腴。無知識者，以為土瘠民貧，難與為治；不知奇峯聳峙之高山，皆石灰巖層之蓄積，可以燒石灰，可以燒水門汀，石灰為農業之肥料，亦為工業用水門汀，為化學發明之建築材料，可以修路，可以築河堤，可以建極高之洋樓，

可以作人造之花石，每担石灰石，可以造水門汀一桶，每桶四百斤，值銀六元，諸君以爲陽朔皆不毛之石山，悉屬廢物，自我觀之，陽朔徧地皆黃金也。

不僅如此，石灰巖層之中，可發見極厚之煤層，可發見極富之鐵礦。且金礦，銀礦，鉛礦，水銀礦，多藏於石灰巖之內，諸君若知之，知而開發之，則見陽朔皆富家翁也。農業亦如之，土山肥厚，可種樹木，及一切果木，皆爲人生必需之品。僅能廣爲種植，加以製造。則致富之術，不待外求也。然普及國民之知識，與發展物質上之文明，全賴道路上之交通。中國最富之省，莫如廣東及浙江，次則爲四川及湖南。廣東有海洋之交通，四川有長江之交通，湖南有洞庭湖匯合湘江沅江暨江三河流，交通亦極便利，所以物產能運出，財富能輸入也。廣西爲中國最窮之省，而所藏之財富，較之他省爲優，何以言窮？因無便利之交通，是以致此。本大總統此次伐，道經陽朔，自梧州抵此，不過四百五十里，已行十六日，有寬大馬路之交通，則僅數目之程，並不費事。由此類推，全國皆然。則開發民智，發達財富，更非有道路之交通不爲功。今廣西之窮，有如一人將各種財寶藏之鐵箱，失去鑰匙，所有財寶不能取用，以致不能生活，甚至流爲乞丐。歐美之新國民見之，爲之生憐。廣西如此，他省可知，本大總統希望諸君首先開道路之交通。道路即開發財富之鑰匙也。從此實行三民主義，完此次北伐之功，開全國國民之知識，增長全國國民之財產，以建設一真正民國，願與諸君努力圖之。

13 廣西應開國道路

——對廣西軍民演說十年——

此次北伐，經過昭平，與得諸君相見，不勝欣幸。蓋民國成立以來，已有十年，此十年中，僅存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民國政體係共和，帝國政體係專制，前清帝國，乃滿洲民族入主中華，將我四萬萬同胞之生命財產，爲其私有，宰割斷送，無所愛惜，今既革去帝制，而成民國，則中國四萬萬同胞，即爲中國之主人，斷不許野心家危及四萬萬國民之生命財產。誠以民國之國家，爲全國國民所公有，民國之政治，爲國民所共理，民國之權利，爲國民所共享，此方爲真正之民國。試問民國十年之成績何如？袁世凱帝制自爲，官僚武人割據各省爲私產，賣國自肥，政治腐敗，國勢日危，官爲刀俎，民爲魚肉主權，國不會爲國民所有，各省不會爲國民所治，一切幸福，不會爲國民所享。即就廣西一省而論，諸君十年以來，所受之痛苦，當已了然。武昌起義之時，陸榮廷贊成民國，本大總統與人爲善，以爲陸榮廷雖遊勇出身，究屬國民之一份子，僥能改過自新，忠於民國，未始不可以爲廣西之利，乃狼子野心，盜性難移，仇殺民黨，陰謀帝制，霸占廣西，剝奪民權，以廣西全省爲陸榮廷個人之私產，廣西政權被陸榮廷一羣盜黨所壟奪，一切利益爲盜黨所獨享，通都大邑皆有陸榮廷之巨宅。廣西人民，以爲生子生孫可以不尋正業，止做強盜即有作官之路，可以作督軍，作省長，作鎮守使，於是勤儉最良好之廣西國民，皆被強盜所壓制，而毫無生計。

矣。

數月前本大總統主張助廣西人民，順天下民意，令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驅除盜黨陸榮廷輩，將廣西還之廣西國民之手。今後之廣西，爲廣西人民所有矣，爲廣西人民所治矣，尤其一切權利，爲廣西人民所共享矣。然諸君既爲廣西之主人，更當盡主人之責；諸君今日先當盡之責，莫若開闢道路，切不可無錢卸責，祇須全體人民出力可也。於必行之路開寬之。低者填高，高者削平，石子沙泥，徧地皆是，並不須向外洋購材料也。如果道路開闢，交通便利，則諸君所餘之糧食，所餘之牲畜，所餘之柴木，無窮之煤鐵金銀，藏之於地，可以開發，一切工場實業，可以振興，教育可以普及，盜賊可以潛銷矣。此種樂利，乃諸君所共事，亦諸君對於民國應盡之責也。譬如梧州至昭平路程不過二百八十里，溯江而上須行八日，如有大路可行汽車，則僅數點鐘足矣。如全省開闢大路，推而及於全國，則交通便利，中國之富強可敵世界也。諸君之責甚大，須以修路爲最急。

本大總統此次北伐，所以教全國國民，脫離官僚專制，使民國爲國民所有，民國爲國民所治，民國爲國民所享。如數月前之助廣西人民驅除陸榮廷輩之一舉，強盜，同一作用也。諸君當舉起而共負國民之責任，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14 勸各報鼓吹裁兵演說

——十二年一月廿六日——

孫中山先生今日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其中最重之點，自爲裁兵。孫先生復以茲事非合全國國民協力進行，難達目的，而能喚起全國國民者實惟輿論機關。因於今晚七時在本宅邀請本埠各報及各通訊社記者宴會，各社一致列席，爲新聞界宴會向來稀有之盛事。酒酣，中山先生起立致詞述今日救國之方，在筆墨奮鬥，奮鬥須有計劃，計劃在鼓吹裁兵，要求各報一致特闢專版共同鼓吹。倘三個月後軍閥尙不覺悟，再以對待陳炯明之法對待之。先生演畢，全場鼓掌史量材。許建屏等稱舊歷新年，上海將有大規模之裁兵運動，必本先生之旨進行云。此誠今日國民所當一致努力，勿於此三個月內失却和平統一之好機會者也。茲再錄孫先生演詞大要如下：

去年鄙人由廣東失敗來滬，會請諸君聚會，彼時即以今後須以筆墨奮鬥，希望於諸君；現在時局益迫，機會益窮，適當，故更邀諸君商榷之。在諸君中或猶懷疑於筆墨之力者，數日前有北京貴同業某君見訪於致賀廣州勝利之後，慨然謂筆墨之力，終不如槍炮之靈，實則依鄙人所見，筆墨之力確極偉大，此次廣東之事看來似是槍炮之功，實則筆墨之效大不可沒。續續述之，事殊神妙。陳炯明之在廣州，干涉言論，無所不至。廣州報紙在暴力之下，固不敢有所主張，即香港新聞紙，亦以許多關礙不克自由發揮；然而香港有畫家數人，痛心於陳氏之作惡，相約以其擅長之藝術，描摹陳氏之罪惡，繪影繪聲，栩栩欲活，市民爭相購買，或用在廣告，或用代裝飾，有聚而圍觀者，有相與品題者，數月以來，已成香港之流行品，而討論之觀念深入於人心。雖陳家將到香港者，鑑於街

談巷議及家懸戶備之情形，亦悚然於人心之既去。是以滇軍發難，一戰而下廣州。追陳炯明退往惠州，所部猶不下一萬餘衆，乃通電獨立，或宣布脫離關係者，即其平日認爲腹心手足之士卒，至欲負隅反攻而不能，香港畫報平日之漫潤感化，蓋深有力焉。吾人今日固不能昧殺彼討陳諸將士之功，然筆墨之權威，要亦不可否認。今在粵中之事，二十日而解決，前十日可謂係槍炮之勳勞，後十日實筆墨奮鬥之效果也。諸君去年至今筆墨上用力不少，然或不免於浪，蓋作戰須有計劃，攻擊必有目標，鄙人去年由粵來滬，於時局尙鮮所考察，故僅能以文字奮鬥望之諸君，而未能以具體規畫相與商榷。今則已有所得，故特請諸君共爲研究。去年對於粵事以討陳爲目標，由筆墨與槍炮合作，而得今日之速效，今者吾人對於救國宜以裁兵爲目標。作戰之方，當專向此進行。數月以來，北方政府迭派代表來商統一，而鄙人主張則獨以裁兵爲說北方當局，每謂非統一不能裁兵，實則不辦裁兵而無法統一。簡捷言之，吾人直不敢統一耳，數年以來，民黨與官僚決戰紛紛擾擾之餘，得着唯一結果，即外國人宣言非統一不能借款，因此北方政府亦汲汲求統一，其求統一，專爲借款耳。吾人於民國元年會上袁世凱之當，助成南北統一，因而彼乃利用統一完成其大借款，以打革命黨。革命黨因創造中華民國者。今北方許多小袁世凱，其頭腦未必不與大袁世凱相同，統一爲借款，借款爲打革命黨，打革命黨爲推翻民國。諸君皆愛護民國者，故必主張先裁兵而後統一，使彼輩不裁兵而謀統一，他人吾不敢知，若鄙人者實不放心。故吾人欲得其真正之和平統一，必以裁兵爲

第一步。我之所謂裁兵，決非無辦法之裁兵。第一，南北同時裁去現在兵額之半，此觀去年六月六日鄙人宣言已屬讓步。蓋前之宣言因北方自稱有護法誠意，故要求北方先裁也。第二，裁兵之後，以兵爲工，雖給以加倍之餉，在國家猶爲合算，裁兵之款何從出，友邦本希望我裁兵故已有表示，果各軍閥皆肯裁兵，必有贊助辦法，吾人固絕對不贊成政府借外債，然裁兵借債則應予協助，緣實行裁兵非款莫辦，化兵爲工，可開闢利源，舉外債亦無害也。然而各方均有辦法，而軍閥仍不肯裁兵，則將如之何？是不得不望諸君發揮其筆墨之權威，以與軍閥相戰，苟輿論一致要求，彼曹亦難抵抗，所以鄙人今晚奉邀諸君，即在提此作戰計畫與目標，望諸君盡三個月之精神，每日特闢一版之篇幅，專作裁兵之鼓吹，或以言論，或以圖畫，萬一此兩種資料均缺乏，則即滿紙全印裁兵兩字亦可，先從上海做起，使上海市民人人了解人人主張，則推而至於全國其事至易！裁兵一端可論者殊多，大要在說明兵多之害，或搜集事實，或憑其不遠於事實之理想，發爲能吻合人民心理之言論，同時更說明裁兵之利。第一使軍士本身曉然於易兵爲工之有利於彼，今日兵餉至多殆每月八元，常須積欠或尅扣，依我之計畫化兵爲工，則他們可月得十六元，而國家於此巨款，亦決非虛糜，大工既舉，利源自開也。上海總商會等各團體已有覺悟，發起裁兵制憲理財委員會，然同時提出之事目標既分效力即減，今宜將目標竭力縮小，只求一件事，裁了兵即太平矣。上海之於全國，猶香港之於廣東，上海人心所趨全國必自景從，每天犧牲一版，三個月必可成功；三個月後，倘仍有悛

然不知覺悟之軍閥，抗拒輿論，則鄙人冒聞號召三萬至五萬有節制有主義之軍隊，決非難事。彼時以對待陳炯明者對待不肯裁兵之軍閥，槍炮與筆墨同力合作，以廣東之事為例，此事必易成功。蓋有主義之兵三五萬，足可抵烏合之衆三五十萬，而諸君之筆墨力量則斷乎不止十倍於香港之三數畫家也。望諸君一心一德，努力爲國，敬舉一觴祝裁兵勝利！

15 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義

——十三年五月廿四日上海中國晚報之陳受音於廣州之留聲機片詞——

第一片 諸君！我們大家是中國的人，我們知道中國幾千年來，是世界上頭等的強國，我們的文明進步，在各國之先。當中國強盛的時代，正所謂千邦進貢，萬國來朝，那個時候中國的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國是世界上頭等強國。到了現在怎麼樣呢？現在的時代，我們的中國，是世界頂弱頂貧的國家；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能看得起中國人的。所以現在世界上的列強，對於中國都有瓜分中國的念頭；也就是近來各國有共管中國的意思。爲什麼我們從前頂強的國家，現在變成這個地步呢？這就是中國我們近來幾百年，我們國民睡着了，我們睡了不知道世界各國進步的地方，我們睡着之後，還是以爲我們幾百年前是這樣的富強的；因爲睡着了，所以我們幾百年來文明退步，政治墮落，變成現在不得了的局面。我們中國人，在今天應該要知道我們現在的地步——要趕快想想法子，怎麼一來挽救。那末我們中國還可以有救；不然，中國就要成爲亡國滅種的地位！大家

要醒！醒！醒！

第二片 今天中國的安危，存亡，全在我們我們中國的國民醒還是醒。如果我們還是睡，那末就很危險！如果我們能從今天醒起來，那末中國前途的運命，還是有很大的希望！現在世界的潮流，都進到新的文明。我們如果大家能醒起來，向新的文明這條路去走，我們才可以跟得到各國來追向前去。那末，要醒起來，中國才能有望，爲什麼呢？怎麼樣說法呢？就是我們醒起來，我們大家才有思想，有動作，大家才能立志來救這個國家。大家能知道這一件事，中國不難有救的。今天我們要來救這個中國，要從那一條路走呢？我們就是要從革命這條路去走；拿革命的主義來救中國革命的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個就所謂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拿中國要做到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就是從國際上列在平等地位。民權主義，就是要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爲主，拿民來治國家。民生主義，就是弄到人人生活上經濟上平等。那末這個樣的三民主義，如果我們能實行，中國也可以跟到列強來進步，不久也可以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

第三片 諸君：今天聽了我的話，大家想中國再恢復我們從前幾千年的強盛不想？如果大家想的，就是要大家立志；要立志，大家就要研究這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我近來在廣東高師學校每個禮拜講一次。每次講了兩點多鐘。民族主義，我講了六個禮拜才講完。民權主義，也講了六個禮

拜才講完。不久再來開始講民生主義，大概也要講六個禮拜，八個禮拜，說不定的。這個三民主義講完之後，我將演詞刻了單行本。現在民族主義已經出書；民權主義，不久也要出書；將來民生主義講完，也是一樣刻單行本出書；廣傳到中國各省。望諸君要留心找這個三民主義的演講，來詳細研究！其中很多好道理，很多新思想，很多新發明，是中國人從前沒有聽過的。這個演說，我以為很有趣味的；望諸君要買這個書來看！看過之後，要留心詳細的研究！如果能把三民主義詳細來讀過，詳細來了解，那末，諸君就懂得怎麼樣來文志救中國。既已懂得之後，把三民主義宣傳到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立志來救中國；那末中國很快的可以變成一個富強的国家，與列強並駕齊驅；這就是我所望於諸君的！

第四片 現在我更要對革命黨來講幾句話，大家知道，中華民國，是革命黨幾度流血，推翻滿洲才來造成的！現在這個革命事業，都被官僚武人破壞了；所以革命建設不能澈底成功；所以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還要擔負很重的責任。現在第一個地步，就是要把革命黨三民主義，來宣傳到一般國民能知道。第二個責任，我們革命黨還要學從前革命先烈一樣，要犧牲性命，要捨身來救國，要為中國前途來奮鬥，要把自己的力量，拿來努力進行，學從前真革命這個樣，不可學革命成功後的這種假革命黨，借革命來圖個人的私利，借革命一條路來做終南捷徑，升官發財！自從革命成功後，這假革命黨充滿全國，冒革命之名，所以把革命成績都破壞了；往往令國民不知道革命黨是做一

種什麼事。所以國民看到現在這種假革命黨，以為這種就是革命的人才。我們真革命黨，現在要担一種很大的責任，就是要澈底，要把這種假革命黨來排除！我們對於國民，要表示我們的道德和一種革命的精神，令國民大家知道真革命黨，是為國犧牲的，成仁取義的，捨性命來救國的！只要把奮鬥精神來感動國民，令國民知道是非，知道真假，知道真革命黨是真心為國家的，令一般國民雖隨我們來革命，中國纔有救呢！

16 北伐的原因

對廣州各界贊助北伐大會演講詞——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各界諸君：今日諸君在這裏開贊助北伐大會，我們今日為甚麼有北伐之舉？大家要知道革命黨自十年前打倒滿清專制政體，改立民國，在辛亥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黨都到各處宣傳，由有智識學者，到各處宣傳革命，各界亦都起來幫助。革命未起以前，滿清把中國利益送給外人，如南方接近之安南，緬甸，被英法占了；高麗臺灣被日本占了，香港九龍被英國占了；廣州灣被法國占了；上海被各國占了。內地之漢口亦被各國占了。革命黨怕中國陷於雙重奴隸，故出來宣傳革命，而人民人人都歡迎革命。滿洲人寧願以國土送給外國人，不願送給漢人，革命黨怕中國淪亡，便提倡革命。

當時大家提倡革命，贊成革命，希望事共和幸福。民國十三年來，人民究竟享了幾多幸福呢？

不過是四分五裂，盡被兵災吧！有些智識薄弱的人，以為這些痛苦是革命造成的，十三年前雖做滿清奴隸，還得安居樂業，現在這比不上。其實革命事業，像拆去舊屋建築新屋一樣，這一十三年便是舊屋已拆，新屋未成的時期，在此時期，儘遇狂風大雨，其景象當如何？有人以為舊屋雖然有傾倒之虞，尚可抵禦風雨於一時，而以為不應當拆屋，這是何等錯誤！十三年來大家遇著大雨大風的生活，有以不能安居，但新屋建築未成者，因為有滿清遺下之官僚軍閥為障礙，當此之時，人民有的不忍捨去一片舊瓦，有的不忍捨去一塊舊板，不能澈底廓清，讓一般官僚武人存在，這是便不能夠建設之原因。滿清皇帝雖推翻，而數十個小皇帝代興，故人民不能得安樂，反覺痛苦。尚有一個原因，國民自來做慣專制之奴隸生活，不問政治，故武人官僚敢這麼放肆。

諸位應知道，民國成立而後，大家部是主人，而主人不能自己努力建設國家，故大家這樣痛苦。大家以後應當覺悟努力，革命黨為國民之先覺，奔走呼號，而國民甚少應之者。故民國不能成功，國民實不能辭其責。諸位應知道，中國好像一個大公司，國民是股東。股東不維持，公司便危險，國家建設而後，人民都享福，便和公司贏利股東分息一樣。

中國自通商後，工業失敗，沒有製造品出口，並且連自用之貨，都要用洋貨，每年入口貨多過出口貨五萬萬，大家試想我們每年要送五萬萬元給外國，我國焉得不危險？尚有外國在中國境內之工業，礦業，航業，陸運業，銀行，租借地，割讓地等等，每年約損失十幾萬萬再加以條約之損

失，賠款及其利息之損失，實不止數十萬萬。大家都想自己發財，但極其量都不能挽回這麼大的損失。國家既如大公司，則要大家都努力，將這每年數十萬萬的損失，完全恢復，中國自然會家給人足了。諸君總要努力，即建築一間草屋，都要三四個月才成，一個大國家當然不是十三年便可完全成功的。但現在離成功不遠了，大家應當齊起努力！這次革命政府提師北伐，便是要將西南軍隊聯絡奉浙軍隊，掃除舊屋顛瓦渣滓垃圾之北洋軍閥官僚，以建設新國家，這個責任，是要全國國民負責，大家要有毅力，來完成這第二層的建設工夫。

17 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

「上海招待新聞記者演說詞——十一月十九日在莫利愛路廿九號——」

諸君！兄弟向來是主張和平統一的人，曹錕吳佩孚都是主張武力統一的人。這回曹吳的武力統一，被國民軍推翻了，兄弟以爲到了講和平統一的機會，所以離開西南到上海來。兄弟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雖然種種障礙未有成就，但是對於反對曹吳的武力統一，很有計畫，很有籌備。近來籌備將及成功，忽然遇到國民軍推翻曹吳。我在西南所做的兩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籌備反對武力的計畫，可以放棄；不但是放棄反對武力的計畫，并且放棄西南的地盤，單騎來上海，再過幾日，就往北京。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至於要達到這個目的，還要有辦法。這個辦法的頭一步，就要靠報界諸君鼓吹，來指導民衆。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像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這兩三年來，曹吳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衆，統一中國他們這種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敗。這個失敗事實發生了之後，就是我們人民講話的極好機會，我們人民應該不可錯過這個機會，放棄這種權利；若是我們放棄這種權利，便難怪他們武人講話，霸佔這種權利。我這次決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這個機會！至於所有的辦法，已經在宣言中發表過了。大概講起來，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共同組織會議，在會議席上公開的來解決全國大事。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如果用的確人數做基礎，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事。在短時間內辦不到，便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國民若還要失去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便是放棄主人翁的權利，以後再沒有機會，便不能怪別人了！我從前因為沒有這個機會，所以籌謀計畫，反抗武力，來造成這個機會。現在已經得到了這個機會，從前的籌謀，都沒有用處，所以拋棄一切，親到上海來同諸君相見。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是用人民的資格，是處於國民的地位；你們報界諸君，在野指導社會，也是一樣。諸君都是先覺先知，應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盡自己的能力為國民的嚮導！我主張組織國民會議的團體，經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種——這九種團體都是現在已經有了的大團體——另外沒有列入的

團體，還是很多！譬如新聞界的團體，便沒有列入。現在各處新聞界的團體，內容組織，是不是完全，還要諸君仔細去調查；如果調查之後，認定是很在全，當然可以參加會議，討論一切大問題。但是不管新聞界是不是參加會議，都負得有指導民衆的責任，都要竭力宣傳，令民衆知道自已的地位，中國現在要和平統一的重要，以盡自己的責任。諸君此刻宣傳國民會議，或者一時未能普遍傳入全國民衆之中，但是可以傳入有知識的各種大團體——好像學會，商會，教育會，以及農團工團一樣。諸君在這個時期內來講和平統一，是十三年以來一個最難得的機會。如果在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來推倒軍閥，那末，這次北方事變，便不能促成和平統一，或者要釀大亂，也未可知。

我們在這個時機，要問是全國大亂的終結，還是和平統一的開始，就全靠我們國民！我們國民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衆一心，全國各團體，都派出代表來加入國民會議，研究現在時局的弊病，討論補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團體，不論他是有沒有軍隊，不管他是屬於那一界，都要照國民會議所決定的辦法，服從國民會議的主張。

我所發表的宣言，要能夠完全實行，固然要需種種籌備；但是要民衆贊成國民會議，首先便要民衆明白國民會議的性質，和國民會議的力量。如果這個會議可以解決國家的糾紛，諸君在新聞界便應該竭力鼓吹這個會議，俾民衆明白這個會議的性質，實行這個會議的辦法。從前國會之所以沒用處，是由於根本上選舉議員的方法太草率！當時只要願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鄉去運動，

人民因爲不知道國會的重大，便不問想做代表人的學問道德如何，便舉他們做議員，成立第一次國會。從前國會因爲議員的本體不好，復受外界武力的壓迫，所以在當時總是不能行使職權；後來北方政府毀法，解散國會，國會更是沒有用處。西南政府護法，在廣州四川召集國會，以維法統而與武力相持，前年曹吳也贊成護法，召集議員到北京開會，但是那些議員，總是不顧民利，只顧私利，到北京之後，不做別事，只要有錢，便去賣身，造成曹錕的賄選。現在全國國民，對於那般議員，完全失望；要解決國事，便不能靠那些議員，要靠我們國民自己。所以我才發起這個會議，要人民明白國家現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關係，用正派分子來維持中華民國。我們現在組織這個團體，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贊成，沒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發起這個會議，自然要担負這個責任，對於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們贊成這個會議的主張；若是他們不贊成，我就明告於天下，說他們是以暴易暴。現在中國既是定名爲民國，總要以人民爲主，要讓人民來講話；如果是帝國，才讓他們去講話，假若一天不改國號，他們一天總要聽人民的話。那些有十萬或者二十萬兵的人，我們不能把他當作特別偉人，只可以當作國民守門的巡捕，譬如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槍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凡是有錢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過了大官的，都帶有巡捕守門，那些守門的巡捕，都是有槍階級，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質上多給錢，決不能夠讓那些巡捕來管家事，反對主人。照道理講：那些有大兵權的人，所有的任務，就是和守門的巡捕一樣，不能以

爲他們是有槍。

我們主人便放棄權利，連家中大事也讓他們來管。他們這次推翻曹錕，吳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勞，我們只可以在會議之中，特別設法酬謝，不能說會議的經國大事，便由他們把持。他們在帶兵的時候，一方面還是國民。用國民的資格，在會議席上本來可以講話，如果用軍人的資格，在會議席上專橫，不讓大家公平討論，我便馬上出京，請他們直捷了當去做皇帝帶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們自己真要看作皇帝，這次會議開不成，國事還不能解決，中國還不平統一，那末，國家的大事只可以暫時讓他們去胡行亂爲。這次推翻曹吳他們極有功勞，我們國民不講話，他們當然可以講話。不過他們推翻了大武人，還更有小武人發生，大武人要作皇帝，小武人當然可以稱霸，所謂大者王，小者侯，以後中國的亂事，當更沒有止境；國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們要現在解除國民的痛苦，以止中國的亂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團體，組織大機關，來對武人講話，求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若是武人還執迷不悟，我們國民只可以宣布他們的橫暴，等他們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總有覺悟之一日。這次北方的事變，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權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見武人不足恃。有了這回事變，一般野心家看見了，或者可以斂跡；但是我們力爭，他們才斂跡，如果目前無人力爭，他們便不顧是非，爲所欲爲，以後的亂事，便不知道要到一個甚麼地步了！

有了這次北方事變發生之後，究竟能不能夠收束？以後中國究竟是治，或者是亂？究竟是和平

的開始，或者是大亂的開始？沒有別的。若是專由武人去解決，便由他們彼此瓜分，爭巡閱使一樣。至於收束目前的軍事，是將來會議中的條目。現在所應該注重，用甚麼方法可以救濟；第二點是中國學說：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前二年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何以從前的人數有四萬萬多，近年便也是不足呢？何以在這十幾年中，便減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這樣可驚，是受國內的變亂。以後亂如再不停止，是民生主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中央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戰爭——在戰場上，在戰場附近凍死，餓死或受他各種兵災，救亡的最重要問題。

就第二點說：是對外國問題。中國從和外國通商以來，便立了許多條約，那些條中所載的極不平等。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一般人都說是一個「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國還趕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中國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講起來，中國比較高麗，安南和菲律賓，所待遇當然要好些；但事實上是怎樣呢？高麗做日本的殖民地，高麗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日本做高麗的主人，所得到的權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盡的義務也不少；如果高麗有了水旱天災，日本設盡種種方法去賑濟，常常費到幾百萬，日本人都自以為是應該做的事。至於美國之待菲律賓，不但是急時賑濟災害，平時並且費很多的人工金錢，辦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國平時要改良社會，急時要賑濟水旱天災，有甚麼人來盡義務呢？只有幾位傳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憫人的心理來救濟；如果費了幾十萬，便到處宣傳，視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麗和菲律賓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國的人，做奴隸的要得到一國主人的歡心，當然很容易；中國現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幾國，如果專得英國人的歡心，美國日本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若是專得日本和美國人的歡心，英國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正是俗話所說：「順得姑來失嫂意。」要得到衆主人的歡心，是很艱難的！今日大陸報上發表一篇論文，叫做「條約神聖」這篇論文所以發表的原因，大概是由於我在吳淞登岸的時候，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見我說：「英國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說：「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個領土的主人，他們

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樣便可以怎麼樣；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之內，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條例，無論甚麼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記者昨日發表了我的這言論，所以該報今日便有這篇論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條約，是甚麼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賣身契！我這次到北京去，講到對外問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廢除國際間的不平等條約，東亞有兩國已經行過了的，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暹羅。東亞只有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就是日本，暹羅。日本，暹羅之所以能夠完全獨立，就是由於廢除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條約，是用兵威；暹羅國小，沒有大武力，廢除條約，是用公理向各國力爭。所以國際間強大國家束縛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廢除的，不是不能廢除的，只看我們所用廢除的方法是怎麼樣罷了！我們常常笑高麗，安南是亡國奴，他們都只有一國的主人，做一個的亡國奴；我們和許多國家立了不平等的條約，有十幾個主人，做十幾個的亡國奴。最近新發生了一個俄國，自動的廢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交回俄國從前在中國所得的特別權利，放棄主人的地位，不認我們是奴隸，認我們是朋友；除了俄國之外，還有德國，奧國，也廢除從前在中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交回一切特別權利。德國，奧國都是歐戰打敗了的國家，那些歐戰打勝了的國家，見得打敗了的國家，還可以放棄中國的特別權利，爲甚麼打勝了的國家，不可放棄呢？他們因爲研究到這個問題，自己問良心不遑，所以便主張把從前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要放棄一

點；因為研究放鬆條約的辦法，所以才有華盛頓會議。但是他們一面會議，主張放鬆條約，又一面說中國常常內亂，不能隨便實行，總是口頭上的主張。外人在口頭上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不是從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義和團之後，各國聯軍打到北京，趕走中國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國人在北京爲所欲爲，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當時英國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國內極文明，有許多人都看到各國在中國太野蠻，太對中國人不住，便出講公話，主張要英國所佔的特別權利，送回中國，英國政府在當時也贊成這種主張，但是附帶一個條件，必須各國一致退回在中國所佔的特別權利，然後英國才可以實行，所以英國一方面贊成那種公道的主張，又一方面使許多小國——像西班牙，葡萄牙——來反對，弄到結果，彼此推諉，至今不能實行，這還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國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這種動機，我們不爭，他們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爲外國人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約契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是可以達到的。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

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軍閥的禍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於帝國主義的禍害，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譬如就通商而論：這本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進口貨極多，出口貨極少，進出口貨總是不能抵消——據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要超過出口貨五萬萬，這就是中國損失了五萬萬；換言之，就是中國由於通商，每年對於外國，要進貢五萬萬。就我們所住的租界而論：租界是甚麼人的主權呢？都是歸外國人管理的！中國人住在租界之內，每日納稅買貨以及繳種種保護費，又是多少錢呢？再就貨物在中國內地銷行的情形而論：外國貨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再運入內地，抽百分之二·五的厘金，抽過了百分之七·五之後的外國貨物，無論運到甚麼地方去賣，都不必再抽稅，都可以暢銷。如果有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到四川重慶去賣，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以後經過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沙市，宜昌，夔府，等處，總有十多處厘金關卡，每經過一個關卡，就要抽一次的釐金。總算起來，經過這些關卡，商家該當納多少稅呢？中國商人因為要免除這種重稅，所以許多商人便請一個外國人出面運貨，說是外國的貨物，每批貨物只抽百分之七·五的稅，便可以了事。中國商人請外國人保護貨物的這種舉動，好比是請保鏢一樣，外國壓迫中國，除利用經濟勢力來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種種方法，間接來吸收中國人的錢；不過中國最大批的損失，還是進口貨的五萬萬。我們受這樣大的損失，在外國人美其名說

是通商；就事實上論起來，何異強奪豪取！更就洋布洋紗而論：當歐戰的時候，本是中國商人最賺錢的生意，當時之所以賺錢，是由於洋貨不能入口，沒有洋貨來競爭。我這次進吳淞口的時候，沿途看見紗廠布廠的烟筒，多是不出烟，我便奇怪起來，問那些由上海來接我的人。他們都說那些工廠在這幾年中極虧本，早已停工，虧本的原因，是由於和洋紗洋布相競爭，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紗，都不能賺錢。當這個時候，假若海關是歸我們中國人管理，我們便可以把進口的洋布洋紗抽重稅；如果在中國所織的布，每疋是值五元的，我們加抽洋布的稅，便要弄到他每疋的價錢，要高過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國布的價長一樣，然後中國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競爭。這種抽稅的地方，是保護稅法，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中國現在因為受國外壓迫，不能行這種保護稅法，所以上海紡出來的紗，織出來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紗相競爭，便要虧本，紗廠便因此停工；工廠停工，工人自然是失業。當布紗生意極盛的時代，這種工廠在上海之內的工人，至少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現在因為停工失業，謀生無路，總有多少是餓死的。那些餓死的工人，就是間接接受了不平等條約和國際經濟壓迫的影響！中國當革命之初，外國人不知道內情，以為中國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輕視，所以贊成中國統一；後來查得內情，知道中國的官僚軍閥，都是愛錢，不顧國家，所以便幫助軍閥，借錢給軍閥，軍閥有了多錢，於是摧殘民氣，無惡不作——像袁世凱借到了大批外債，便殺革命黨，做皇帝；吳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債，便專用武力，壓服民衆。吳佩孚這次在山海關打

敗仗以後，退到天津，本是窮途末路，國民軍本可以網打盡，戰事本可以結束，但是有某國人對吳佩孚說：「長江是我們的勢力，如果你再退到那裏，我們幫助你，你還是很有希望。」所以吳佩孚才再退回長江。我說這些話，不是空造的，的確是有證據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幾個月某國人在香港的言論，大吹特吹，說陳廉伯是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發生；他們總是在新聞紙上挑戰，要商團打政府；說商團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馬上實行共產。最近更助陳廉伯在香港發行兩百萬元的債票，由他們的銀行担保。像這種舉動，無非要延長中國內亂，他們才可從中取利。像這樣的帝國主義還不打倒，不但在北幫助吳佩孚，在南幫助陳廉伯，就是吳佩孚陳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幫助，中國的禍亂便永遠沒有止境。外國人初次打敗中國通商以後，以為中國很野蠻，沒有用處，想自己來瓜分中國。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鬥，外國雖用長槍大砲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陳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吳佩孚。

我們這次解決中國問題，為求一勞永逸起見，便同時斷絕這兩個禍根——這兩個禍根，一個是軍閥，一個是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軍閥現在已經被我們打破了，所殘留的只有帝國主義，要打破這帝國主義，便要全國一致在國民會議中去解決，諸君既是新聞記者，是國民發育的領袖，就一定要提倡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的亂事便可以終

止；若是鬧不成，以後還要更亂，大亂便更無窮期，中國每次有大亂，我總是首當其衝——譬如從前的袁世凱，現在的吳佩孚，都是身擁雄兵，氣蓋一時的人，我總是身先國民，與他們對抗。這次推倒了吳佩孚，我也放棄兩年的經營，隻身往北方去，以為和平統一的先導。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險，但是我為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去冒這種危險，大家做國民的人，便應該做我的後盾。中國以後之能不能夠統一，能不能夠和平統一，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成！所以中國前途的一線生機，就在此一舉。如果這個會議能夠開得成，得一個圓滿結果，真是和平統一，全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義，便可以實行，中國便可以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造成了這種國家，就是全國人民子子孫孫萬世的幸福。我因為要負這種責任，所以才主張國民會議。我今天招待諸位新聞記者，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請諸君分担這個責任，來贊成國民會議，鼓吹國民會議。

第六編 對外賓之演講詞

1 與士蔑西報記者之談話

——元年在廣東——

士蔑西報記者謁見孫中山先生，寒暄畢，記者問：比國借款若何？中山先生答曰：現因四國反對恐不能成議。

記者曰：然則借款以應急需乎？

先生曰：予可以與華人資本家借款，若為四國所迫，則甯借本國人之款。華人一旦明白政府財源困乏，需財行政，則其熱誠之心，立即發生，自願將資財輸出。中國之資財極大，不過無完善之機器，以收集之，而又未能遽與列國經歷多年之機器互相比美。試將中國與別等商業之國比較，則中國凡事皆在幼稚時代。吾儕未嘗因經濟缺乏之故，自縮其志，其問題是求資於本國人，而不求自外人。本國之人，姑願循其舊習，完全拒絕外國，自閉門戶，或杜絕外資，及外國物品，吾儕革命中人，將見為國民所信任。及革命軍起義後，局面亦變。故今日願取外國資財，以開放中國原有之大財源。現在政府初成立，取財於外國，較易於本國，故吾儕乃樂設法以求外國之財。惟外國欲握我國財權，及多生阻力，儼仍不轉機，吾儕不得不另籌別法。彼等在北京停止交款已做兩星期，當

初誤會等亦將領受其款，若不能調停及不能銷其阻力，則惟有與本國人借款之一法。曾舉漢鐵路集股時，轉間之交通亦如外國耳。

記者問：國民何時方識革命之益？

先生曰：現在亦覺共和之益，此次革命非在於戰，是由國民醉心共和所致。

記者問：先生讓總統之位與袁世凱，是由於箇人之意乎，抑以爲如此更換，更有益於國家乎？

先生曰：兩者皆是，因袁君鼓勵共和久矣。

先生又論借款之事曰：儼四國乘我財政薄弱之時，阻我進行，則國民受其激勵，必奮然應我之求，故信政府之所需，定能容易滿足，本國人一知爲外國人挾制，必出而維持之矣。

記者問：蒙古之事若何？

先生曰：料蒙古無甚大事，不久停妥。最好是將蒙古改爲行省，與中國各省平等，內蒙古極贊成共和，外蒙古則尙未知其益處。彼等一明白後，必絕對贊成。彼等教育未足，未易明白此問題，惟逐漸開導之而已。

2 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

——在美國議員國歡迎會上演說——

中國現在是在極端混亂的狀態裏頭，這三年之間，南北打仗。現在南邊又分爲雲南廣西兩部，

北邊也有直隸安徽兩派的戰爭。中國自古以來，再沒有這樣混亂的了。這個情形似乎由壞變到更壞，卒之弄到許多國民絕了想出解決中國問題方法的希望為止。然而在我相信，這問題如果循著正路走去，一定有解決法找得出的。要解決中國問題，須先曉得三層：

一 這箇不是純然關於外國人的問題，二十年前中國當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時候，隨著他們喜歡怎樣處置，幾幾乎瓜分了去了。有許多國贊成立刻瓜分中國。但是當時美國國務員約翰海發出一件通函到各國，從此這箇問題就打銷了。若是現在的中國問題，仍舊純然關於外國人，那外國政治家們，立刻可以想出一箇解決法。

二 這箇問題，又不是純然關於中國人的問題，中國人常常自己弄妥關於中國人自己的問題，不要他人干預；他們可以把那獨裁的政體，變做民國。而且一切關於內政的問題，中國人自己可以解決得了。

三 這箇問題是複合的問題，不專關於中國人，又不專關於外國人，實在是兩箇混合起來的，所以頂難解決；一定要先把種種情形研究清楚，才能找出解決法。如果你看定了這箇問題的性質，那找解決這箇問題的關鍵，到是很簡單的。

我已經看出了如何才能停止中國現在的混亂，這箇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款款。如果這二十一款款能廢除，就再沒有混亂了。

二十一條款之歷史：

二十一條款是什麼東西呢？許多少都想著以爲這簡單純是日本蠶食中國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不過很簡單的一箇問題，因爲一箇統一的中國，儘可以對抗日本的壓迫。然而實在這箇條款，是由中國人起的，袁世凱有意承認日本這些特權，作爲日本幫袁世凱做中國皇帝的代價。當初日本還是逡巡猶豫，不敢提出這麼激烈的條款；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加藤高明男爵，豫先留心查察袁氏是否可以答應。等到他看清袁氏願意答經之後，也就要求袁氏絕對守秘密；在日本未提出以前，不許洩漏這箇條款的內容，及至提出了以後，新聞洩漏了出來，中國人外國人各方面紛紛起來反對，就是袁氏自己的人也反對起來。袁氏於是乎告訴日本政府，叫他始終堅持，遇有必要的時候，就出兵來顯一顯武力。日本聽了袁氏的策畫，就派兵到中國來。當時日本人民都攻擊日本政府這種無名舉動；那日本首相就聲明這祇是滿鮮駐屯軍期將滿，所以政府派兵去交代。這箇完全是謊詞，因爲這些兵，是在所要的期間兩箇月前派出去的。但是日本首相，就以此壓止了國中的反對。

然而在中國，袁世凱就把日本派兵當做直接威脅，他好叫中國人相信他，除非答應了二十一條款，不然日本就用武力。此種頂深的密謀，從來公衆沒有曉得的；卻是除了了解這種事實以外，要尋中國問題的正當解決法真是困難。

當時日本輿論，以爲這個是日本政府外交上的失態，所以加藤外務大臣逼著要辭職。中國全部

的人，雖然一致反對這件事，袁世凱卻命令他的首相，現做北京總統的徐世昌和他的外交總長陸徵祥，簽定了硬把二十一條款，壓在中國上頭的協定。等到二十一條款成爲已成事實，日本人民也不再責備政府了。

二十一條款的效果：

這二十一條款所決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國的主權讓給日本了。在這種協定底下，中國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屬國日本的陪臣國，恰和從前日本在高麗所用方法一樣。

二十一條款簽押以後，日本軍閥和政治家，就起手整理他東三省和中國其他地方上面的優越權。此時日本政府看清了他們可以用外交來征服中國，於是乎，英國祇管有很可以注目的努力，來拿中國加進協商國裏頭去，日本卻禁止中國不許他參加世界大戰爭。

世界上的事情忽然變了，美國和德國絕交，並且請中國照他的樣子去做。許多中國的有識者，都說這是從日本手裏頭，救出中國來的惟一道路了。北京政府決定了跟隨美國之後，不多幾天，上海的日本領事跑來找我，傳一箇消息給我，說：『他的政府要要求中國和日本連起來，而且對德宣戰。』我問他日本政府爲什麼忽然間在這件事上變更政策，他不能般滿足答復我我。我就立刻十分耽心，聽得日本這種新動作，是有一箇陰險的事實，藏在裏頭。我告訴日本總領事說『我贊成日本維持中國中立的老政策，但是要用我的十二分力量，來反對日本把中國放在日本保護底下來參戰的』

新計畫。」

我那時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單靠外交來征服中國，就在請中國參戰這個表面名稱裏頭，打算著用軍事統轄來征服中國了。我曉得這是沒有救的，因為所有協商國的國家，都要中國參戰的。所以他們不知不覺，就幫了日本，在中國上面，得了軍事的統轄。

我所能設想的，止有一條路，就是把中國拉開做兩半，那北京政府已是因為官從日本給他縛住了；我就在廣州建立一箇政府，果然能牽制著日本軍閥的計畫。日本政府隨著段祺瑞的意思供給餉械，想打滅我們南邊。我們雖然拿著很缺乏的軍裝，而且內中不一致，（因為南方軍閥常常聽北京來的指揮）然而還能做到成一箇要顧慮的抵抗。等到戰鬥起了以後，南方軍閥看見輿論主張太強，逼著也要走到我們這一邊來了。

世界事情又一變：

歐洲大戰忽然間完了，五強國連日本也在內遞一箇共同勸告書到南北兩政府去，勸告速成國內平和，那就中國可以作為一箇統一國家，派代表到巴黎和會去。經過若干猶豫之後，兩邊政府的議和代表派出到上海來了和議開了。

在這當中，日本軍閥已經想出了征服中國的成案，就是用中國的軍閥來征服中國。於是製造出兩箇軍閥頭子來，在北京的軍閥頭子，是段祺瑞；另外又做一箇軍閥頭子在奉天。這箇奉天軍閥頭

張作霖得了日本的幫助，所以能擴張他的勢力，現在已經有三十萬兵；段祺瑞所管的兵約有十萬，於是乎中國的兵力就在日本的統轄底下。當和議開的時候，我主張恢復合法國會容他行使法律上職權。因為照約法，一切外國條約要經國會批准，才有效力。我曉得這合法國會是不會批准二十一條款的。我的目的就是利用國會的行動，來廢除二十一條款。北邊不肯答應恢復國會，撤回北方代表，自然上海和會從此而止了。

此後不久，段祺瑞起首對我接頭，他說南北戰爭，就是他和我的戰爭，其餘南北各種軍隊，都是中立的，他求我提出可以做和平協定基礎的條件。我提給他第一個條件，就是廢除所有對日密約。關於這一件，我和段祺瑞由箇人代表交換意見，將近一年。到底段氏允了我的條件，答應廢除軍事協約。於是我和我的同僚商量，發一箇宣言，聲明我們準備照從前一樣的條件做基礎，來重開上海和會。當時段氏就拿箇人名義公式復一箇電。又由邊防處發一個通電，宣言軍事協約作廢，從此引起最近的北方紛亂，結局成為段氏的失敗。

段氏是被兩種勢力打破的，一種是吳佩孚做首領的排日勢力，一種是張作霖做首領的親日勢力。吳佩孚是有全國輿論和外國的力量幫助的，許多人都以為段氏一打倒，這箇情勢總好一點。然而現在我們看清了，這是由不好走到更不好去，正是跳離了熱鍋，跳進了火爐。我的用日本所練的邊防軍，來打日本的計畫，自從段氏失敗以後，就銷滅了。

不論現在有甚麼商量，在這裏進行，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條件，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部的最強硬的鐵鎖練，來綁中國手脚的；實行二十一條款之統一的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去了。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箇人不賸，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中國的大混亂，是二十一條款做成的，如果廢除了他，中國統一就馬上可以實現。

把這複雜的問題，詳細研究過之後，我們曉得這箇不是單純的中國人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外國人問題，所以要各種力量都并合起來做工夫，連中國人連日本人中間的民主分子，都要算進去，幫助廢除二十一條款。

用筆比用劍還有力，這是約翰海的通函能防止瓜分中國，所已經證實的。我相信你們有名譽的團體，跟著我所指出的方向，發出好議論，也一定一樣有力，所以我請你們議員團員幫忙解決中國問題。你們不久要到日本做客了，我相信你們可以用你們做客人的好力量，倡導廢除二十一條款，這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方法了。

3. 大亞洲主義

——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神戶高等女學校——

諸君！今天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歡迎，我實在是非常的感激！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講演，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我們要講這個問題，便先要看清楚我們亞洲是一個甚麼地方？我想我

們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是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以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亞洲各國家才漸漸衰弱，歐洲各民族才漸漸發揚，歐洲各國家才漸漸強盛起來。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之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的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銷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一直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極端。

但是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亞洲衰弱，走到了這個極端，便另外發生一個轉機；那個轉機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亞洲衰弱，到三十年以前，又再復興，那個要點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當三十年以前，廢除了和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亞洲民族復興的一天。日本自從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便成了亞洲的頭一個獨立國家；其他亞洲的有名國家，像中國，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都是由歐洲任意宰割，做歐洲的殖民地。在三十年以前，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的條約

，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之後，於是亞洲全部的各國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以為日本可以廢除條約來獨立，他們也當然可以照樣，便從此發生膽量，做種種獨立運動，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這種思想，是近三十年以來的思想，是很樂觀的思想！

說到三十年以前，我們亞洲全部的民族思想便大不相同，以為歐洲的文化是那樣進步，科學是那樣進步，工業上的製造也是那樣進步，武器又精良，兵力又雄厚，我們亞洲別無他長，以為亞洲一定不能抵抗歐洲，一定不能脫離歐洲的壓迫，要永遠做歐洲的奴隸。這種思想，是三十年以前的思想，是很悲觀的思想！就是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之後，在日本雖然成了一個獨立國家，和日本很接近的民族和國家，雖然要受大影響，但是那種影響還不能一時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還沒有受大震動；再經過十年之後，便發生日俄一戰，日本便戰勝俄國——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事，現在可以和諸君略為談談。當日俄戰爭開始的那一年，我正在歐洲，有一日聽到東鄉大將打敗俄國的海軍，把俄國新由歐洲調到海參崴的艦隊，在日本海打到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到歐洲，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士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縐眉，以為日本得了這

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這正是英國話所說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的觀念！不久我由歐洲坐船回亞洲，經過蘇彝士運河的時候，便有許多土人來見我，那些土人大概是阿拉伯人，他們看見了我是黃色人，便現出很歡喜的急忙的樣子來問我說：「你是不是日本人呀？」我答應說：「不是的。我是中國人，你們有甚麼事情呢？你們爲甚麼現出這樣的高興呢？」他們答應說：「我們新得了一個極好的消息，聽到說日本銷滅了俄國新由歐洲調去的海軍，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的確呢；而且我們住在運河的兩邊，總是看見俄國的傷兵，由一船一船的運回歐洲去，這一定是俄國打了大敗仗的景況！從前我們東方有色的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的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爲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人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天喜地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高興，便這樣喜歡。」像這個樣子看起來，日本戰勝俄國，是不是影響到亞洲全部的民族呢？那個影響是不是很大呢？至於那次日本戰勝俄國的消息，在東方的亞洲人聽到了，或者以爲不大重要，不極高興；但是在西方的亞洲人，和歐洲人毗連，朝夕相見，天天受他們的壓迫，天天覺得痛苦，他們所受的壓迫，比較東方人更大，所受的痛苦，比較東方人更深，所以他們聽到了那次戰勝的消息，所現出的高興，更比較我們東方人尤甚。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生獨立的運動。所以埃及有獨立的

運動，波斯，土耳其有獨立的運動，阿富汗，阿拉伯，有獨立的運動，印度人也從此生出獨立的運動；所以日本戰勝俄國的結果，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大的希望。這種希望從發生之日起，一直到今日不過二十年，埃及的獨立便成了事實，土耳其的完全獨立也成了事實；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的獨立，也成了事實；就是最近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是天天發達。這種獨立的事實，便是亞洲民族思想在最近進步的表示；這種進步的思想發達，到了極點，然後亞洲全部的民族才可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近來在亞洲西部的各民族，彼此都有很親密的交際，很誠懇的感情，他們都可以聯絡起來。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同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發生了結果之後，我們中國人此刻不知道，你們日本人此刻也是不知道，所以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東西兩方民族之所以發生這種潮流，和要實現這種事實的原故，就是要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

這種潮流在歐美人看得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要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照他的主張，在歐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固然是

當作文化的反叛，至於亞洲的民衆解放運動，更是應該當作反叛事業；這種思想在歐美一切特殊階級的人士，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用少數人既是壓制了本洲和本國的多數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的慘酷，真是可惡已極。而這位美國學者的論調，還以為亞洲民族有了感覺，便是對於世界文化的反叛，由此便可見歐洲人自視爲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爲反叛。所以用歐洲的文化和東洋的文化相比較，他們自然是以歐洲的文化，是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以亞洲的文化，是不合乎正義人道的文化。

專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於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

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亞洲，也有好幾個國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來歐美學者稍爲留心東洋文化，也漸漸知道東洋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用霸道的文化和王道的文化比較起來說，究竟是那一種有益於正義和人道，那一種是有利於民族和國家？請君可以自己證明；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譬如從五百年以前以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國家的地位，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當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都是拜中國爲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爲藩屬，以能夠到中國來朝貢的爲榮耀，不能到中國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但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遠的民族來朝貢，是用甚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他們一受了中國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國來朝貢一次，並且子子孫孫都要到中國來朝貢，這種事實，到最近還有證據。譬如在印度的北方，有兩個小國：一個叫做布丹一個叫做尼泊爾。那兩個國家雖然是小，但是民族很強盛，又很強悍，勇敢善戰；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

爾喀，尤其是勇敢善戰。現在英國治印度，常常到尼泊爾去招廓爾喀人當兵來壓服印度，英國能夠滅很大的印度，把印度做殖民地，但是不敢輕視尼泊爾，每年還要津貼尼泊爾許多錢，才能派一個考查政治的駐紮官。像英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尚且是這樣恭敬尼泊爾，可見尼泊爾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尼泊爾這個強國對於英國是怎麼樣呢？英國強了一百多年，英國滅印度也要到一百多年，尼泊爾和英國的殖民地，密邇連接有這樣的久，不但是不到英國去進貢，反要受英國的津貼。至於尼泊爾對於中國是怎麼樣呢？中國的國家地位現在一落千丈，還趕不上英國一個殖民地，離尼泊爾又極遠，當中還要隔一個很大的西藏，尼泊爾至今還是拜中國為上邦。在民國元年還走西藏到中國來進貢，後來走到四川邊境，因為交通不方便，所以沒有再來。就尼泊爾對於中國和英國的區別，諸君看是奇怪不奇怪呢？專拿尼泊爾民族對於中國和英國的態度說，便可以比較中國的東方文明和英國的西方文明。中國國勢雖然是衰了幾百年，但是文化尚存，尼泊爾還要視為上邦；英國現在雖然是很強盛，有很好的物質的文明，但是尼泊爾不理會。由此便可知尼泊爾真是受了中國的感化，尼泊爾視中國的文化，才是真文化；視英國的物質文明，不當作文化，只當作霸道。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的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

大砲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國變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還像尼泊爾至今是甘心情願要拜中國爲上邦；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還是時時想脫離——像英國征服了埃及，滅了印度，就是英國極強盛，埃及和印度還是時時刻刻要脫離英國，時時刻刻做獨立的運動，不過處於英國大武力壓制之下，所以一時不能成功；假若英國一時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諸君聽到這裏，當然可知道東西文化的優劣。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銷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衛的。

近來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面，一敗塗地，已經被人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了，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現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

爾的民族，英國人尚且不敢輕視，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一統一之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

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愛和平，但是爲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爭鬥的，當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有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萬五千萬，緬甸安南，木蘭由共起來有幾千萬，日本一國有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我們亞洲人數佔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二，歐洲人數不過是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爲，終久是要失敗的！而且在他們四萬萬人之中，近來也有被我們感化了的。所以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

明。

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他爲毒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他相接近，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一樣的眼光。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爲甚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爲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他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功利強權；他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像這個情形，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要和西方分家。歐洲人因爲俄國的新主張，不和他們同調，恐怕他的這種主張成功，打破了他們的霸道，故不說俄國是仁義正道，反說他是世界的反叛。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呢？就是爲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麼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爲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歐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衆解放的運動，視爲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所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衆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

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4 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

——對神戶各國團體歡迎宴會演說——十一月廿八日在神戶東方飯店——

神戶商業會議所，日華實業協會，我們中國領事，和華僑諸君！今晚蒙諸君這樣熱誠的招待，兄弟實在是感激無量！我這回繞道神戶，蒙日本各界人士，一致熱誠歡迎，就這種偶然經過的情形看，便可以知道中日兩國國民是很親的。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譬如兄弟這次出來，是由南中國到北中國，就是由我家內南邊走到家內北邊，繞道神戶就像經過一個日本人的家一樣。只由我的家內南邊走到北邊，便要經過你們日本人的家庭，專就交通一項說，中國同日本便有這樣的密切；其他種種關係，都是很密切的。我們兩國國民向來的口頭禪，都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兩國國民應該要攜手。從前日本的維新元老，在維新沒有成功的時候，本有中日兩國携手的提倡，現在日本維新已經成了功，但是中日兩國國民的口頭禪，還沒有達到目的！這是爲甚麼原因呢？就是由於我們中國從前睡了覺，當中經過日本維新的幾十年，中國是在夢中，毫不知道；經過近來世界的大變遷，和歐美勢力東侵，壓迫中國，中國也是在夢中，也是不知道。到十三年之前，中國才有萬幸，中國發生革命，是少數先知先覺的提倡，要把政治改良，要把國民喚醒，要把國家的地位恢復。

復到和從前一樣，所以才革命！

不過中國這次革命所處的機會，和日本從前維新的時機，便大不相同。當日日本維新的時候，歐美勢力還沒有完全束來，在東亞又沒有別的障礙，日本整軍經武，刷新政治，都不受牽制，都是很自由，所以日本維新，便能夠完全成功。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我們革命黨在中國這十幾年以來，本來已經推翻了滿清的舊皇帝，銷滅了袁世凱的新皇帝，掃除了種種障礙；就是最近曹吳的大軍閥，也被我們推倒了；在國內對於革命的障礙，都被我們銷滅完了。我們在國內沒有革命的障礙，既是沒有革命的障礙，革命便應該可以成功，爲甚麼還說不能成功，還不能達到圓滿目的呢？因爲還有國外的障礙，沒有打破！這種國外的障礙，便是中國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

從那些條約的字面說，是很容易明白的；至於講到內容，不但是中國人自己不明白，就是日本旁觀的人，也不容易明白，大概講起來：那些條約的來源，是從前中國十幾個外國所訂立的。外國在中國定了那些條約，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種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種條約的原故，是因爲他們是打败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要求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是除

了那種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為俄國革命之後，很主張公道，知道那種條約太不公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種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現在一共有三國是已經廢除了，另外還有十幾國沒有廢除，還是握我們中國的主權。

那種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一件甚麼東西呢？老實說就是從前中國政府把我們國民押到了外國人，所寫的一些賣身契。現在拿到這種賣身契的還有十幾國，就是我們還有十幾個主人，我們現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是十幾國的殖民地。做一國的殖民地很容易，做到十幾國的殖民地便很痛苦。譬如：澳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南非洲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紐西蘭也是英國一國的殖民地。英國平時對於那些殖民地所享的權利很少，而所負的義務很大，那些殖民地的人民對於母國反要享很大的權利。我們中國做十幾國的殖民地，那十幾國只到中國來享特權利，只來虐待中國人，毫不盡義務。所以我們中國人做人的奴隸，沾不到一點主人的恩惠，只是受虐待，只見有痛苦，遍到在中國之內，無路可走，甯可跑到外國，去做一國的奴隸——好像廣東人就近便跑到香港，這一點便跑到南洋羣島和南北美洲一樣——他們那些人跑到了外國之後，都是不想歸家鄉，自然是覺得做一國奴隸，比做十幾國的奴隸，要愉快得多。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的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說到我們的

領土，要大過美國，我們的人民有四萬萬，要多過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富強頂強的國家，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和這樣衆的民族，還不能成一個獨立國家。推到這個原因，雖然是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我們現在不是一個獨立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中國自己還不知道，我看日本人也不知道。

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強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好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我們廣東從前有甲乙兩個朋友，甲是廣州人，在廣州很有勢力，很有地位，可以說是一個紳士；乙是一鄉下的世僕，（粵俗家庭中永久的奴僕的之稱，與北方老家奴的名稱相似。）還沒有脫離奴隸的地位，後來到廣州做生意，發了大財，也是很有勢力，因為朋友的介紹，便認識甲，便和甲做朋友。有一日那位甲的朋友請乙去吃飯，兩個人都是很闊綽，搖搖擺擺，去上酒席館，正在街上走得意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乙的主人，是一個鄉下佬，正從鄉下上街來，沒有穿甚麼好衣，又沒有穿鞋，手內只拿一把大傘，走路很遠，身體極疲倦——忽然遇到了乙，因為乙是他的世僕，所以他便不客氣，便馬上問乙說：「我許久不見你了，你是怎麼樣變到這樣闊綽呢？你今天穿得這樣好看，是到甚麼地方去呢？我走路疲倦得很，你替我拿拿這把大傘，跟我來聽差罷。」乙因為是那位鄉下佬的世僕，所以便不敢推辭，只得替他的主人去拿傘，同他

的主人一路走，乙因為要替他的主人去拿傘，便不能同他的朋友甲去吃飯，因此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的目的，便不能夠達到。我們中國和世界各國，立了許多利益均沾的條約，日本自己還不得是中國的主人。日日反要提倡中日親善，這好比是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一樣，在路上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拿傘。甲當然是不能同乙去吃飯。中國現在就是一個世僕，不是一個自由人，有十幾個主人。日本要來和我們親善，要請我們吃飯，中國和日本同在一路走，不遇到中國的第一個主人，便要遇到中國的第二个主人，不遇到第三個主人，便要遇到第四個主人，以至於第十幾個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國人，是決計沒有錯過之機會的——中國人一遇到了那些主人，便要和他拿傘，就是日本人很有請中國人吃飯的誠心誠意，也是請不成，也是不能達到目的，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向來是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的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廢除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5 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

——十二月一日在東京丸中——

門司新聞記者問：

我們多年沒有見過先生，適逢先生路過門司的機會，所以特來問候，並請問先生這次經過日本的感想。

中山先生答：

我這次繞道貴國，蒙貴國朝野人士極熱誠的歡迎，我是十分滿足，十分感謝的！我到日本的目的，已經在日本各新聞紙上發過表了。我所發表的主張，最重要之一點，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國，廢除中國向外國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條約。我們中國此刻所受不平等條約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經受過了的，後來日本同歐美各國奮鬥，才除去那種痛苦。我現在希望你們日本，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擴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們中國來奮鬥！

門司新聞記者問：

近來我們得到北京許多電報，聽到說現在有許多人要選舉先生做大總統，如果能夠成事實，先生是甚麼態度呢？

中山先生答：

我的態度，是決計推辭。中國一日沒有完全獨立，我便一日不情願做總統；要中國完全獨立之後，我才可以承認國民的希望。照中國現在大多數的國民希望，要我做大總統，大概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國的殖民地，有十幾國的主人，我們是十幾國的奴隸，如果我是做大總統，在政府之中，身當其衝，天天和十幾個主來往，便隨時隨地，要和主人衝突。中國現在的地位，不能夠和主人有衝突，所以我現在不能夠做大總統；我先要處於國民的地位，同各國再交涉，廢除從前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到那個時候，才再可以同國民說，做他們大總統的話。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這次到北京去，推甚麼人做總統呢？

中山先生答：

我現在在日本，看不清楚，不能夠說出何人。

門司新聞記者問：

中國南北不調和，是過去的事實，以後還有沒有這種事實呢？

中山先生答：

這個關鍵，也是在不平等的條約！如果北方有膽量，能夠贊成南方的主張，廢除那些不平等的

條約，於此
不能夠脫一
必要統一。
在滿清的駐
海口岸，在
法國佔廣西
九龍地方，
不安全，其
則用那些意
的分水嶺後
國政府防範
涉，英國公
幾方里，那
出來的不重
聽外國人的

府，於是香港政府便派兵進九龍內地，接收那些領土，在本地的土人，一遇到了英國兵，便和英國兵開戰，便打敗他們，於是英國兵就退回香港，又再電報到北京的英國公使，向中國政府交涉，說我們原來要你和中國政府交涉，取得那些領土，就是不願意用武力，是想和平解決，現在我們去接那些領土，本地人民已經是和我們開戰，請你再向中國政府交涉罷。英國公使又再把香港的情形，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中國政府一得到了那個交涉，便打一個電報到兩廣總督，要兩廣總督執行，一定要把那些領土交到香港政府。兩廣總督一到了北京統一政府的命令，當然是嚴厲執行。便馬上派五千兵，去打退本地的人民。香港政府才是安全的得到了那兩百多方里的領土。像這樣講起來：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雖然是一個中國的統一政府，但是另外還有主人，要聽外國主人的話，對於本國的人民，就是殺人放火，也是要做，像這樣的政府，雖然在名義上是統一，但是在事實上對於南方人民，只有害而無利，又何貴乎有這種統一政府，假若在滿清的時候，中國政府不是統一，北京政府的壓力，不能達到南方，以南方的強悍，專就香港而言，便不致失去那些領土。所以我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執全國的政權，南北是不是統一，就在北方政府能夠贊成我們南方的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從此以後，再不聽外國人的話，來殘害南方的人民。如果這一層做不到，南方人民還是因為北京政府怕外國人的關係，間接還是受外國人的害，南北又何必要求和，何必要統一？我又怎麼情願去執政權？若是這一層能夠辦得到中國可以完全自由，南方人民再

不間接受外國人的害，南北便可以調和，便可以統一，我也情願去執政權。

門司新聞記者問：

陳炯明何以反叛先生呢？

中山先生答：

因為圖個人的私利，勾通了吳佩孚，陳炯明也不全是反叛我，是反叛我們國民黨。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要廢除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對於日本所希望的是廢除那幾種條約呢？

中山先生答：

如海關租界和外治權的那些條約，只要是於中國有害的，便要廢除，要來收回我們固有的權利。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對於日本同中國，所立的二十一條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中山先生答：

所有中國同外國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二十一條要求也當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國的古語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假若美國對於日本

也有二十一條的要求，你們日本是不是情願承受呢？當然是不情願的。既是自己不情願，拿出怨道心和公平的主張出來，當然不可以己所不情願的要求，來加之於中國。你們日本便應該首先提倡改良！

門司新聞記者問：

先生對於國外的問題，主張要廢除條約，對於國內的問題，是不是要主張廢督裁兵，中國才可以統一呢？

中山先生答：

對於國內的問題，也是要先廢除條約，因為中國近來的兵與督，都是外國條約造成的。餘從略

6 對長崎新聞記者之談話

——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丸中——

日本新聞記者問：

現在中國國事有全由段祺瑞處理之模樣，確否？

中山先生答：

有此趨勢。

日本新聞記者問：

現在外國對中國有強硬共管之說，能否成爲事實？

中山先生答：

決不能成事實，因中國國民更有強硬之抵抗，共管中國之說，是外國人做夢。

日本新聞記者問：

謠傳段祺瑞此次出山，向美國借款一萬萬，確否？

中山先生答：

我不清楚。

日本新聞記者問：

我們看現在處理中國時局，必須有外國財政上之援助，然否？

中山先生答：

我看不必。

日本新聞記者問：

先生對於中國財政，有無辦法？

中山先生答：

中國當有辦法，不必借外債。

問答至此，中山先生即下結論曰：中國經此次大變以後，處理國事，當全由國民全體講話，日本人以後不要再誤會解決中國大事，還是任何軍人講話，或者任何外國人講話。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對內是打破軍閥，對外要打破列強的干涉，完全由中國國民作主。

日本新聞記者問：

先生這種意見，究竟能否實行？

中山先生答：

當然可以實行！我從前革命，要推翻滿清，一般日本人不相信這個能力；近來革命，要推翻軍閥，一般日本人也是不相信有這個能力。但是在辛亥年已經推翻了滿清，最近又推翻了吳佩孚的軍閥；更進一步，以後中國國民，當然有能力來解決全國一切大事。日本新聞記者，對於中國國民的能力，應該有這種信仰，不可有絲毫的懷疑。這個信仰是根本信仰。倘若中國國民無統一之能力，東亞便要大亂不已，世界便不能和平！

日本新聞記者問：

先生要統一中國，是用甚麼方法呢？

中山先生答：

第一步的方法，是開國民會議，由全體國民自動的去解決國事。

日本新聞記者問：

國民會議是怎麼樣組織呢？

中山先生答：

已經由我的宣言發表過了。

日本新聞記者問：

外間宣傳廣東政府同俄國親善，將來中國制度，有改變沒有呢？

中山先生答：

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至於說到國家制度，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來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

日本新聞記者問：

中國將來的制度，是怎麼樣呢？

中山先生答：

中國將來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制度，可惜日本人還沒有留心。

日本新聞記者問：

吳佩孚近來用兵，聽說背後有英國援助，然否？

中山先生答：

確有此事。

問答至此，中山先生又下一結論曰：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可惜日本維新之後，得到了強盛，反忘却了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日感情，日趨疏遠。近來俄國革命成功，還不忘中國革命之失敗，所以中國國民同俄國國民。因革命之奮鬥，日加親善。

7 對神戶新聞記者之談話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丸中——

日本新聞記者問：

先生這次到日本是爲何原因呢？

中山先生答：

我本是想由上海到天津，因爲上海沒有船位，就是半個月之內，也沒有船位，由上海到天津的火車又不通，所以繞道日本，到北京去，這是我來日本的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日本爲我舊遊之地，熟朋友很多，我借這個機會，來看看舊朋友。我現在到了貴國，既蒙這樣多數國民的歡

迎，又誠心來聽我講話，我便借這個機會，把我的一片心事說出，請諸君轉達到貴國全體國民。我們中國國民，想同日本國民聯絡一氣，用兩國國民的力量，共同維持東亞大局。要達到聯絡兩國國民的目的，方法很多。不過現在已經有了這個目的，究竟是用甚好方法呢？請大家研究，請大家指教。並請指教日本國民現在對於中國國民的感想是怎麼樣？

東京朝日新聞社中國部長答：

我今日發言，並不是代表大家，只貢獻我個人的意見。我相信日本人大概的意見，都是一樣。就第一點說：要達到維持東亞大局的目的，必須中日兩國國民，聯絡一致，同心協力，合成一個力去做，才可以成功；要分開成兩個力去做，一定是失敗，無論那一個都是失敗，我認定這是一個要點。至於要聯絡兩國國民的方法，必須互相提攜。不過兩國國民各有各的希望，各有各的責備，並且希望太過，所以責備也太周，弄到結果，各有各的困難，以致彼此都想聯絡，都不能實行。研究到這個地步，中日兩國國民，非互相了解不可。要互相了解，也就是聯絡之一法。好像在國民八年，日本民間常有許多人希望，中國和平統一，便主張中日兩國國民，互相提攜；同時又有許多人認定這是對外太柔軟。但是現在已經了解，互相提攜，是中日兩國國民聯絡之必要，先生離日本很久，這次再來，必定見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心理，和從前大不相同，一定有隔世之感；先生這次住日本的時期，雖然不久，但是一定可得到這種感想。就第二點說：日本人近來對於中國的感想，大概相

聞。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希望，每都是急，這種很急的希望，有利也有害。日本人近來最大的希望，就是要中國趕快統一，整頓內治，發展實業。這次中國發生事故，已經知道北京的軍閥勢力推倒了，政治勢力和從前大不相同，也知道段祺瑞要聽國民的公意，要聯絡孫先生處理國事。此時日本人相信中國還是亂，不過同時又信段祺瑞聽國民的公意，和孫先生聯絡，來處理中國國事，中國前途一定希望。這是日本大多數的心理，不過我這是用個人的意見發表罷了。

中山先生答：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日本人在中國不能做生意，間接也要受害。日本人熱誠的希望中國統一，這是我們中國人相信的，不過統一之可能與不可能，不關乎中國的內部問題。中國革命以來，連年大亂，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並不是由於中國人自己力量，完全是由於外國人的力量！爲甚麼中國不能統一，其中的原動力，完全是由於外國人呢？這個原故，就是因爲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的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享特別權利；近來西洋人在中國，不只利用不平等的條約，來享特別權利，並且在那些特權之外，來妄用條約，濫用條約。這種外國人只顧自己的利私，不問良心，不顧道理，專在中國搗亂。現在中國這種搗亂的外國人，實在不少，每一個在中國就是一個皇帝。——這一個皇帝，就很可以利用一大武人，來聽他的話；或者是利用一部分的人，來聽他的話，由於這種情形，外國人

在中國不只是利用不平等的條約，並且濫用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外國政府和主張公道的人，在本國或者不知道他們這些人在中國的行動，因為他們本國不知道，便一意孤行，爲所欲爲，所以中國人便因此大受痛苦。

日本新聞記者問：

今天當面聽到先生的講話，及在報上讀先生離滬時的講話，已經明白了先生的意見。以爲中國內亂的原因，是在外國；外國之所以能夠致亂的理由，是因為有不平等的條約；不過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是有根據和歷史的；那些條約的根據，或者是由於借外債，或者是由於別種賠償，總有權利抵償的關係。我們日本人也希望中國能夠廢除那些條約，不過那些條約都是有歷史上的根據，先生有甚麼方法可以廢除呢？用普通人看起來，要廢除那些條約，是不可能的！因爲那些條約，都是有權利抵償的關係，先生要廢除，他們便要討回權利，沒有權利給他們，便不能做到。先生一定要做到，是用甚麼方法呢？

中山先生答：

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各國政府同人民，老早知道不公平，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有主張更改或廢除的。譬如在庚子年中國一敗塗地，英國立有馬凱條約還主張治外法權要改良，海關同租界要交回，由此可見外國人問良心不過，還是有很公平的主張；就是近來華盛頓會議，也主張放

鬆束縛中國的條約。由此又可見凡是問良心不過的人，都有公平的主張，而且要世界真是和平，要各國在中國不致因權利相爭，更非廢除那些條約不可！要做這件事，沒有別的困難，困難是在外國的外國人，不能完全知道那些條約不公平，在中國的外國人，又非此不能生活，若有那些條約，他更可以驕侈淫逸，假若廢除那些條約，便斷絕他們的生路。他們因為要保全自己的生路，所以總是以那些條約為護身符，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因為怕中國統一了，便用公文向外國政府要求廢除，外國政府一廢除了，便斷絕他們在中國的生路。外國主張公道的人，一定是主張廢除的，不過那些在中國做官的，當偵探的，和做生意的許多外國人，為保全自己的生活，所以要保全那些不平等的條約，所以借那些條約來搗亂。我們中國此刻能不能廢除那些條約關鍵，不在別國人，完全在日本的國民，能不能夠表同情！若是日本的國民能夠表同情，中國的條約，便馬上可以廢除；倘若不能表同情，中國便一時不能廢除。依我看來，日本在三十年前，也受過了這種痛苦，如果有同情心，推己及人，自己受過了的苦，當然不願別人再受，當然要幫助中國廢除那些條約。中國只要得了日本的幫助，想要廢除條約，是不成問題的，就眼光很小的日本人看來，以為中國廢除了那些條約，日本要失去許多已往的權利；就拿自由增加海關稅一層論，日本的生意，目前便要受損失。但是用遠大的眼光看起來，這種損失，都是眼前的小權利，如果幫助中國廢除了不平等的條約，當然可以得中國的人心。日本完全得到了中國的人心，以後的大權利，便無可限

量！譬如中國廢除了條約，要行保護稅法，自由增加關稅，日本自然要受損失，但是日本幫助中國國民真是感激日本，中日兩國便可以合作互助，另外再立互助的條約——像經濟同盟，和攻守同盟那些互助的條約，都可以再定——假若中日兩國，真正做到了攻守同盟，日本所得的權利，當然要比現在所享的權利大過好幾百倍，或者是幾千倍。若真是有遠大眼光的人，要為將來幾百倍幾千倍的大利，當無不可犧牲目前和以往的這種小權利。諸君今天歡迎我，我為貴國的將來大權利起見，所以勸貴國犧牲目前的小權利。

——完——

編復的話

本冊由排定廖同志交代敵人的時候，已經在四月了！及范子遼同志標點完工，又到了五月，如果馬上付印，還不算十分耽誤。那知交到民智書局，一直擱到九月，尚未排版。不得已，要了出來，但是稿件已經亂了次序，須要重編了！恰巧在這個時候，中央檔案整理處，及中山全集編輯委員會各方面，又發現了幾篇爲外間所不容易見到的材料，就便編進去，所以弄到十月後才出版。這是敵人很覺抱歉的，幸諒原諒！

首都各界總理逝世三週紀念大會總務部代理主任崔唯吾謹啓